

新世纪文艺

第二期

二〇〇九年二月

斯雅舍 出版

南洋 华文文学奖



新加坡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亲临主持颁奖礼，颁发“南洋华文文学奖”予方修。



新加坡华裔馆馆长廖建裕教授（右二）主持研讨会。出席的演讲嘉宾：新加坡热带文学俱乐部会长陈川坡（左一，笔名长河）、新加坡新跃大学欧清池博士（左二，笔名风沙雁，新加坡斯雅舍社长，本刊总编辑）、新跃大学黄孟文博士（右一，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



本刊编务、作家、画家何逸敏与方修合影



新加坡斯雅舍同人与方修合影



方修欣赏爱词，旁立者为方修女儿。

新世纪文艺

第二期

二〇〇九年二月

斯雅舍出版



新世纪文艺

法律顾问: 刘华源 (文莱)
黄锦西 (新加坡)

美术顾问: 廖宝强

总策划: 忠 扬

社 长: 史 英
总 编 辑: 风沙雁
副总编辑: 连 奇 (新加坡)
一 凡 (文莱)

编务、总务: 何逸敏

财 务: 翁全翠

海外编辑顾问: 曾心 (泰国)
越南编务顾问: 冬 梦、学 明
泰国编务顾问: 洪 林、梦 凌
印尼编务顾问: 沈伟真
菲律宾编务顾问: 云 鹤
马来西亚编务顾问: 甄 洪
东马来西亚编务顾问: 吴 岸
寮国编务顾问: 陈 列
文莱编务顾问: 一 凡
柬埔寨编务顾问: 王 谭

新世纪文艺 第二期 (2009年2月出版) 半年刊

编 辑: 新世纪文艺编委会

Editor: New Century Literature Editorial Committee

出版者: 斯雅舍 Si Ya She

通 讯 处: 150, Orchard Road

#02—31 Orchard Plaza

Singapore 238841

(65) 6466-2939

电子邮箱: owchingtee@yahoo.com.sg

封面设计: 何逸敏 黄伟源

承 印: 东艺印务公司

Eastern Art Printing Company

Tel: (65) 6292-8967

发 行: 新加坡商务印书馆

Block 211, Henderson Road,

#05—04, Singapore 159552

Tel: 6278-3535

准证号码: M.I.C.A.(P)231/02/2008

ISSN: 1793-7590

售 价: S\$ 6.00

南洋华文文学奖

- 1 南洋为世华文学建立全球性网 □ (新加坡) 何逸敏
- 2 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得奖者方修 □ (马来西亚) 爱 薇
- 4 方修——民族魂的拓荒者 □ 欧清池
- 7 敬呈方修 □ (新加坡) 雨 心

亚细安文坛透视

- 8 08年度世界诗人大会假墨西哥名城举行 □ 史 英
- 9 东南亚华文诗人诗歌晚会侧记 □ (越南) 过 客
- 11 柬埔寨华教与华文文学概述 □ (柬埔寨) 王 谭
- 12 汶华文坛近况 □ 一 凡
- 13 泰华文坛涌现六行小诗新潮流 □ 梦 凌
- 14 再给泰华文学把脉 □ 曾 心
- 16 新华文坛动态一瞥 □ 海 寒

晨曦点染

- 17 沐风淋雨 芳香无限
——贺《新世纪文艺》创刊 □ (中国) 覃盛发 张淑云
- 18 翻卷着历史烟云的童年记忆
——评风沙雁的《梦幻岛纪事·避难》 □ (中国) 汪凡琦
- 19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评阡陌《心路》 □ (广西) 欧海艳
- 20 时光隧道里的旅行者 □ (广西) 张淑云
——读朵拉的散文《回乡的异乡人》

新加坡之页

- 22 梦幻岛纪事 □ 风沙雁
- 28 莲花边的凝思 □ 马 妲
绕过半个地球走到这莲花前
- 30 我大半生与医有缘 □ 仲 原
- 31 史英诗六首 □ 史 英
- 32 盲眼木质雕塑家 □ 陈伦新
- 33 剧本以外的“戏” □ 骆宾路
- 34 抉择 □ 林 子
- 35 竟有此人 □ 秀 仪
- 36 不喜欢学母语的人 □ 莞 尔
- 38 雨心散文三章 □ 雨 心
- 40 崩 溃 □ 日落冬

M U L U 目 录

- 42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43 旭原诗三首
45 牙买加——博尔特
46 还乡
46 不灭之魂

——参观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后

46 猿

——观赏已故画家陈文希画作

- 47 洋奴代理的谎言
47 曦林5首微型诗
48 戏文
49 戴帽子的西西
50 中奖
52 十六的月亮
52 非洲的阳光和溪流
53 秋收
54 关于传记文学的思索与联想
——引发的火花
55 焊花

马来西亚之页

- 56 苏清强诗两首
57 戏班长的女儿
64 吴岸新诗三首
65 我们如斯围坐着
66 吉兰丹行脚
66 小娇为什么哭了

——对写作《沉默是金》的一点说明

- 67 悬案
70 琼台书院、五公祠游踪

越南之页

- 72 桥与岸
72 好一个秋
72 生命中的绿
72 小诗三首
73 从窗子里看麻雀
73 岁月翻飞如风

——深宵听电台Phone In节目有感

74 寻根梦

- 李桂梅
□旭原
□钟晓
□竹石

□康静城

- 凌江月
□移民
□曦林
□柳舜
□张秀美
□穆军
□连奇
□何逸敏
□何逸敏

- 忠扬
□成君

- 苏清强
□黄叶时
□吴岸
□梁放
□紫梦羚

- 驼铃
□驼铃
□一介

- 文锦宁
□施汉威
□亦凡
□雪萍
□石羚

- 冬梦
□林燕华

75 色彩文化与寺庙

76 九世同堂

76 遗忘

77 爸爸孩子想告诉您

77 追云

78 奶奶藏身岁月中

78 与诗对话

78 小鱼和月亮

78 小诗四首

78 树叶

79 念子牙

79 焚寄一首诗

79 “无底桶盛水”的故事

80 阿诗玛的故乡石林

81 木瓜树

82 “三棱镜”观感

83 抉择

84 老师，让我再叫你一声

85 刘为安游记《吴哥行脚》

□鍾灵

□骆文良

□余问耕

□杨迪生

□李伟贤

□李小东

□小寒

□林佩佩

□邓佩诗

□陈朝运

□伊尹

□依雯

□平常

□林燕华

□刘为安

□念慈

□绿茵

□依雯

□刘为安

印尼之页

88 数码相机丢失记

90 我爱夜

90 湖畔的小径

90 西马隆昆的秋天

91 白云诗两首

92 郑原心新诗四首

94 晨之歌

94 峇厘都尔湖

95 仙人话

96 罗伯东正传

97 戈婴新诗

97 丹娜诸海岸

□伟真

□南海逸人

□郑原心

□戈婴

□白云

□郑原心

□南海逸人

□礁石

□王羽

□戈婴

□戈婴

□海浪

柬埔寨之页

98 迟来的礼物

□符炎

M U L U 目 录

- 102 多扶一把
102 与圣火共辉煌
103 王谭诗三首

□飞 翔
□王 谭
□王 谭

菲律宾之页

- 104 一张假钱
105 那双冰冷的手
106 纪念品
107 我爱心中的椰子兰
108 那扇开向阶梯的小窗
110 在楼台作画
111 窗外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
112 音乐盒上的舞者
113 太阳的味道
114 班黎沙情结
115 父女

□凡 夜
□秋 笛
□心 受
□弄潮儿
□杜鹭莺
□晨梦子
□寒 君
□紫天蝎
□宁 冷
□飘 零
□野 风

汶莱之页

- 116 一粟微型小说两则
117 梁友情诗两首
118 立足唐诗放眼天下
——读丘启枫《明月千里》感言
118 天若有情天亦老
——四川地震感言
119 是真？是幻？
120 一粟诗两首
121 中国正应付两场战争

□一 粟
□梁友情
□一 凡
□一 凡
□柳 浪
□一 粟
□丘启枫

泰国之页

- 123 永别
125 我的世界里雨还在下
125 一丝春愁待酒烧
126 谈小诗情景“零距离”
127 我们静静叙述青春（外一首）

□阡 陌
□梦 凌
□王家丁
□曾 心
□晶 莹

- 127 今石小诗8首
128 博夫新诗六首
129 苦觉小诗8首
129 蓝焰小诗8首
130 岭南人小诗8首
131 杨玲小诗8首
131 曾心小诗8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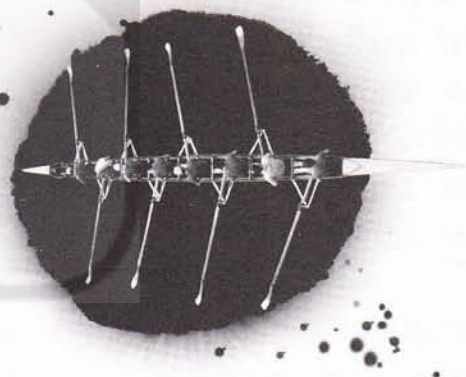
□今 石
□博 夫
□苦 觉
□蓝 焰
□岭南人
□杨 玲
□曾 心

寮国之页

- 133 千情万种湄公河
139 泼水节
——老挝新年札记

□花金苓
□花金苓

141 编后话



南洋为世华文学建立全球性网络

（新加坡）何逸敏

“南洋华文文学奖”的设立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为南洋独特的地理环境，独特的文学氛围，独特的人文生态，由成功的企业家慷慨捐赠数百万的文学基金，应当大书特书。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自从成立后，在院长许福吉副教授的辛勤努力下，相继成功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为新加坡文坛打鼓锤音，奏响发扬中华文化的令人鼓舞的进行曲。奏响这支进行曲的热血人士从新加坡本国作家和学者乃至海外兵团，都希望共同把中华文化的传统在新加坡的特殊形势下得以发扬光大而尽一份力。

2008年11月22日，第七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假孔子学院就《都市文学与社会变迁》的题目展开了热烈和深入的研讨。主办单位孔子学院许福吉院长认为，将继续推广与华文文学和文化有关的活动，为全球华族人民提供一个聚首、观摩及长期性交流的文学平台，为21世纪华文文学建立全球性网络。

正如成立“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基金”宗旨中所指出，为提升新加坡华文的整体教学质量水平与学术研究，并促进新加坡与世界各地的学术交流，扩大与世界华人、华社的联系、鼓励和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以及反映华人社会文化，奖励杰出的华文作家，树立艺术典范，“南洋华文文学奖”应运而生，得到众多企业家的大力捐赠。由旧南大生刘新汉倡议的“南洋华文文学

奖”由南大孔子学院基金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两年一届，在全球范围里选出一位最杰出的华文作家，奖金4万新元，创意奖杯一座，并同时为作家出版代表作品专集。

今年得奖的是在马华文坛地位崇高的方修，他对马华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和影响是深远的。（欧清池博士语）

欧博士是研究方修作品的专家，在第七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方修——民族魂的拓荒者》的专题报告。当天，由华裔馆馆长廖建裕教授主持的第四场研讨会邀请了新马地区在新马华文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演讲者，他们是热带文学俱乐部会长陈川波先生，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新跃大学讲师黄孟文博士，新跃大学讲师欧清池博士。三位都是南洋大学毕业生，都是奋战于新马文坛有着扎实基础的学者和久负盛名的作家。

陈川波会长的论文题目是：《方修作品的本土意识与社会变迁》。他强烈地认为方修先生的众多作品秉持着本土意识，力求反映新马历史现实、社会生活、人民意愿。黄孟文博士认为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颁发给方修先生，那是再恰当不过了，真是实至名归！欧清池博士曾专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上、下册，他认为，方修在编纂大系、作品选集、个人作品集等方面的工作，不只对推广马华文学作品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更是他个人赖以纂写文学史书与单篇论著的依据。这些编纂工作也进一步提高了方修作为马华文学史家的遗产！

在第四场研讨会后，举行了隆重的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颁奖典礼，主宾是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女士。傅部长在宣读颁奖贺词时，特别对方修先生慷慨捐出4万新元奖金成立新的“方修文学奖”的举措大为赞许，整个会场也在一片尊敬和激动的氛围中，让与会者深深感受到“南洋华文文学奖”在推动新马文学阵地的杰出贡献。

文学和文化及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价值体系。人文研究、价值观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等诸多方面，无不透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让沉淤浮现，引出深刻的社会思考。陈川波先生说，方修重视文学作品的现实性、人民

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

得奖者方修

■ (马来西亚) 爱薇

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所颁发的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得奖者为文学史家、资深作家、诗人方修先生。

这项颁奖礼是在11月22日假南大校友会俱乐部举行。新加坡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亲临主持颁奖礼。方老除了获得四万新币奖金外，同时也接过由雕塑家陈连山设计的一座寓意深远的铜雕。

最难得的是，今年87高龄、疾病缠身、深居简出的方老，在女儿的陪同下，坐着轮椅，亲自出席了这项简单但隆重的颁奖礼，同时他也在简短的答谢辞中当众宣布：

“奖金我受之有愧，因此决定全数捐献，设立一项文学基金，以帮助年轻作家出版个人创作集或评论集。至于有关细节，将在日后宣布。”

性、思想情怀，正是体现了文学带给社会的无穷价值。

第七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东亚地区的十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在研讨会上发表了社会和现代都市文学有关的课题。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举行，不仅促进了中文非主流的韩国、日本等学者与中文主流源国中国的学者的互相交流，也促进了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的学者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和合作。

第七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总共进行四场研讨会。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的捐款人之一何侨生和刘新汉以及傅部长和许院长一起把以鸽子造型的左手手式雕塑，恭敬地颁给坐在轮椅的方修先生。奖座以45度持笔，OK造型，代表作者精心的完成了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刘新汉先生在致辞时指出：

“评委们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和考量后，才一致决定，将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颁给方修……

“由于南洋华文文学成立于新加坡，方修是新加坡文艺先驱人物，是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第一人，是对马华文学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科学界定的第一人，也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界本地人写本地文学史的第一人。

“在情感上，首届奖项应颁给新加坡作家。”

因此，文学界人士认为，方老得到此奖是实至名归。对一个将一生奉献于文学事业的方老来说，这个奖，不过是聊表心意而已。但当记者问他这个奖项是否来得太迟时，方老却谦

华文文学作品，奖座由陈连山先生精工细雕而成。

新加坡的文坛有着众多的默默耕耘者，他们烛照现实，为中华文化的承传与延续埋头挥笔，不求得失。在他们的作品中，切实面对现实话题，探索永恒的生命意义，尊重人性，同情弱者，写出人民的失落和回归，文化视角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有独创性。传统文化对新马作家的滋养依然非常突出，对于传统文学精神的承传是不自觉地内化在他们的意识深处的，涉及文学表现的择取，他们重在现实主义一头，也是势所必然，方修先生即是典范。

因此，“南洋华文文学奖”有其地域性，呵护和捍卫着南洋的文学阵地，探索着南洋热土的真谛，南洋地区将继续为世界华文文学建立全球性网络。

虚的说:

“我觉得很惭愧。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原名吴之光的方修先生,他最大的贡献是将其毕生精力,共编了三套马华新文学大系。但是,他仍是深有遗憾的说:除了第一套(1970-1972出版)出了完整的十册外,其余两套:《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共4册1979-1983年出版),第三套是《战后新马文学大系》(2000年出版,原定六册,目前只出版4册)。

无论如何,这位曾经担任过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兼课讲师、星洲日报编辑的文学工作者,他对新马文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当天也在同一地点举行了第七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主题是“都会文学与社会变迁”及“方修及其文学研究”,与会者有来自中、日、韩、港、台和新加坡学者、作家,济济一堂,气氛热烈。

20多年前,我身任董总出版小组一员。当时考试局为了让在籍的中学生对马华文学有个基本概念,决定在统考的华文科的中文试题中,增加“马华文学”这一部分,并决定以方修先生编纂的马华文学作品作为指定参考资料,由我作为责任编辑,负责与方老接触、沟通。随后经过方老重新修订,再由出版组重新排版、设计,出版了他的《马华新文学

简史》、《战后马华文学史稿》,以及战前、战后的马华文学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共十册。

也因为工作联系上的需要,让我不时有机会与先生见面、请益,也让我见识了先生治学的求真求实态度(我曾为此写了篇《他是治学的典范》)。后来虽然从工作上退了下来,但每次到新加坡办事或探访亲友时,我总会抽出时间探望一下方老和他那位慈祥的夫人,特别是这位前辈近些年来由于健康欠佳、不良于行、耳朵一边失聪后,老人家简直是足不出户。

每到他的家里,他总是盛情招待,喜形于色,细心聆听。过后再将你送到门口,有时还坚持送到电梯门边。

令我感到惊异的是,尽管先生饱受疾病折磨,但却无损他良好的记性。

每当我提起xx作家,他就会补充说:是不是那个写过xx篇章,出过xx书的哪一位?

个人认为,“南洋华文文学奖”评委会对方修得奖的评述是恰当而中肯的:

“方修的著作和所编的作品,始终秉持本土意识,积极倡扬新马华族的自立意识和自强精神,力求作品一定要反映新马历史现实和民意愿。”

中坐者为南洋华文文学奖得奖者方修,(左一)本刊副总编辑连奇,(左二)本行总编辑风沙雁,(左三)本刊马来西亚编务顾问甄供,(右一)总策划忠扬(右二)本文作者爱薇。



方修

——民族魂的拓荒者

■ (新加坡) 欧清池

方修在马华文坛上的地位是崇高的，他对马华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和影响是深远的。

方修对马华文学最大的贡献有三方面，首先是他对战前与战后马华文学的深入研究，并由此撰写了《马华新文学史稿》、《马华新文学简史》以及《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这三部文学史书；其次是，他编纂了战前马华文学大系与战后新马文学大系、马华文学六十年集、马华文学作品选集以及为故友和友好编选的好多本作品集；再其次是，他创作了数百篇散文、30多篇书序及数十首旧体诗词。

《史稿》的划时代意义

《马华新文学史稿》的问世，犹如在漆黑的夜空中骤然出现一轮明月，把周遭照耀得灿如白昼，而鲜花俊树的摇曳生姿，婀娜美态，也可一览无余。《史稿》一书中所展现出来的马华新文学作者群之众多，作品内容之紧扣时代脉搏，以及艺术表现手法之多样化，实在教人惊讶。方修从旧报章与杂志发掘出原始资料而撰写出来的这部有系统的文学史书，让新马华人感到自豪。

《史稿》厘清了马华文学起源众说纷纭的局面，它确定了马华文学是在受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而滥觞的。⁽¹⁾

《史稿》勾勒出马华文学的总的发展脉络，深入地描绘了马华文学各个发展时期的特色与特点；它保留了各个重要作家与重要刊物杂志的历史面貌，为后来学者指出了研究的方向与范围；它科学地剖析了各个发展期的作品如何与时代挂钩并促使时代前进，为后来的写

作者提供了继承优良传统的方便。

《史稿》也给后来的马华文学研究者提供了研究上的方便，由于《史稿》的出现，其后的新马就涌现了一批较年轻的学人，继续从纵深与横切面角度对马华文学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另一方面，《史稿》的出版更让外国学者知道马华文学的存在及其价值，无论是日本、中国或甚至欧美学者，他们的获知马华文学的存在，并从而对它进行研究，都是由《史稿》开始的。马华文学已成为马国独立中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方修所编撰的《马华文学作品选》与《马华新文学简史》是独中学生修读马华文学的教科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新跃大学都开设马华文学课程，而方修的《史稿》、《简史》、战前和战后《大系》都是必备的重要参考书。

《史稿》是方修在作品散布在各种旧报章中，而杂志刊物又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从杂乱而无章，残缺而不全的史料中去整理并撰写出来的。这种类乎愚公移山的工程，只有抱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才有可能拿出成绩来的。但除了坚韧的毅力外，编写杰出的文学史还得有卓越的史识，而《史稿》一面市，即引起新马以至外国学者的赞赏，并不仅仅在于它是首部新马华文文学史书，而还在于它的论证、见解、史识等等有都过人之处。《史稿》对马华文学的时代任务、发展规律、文学分期、作品特色的论述，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江山”的。后来的本地或外国学者，在研究战前马华文学时，基本上都以《史稿》的论点为依据，他们所能做的，至多只是在一些细节上做一点补充或修正的论述，在大课题上再也无法超越方修了。⁽²⁾即使是方修本身，在完成《史稿》之

后,继续研究探讨,而写出像《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马华新文学简史》等等论述更为精辟深入的著作,但也只是对自己早年的研究结论在纵深方面或横广方面的进一步演绎而已,在实质上并没对自己的论点作太多的修正。

《史稿》虽是方修一鸣惊人的处女作,但这并不是他对马华文学的唯一贡献,他在较后所写的《马华新文学简史》与《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及十数篇单篇论著,都是极其杰出的论著,也是奠定方修在马华文坛上的崇高地位的力作。

方修治史的特点是从大处着手去剖析问题,而又以乾、嘉学派的深入详尽考查的治学方法作为辅助,且巧妙灵活使用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研究法来处理史料,因而他所撰写的文学史书观点正确,见解新颖且突出。

方修的三部文学史书的最大特点是,由于他从大处着眼,任何事物或现象的总趋向或总规律都不但不曾被忽略掉,且是鲜明地、突出地展现出来。而方修之所以能掌握到任何文学现象的总规律,那是由于他对文学史料的全面掌握与深入探索,而且是把文学史料与社会背景、政经情况以及时代思潮相结合着来冷静地、客观地剖析的结果。他以历史主义观点,从当时写作人所处的境遇去剖析一切文学现象,因而他对特定文学现象所作的解释,不只合情合理,且发人深思。

先进的史学思想是方修研究文学见解突出的根源,史料的全面掌握是方修立论的有力依据,治学方法的灵活运用是凸显文学发展特点的秘诀。纵向、微观比较研究法的巧妙运用,使方修能就马华文学的任何一个现象,诸如不同时期马华文学重心何在,话剧重镇的随时转移等等课题,作追源溯本且深入的剖析。横向、宏观比较研究法的适当运用,使方修能就中国现代文学与马华文学的紧密关系或国际局势如何影响马华文学等课题作剥茧抽丝的描述。

方修是以鸟瞰式的、高度概括与综合的方法来归纳马华文学发展的特征的,而这又与他平日不放弃任何一点一滴的细致观察文学现象息息相关。他的任何具有概括性的结论,都是

由一点一滴的心得串连起来的。方修以迅速抓住任何值得关注的特点的方法,累积他对马华文学发展特点的点点心得,再由此形成点点滴滴的真知灼见;而他的长期观察的、多方探索所得的具有结论性的观点,则是从点滴真知灼见贯穿起来的。

方修对战前马华文学钻研的深入与透彻,以及对战后马华文学的长期观察和探讨,使他能够如数家珍地,针对马华文学的任何现象作纵深的、追源溯本式的贯穿性描述与剖析。而且,由于他是以先进的文学批判观及历史主义观点来剖析此种现象,因而他所下的判语或论断,都异常准确且新颖突出。

编纂大系、作品选集

方修在编纂大系、作品选集、个人作品集等方面的工作,不只对推广马华文学作品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更是他个人赖以撰写文学史书与单篇论著的依据。这些编纂工作也进一步提高了方修作为马华文学史家的地位。

方修终身服膺现实主义文学观,他以现实主义观点倾全力从旧报章与杂志爬梳出马华文学作品。他并不是只把这些史料加以分门别类地编排起来而已,而是以先进的观点从杂乱无章的史料中去芜存菁加以淘汰与筛选,且顾及文学发展特点,把所筛选的作品依文学发展期编排出来;另一方面,他又把各种文学体裁之间在同一发展期的特点与差异加以比较研究,勾勒出各类作品的内容特点、技巧表现水平的高低,让读者由此些大系中的作品或作品集的序言中就可看出马华新文学的发展状况。

决定了方修在钻研马华文学史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最主要因素是,他的先进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他以现实主义为取舍马华文学作品的至为重要的标准,这既符合了马华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使大系及作品集全面展现了马华文学的发展面貌。他以具本地色彩与体现时代特征此二特点为选录作品的条件,这使他在选录马华文学任何发展期的作品时,能正确地凸显主流作品而不会被假象所蒙蔽,如他在扩展期的强调新兴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而不突出所谓描写南洋景物的乡土文学,即是其例。

方修在编纂文学作品方面的突出表现最全面地体现了他的先进文学思想与史学思想，他所编纂的大系与作品集的突出成绩，其实早就决定了他所撰写的文学史书与单篇论著的必然会光芒四射。

方修以一人之力兼负多重任务，既整理史料、编纂大系、作品选集，又撰写文学史书，是史无前例的，相信在世界各国的文坛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但这种集多人工作于一身的做法，却使方修所编纂的作品集与所撰写的文学史书及单篇论著有互相印证和发明的特点，而我們也可由此探讨方修如何以先进思想去整理史料，以及如何从史料中勾勒出文学发展特征来。

创作概况

作为马华文坛上的杰出文学史家，方修在研究之余所写的数百篇散文和数十首旧体诗词，无论是以内容坚实见称，或以风格独特见长，在马华文坛上都是教人瞩目的，也丰富了马华文学的遗产！

方修的散文，依内容来分门别类，可分为批评社会现象的、褒贬文坛人物或名人的散文，以及为后进作家所撰写的书序；涉及范围相当广阔。他的散文内容，在当代的马华文坛上，可说是较少作家涉及的。他的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他的研究鲁迅、郁达夫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文章，都取得一定的成就。

方修所写的30多篇书序，由于对文学的各种课题，诸如各种文体的特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当地文学创作的倾向和特色都有所论述，因而使得这批文章在马华文坛上显得弥足珍贵，也是一批宝贵的文学遗产。

方修是以旧体诗词作为抒情的工具的，但所抒发的并不只是个人的哀怨或不幸，而是在抒怀中紧扣着时代脉搏，在咏物中寄寓着鲜明的爱憎之情。他的诗词，正面地歌颂了先进的人物与事物，有力地抨击丑陋的人与事，热情地赞扬新生的事物，无情地揭露腐朽的现象。在揭露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这两方面表现得较为贫弱的马华旧体诗词中，方修的旧体诗词就显得较为有现实意义了。⁽³⁾

方修的诗词，并不是马华旧体诗词的余绪的微波荡漾，而是发扬并加强了诗词中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且扬弃了诗词的偏向于抒发个人的离乡背井的哀怨的作风，在马华旧体诗词迄今仍然余音袅袅中发出一片清脆的声响。

由于方修年轻时泛览了大量先进理论书籍，一生又经历了好几个大时代的烈火的考验，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与活生生的现实的教育下，方修无论在思想或人格方面，都超过一般学人或作家。掌握了先进的理论，具备了敏锐的观察力，并由此形成了高尚的品格，发之为文，自能揭露现实的丑陋现象；撰写文学史书，自能条理分明，见解精辟；以诗词抒怀，自能起着扬善抑恶的作用。

要消灭一个民族，先得毁灭这民族的历史。同样的，要毁灭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得先焚烧这民族的文学史。方修的贡献在于，他为我们从杂乱的报章和杂志中整理出文学史料，并有系统地撰写了战前和战后的新马华文学史，把优良的文学传统保存了下来，让我们可以从中继承之，并作为前进的借鉴。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长远，华族在思考任何问题时，都有许多先例可参照，这既丰富了华人的想象空间，也提供了华人待人处世有更多回旋的余地。新马华文学的历史不足百年，但它的迂回发展轨迹，仍有可供我们参照的价值。我们得珍惜这不到一百年的文学传统，我们由此敬佩方修的拓荒毅力与精神。

苏东坡在总括韩愈一生对唐朝文学的贡献时，曾说了：“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这两句话。方修对新马华文学的贡献，在不同程度上，应该也可以以这两句赞语来概括之。

文天祥被喻为国魂，因为他的正义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实质。我们可以把方修称为新马华民族魂的拓荒者，因为他的新马华文学史书著作，最全面地体现了新马华族的思想与灵魂。

【注】

(1)、1960年8月18日，南大中文学会举办一项《马华文艺的发展路向》座谈会，李汝琳、苗秀和韦晕三人与会。在座谈会上，李汝琳断定马华新文学起源于1931年。由于此论断缺乏

有力证据，因此当座谈会结束后，许多文艺工作者纷纷为文批评，论争一直持续到1961年1月1日方修在《1960年文艺界》一文中，对此场论争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评论后才告了结。此场论争前后长达三个多月。

(2)、本地学者杨松年在研究战前马华新文学时所提出的“南洋色彩”与“侨民意识”

一消一长的论点，是有别于方修的以反殖反封来概括战前马华新文学的观点的。但若深一层探讨下去，杨的看法实际上也是从方修的总的观点延伸出来的。

(3)、有关马华旧体诗的思想内容及其特点，见李庆年《马华旧体诗演进史》。

敬星方修

■ (新加坡) 雨心

方修说：“要诚诚恳恳地写作，要老实，注重自己的品格、道德，不要说谎，不要骗人，不要出卖人，这个是一个作者最重要的。”这是方老先生在资料辑录的访谈中，说给后世文人的话。

的确，方修本身对文艺事业的贡献，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许多作家与学者的敬佩。方修是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奠基者，可以说是新马华文文学的先驱，也是新马华文文学的开山鼻祖。八十六岁高龄，对一些乐龄人士来说，是“退隐还乡”的时候，过着退休闲适的生活。但在方修的生活中，尽管视力不佳，右手骨折，得靠轮椅行动，他还是坚持创作，非常关心文艺界，尤其是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如今的方修，退而不休，还是秉持着自己的信念，继续为文坛做出无私的奉献。

记得在访谈中，述说几十年前，方修年轻时的年代，一九五七年初期。当时没有像今日今日，几乎每户家庭都有电脑与互联网，能够随时上网点击查询资料。当时没有复印机，也没有显微片。这位刻苦耐劳的文学史家依据报纸上的资料一篇一篇地用手抄写，编撰新马华文文学史。若在其他的地方发现旧报纸，他便仔细翻查，并将需要的资料用相机拍下来。他以自己个人的力量将文学史上的文学作品分为理论批评、小说、戏剧、诗集、散文集、剧运、出版史料等等，称为“马华新文学大系”，共十册。

方修一再强调，“一个作者最重要的是

他的道德人品。有些人写文章写得很好，但是道德人品并不好。”说实在的，现今进入了网络时代，人们的创作是否应该凭着良心写作？网络上流行书写网上日记，称为博客，或称为部落格。博客本来是“情感随笔”，结果被一些人滥用，变成“骂人随笔”。这种“创作”真是缺乏道德。现今社会的个人主义观念非常强，因此说不上什么“出卖国家”的事。所出卖的，是自己人吧。还真希望学校的教师能够教导莘莘学子关于写作的道德观念，即使是批评，也应该只批评文章，不在文字上对任何人做出人身攻击。

这为大时代作家所说的话，能够让晚辈，尤其是做为年轻一代的学习榜样。无论是学习、做学问，都应该脚踏实地。即使是在网络时代，科技发达的时代，在学习的道路中，绝无捷径可行。多用心，多一份热诚，才能够有多一份满足感。

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故事。苦乐参半。老一辈的年代，经历过二战时期，那极为苦命的年代，无情的沦陷，生活确实是非常艰难。中年人的年代，经历了脱离马来亚、独立时期等。少年人的年代，见证的，应该是城市的发展吧。生活从战前、战后、独立、经济与国家发展这几个阶段，可说生活是越来越舒适了。无论生活如何，还是坦荡荡地面对人生，有远大的理想，在生活上也注重人品与道德，相信人生能够过得更加有意义。

08年度世界诗人大会 假墨西哥名城市举行

■ (新加坡) 史 英

世界诗人大会成立于1969年，是经由诗歌领域的交流以推动世界和平为宗旨的一国际性组织，会员遍及全球五大洲，曾先后在希腊、埃及、土耳其、以色列、斯洛克、南韩、印度等国召开。今年移至墨西哥名市Acapulco举行。

这一回应约参与大会近60国家诗人二百余位；新加坡史英夫妇二度受邀赴会，并携带两部中英对照诗选作为沟通的媒介，藉之与他国诗家互交换、相借鉴文学创作经验，同行者尚有从事英文写作的Willie Tan及其妻、退休校长许雪翹等人。

开幕前夕—10月12日入夜时分，大会在会场外一巨型茅屋内设茶点联欢，为各国赴会诗人洗尘。诗人们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到场乐队歌手演奏或高唱名曲，有些与会者兴之所至，随乐而狂舞，直到深宵始尽兴而散。

大会在13日正式开幕，当天最为抢眼仪式之一，乃先点烛而后传递以象征诗之圣火恒燃不息，史英有幸被安排为点烛者之一，另有多国诗人亦列阵为传递烛光而一齐亮相。

大会是以西班牙语、英语互译方式进行，先由主办国诗歌协会主席Eugenia Soberanis致词，继之邀请市长发言，以表示对大会的重视。前任大会主席/印度退休大法官摩汉亦上台作精简、寓意深远的演讲，最后轮至刚接任世界诗人大会主席一职的杨允达 (Maurus Young) 博士上台讲演，他向为追梦而欢聚、旨在共同探讨有关诗歌未来走向之与会者的可贵精神表敬意，说来言简意赅，博得热烈掌声的回应。

午餐后稍休息，诗人们共乘大会安排之巴

士外出观光，一睹Acapulco市容及参观一处具有防御功能之古堡。

翌晨，大会议程是召开诗歌研讨会，议题为诗歌所面对诸问题，以分组方式进行；一组以西班牙语对谈，另一组以英语讨论，发言者甚众，各自表述己身对诗的看法，当中以大会副主席MiLon Richter的剖析较全面、中肯。

下午，大会重点活动项目乃颁发多种荣誉予诗领域在创作上或诗评方面卓有成就者，墨西哥诗协主席Eugenia Soberanis、中国诗评家杨四平、台湾资深诗人雪飞等人均获颁荣誉文学博士之衔；蒙古帝国Mingbouphe Sengchanh单独一人获得荣誉人类学博士之衔；另两诗人Maria Ines Grivarello及Teresa Palazzo均荣膺总统文学奖。

临夜，大会在会场外沙滩设宴，筵开廿余桌，当时灯火通明如昼，望去好不热闹。为增添联欢气氛，主办者犹在一侧燃起篝火、点火把，一遇海风吹来，烈焰欲灭又复燃，把夜色点缀得更迷人。欢宴上，诗人们乘此良宵互赠诗集以结情谊，或把酒言欢，畅谈各自生活经历及诗观，以增进彼此之间了解。

15日早晨，大会举行闭幕仪式，按例又邀多位名流致词，并安排诗歌朗诵项目以助兴。

大会圆满结束后，16日清晨，全体与会者分乘巴士到名市郊外小镇旅游，参观景点包括古老教堂、街头闹市，让来自他国诗人们对墨西哥民情多些了解。这一行程说得上逍遥自在而饶有情趣；在观光途中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数名青年为糊口竟作冒死的惊险表演，他们逐一从濒海千尺危崖跳下怒涛中，藉

东南亚华文 诗人诗歌晚会侧记

■ (越南) 过客

鸟儿不需要国界

张展翅膀

同样可以

翱翔

诗的天空

(寻声诗社制作 - 东南亚诗刊访越特辑)

时已入秋，仍然多雨和炎热的胡志明市，迎接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文莱、中国和香港七个国家和地区共28位著名诗人、诗评家、学者。到来造访华文《西贡解放日报》，并参观本头公二府会馆，阿婆庙穗城会馆。10月4日下午，全体诗人在新顺加工区会堂举行了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歌大会会议。由新加坡诗人郭永秀、马来西亚诗人王涛主持，会议至五时顺利结束，与会者又再风尘仆仆赶到参加新乐园酒家和寻声诗社、湄江吟社诗友一个诗歌欢聚晚会。

之吸引旅客观看以换取微薄生活费，虽说勇气过人，但得在危境中求存，诚可悲。

17日早晨，众诗人乘车离开Acapulco，作为期三天旅游，直向墨西哥市进发，一路上青翠群山环抱，时见白墙绿瓦民宅布满整座山，好不壮观。由此既能看出墨西哥人的建筑技术甚高超，亦可从中体会他们在险境求存的极大能耐。

在观光过程中，有数点特殊之处值得一提，一是墨西哥大小市镇环保意识颇强，一般来说，大街小巷既清洁又幽静，乃因绿化环境的工作做得十分成功使然。二是墨西哥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民主国度，这单从男女全裸手持抗议纸牌并列闹市街边示威便可看出。三是在闹市广场，有不少人手持纸牌求职，显示墨

当晚筵开六席，经司仪亦凡的简单介绍，晚会随即拉开了帷幕。有越南年轻诗人林小东、林佩佩、小寒、佩诗、小虎、晓雪先后上台以充满感情的声调朗诵了部份诗人的作品。接着，我代表湄江吟社向东南亚诗人和为越华诗坛付出了巨大心血的香港《寻声诗社》站长--冬梦先生赠送了题诗和对联，其中一幅对联写道：

寻觅新知欢聚首，声联旧雨庆重逢。

我和冬梦先生都是主张新、旧诗不分轩轻，现场我朗诵了自己为欢迎东南亚诗人而写的新诗“湄公河之秋”，此诗的结尾是：

.....
让我们开怀畅饮，
让我们尽情欢唱，
湄公河在敞开胸膛。

西哥失业率不低。四是大街小巷店铺及摊档所陈列、摆卖工艺品均甚精致、无奇不有，说得上琳琅满目，而艺术品包括木、石雕亦皆很具创意。由此显示墨西哥的文化底蕴深厚，这一点，也可从出土文物古朴中隐含淡雅神韵的展现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五是来自狮城、中台的诗人们参观博物馆时发觉古早就有华人落足墨西哥大地谋生了。六是一般来说，墨西哥人甚热忱，见面时常以相拥抱并吻颊作为示诚意的礼仪。

最后有一点不妨提及，那就是众诗人乘车旅游途中曾到一市镇作客，由镇长设宴亲自招待，抵达前有警车在曲折山道领先在前以防迷路兼含护送以策安全之用意。

你们的一片热忱，
铭刻在我的心上。
我们都是“诗国”的公民，
让我们谱写新的篇章：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乡！

全场诗意盎然，诗家们亦兴致勃勃，上台朗诵寻声为他们制作的特辑内的诗作。连91岁的曹信夫老诗翁以充沛的中气登台吟诗，把晚会推上了高潮。跟着新加坡诗人郭永秀、菲律宾诗人云鹤、以抑扬顿挫的声调，亲自演绎自己的作品，马来西亚诗人苏清强(随云)则朗诵寻声同仁石羚的《刮胡子》，而新加坡女诗人邹璐以字正腔圆的华语、大方落落的仪态，朗诵她的“关外故乡”，赢得大会雷鸣般的掌声。她以优美的长句，唱出游子思乡的心情：

从前听歌的孩子如今传唱自己的身世
从北方到江南又到了南洋
好像童年老家山头上的红灯笼
一路照耀一路庇护到峰回路转的地方
一生的骄傲好像奔腾的血液来自关外的故

乡

寻声诗社兼湄江吟社副社长骆文良先生，因宾客所求，也引吭高歌越南名曲“记忆中的艳姑娘(Diem Xua)”，向诗人们介绍和表达越南曲调风格，回肠荡气，把晚会推向另一高潮。

中国诗人、音乐家王枫老师首先响应，她虽然不懂越文，但酷爱越南文化。她用中文唱了已故越南作曲家杜润的“越南——中华，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就象”“下里巴人”，使许多在座者都踏着拍节，哼哼地跟着唱了起来。在她的感染下，曹诗翁又一次登台清唱粤曲，台下不管懂不懂粤语，都为他拍掌鼓励。除了唱歌，中国诗人野宾还即场表演了神奇的魔术助兴。

新加坡诗人旭阳，即席作对，赠送湄江吟社：

湄洲荡荡千峰醉，江水悠悠万古情。

对仗工整而富有诗意。湄江吟社执委陈能明(野声)机敏地回对：

旭露晶晶滋大地，阳光灿灿照蓝天。

诗情和友情在对联中表露无遗，大家共聚一堂，气氛洋溢回荡，亦传为诗坛佳话。

晚会浸润在诗歌的海洋里，大有欲罢不能之势。直到十时，宣布晚会结束，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告辞，祈望他日有缘再见！



图片：寻声诗社为东南亚诗刊访越制作的特辑

柬埔寨华教 与华文文学概述

■ (柬埔寨) 王谭

柬埔寨是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一个文明古国，曾在远去的岁月，给人类文明留下过辉煌，闻名遐迩的世界七大古迹之一的吴哥窟，就是勤劳智慧的柬埔寨人民对人类历史文明的宝贵贡献。

柬埔寨华人历来深受中国文化意识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道德观念，重视民族传统美德和热衷民族文化教育的族群。早在20世纪初，我们的先辈就在这片和平、安祥的热土上开办学校，对子女进行民族文化教育。

20世纪50-60年代，是柬埔寨文教台和华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华侨接受母语教育率高达80%左右。全国省市乡计有212中小学校，有5万多名学员，仅金边端华中学就有4000名学员。金边有五、六家华文报社和书店，爱好华文文学创作的业余作者不计其数。当时的《棉华日报》《工商日报》就是这些余文艺创作者驰骋的园圃，华文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百花争艳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华文文学作品，多以反映社会的好人好事，彰善瘴恶，重视意识形态的渲染，歌颂祖籍国的建设成就和创新，提倡家庭伦理道德为主题，至于不健康的色情文艺作品极少，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常言道，好景不常在，1970年柬埔寨发生军事政变后，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被迫陷于断层阶段。被无情的战火和人为地尘封了二十余年的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到1992年华人的合法群众组织——柬华理事总会宣告成立后，在柬华理事总会的正确领导下，在王国政府民族政策的鼓舞下，1992年，首都金边端华中学、集成公校、磅针省棉末市启华学校、??省逢昨助市觉群学校相继复课，

在一股华文热的冲击下，全国各省市县乡学校陆续复课。目前全国复课了七十多所学校，有三万多名学员。金边有三家报社——柬华日报、华商日报和星洲日报，各报都辟有“学生园地”和“文艺园圃”，供学生和业余作者耕耘。由于华文文化刚刚起步，文学爱好者为数不多，虽有少许业余作者偶而借报端发表三两篇作品，但华文文学仍处于贫乏阶段，这是不前华人社会精神生活的缺憾。

为促进华文文学的深入发展和培养年青一代的文学爱好者，海南文友经过多次磋商，在取得共识后于2004年9月18日率先组织了“海南文友联谊会”，并于同年在热爱中华文化的海南企业家、乡贤门的大力支持赞助经费下，筹划编辑出版了柬埔寨复苏后的第一部著作——《海南文友作品选集》。2006年再编辑出版第二部著作——《吾哥拾穗》，为华文学创作开了历史先河。

柬埔寨华人是一个具有民族觉悟、重视道德观念和承传民族传统文化的族群，认为教育子女学习民族母语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华人子女都就读华文。加之世界各国前来投资设厂、开办企业的外商居多都是华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批的翻译人才，出于子女就业的需要，和华语的社会经济实用价值的凸显，促使柬埔寨华文教育进入了一个全面普及的新阶段。

文化教育率动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新一代的文化爱好者者将随着文化教育的深入发展而不断涌现，加上“海南文友联谊会”积极推动华文文学的影响下，柬埔寨的华文文学创作必定会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汶华文坛近况

■ (汶莱) 一 凡

汶华文坛由于写作人丁单薄,相当沉寂。《汶华作协》主编的《汶华文艺》,及汶莱马诗区五属乡团联谊会文化组编辑的《五属文苑》副刊,是汶华写作人的主要耕耘园地。汶莱主要的华文写作者,如林岸松、梁友情、一粟、一凡及刘华源、朱喻等,多把稿件投到《五属文苑》发表。前三者是诗作者,后三者以散文创作为主。其他偶然有作品见报的,则为傅文成及丘启枫。

上述写作人的作品,在今年8月刚创刊的《新世纪文艺》“汶莱之页”亮相,颇获好评。《新世纪文艺》主编欧清池博士在创刊号后记中,对汶华作品有如下的评语:“汶莱华社在亚细安十国中,绝对是小弟。但我们先选刊在“汶莱之页”的、包括诗歌、散文、微型小说的8篇作品,其水平之高,却教我们非常惊讶:这富裕的小国原来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呢!”。既中肯又富有鼓励性。

由一凡组稿,针对四川地震及京奥运动会的特辑(既有诗作亦有散文)反映了上述汶华写作人,虽然在主流之外,却能立足唐诗放眼天下。

回归汶莱的资深作家,前亚洲周刊副总编,丘启枫今年八月间出了一本散文集《明月天涯》,由星洲媒体集团的刘鑑铨及萧依钊,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写序。本刊汶莱编辑顾问一凡,亦为此书写了一篇读后感,在本期的《新世纪文艺》发表。

一凡近期将她多年来写的微型小说结集出版,是一本创作与评论的合集。书名定为:

《一凡微型小说及赏析》。赏析部分由中国文评家钦鸿执笔。正如她在后记中所云:“……今与钦鸿合作的这本合集,却希望可以取得以评论提升创作,以创作繁荣评论的双向收获”。

此外汶华作协主席孙德安编了一本《名人笔下汶莱和平之乡》,反映各地作家对汶莱的观感及印象。

零七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日,汶莱作家一凡出席在福州举行的《全国冰心文学系列讲座》



为主讲人之一。此外一凡亦是该届冰心文学奖的评委。

汶华作协秘书张银启(海庭)受邀出席2007年10月间在中国韶关举行的《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他是此组织的理事之一。

零八年九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洛杉矶举行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十届大会,作为会员的一凡,因故不能出席,然散文作品:《冬天随想曲》却被收入此届大会的文集《新世纪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奖作品精选》。

零八年十月间汶莱写作人一凡及刘华源受邀出席在广西南宁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另有一非出席不可的会议在同时期举行,广西南宁行只好放弃了。《汶华作协》主席孙德安出席了该会议。

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1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汶华作协的孙德安、张银启、朱喻、陶馨出席了会议。这一届的亚细安华文文学奖的汶莱得主,是由汶华作协推举的方竹。

汶华资深作家丘启枫受邀出席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吉隆坡举行的《一场人与书之盛大狂欢》的书展,并受邀主讲。

零八年十二月上旬在上海举行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一凡亦将作为受邀理事出席该双年会。

《新世纪文艺》的问世,让汶华写作人,与东南亚各国华文写作人,有个互相观摩切磋、沟通的平台,功德无量。

汶华文坛虽处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偏远地带,但从上述写作人的作品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能做到立足本土,放眼天下。

泰华文坛涌现六行小诗新潮流

■ (泰国) 梦凌

南国的雨季里,泰华文坛上生机勃勃。由泰国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协会举办的一场“文学讲座”,主要强调的小说创作、散文及小诗(又名微型诗),中国驻泰大使馆文化参赞陈疆表示:

在中国大陆文学走向很好,新的作品多而且自由,西方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也有了,主流是新民主主义思想,有人说:延续了历史就不是文学.这是种错误的观念。古典的文学,我们还在遵循,但西方的很多东西还是在东方的国家学到的。

泰国《世界日报》前任主编林焕彰更是强调了小诗的新美学。篇幅小/形式要有精致之美;字数少/语言要有简洁之美;个性化/意念要有独特之美;有创意/诗想要有创作之美。

林焕彰在大会上的演讲获得与会者及众嘉宾热烈的掌声,这不只是林焕彰前辈的威望,而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果让大家佩服,特别是对小诗的研究,其成就颇佳。

泰华文坛上小诗的出现是文学中的一股新倾向。2003年林焕彰在《世界日报》推动的以六行内的小诗作为刊头诗,泰华文坛上悄悄得出现了一支新的队伍,当时有李少儒、苦觉、曾心、岭南人、蓝焰、杨玲、博夫、今石等,因为他们走在一起并建立了[小诗磨坊],而在他们的圈外,还有几位写小诗的文友前辈,既有陈颖杜(出版微型诗108首),还有子帆、王家丁、梦凌,华南等。

也许现代生活的沉重,阅读者又没有太多的精力来看完一首诗,更也许的是小诗的出现,是现代人喜欢的一种。“小”也即“精炼”,尺水兴波,以有限示无限。

小诗的美体现在作者的书写,虽没有一般诗歌表现宏大深远,但真挚的感情、青妙的审美意趣,往往也是最美的。

如:岭南人的《寄》:

听说,你那里/已经下雪/我这里,风还是

三月的风/阳光还是三月的阳光/夹在厚厚的信封里/捎给你一片佛国的阳光。

苦觉的《七月七》:

两只鸟/飞过历史飞过传统/飞过太阳和月亮/飞过爷爷奶奶的老花镜/搭桥/让我们相逢

子帆的《诗趣》:

想起来就无聊/诗还知道躲在那里发呆/手就拎着笔/四肢身体翻搅/结果,脚和鞋都走失了子帆的另一首《题俗》:

问月/可知浮云一颗心/因为你而白/因为你而飘在溶溶月光下/摇摇晃晃蜿蜒的归路陈颖杜的《花》:

插在主人胸前照相/助主人扬名/自己进不了博物馆王家丁的《石头》:

因为只有骨/没有心/所以/任人摆布梦凌的《生活》滚动的地球圆的/滚动的生活/却不是圆的/梦想是圆的/实现过程中/被压得扁扁不成圆形蓝焰的《雪》:

你告别南方而归化北国/带着云的碎片及鸟的羽毛/染白了山川野旷/一切回归于/无...南华的《名人》:

人在/用钱裹身/人亡/臭气四溢南华的另一首《穷富》:

富有又贪图无厌/不敢独出/平凡人生友极多/心昭日月

文学讲座结束前,林焕彰说:作者应尽其应有的能力,要让读者扩大想象空间,不然的话,剥夺了读者的阅报快乐感。

本人认为,小诗的流行将在不久更辉煌。

另者,泰华作家协会会长司马攻的微型小说集《骨气》正式出版,这是司马攻会长的第三个微型小说集,他于1991年出版第一本《演员》,1996年出版第二本《独醒》。司马攻会长在《泰华文学》第四十七期中的微型小说集《骨气》自序中说“一桩虚无事多少真实情”,虽是微型,却费大劲。

再给泰华文学把脉

■ (泰国) 曾心

十年前，我写了《给泰华文学把脉》一文，提出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五至十年间，泰华文学的寸口脉搏，可能呈现缓脉”，“此属有病而脉转和缓，多是正气恢复的征象”。当年结论是：“泰华文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直至二十一世纪一十年间，其脉搏，从‘洪脉’进入‘细脉’，又从‘细脉’转入‘缓脉’。也就是说从‘蓬勃’中步入‘危机’，又从‘危机’中有所‘转机’。”现在已过了整整10个年头，泰华文学是否已从“细脉”转入“缓脉”，即从“危机”中有所“转机”呢？

(一) 转机的条件

泰华文学的根在于华教。泰华文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出现严重“青黄不接”，步入“危机”期，根本原因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泰国华文教育整整断了一代人。因此，泰华文学能否“转机”，首先要看华文教育。进入新世纪，泰国华文教育是处于有史以来最旺盛的蓬勃期，汉语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政府不仅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施行全面开放。

目前，开设汉语学校已有1000多所；学习汉语人数已达40多万。到中国留学的在读泰国学生也有六七千人。同时，中国与泰国各大学合作建立了12所孔子学院和一所孔子学堂。五年来，中国派汉语教师志愿者7批共2000多名，其中2008年870名，明年将达1000多名。此外，泰国中文电视台（TCTV）全面24小时隆重开播，拥有超过600万的听众。尤其可贵的是诗琳通公主28年来不断学习中文，翻译唐诗宋词，翻译中国现代小说，对泰华文学也很关心。有一次，南美公司举办中文书籍展览，她指定要展出泰华文学，并且亲临摊位观看。现在不少泰国人以会讲汉语为时髦，甚至出现泰国政府官员与华人打招呼，喜欢以讲几句汉语为荣。

因此，从学习中文的环境氛围到普及华文

教育的幅度来看，泰国华文教育的春天已经来到，而华文文学呢？

(二) 转机的迹象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泰华文学呈现了“细脉”，处于严重“青黄不接”时期，一批老作家先后走了，如姚宗伟、巴尔、饶公桥、李少儒等。原来六家华文报纸文艺副刊只剩下两家，幸好泰华作家协会在司马攻和梦莉的领导下，苦苦地支撑着，坚持开展各种文学活动和比赛，坚持出版了《泰华文学》（季刊），至今已出版47期，苦苦渡过“文学困难期”，其功不可灭。到了21世纪初期，便有一些新迹象出现：

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成立，她把四十年代以来的留中大学生的作者逐年聚拢，形成一支较有特色的文学队伍。作者最大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大学毕业，最小是新世纪大学毕业。并已组织出版两套丛书，每套10本，共20本。还出版了三本很有特色的文集：《留中岁月》、《湄南情怀》、《窗内窗外》；还资助一些经济不太宽裕的知名老作家出版书，如吴佟、金沙、老羊等。去年又成立了文艺写作学会，理事会60名，老中青三结合。为了调动会员写作的积极性，决定每年出版一本文集，去年已出版《平台试步》，今年又出版了《湄江漫步》。并于去年与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第七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与会代表180名，在提交130篇论文中，约有三分之一论文研究泰华文学。可见泰华文学的板块备受世界华文文学界的重视，在东南亚华文文学所占的地位有所抬头。

在诗歌创作方面，前年小诗磨坊成立，成员：岭南人、曾心、林焕彰（台湾）、博夫、今石、杨玲、苦觉、蓝焰。自称「七加一」，即泰国7位，台湾1位（林焕彰），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象征。去年出版和发布了第一本小诗集——《2007小诗磨坊》。今年又

出版和发布了第二本小诗集——《2008小诗磨坊》，受到各地的好评。中国驻泰国王国张九桓大使十分重视，于2008年2月5日莅临小诗磨坊指导，和诗人们在小诗磨坊亭里喝茶谈诗。张大使赐题墨宝：“精彩在多磨”；还首肯任该组织的“资深荣誉顾问”。

小诗磨坊还在新浪网开了博客，图文并茂介绍小诗磨坊成员的作品，在网上非常受欢迎，小诗磨坊参加的圈子共100个，成为资深圈友的76个，在多个圈子的精华博文排名版上，荣登前十名内，点击率已过60000大关。

举办文学讲座会、新书发布会和研讨会，如今年七月份，“总会”文艺写作学会请四位专家、学者、作家、诗人结合泰华文学的作品，讲了有关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四种文体。同时会上举办新书发布会——《湄南漫步》、《2008小诗磨坊》发布会。中国驻泰大使馆陈疆文化参赞莅临指导并致词，听众踊跃，达一百二十余人。又如今年3月份举办张九桓大使诗集《俯仰集》研讨会，张九桓大使和大使馆长官十多位亲临会场，听众达一百三十多人。说明了泰华文学并不寂寞，还有一大群爱好文学者与作者；也说明了泰华文坛、诗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开始重视和培养文艺理论队伍。去年中国华侨大学与泰国华侨崇圣大学联合创办的“泰国首届硕士研究生班”，共有26名，今年又有17名。开设了当代文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与流派、东南亚华文文学、泰华文学等15门课程。其中开设“泰华文学”课程，尚属首次把“泰华文学”搬上泰国大学讲坛。在学习期间，学生们对泰华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出现一派学习、研究泰华文学的新现象。据了解：首期学生拟写硕士毕业论文，多数以泰华文学为选题。这对扩大泰华文学的影响，甚至对泰华作家的理论队伍的建设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转机的特色

1.文化程度的比较。原有多数作者是新老移民，他们的中文程度参差不齐，多数没上大学，也有一部分是到中国留学取得大学文凭的泰国侨生，加上少数土生土长的作者，他们有一个共同明显弱点，就是泰文水平不高，泰文

大学程度几乎没有。新生代的作者，他们几乎泰文程度都是大学学士、硕士。中文程度也是大学进修、大学学士、硕士、甚至博士。他们第一语言是泰文，第二语言才是中文。目前尽管他们中文文学功底还不如泰文深厚，但他们得以两种文字的互用，待以时日，中文之笔也会很快锋利起来的。

2.情感上的比较。原有的作者，多数是新老移民，出生在中国，家乡观念重，乡土人情味重，有部分回国读书的侨生，多数在中国读书、工作、生活长达十几二十年，熟悉中国的国情，言行举动、情趣爱好都已很“中国化”。新生代的作者，多数是在泰国读中文，一部分到中国学习深造，或短期进修、或本科毕业，在中国时间较短，尚未溶入中国社会，兴趣爱好、思想感情依然未改“泰国化”。

3.作品内涵上的比较。原来的新老移民作者，他们的童年和学生时代，甚至青年时代在中国各地，或在家乡渡过，这段生活对他们获得写作的源泉太重要了。移居泰国后，有相当长的时间，思想情绪还游离在两国之间，对泰国社会，尤其泰国人生活、工作、习性、风俗，还不甚深入，反映泰国社会的作品不如写“思乡曲”和悲欢离合的侨民生活来得精彩，因此，一直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新生代的作者，多数沐浴在佛教文化思想的熏陶，生活在那种平静、祥和、友爱、善良的氛围中，同时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在家庭或读了中文又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果作个比喻：他们是泰、中、西文化诞生的混血儿。在他们心灵自然会热爱“本土化”，也会寻求人性的共同关心支撑点；在他们笔下将会创作出既有蕉风椰雨生活气息，又有“和而不同”的多元化内涵的作品。多层面的思想和生活必将孕育出一个多元化的泰华文学。

4.语言应用上的比较。原有的作者潮州人居多，平时在一起喜欢讲潮语，写作也有相当部分人以潮州方言思维，因此，在文章中出现一些不是潮州人看不懂的方言。新生代的作者，多数是潮州人的华裔，但他们在家、在学校讲泰语居多，潮州方言只会叫“爸爸”、“妈妈”、“阿婆”等。读汉语的学生，读的是中文与泰文，讲的多是泰语兼汉语，写作多用泰语和中国普通话思维，有的甚至以泰语思维，

然后在脑子转译成中文，因此，作品中再不会出现潮州方言，但出现一些泰语语法的句式在所难免。

以上的泰华文学新迹象，可能只有一部分敏感的知情人觉察到，多数文友可能还处于不谈不知道的困惑中。而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师，伸出三指头，把把其脉，也许会惊觉到：脉象已从有病的气血两虚的“细脉”转为和缓，呈现了“缓脉”。其脉象：一息四至，来去怠缓。主病：湿热。此属有病而脉转和缓，多是正气恢复的征象。因此，我想，我们这一代不会成为泰华文学的“末代作者”了，只要我们搭起有吸引力的创作平台，新生代的作者将会逐渐成为平台上的文学高手。泰华文学

再过七八年，就能步入完全恢复“正气”的状态，呈现“平脉”，又称“常脉”，即正常的脉象——“脉来有胃气，有神，有根”（《简明中医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

从脉象上，还可以做这样的诊断：当新生代的作者成为泰华文学的主力军时，将结束历经80多年来以移民文学为主流的泰华文学的时代，代之将是一个以本土化为主流的泰华文学新时代。

这个崭新的时代，也许我们这一辈的老作家多数人还能见到。

2008年10月26

新华文坛动态一瞥

■（新加坡）海 寒

2008年11月是新加坡华文文坛活动非常众多的月份！除了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于22日举行第一届“南洋华文文学奖”外，该学院与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会在同一天也举办第七届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5名来自中、日、韩、台等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就此区域的文学的方方面面作了细致详尽的论述。

另一方面，新加坡文艺协会也在同一天举行“亚细安文学奖”颁奖典礼，共有40多名来自马来西亚、文莱、印尼、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作家与会。获得这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文学奖的是新加坡的刘笔农、马来西亚的年红、文莱的方竹、印尼的莎萍、泰国的白

翎，以及菲律宾的张为舜。

更教人注目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受邀于月底来新加坡，为青年书局与香港明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世界当代华文文学精读书库”的首5本书主持发布会。马先生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指出，中文文学早已达到世界水平，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认识还是不够，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翻译做得不好；在另一场公开演讲中，他说所谓瑞典学院院士斯文赫在1930年代初在中国时，曾问过鲁迅愿不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而鲁迅拒绝接受；马先生说 he 查了瑞典学院的档案，确定这只是一个谣传。他说瑞典学院从来没有问过一个作家愿不愿意接受文学奖。

沐风淋雨 芳香无限

——贺《新世纪文艺》创刊

■ (中国)覃盛发 张淑云

华文文学是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对
华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华文作
家共同的精神追求。基于对华族文化的坚
守，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世纪文艺》创刊
的情影。精致秀雅的装帧尽展亚细安华文
无限风华，她恰似一位文坛新青年，衣袂
飘飘，从人们的期待中走来，散发着无限
的生机与活力。一路走来，战胜风雨，播
撒着无限芳香。

捧读这本展新的刊物，就象打开一扇通
往亚细安十国文学之路的大门，心里充满
欣喜与快乐。正如发刊辞中说“我们不设
壁垒，但也不吟风弄月，更不以宗教或政
治先行作为我们办此杂志的方针。文学是
审美的意识形态艺术，它所关怀的人类共
同的课题。”她昭示了文学摆脱“政治束
缚”与“工具论”的独立自主性，她站在
人性的高度，从审美的角度切入，以关心
全人类为办刊方针，坚持文学艺术的内在
规律，不媚俗，不设壁垒，为我们构建
了一个文学的园地。她怀着真诚朴素的心
彰显华文文学的魅力，点染世界华文文学
五彩斑斓的文坛胜景。她必将成为捍卫华
文文学的重要阵地。

斯雅舍出版《新世纪学刊》已有八个年
头，这份刊物主要以文学评论为主，是华
文文学研究重要的学术阵地。而《新世纪
文艺》的问世，为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舞
台，两种刊物同时发行，使得文学研究与

文学创作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新世纪文
艺》为华文文学学术研究提供文本，同时
《新世纪学刊》又为华文文学创作提供理
论支持。这两种刊物是华文文学发展的不
可缺少的两翼。以其高品味，高格调打造
华文文学作家创作的园地和读者的精神家
园，是《新世纪文艺》孜孜不倦的追求。

《新世纪文艺》创刊分为“亚细安文坛
透视”“新加坡之页”“马来西亚之页”
“越南之页”“印尼之页”“菲律宾之
页”“汶莱之页”“泰国之页”“亚细安
之奇花异草”九个版块，关注视野涉及东
南亚诸国。对东南亚华文文坛进行分析，
并刊登东南亚各国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
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优秀之作，这些
作品或写人生际遇，或解剖世相，思想感情
丰富，笔触古今，文涉大千，截取并浓缩了
社会和人生的断面，体现出对人生的感悟
和生命的反思，具有“精品意识”。《新世
纪文艺》创刊即显出独有的特色，呈现出独
特的审美追求，编辑风格也可谓是华文文
坛一道独特的风景，从世界华文文学这一
广阔的角度彰显华族文化的魅力，为传播
华文文学与华族文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各国家各地区的华文文学都是华族文化
长河中的各具特色的文学，是一体多元的
华族文化，东南亚华文文学曾经一度面临
危机，风雨中诞生的《新世纪文艺》必定
沐风淋雨，脚步更稳健，花开更鲜艳。



烟云的童年记忆

——评风沙雁的《梦幻岛纪事·避难》

■ (中国) 汪凡琦

二战的硝烟已渐渐离人们远去，战争带来的创痛在慢慢愈合、淡化，与此同时，许多具有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人开始呼吁大家不要把战争带给国家、民族的苦难与屈辱忘却，以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宁。文学家们要做的，就是书写战争，通过回忆记录下历史惨痛的一页。新加坡的作家风沙雁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作品《梦幻岛纪事·避难》记述了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占领新加坡时作者亲身经历的人与事。在阅读作品内容之前，会认为这与其它一些写战争作品一样，大篇幅地描绘战争的血雨腥风、战争的残酷、战争中人们的流离失所、生死两别等，而当阅读完作品后，才发觉作者的别出心裁。

风沙雁的《梦幻岛纪事·避难》选择从一个童年孩子的视角来讲述战争，回忆了一个弥漫着战争硝烟的童年。“避难”是《梦幻岛纪事》系列中的第一章，在这章中通过回忆，为人们再现了日军侵占新加坡的梦幻岛之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及侵占之后战争对人们生活的改变，人们在面对战争时的不同选择。而这些都围绕“我”的童年展开的，因此在叙述中多了几分孩子的率真与稚拙，少了成人的愤世嫉俗，多了对战争平静与客观的讲述，少了成人主观的议论。

作品中的梦幻岛在战争前，是一个“飘逸出几分南国早春韵味”，洋溢着热闹、祥和气氛的地方，人们正在看戏、酬神、占卜、商贩叫卖声中欢庆一年一度的“仙祖宫庆典”。而此时十岁的“我”，生活也丰富多姿，作者用优美的抒情散文式的笔调、在字里行间中描绘着“我”和“堂弟”童年每天的时光：

“在睡房后的空地上种菜，雨后用卖菜的钱去买小食吃”、“六点就起身，在寒冷的清晨里（用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淋下我们的身体，大家冷得直跺脚。然后就在屋前空地抓水蚊，

把它们装进透明的小玻璃瓶，足足可观赏一整个下午”、“乡村的早晨很宁静，空气清新得透着浓香，在清澈的小溪边，我和堂弟常常用自制的网去捕捉小鱼小虾来饲养”、“农村的午后更加寂静，那是我们外出到水沟或池塘垂钓的时刻”、“暮霭沉沉的傍晚，收集好了一大堆落叶后，我们就在旷野上放火烧落叶，再把番薯丢进火中，等火熄了，便有好香好香的番薯可吃”……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东西，在“我”和“堂弟”的眼中却变得五光十色，奇异无比。种菜、捉虫、钓鱼、烤番薯这些简单的游戏中，使“我”和“堂弟”得到了满足与快乐，再经由“我”一个孩子的口吻，来进行质朴而纯净的叙述，另有一番滋味，也让读者感到乡村的生活是多么的有趣，乡村的风景是多么的美丽动人。

即便是面对“日本鬼的飞机回来轰炸梦幻岛”、“小坡炸一半，大坡变火炭”的断言，“堂弟”也能用纯真的话语来化解“我”的惊慌：“那有什么好怕的？我们有这么多椰子树和果树，还有，我们的田地也那么大，单单‘猪母奶’这种野菜，就够我们吃一辈子了！”于是“我”和“堂弟”从对战争的惊慌转移到对“猪母奶”野菜的吃法争论，再到停课后的逍遥想象。这就是孩童的思维，单纯、幼稚、清新，在孩子的心中对于战争的概念是模糊的，对战争即将带来的苦难也是无知的。作者从“我”一个孩子的角度来回想、记忆，正是孩子生命的活力、无拘无束的自由天性、乐观积极的态度、对美好事物的期盼，才在战争中寻找和营造了一个远离残酷、屈辱、苦难，充满童趣、童言、童事的世界，一片心中的小天地。

孩子对于战争的理解是懵懂的、不成熟的，成年人对于战争的来临却是清醒的、恐惧的。作者用孩子的视角记录下“我”在童年时

面对战争的天真，同时也将大人们面对战争到来时的变化记录下来，这时的记忆开始变得沉重。战争的来临让“我”的父亲，一个在英国工程师手下勤劳、朴实工作的村民因怕被牵连而决定逃难，使得“我”与“堂弟”分离，从舒适的环境逃离到一个消息闭塞的小渔村。在此期间“我”又从报纸上获知了一个叫“王希仁”的青年，曾是革命党在梦幻岛的全权代表，还劝阻过父亲留下来团结抗日的他，在被抓后投降日本，做了汉奸。30年后“我”再次遇到他时，他已由当初“义愤填膺的热血志士”变成了一个“喜欢点头哈腰、虚伪做作的日本机构总裁”。是战争让他在面对死亡时选择了屈辱的活着，而他出卖灵魂的“活着”却让死神降临在更多人的身上，包括当时许多的

革命者，也包括许多像“我”姨妈一样的无辜百姓。

战争就是这样残酷，任意地剥夺着生命，扭曲摧残着人性。作者在第一章“避难”中通过回忆的方式，用童年的记忆讲述了一段战争的历史烟云，所幸的是战争固然是残酷的，但战争中孩子的心灵却依旧纯净，依旧稚拙。战争没有给童年留下阴霾，记忆中最深的不是杀戮、血腥及逃亡的惊恐，而是那纯朴的年代，诗意的生活，质朴的村民，纯真的玩伴。作者在作品中将童年的美好回想与战争的不幸记忆交替讲述，自然欢快、美丽动人的童年生活让人畅想，同时也敲响着警钟，警醒人们远离战争，拒绝战争，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

作者是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 (广西) 欧海艳

——评阡陌《心路》

本文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缜密心思，以优美的散文语言传送着一个“感人的心路”历程，仿佛在低吟一首情诗，缓缓而来，悲凉中载着无限爱意；也如深情的曲子在夜中响起，扣人心弦；带着读者走进一个诗意的世界。

女性与自然有着天生的吸引力，她们无需外力的撮合却有着非常默契的情感，作者面对亲人的病痛，痛苦地想在大自然里寻找些许的安慰，于是选择独住依山开发的半山坡，独处在幽静的山林里只为了内心寻找一处避风港。看着往日站在身旁的他此刻“像枯藤，孤独的悬在花影中”，只能“步履蹒跚地孱弱而行”，感慨生命的脆弱，青春的易逝，细味岁月的无情。曾经绽放的小野花，林木与野草清新的香气，风声、雨声、落叶、寒风让作者暂忘了一切的烦恼与忧愁，飘进奇妙的梦境，在曼妙的时光隧道里追忆希望。

文章构思奇特、思路清晰，语言清新淡雅，形散神不散。散文的语言却把病床—医院—工作室—异乡求医的思路贯穿得游刃有余，把与他共患难的经历写得凄美动人、真实而执著。满山摇曳的浅黄色喇叭花，透着美丽嫣红的花藤，原本美不胜收的山路却因为作者内心的担忧与焦虑而显得萧瑟与冷清。再美的山，再美的水，全然无暇顾及。灰色的天空，冷清的落叶，作者寄情于景，仿佛身边的一切

都在为自己哭泣，那种和大自然与生俱来的亲近使景物仿佛有了生命，在音乐中旋转。医院里踩不完的阶梯和走不完的长廊，那触手可及地落寞的眼神；害怕知道一夜之间的变化，害怕与医生的每一次接触，害怕听到不祥的消息；那度日如年和不安的情绪，那茫然和悬挂着的恐惧，那种因为害怕亲人离去的痛苦心情被作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爱情是永恒的，面对病痛人类无法招架，面对未来人类无法预知，主人公始终一如既往地照顾生病的他，甚至为寻找良医，再次成为千里漂泊的过客，飞越另一个异乡寻找希望。当深邃的黑洞终于透进曙光，雀跃的心只有喜急而泣，无数次的心悸和泪水终于等来了幸福。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跌宕起伏中前行。也许我们曾经深陷深渊，曾经站在悬崖边，曾经是激流中挣扎的泛舟，甚至伤痕累累，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我们可以以坚强的毅力去呵护一份感情，守护对方，不抛弃，不放弃，那就是爱。“共同承担一个命运，冷暖相知”，作者以矜持却完全爆发的爱为我们述说着一曲优美的婉歌，她经历了一段痛苦、伤心却坚强不息的心路，为我们传达着丰富人生里蕴涵的生命意义。

本文作者是广西民族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时光隧道里的旅行者

——读朵拉的散文《回乡的异乡人》

■ (广西) 张淑云

朵拉是马来西亚著名女作家，原名林月丝，祖籍福建惠安，1954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1972年从槟华女子中学毕业即涉足文坛。曾出版《问情》、《和春天有约》、《贝壳里有海浪的声音》、《十九场爱情演出》、《脱色爱情》等多部散文集和小说集。朵拉是位情感非常丰富细腻的作家，她的散文书写爱与美，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朵拉眼睛看到心中记得的都是朴素、自然、和平、善良、博爱的美。充满温情，风格从容而闲适。散文《回乡的异乡人》刊登在《新世纪文艺》创刊号。朵拉以其饱含深情的笔触抒写了对故乡的眷恋，深深追忆着故乡的生活，使我们体味到美的情感。然而这篇散文不是简单的思乡怀人、咏物抒情的散文，它具有哲理的深度和对人生、对时间的哲性思考，为朵拉的散文创作开拓了新的视野。

时间，不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生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哲学问题。西方哲学里的时间是抽象、主观的。而中国哲学里的时间则始终与人生命运相联系，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是具体、现实的。时间维度意味着一种动荡和漂泊，意味着一切不安定因素的根源。这种心理的、个体的时间，与个人的生命体验、个性特点密切相关，提供了接近生命本质、揭示时间的生命价值的方法。朵拉在散文《回乡的异乡人》开篇提到奈波的小说《抵达之谜》“离开我的岛屿，意味着无家可归，飘荡与永远的渴慕。”表现出奈波尔无家可归的幻灭感。奈波尔具有特立尼达、印度和英国三种文化身份，他是个无家的旅行者。小说《抵达之谜》通过奈波尔对自己在英国威尔特郡乡间十年生活经历的记录，对英国乡村的喜爱，他曾经自认为无家可归，“是个难民，总是扮演着边缘人的角色。”《抵达之谜》体现了一种时间的维度，在“熟悉与陌生”“永恒与临时”的时间辩证法的观照下审视人的精神存在。对旅行者而言，“身在何处”是一个像

谜一样的问题。对于家园，奈波尔从未抵达，总是在路上。他的小说也在某种层面上与朵拉的散文《回乡的异乡人》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契合。

2007年朵拉开车回乡，伴着归乡的喜悦和异乡飘泊的心酸，欲寻找来时的家园。然而在回到家乡后，才发现多年远游的时间早已改变了自己的主人身份，而成了他乡客人。“家乡仍在，大海不变，咸咸的海水味道照旧在风中飘荡，只有归人，辗转转变成来自远方的客人”。朵拉在漂泊多年后回到家乡，却发现家乡已是他乡，自己成了客人。故乡其实不曾抵达，离开后亦无法抵达到从前。家乡槟城的生活和记忆在时间的流逝中渐行渐远。“无法抵挡的岁月，冥顽不灵地向前走，有朝一日，崭新豪华的建筑物，亦不得不向停不下来的时光低头妥协，日复一日衰老陈旧，成为斑驳而安静的老屋残楼”这是时间的创伤意识，就象普鲁斯特的“难以返回青春”的忧郁。也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中的“我”回到久违的故乡时，却发现“故乡”并不是来时的故乡了，时间的流逝改变了纯真的闰土和纯真的少年岁月。谁也无法抵挡时光的流逝，美好的东西总是要变得衰老陈旧。曾经的一方水土对作家的浸润与濡化，却深深地烙印在作家心灵深处，形成一种家乡之恋与故园之思，历久弥新，挥之不去。

“回乡的异乡人”是一种具有浓重悲剧色彩的身份，只有走过经年岁月后，才会深刻体悟到故乡已成他乡、主人已是客人的身份转换，给多年游子身上染上的淡淡哀愁。朵拉重回故乡，是对精神家园的找寻。自然的山水是现代人永远的精神原乡，美到极致的大海曾经给予作家美好的青春。“十五岁看海边的夕阳，和五十岁在海边看夕阳，眼睛所见皆为酡红的光彩，明亮的金黄，燃烧的红霞。多少壮丽的迷梦痴想被神通广大的现实筛子三两下筛掉。不敢继续辗转在浮晃游移的美梦里，无边

的理想被时光划上一条浓黑的边界线，如今方才惊悟自己的能力是多么有限。”在时间的长河中追寻逝去的岁月，无异于找寻那水中月镜中花。时间的空忽与无法捕捉的青春美好生活的回忆，在遥远的心灵深处召唤着，成为永远无法抵达的精神栖息地。“一旦掉入时光隧道里，想象中和眼前观的最理想，照样无法规避成为过去的命运。”优秀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旅人，在空间的旅途中感受自然风景，在时间的旅途中感悟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是时光隧道里的旅行者，只有前路，没有来时路。这篇散文表现了人生的无常与时间的不可逆转，是一种关于时间与人生的哲性和理性思考。

从远古时候起，人们就有这类心愿：或希望止住时间，让这条奔流不息的赫拉克利特之河化为静水映照生命之美；或希望超越时间，让有限的生命在世间留下永恒印记。时间如影、生命易逝的慨叹，作为人类永恒的惆怅而成为了文学作品中的永恒“母题”。然而如何将其表达得空灵形象、生动具体从而引发读者的共鸣，则需要艺术家通过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诠释。朵拉表达对时间的不可控制性的一种

追思与无奈之感的同时，也表达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不论是马来人，华人或者印度籍的摄影者，每个民族的姿态皆兴致勃勃，透过鱼眼精心观看摄影机外的世界……二、三百年悲欢风月尽情地浸渍和洗刷，尽管迟缓，所有的美好和丑陋，均沉静地化为令人凛然的历史档案。”这是对人类自身价值存在的认知与反思。在时光的隧道里，人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分民族不分种族。在时光面前，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会成为过去，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朵拉的散文创作慧眼独具，以自己对平凡生活的个性化体验构筑一个独特的文学天地。

《回乡的异乡人》以一种哲人式的思考表现出人生的悲壮。朵拉是时光隧道里旅行者，在漫无边际的时光中感悟人生的辗转。“回乡的人惆怅地伫立在永恒咸咸的海风中，对岸和天空一起开始闪烁着深浅细碎的流丽微光，在外漂泊多年以后，渐渐衰老的家园近了，而我果真回得来吗？”这种对时间本身冷静却又客观的思考，正体现了朵拉精神回归的顽强意志，更是人类顽强的恋归和对家园追寻的意识。



马来西亚河流上常见捕鱼小船

梦幻岛纪事

第二章

光复

■风沙雁

我们一家人从巴莱岛回到梦幻岛时，已是1946年年初，距离日本广岛和长崎各吃了一颗原子弹后而投降已近半年。我堂弟一家人也几乎在同一时期由巴清岛回来，我们两家人再住回旧厝，恢复当年那样清闲优雅的乡村生活方式。

经历了战火蹂躏的梦幻岛，奄奄一息，市容萧条，建筑物毁坏的毁坏，残存的也肮脏肮脏，有的店主人去楼空，有的人死楼在但一片狼藉。梦幻岛像个钱财被抢空了的流浪汉，饥饿地躺在街边，暮气沉沉，了无生气。

我和堂弟都插班侨民中学，我在中二，我堂弟在中一。由于同校，我们依然有机会一起玩游戏、讨论功课。不过，因为我爸爸找不到“魔孽”（据我的姑丈阿顺说，“魔孽”在日治时期遭日本蝗军抓去做苦工，饥饿不堪，人瘦得真的像只猴子，不久就死去了），无法继续他的充当工程师“魔孽”的助手的工作，只好在离我们住所两公里外的小镇租了一间小店，经营水果生意，兼卖杂货。

我们的水果店坐落在马路边的红土坑上，地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从木板缝隙中看下去，我们的店主一家人的客厅摆设历历在目。入夜时分，老店主一边听着南管音乐，一边随着曲调哼歌词，他经常哼的是《望春风》，逍遥得很。偶尔，他会大叫一声“老查某，我「瘾头」来罗”，然后哈哈打呵欠，他指的是那回事。这时，他的老太太就会半认真半生气地骂道“你这老天寿，「瘾头」来了，你不会去找「水查某」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就是在这样的新环境中度过我的中学生涯。

因为在巴莱岛懒散惯了，到侨民中学就读时，我已没当年在小学时年年考第一名的“勇猛”，而且，我们有一批死党，共四人，每天放学后一定搬了我婶婶养小鸡用的、以苹果箱

的零散木板做的鸡笼到椰树下搓麻将，或赌扑克牌。

侨民中学坐落在山岗上，那时校方正在计划兴建一个运动场，由于缺乏资金，便发动师生自己开垦长满野草的一块广场为运动场。可惜学生反应不佳，于是老师们搜尽枯肠，想方设法，有人献出这样的“馊主意”：检举犯校规的同学来垦荒。就这样，我和堂弟不知在哪个“吃里爬外”的同学的“出卖”下，被老师们列入“赌徒”黑名单中，而不得不加入开辟运动场的队伍来了。

我们学校的运动场开辟在斜坡下的一片旷野上，整片斜坡让我们师生们整理过后，植上的一片一片的草皮，后来都长得非常茂盛青翠，而运动场的青草更长得葱葱郁郁的，尤其是在雨后的下午，人一走在那么宽大的运动场上，心旷神怡。那一年，我们为维护母语而展开的全岛罢考游行，便是在这运动场举行的。这是后话，待有机会再同你们细述。

二

我这时候的生活分为两部分，从早晨到中午在学校学习，放学后回家就和我堂弟及表弟和死党们玩耍，黄昏过后到店里去。学校假期则相反，整个上午在家，下午到晚上在店里。如此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富于变化，充满刺激性。我的野性在此时期得到全面的发展，以致于后来我在报社工作时，一位叫李遵荣的“神童”式同事动不动就这样对我说：“他妈的，你风沙雁如果没有几分流氓气，我李遵荣才不跟你来往呢！”

“像我这样柔情似水的书生，你他老哥的李遵荣还说我有流氓气，真是冤枉好人呢！”我往往这样为自己辩护。

“你他妈的风沙雁会柔情似水？看你讲



话时左一句你老哥，右一句你老哥的，就知道你只是在装斯文而已！”李遵荣常常这样驳斥我。

由于经常都无法说服李遵荣，我此后也懒得辩解，反正在当前这个惟利是图的功利社会里，真的是“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我就充当半个流氓好了，这对于连文艺界都充满着文霸、文氓、文混、文警的小岛也起不了多大的恶劣影响。

根据李遵荣的观察，文警是近年才出现在梦幻岛的新兴人物，这类文警外表大义凛然，常常出面主持正义，抨击文坛歪风邪气，骨子里却是另一副嘴脸。

“你老哥终于承认你有流氓气了！哈，哈，哈。”在这样的时候，李遵荣非常高兴，大声开怀地笑，并大口大口地喝他的啤酒，大口大口地吃他的鸭腿。

“你老哥！”我反驳道：“你说什么鸟就什么鸟啦！”

“哈！哈！哈！你口出粗话，还自称斯文，算了吧，风沙雁，老老实实做个半流氓，你还算是人呢！”李遵荣说：“我告诉你，风沙雁，你可知道这梦幻岛上存在着多少伪君子？我告诉你，有人心里多高兴已成为贵妇晚装上的别针，却又装出清高纯洁一如风雪中的翠竹青松，或神圣得像拥有贞节牌坊的烈女那么‘势面’呢！我还欣赏你风沙雁，就因为你几分坦率真诚的流氓气！”

就这样，我在战后的经济萧条、文化荒凉的梦幻岛的乡镇逍遥地过着带点野性的生活。由于每天有一半时间在乡下、另一半时间在小镇生活，我的性格除了带点农民的“粗野”外，也沾染上小市民的狡猾。对于这样的双重性格，李遵荣倒是很赏识的。他常常在与我喝酒喝得微醺时说：“我告诉你呀，风沙雁，你要是没沾染上那么一点点狡猾特点，我可以为你打保单，在这个人心狡诈的梦幻岛，你早已被人吃得连骨头都找不到了！”

三

老实说，我并不是太喜欢在水果店呆着。但我爸爸妈妈经常都在店里忙得晕头转向，我弟弟妹妹年纪还小，在我婶婶处寄吃，我是家中唯一能帮父母招待顾客的孩子，在放学回家吃

饱饭后自然就得到店里来帮忙，这是推脱不了的。

水果店在中午过后很宁静，生意非常清淡，在这时候，我爸妈往往会轮流回家小眠一会儿，只留下两人看店。我充分利用这段空闲时间读我的课外书，几乎每天一本。先是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然后是激流三部曲<雷>、<雨>、<电>；待到把巴金的所有小说读完了，我就开始翻阅郁达夫的小说、散文，然后依顺序读了朱自清、郭沫若、丰子恺、夏丏尊、鲁迅等等现代作家的作品集。之后就选择世界文豪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罗曼罗兰、雨果、歌德、席勒、欧亨利、狄更斯、马克吐温、高尔基等等作家的小说来读；再来就背诵拜伦、雪莱、济慈、朗费罗、海涅、席勒、莎士比亚等等诗人的翻译诗。最后，我背诵唐诗三百首、宋词一百首、中国现代散文选、中国现代诗歌选等等。一句话，在水果店的午后的宁静环境下，我借助阅读打发闲暇、解除闷气！

每天傍晚五点多，一个名叫「流民」的就会挑着两桶水来卖给我们。他的头发剪成榴连刺的样子，满嘴烂牙，身着一條无领背心，穿着短裤、趿着布鞋，瘦削的身材歪歪倒倒地红土炕斜坡下吃力走上来。在这样的时刻，我往往会放下手中的书，坐立不安地、然而又爱莫能助地看着「流民」把那两桶水挑进店里，并好好地倒进水缸里，我才能继续我的阅读。

“你要喝一杯汽水吗？”我爸爸或妈妈在付了「流民」两角钱的挑水费后，往往这样问「流民」。

“不用！不用！我赶着给洪先生一家挑水，他家人多，得六桶水才够用！”说着说着，「流民」就走了。

然而，碰到店里有些熟客的时候，「流民」的到来，常常就会掀起一阵笑声。

“喂！「流民」，十二支明天开什么字？”阿龟问。

“要开就来开！”「流民」答非所问。

“不要这样勒，「流民」，到底会开什么字？”阿炮逗着「流民」。

“跟你讲要开就来开，你还要问什么？”

「流民」有点懊恼了，他用两个水桶大力相碰，发出巨大声响，然后气嘟嘟地走了。



“你老哥，这个笑「流民」今天不给我真字啦！这个笑「流民」讲的真字「死爸」准呢！那天他给我「三八」这真字，结果让我中了一百块啦！”「猪屎」笑嘻嘻地说。

那是战后初期，梦幻岛百废待兴，我们的水果店所在的红土炕地段，虽是属于贺兰小镇所管，但那儿的几百户人家，却只有一个公共水龙头，工作较忙的人家就得靠向「流民」买水来用了。

我听母亲说，「流民」本姓卓，名叫金财。在日治时期，才六岁的他，有一天饿得直发抖，便与三个年龄相仿的孩童潜进日本军营偷东西吃，没想到一进军营便被发现，两名日本兵持枪追着这四个小孩，把他们吓得连奔带跑往出口处冲，日本兵一边喊停，一边开枪，两名小孩腿中了枪倒地，另一名跌倒腿断，而「流民」虽幸运逃出军营，却吓破了胆，自此便精神恍惚，读书读不成，连说话都前言不搭后语。他爸爸在日治时期死于营养不良症，母亲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才把「流民」扯大，而今落得如此样子，也只好怪自己命苦，天天上山采一种俗名“鱼叶”的树叶卖给小贩，而“流民”则靠为人挑水赚钱，母子俩便这样靠劳力赚点小钱勉勉强强过日子。

四

水果店一年里生意最为火红的时节是农历新年。大概从十二月初十开始，各种各类的年柑就陆续上市，销量也随着年关的逼近而日增，到了廿七、廿八，顾客如云涌至，我爸妈取消午休，他俩从早上九点开店，得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关店为止。如果逢到大年，那年卅还得忙到深夜12点才关店。

那一年年卅，已接近午夜了，我们正忙着把最后一箱碰柑卖给最后一批顾客，而「流民」也忙忙碌碌地为红土炕的居民挑水，以备年初一之用。

“喂！「流民」，这么勤劳，都三更半夜了，还在挑水。锺赚不完的，「流民」，赚这么多做什么？”阿龟调侃着「流民」。

“别捣蛋啦，老阿龟，进福嫂还在等我的水用呢！”「流民」一边应着，一边正想垮过我们店前的马路，他咧着嘴，露出几根乌黑的牙齿，气喘咻咻地应着。

“笑「流民」，十二支开什么字？”阿炮追着问，「流民」一回头，有点不耐烦地应着：“臭阿炮！你爸没空，别「吕小」啦！”

（1）”说完，就要快步过马路。

咿——咿——咿——砰！砰！砰！，此刻原本相当宁静的红土炕周遭，突然传来一阵紧急煞车声响与东西碰击声，周围立即起了一阵骚动，我跟着大家跑出店外，定神一看，只见「流民」躺在一辆英军卡车下，血流满身。阿炮、阿龟赶紧趋前扶起「流民」，却见他双眼紧闭，啜嚅着说不出话来。

“快打电话叫红十字车来！”有人高喊着。

“哎呀！我的心肝「流民」，你怎会不小心让车撞成这样子？”「流民」的妈妈这时赶到，她抱着他痛哭。

“让开！让开！”救伤人员喊着。「流民」在众人的关怀声中被红十字车载走了。据说，「流民」年除夕进了医院，次日凌晨就死了。

年初五，我们的水果店在连休四天后开门，阿龟、阿炮、猪屎等等熟客又来店里闲坐，他们一聊起天来，话题总围绕着「流民」而转。过了元宵节，新年的气氛渐渐淡了，大家也慢慢地把「流民」给忘了，只偶尔看到他老母佝偻着身子来我们店里买杂货米粮时，才又谈起「流民」的事来。

红土炕的百多户人家中的哪些一向靠「流民」挑水来洗涤饮用的家庭，依然请人挑水，只是换了一个叫「阿狗」的、神智较清醒的年轻人来承担此职务。「阿狗」挑的水只有六七分满，这使得原本只需两桶用水的客户如我们这样的人家，得叫四桶水才够用。而且，价码也从两桶两角提高到三角了。

“哎！还是「流民」可爱，一桶水盛得满满的，又只收一角钱，「阿狗」真计较，真贪心！”阿龟喃喃地说。「流民」一生值得大家怀念的似乎就是他的憨直的性格。

日子依然在平淡中度过。

那一年发生了全岛罢工罢市事件，当局实行了三天戒严令，此后又实行宵禁，我们的水果店生意原本就不理想，经此打击更是亏损连连，最后只好收盘。我爸爸失业后，只好回到乡村种菜为生。



五

我们的旧厝是相当典型的具南洋色彩的亚答屋，墙壁用木板构成。屋子正中有一道木栓大门，面对木栓门设客厅，正中安放大伯公神龛，左侧置放神主牌。屋子左右两翼各有两间房，其末端各设一个厨房。我们一家住在左翼，我堂弟一家住在右翼。

我们的旷地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左边的旷地遍植红毛丹、水蓊、杨桃、椰子树。右边的旷地较荒芜，只有零星的、自生自灭的几棵红毛丹、椰子树以及一些香蕉树；此外，一大片旷地就长满奇花异草，天气晴朗时，群蝶飞舞，群蜂缭绕，好一幅热带风情画。骤雨过后草丛湿漉漉的，但太阳一出来，草丛就会散发阵阵清香。我那时正在搜读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如《前夜》、《父与子》、《处女地》及散文集《猎人日记》，深深被这位文豪所描写的俄罗斯大草原在雨后散发的芳香气息所吸引而心向往之，一发现我们的草地在骤雨后也会散发清香，便以此为想象的依据而神游于他笔下的大草原了。

我们的左边的旷地原本有一个池塘，池塘有棵菠萝蜜树斜斜倾向池塘生长，枝叶扶疏，临水照影，姿态万千。在炎热的午后，池塘周围，微风轻拂，水清如镜，游鱼水底，清澈可见，来去自如，快若闪电，瞬息消失。我和堂弟常在这样的午后闲坐池塘，聊天谈笑，偶尔发出的巨大笑声惊动了池中鲤鱼从水中一跃而起，轰然一响，颇为吓人，为午后宁静的池塘带来一点声息，而后一切复归于平静。

黄昏时分，我和堂弟收集过去两三天来堆积的垃圾和落叶后，就在门前不远的空地上燃烧，并把菠萝蜜的种子与番薯丢进火里烧烤，待火熄灭后，我们便有了夜宵的东西。

我和堂弟的诗一般优美的乡间生活，曾因日本鬼子的侵占梦幻岛而中断了三年多，和平后又因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贺兰镇度过而无法全面领略乡间生活的真髓。水果店关门后，我爸爸既然以务农为生，我如鱼得水便全然投入乡间生活的情趣了。

乡间生活的情趣，有好大半是因为在每逢节庆时弥漫在乡间周围的那种氛围。端午节是我们最为欢乐的，首先是摘棕叶的乐趣。我和堂弟两家大小，并联合我大姑妈一家大小，

在天蒙蒙亮、雾气相当重的池畔的那一大丛棕叶树下摘棕叶，欢声笑语加上一点胡闹的小动作，其乐无穷。晨风偶尔吹来，在打了一阵寒战后，我们做一个深呼吸，吸进略带寒冷的新鲜空气，一切疲劳都烟消云散了。

我大姑妈、我母亲、我婶婶还有我爸爸把高耸的棕叶一枝一枝砍下来，我们这些孩子们便七手八脚从枝干上把一叶叶适用的棕叶摘下来。棕叶都长幼毛，碰到脸或身体任何部位就会发痒，久久不退。因此我们都穿着长袖衣，包着头巾，只露出双眼，如临大敌地小心翼翼地摘棕叶。

在孩子群中，最教我们难忘的是大姑妈的三女儿素素，她那时15岁吧，长得非常清秀，身材高挑。她穿着紧身中华装，包着头巾，用异常清脆的声音指挥我们如何摘棕叶、洗棕叶、叠棕叶。大概由于三表姐人长得好看又聪明伶俐，她俨然是我们的小领袖，而在潜意识里，我们特别喜欢摘棕叶，也似乎与素素的在场有关。

我曾说过，我大姑妈生产力特高，她所生养的六男四女足以组成两支球队或一支足球队，但他们都命运多蹇。因为家庭成员多，而我大姑丈务农所入有限，要养活这么大的一个家，在经济上真是捉襟见肘。我的表哥表姐几乎没有一个有机会受完中学教育的，虽然他们个个都天资聪颖。在战后那百废待兴的年代，我的表哥们都只能找些粗重的散工来做，勉强糊口养家；而表姐们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艰苦地生活着。三表姐素素尤其不幸，她的美貌被一位巴士查票员看上了。他自称是某某巴士公司的老板的近亲，用花言巧语骗取了素素的感情。结婚后，素素才发现这家伙已有家室，太太是某某巴士公司老板的女儿，他的身份也真的是巴士公司老板的近亲！

素素出嫁的那天的清晨，这家伙单枪匹马从我们乡间的小泥路走来，什么仪式也没举行，就这样大刺刺牵着素素的手扬长而去。我的二表哥水树是他家中唯一反对此婚事的，他站在大门口挥着拳头要打那家伙，但被我大姑妈给阻止。我二表哥只有破口大骂：“你这骗子、流氓，骗了我妹妹的感情，如果她将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不放过你的！”那家伙头低低地怏怏地离开。



我在东京工作的那几年，从我爸爸的来信中得知，三表姐素素婚后生活很不愉快，神经已失常，进进出出心理医院好多次。

在乡下过节日特别有感受主要是我们有参与感，而这参与感又与我们无论什么东西都得自己动手做有关。冬至来了，我们得提着碎米到我大姑妈的石磨房去磨米浆以做汤圆。石磨安置在一间以阿答叶做屋顶、而周围并无围墙的小屋里。石磨套着一根长柄，我妈妈用双手推着长柄转动石磨，我则用勺子舀起碎米，一勺勺地放进石磨，这样一往一来，米浆就出来了。石磨的用途广大，过年蒸米糕、发糕也得用石磨磨米浆。

乡村的夜晚是宁静的，月光如水映照在我们庭院前的那棵人心果树上，把累累果实烘托得异常抢眼。不远处的丛丛香蕉树的阔大叶子，从傍晚那场骤雨滞留下来的水珠，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在这样的时刻，如果是独处，我会一边听着轻音乐，一边看着庭院中的景物遐想。我后来的喜爱唐诗宋词和文学，有好大原因和此段生活有关。

六

乡下的生活固然有诗情画意的一面，但也有保守落后的另一面。进入上世纪50年代的反殖时期，整个秀盛村也渗透进点点滴滴的新风气。我们村里只有六个中学生，单单我们家族就有我堂哥、堂弟和我三人，都就读于侨民中学。我们六人几乎风雨不改地一起上下学。每当我们背着书包走过村中唯一通向外界的泥路旁的那间阿答屋咖啡店时，那些在店里闲坐聊天或喝茶的村民，总会以不屑的语气说：“干你娘！这么大了还在读书，难怪他们的家庭那么穷困！”这样的訾议声大而响，听了很刺耳，也因此我们六人经过这咖啡店时，往往疾步而行，目不斜视。

秀盛村有一条大水沟流经，跨过大水沟有一座长50米宽两米多的木桥。这木桥是秀盛村通向贺兰小镇的唯一通道。过了木桥，得走一段约一公里的泥路。泥路一边是小山坡，布满坟墓，另一边则每隔数百米才有一户人家，或以养羊，或以养猪为生。泥路两旁大树参天，天一黑，泥路黑黝黝的，若遇到没有月亮的晚上，更是伸手不见五指，我和堂弟经常夜归，

除了得提手电筒外，还得一边走一边哼着歌，目不斜视。偶尔斜眼看一看山坡，有时就会在坟墓上看到黑黝黝的一个影子站在那儿，起初我们惊慌失措，定神一看，才知晓原来是牧羊的印度人在墓上纳凉，以后就见惯不惊了。但我堂弟胆小，夜里做梦常梦见鬼魅，因此他若夜里单独回家，衣袋中一定藏着一小张红纸，是准备遇到夜游东西时给它们看一看的，吓一吓它们。

秀盛村的保守风气全面体现在宗派、血缘、地缘观念上。我们家族的姓属于小姓，祖籍龙溪在秀盛村也是少数派，因此我们在此村的发言权相当小。幸好我大姑丈姓陈属大姓，他又是安溪人，在村里也是多数派，我们一家总算有个靠山，在秀盛村勉强可以生存下来。

随着新风气的进入，那年有一家曾姓人家搬进我们秀盛村，住在村内最高的山坡上。他们一家八口，为父母的都善良，三女三男聪明伶俐，书读得非常好。他家的长男叫永联，学问丰富，为人活泼好动，家中藏书很多。我家那时穷得发慌，我又非常爱看书，永联知道了，便慷慨地让我借阅他的藏书。我在这时大量翻阅了翻译名著，打下我的外国文学知识的基础。

永联是篮球高手，他是我们那支球队的教练。他的训练方法很有系统，他教我们如何切篮、带球、传球、跑球。为提高村民的思想认识，永联组织村内的好青年办夜校，并经常作家访。由于报读夜校的人有男有女，且教师 and 学生的年龄相差不大，于是一些村民就盛传这样的流言：“白天读聪明，晚上读爱情！”，弄得师生

很难堪，夜校慢慢地 在诽谤声中自动解散了。

那一天中午，我们的球队中的好几位球员正在练球，永联突然出现，他通常不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他用依依不舍的语气说：“各位朋友，我今天特地向学校请了半天假来最后一次指导你们打球，明天我就会离开这村子。”

“为什么？”有人问。

“因为有人告我把你们组织起来，散播煽动你们传播反政府的言论，风声很紧，我得离开这村子，甚至梦幻岛！”

“那以后我们到哪儿找你呢，老师？”我



问道。

“以后我再告诉你们！来，别浪费时间，我们现在就开始练球。”

七

那是紧急法令实行的时期，很多进步青年一夜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永联也不例外。他的失踪，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呢？没人知道！有一年，我在实兆远的一个巴刹的炒菜头糕摊上看到一位摊主非常像永联，便特地向他买了一碟炒菜头糕，并笑笑地问他：“这位先生，你叫永联吗？”

“不，我叫阿笑！”他悚然一惊，随即灵活地以应变的语调回答我：“请问先生贵姓大名？”

“我叫风沙雁！”我说。

“风沙雁，很少人姓这姓嘛！”他苦笑着说：“先生在哪儿得意？”

“教书，在梦幻岛教书。”

“那是很不错的职业呀！”

“混一口饭吃。”

“哪里，哪里。这是很神圣的工作呀！”他说着，那声调，那看法，那神情，哦，还有他左下巴的那颗痣，他除了是永联还会是谁呢？

然而，时过境迁，白云苍狗，世事变化太大了，任谁都会对40年前的一支球队中的一个队员，或者说一位在当时还是不成熟的少年朋友，兴起提防之心的。我不怪永联！他为了反殖，为了唤醒村民，为了组织村民提高认识，他漏夜远走他乡，走进茫茫的原野。一句话，在那样的风起云涌的年代，永联加入我后来在东京工作的机构的顶头上司王希仁的组织。他的青春、他的前途，他的一切都投进去了。然而，当谜底打开时，竟然是一朵永不会结果的花朵，人生有比这更悲哀的吗？人人都有梦，人人都会作梦，但有些人是白白浪费了好多时间去作一场一生都无法实现的梦，有些人则是常常在梦中享受梦境的美妙，待醒来后才惋惜此梦不能成真。这些人的结局都正常，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可永联追寻的梦，曾叫多少人为之倾倒呀，他用了一生所拥有的一切去追求呀，揭开来却是一朵雄花，永不结果。他是用他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去追逐这个梦，现在人

家却后悔了，谜底竟然还带有点骗局的成分，还引来形形色色的专家学者的评头评足，或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怎么叫他解脱呢？

我离开时看到永联眼眶有点红，并投我以羡慕的神情，我知道他为自己的过往后悔，但我何尝不是活在自编的梦境呢？东南亚华人有两个绮丽的梦，文化和政治的梦，都是虚妄的。这两个梦之所以虚妄，有外在的霸权政治的操纵，也有中华文化本身带有的落叶归根的限制。这两大因素造成多少像永联这样的悲剧产生。

去年我有事再上实兆远，顺路再到那个巴刹走走，并想找一找那摊炒菜头糕摊主永联来聊聊。可惜，永联已不在，原有摊位换了个少年人，长相和神情有点像永联。

“你是永联的亲人吗？”我问这少年人。

“什么永联不永联的？”

“那你是阿笑的孩子？”我继续追问。

“我的菜头糕好吃吗？”这家伙有意转移话题。

“好吃，非常好吃！”我应酬着，继续问他：“你还在读书吗？”

“读书有用吗？我爸爸就是读了太多书，相信别人的话，才吃了一生的亏呢！”他说完这些话就掉头而去，不再理睬我。

根据我的观察，这少年应该就是永联的儿子。我听说，永联走出原野时，把一对分别为三岁和五岁的儿女带出来，女儿据说现在怡保行医，儿子在做小生意。依此推理，永联的小儿子应该就是克绍其箕的菜头糕摊主了。

注：「吕小」，福建话，捣蛋的意思。



蓮花邊的凝思

■ (荷兰) 马姆



小舍后园有一塘莲花。

整个夏天，洁净的清水上一圈圈圆满的青莲叶舒卷张开，一朵朵莲花出水绽放。此起彼落。

站在池塘旁凝视莲花的时刻，人可以感觉到身边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化成一种专注的珍贵永恒。

这份纯美感觉在三个夏天的专注凝视之后，似乎变成我身上的一部分。

三年看莲花，心上无尘埃。我的维思意象常常只有莲花坐水的圣洁姿影。

我投身人世于一片碧山叠翠清波荡漾之间的那个小村子里，草木蔓蔓石路粗开，除了村子里几舍石房人家，山海之间一切都那么自生自在。在那个短促的金色童年岁月里，只记住曾捧过祖母的一株盛开的粉红色蔷薇凑近鼻子嗅香，未曾亲眼见过莲花。

第一次亲睹莲花浴水，是到新加坡入学后，第一次游赏新加坡裕华园。那是第一次看到花朵能从水中生长出来，轻轻浮坐清水，随风婷婷轻舞。

然而在那些入学后的苦涩岁月里，月圆月缺，星寒天深。成长的过程没有美丽温馨。没有美丽温馨的成长是一趟艰辛的自我摸索旅程。早来的人生历练让我们姐妹童年的岁月里已有了深沉寂寞和哀愁。青春年少又逢教育大革命，华校生盖章送葬。升上高中的我们除了一科华文，其他课本全换成英文。每天查字典

词典追赶一个语文的程度渐渐使人心凉。南大关闭了，读了高中之后又怎么样？灰心的同学中途辍学，继续挨下去的同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留下，却不够心狠也没有勇气让自己失学。眼前是升学或者就业都投无所投，双脚健全双眼不盲但却叫我们这些尤其是华校生文科生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迈步才好。在一个不健全的城市里我们自生自灭畸形地求存，走在太阳底下到处是黯淡和茫然。最终我们还是肄业毕业了，再茫然再不知如何是好我们都得面对现实，走进社会。象个不会游泳的人被一头疯狮子追着，走投无路跳进大海。

工作，是为了糊口为了自立。八十年代初的华校生从传统华校得到的教养是不能读书了就要去工作不拖累家长。同学们战战兢兢忍辱受讥只为了要一份工作糊口。这几年看到同学们奔波张罗辛苦持家，聚会上同学们从来没有忘记当年，每次总有人提起，“如果不是教育大革命，……”

我们不曾忘记自己走过来的岁月。我们都是历史的证人。一个时代的牺牲品。

横渡这段生命鸿沟二十年余，转眼大家都白首星星。如果是命中注定要受这番折腾，那么，也是命中注定这匹磨折岁月使我心慌意乱，接应无章；使我无缘走近美丽，靠近灵性。在那些世尘叠乱的风尘中，如漏夜奔途般赶路，我忘记了有莲花可以解脱困顿的心灵。

繞

過半個地球

走到這蓮花前

我是绕过了半个地球才走到这片莲花前。

是一张泛着忧愁的童容。

那天，我们走进这小房舍。走到这一池含苞欲放的莲花前，村子宁静清爽，我的感受是非常宁静美好。房龄三十余年，原是邮政局。隔间陈旧闭塞，花园不小不大。我们却答应买下来。愿意打通重修，改为宿身小舍。

当年，象借酒消愁，因为郁闷，所以屡次出门羁旅。

一九九三年夏天，在柬埔寨马德望郊区一个村子的村路上行走。

这柬埔寨的村子，如果没有政党斗争对峙的驻军的紧张，如果没有偶尔传来的枪声，如果没有望不尽的地雷危险区被警告线圈围起来，这里的人的起居形态跟我祖母在印尼的村子实在很相似。

那天，我与莲花不期而遇。

这是一幅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活动画面：就在路边，连绵盛开的莲叶为径边的大池塘画出很多巨大的绿色的圆圆圈圈。圆圆满满到处是莲叶，莲花却寥寥无几。我的镜头转向莲花。没有专业刻意的追求境界，而是随意捷取按下快门。

我从镜头里看到池塘中有个小身影在移动。她，一个小女孩，八岁吧，除了肩膀的小脸蛋，整个身子泡在水中，手里拿着一根长竿在勾莲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旧记住，那

走过中国、东南亚、巴基斯坦、欧洲和非洲埃及，在柬埔寨时我的心情最低落。在村郊看到忧愁的赶牛女童、病患男孩、讨药的妇女……在金边看到满街露宿的妇孺和餐室里的浓妆艳抹的年轻妓女，这些记忆象烧热的铁烙印在我的脑海中。这么多年来，那些路途上所见所遇的，并非随风而去，过眼的烟云，更多时候情景一再浮现。

那个采莲花去卖的小女孩，今天如果还活着，她应该是个标致的女子。她经历得起那些苦难岁月的历练吗？她宁可贫穷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吗？

如果是命中注定要受这番折腾，那么，希望也是命中注定的这匹磨折岁月把她塑造成一个更加坚强的女人。

中年三餐一宿，少欲知足，蜗居简出。三个夏天我常常就这么站在云空下凝视莲花。

在这种时间和空间都化成一种专注的珍贵永恒之中，我回首来路，深刻理解生命是一场场的考验。人生每个阶段里的冲突、无依无靠、失意、挫败、贫穷、苦恼、寂寞……都是一次次修行的道场。

坠落人间就要忍受各种试炼。贫富同然。

本文作者是新加坡人，现居荷兰



我大半生与医有缘

■ 仲 原

初识热带生草药的运用效能，始于童年时期，那是我双亲传授而得来的经验。小时候，我住在狮城郊区，到处都有草药生长。犹记得，一遇兄弟姐妹生病，母亲便嘱我到户外寻药，拔回来经她辨明后就煎成液服用，总是收奇效而药到病除。正因此故，我从小对草药产生兴趣。常结伴去采药，携回家后从中挑选出外型艳丽者，植于家中后院以供观赏。这一片热衷于草药的赤诚一经点着便狂燃不息，直到青年时始稍降温下来，乃因我进入中学修读当儿嗜好已转向——偏好文学多于医药使然。

虽说对文学的酷爱，冲淡了我对医学的狂热，但由于我是在童龄受熏陶与药结缘，因之自难以忘却而永留于记忆。

我认为，热带草药的运用，说得上是民间经实践所积淀而成的优质文化，具有益智的养分，务须善加利用，并予以吸收，使之纳入传统医学中，而得以融化为华族文化一组成部分。

在追梦的人生征途中，我对产自民间智慧的结晶，向来很重视，纵使无机会运用于生活中，也会予以珍惜。正是此种情牵于心而又潜存已久的热能，一遇上客观因素的有利催化，便自然而然引发出来。我对医学眷恋之情曾处于潜伏状态近廿年，在我欲求摆脱在报社任职时陷于困境的情况下，重新凸现苏醒之象。于是，我的思维始伸出触须以探索与中医中药有关的奥秘，为日后转行当医师铺路。经多年的钻研略有收获，我的中医学知识有所增进，为求梦想能尽早实现，我毅然步入扁鹊、华佗、张宗景、孙思邈、李时珍历代先贤所铺出医学之途。我决意在业余为人诊病，藉以吸取临床经验。在努力付出心血以换取医疗心得的结果，我终在中年顺利踏上行医的征途。

经一年的奋斗，医务大有进展，可说是上了轨道，我每月收入足以维持一家七口生活开支。原先存于个人经济之隐忧解除后，我开始安排探究热带草药疗效之计划，希藉此以提升自身的治病水平，于是我常利用休业时间外出，涉水越丘又穿行丛林中，独自到狮城大小岛屿寻药踪，费时约两年辨认的结果，发觉长于本地草药竟有数百种之多；一般上，以散生的居多，聚长一处较少；人口密集的地方少长草药，有些品种几近绝迹，而人踪少到荒郊则

较多见，乃因不被人滥采、践踏之故。

不同草药的天然生态各具相异之象，有者扎根于阴暗、润湿之地；有的铺地而长于阳光普照之处；有的展姿于沟侧、水池旁；有者露踪于山坡、沙地；有的贴地而蔓生；有者附生于树干；有的从石缝抽芽而出；有者攀篱而生。总的说一句，它们均是在天生天养的环境中萌芽、成长，姿态自是各具风韵。作为人类的我们，须加以珍惜，并予应有的保护，绝不可恣意破坏大自然的生态。

在草药群中，有一小部分天生英姿焕发，深具迷人的魅力，引致嗜好花草者拥有时爱不释手，因此常将之移植桶盆中或庭院里作为观赏之用，为家居环境添彩，从而增浓生活的乐趣。而我却无此雅兴，只视它们为药物以当作研究的对象，唯有亟需时才采来替人治病。

我既强调不能任意损毁自然的生态，却又表示可采药用于治病，这样的说法，从表面去理解似乎存有自相矛盾的疑点，不过若是细加思索时其实不然。我对环保意识的重视是由衷之意，而我又说如果亟需时可使用草药施治，不正是表明对草药的运用须适度而为，就隐含不能滥采药之意。

为道明我的看法合乎情理，我特举例为证，便可了然于心。

记得，临近退休时，有一回我结伴到大马一僻远小镇观光，碰巧遇见一因里发热而引发高烧多天不退乡民，他的家属得知我是医师时赶快就教于我，问我须服何种药物可退烧，经诊断后，我促患者家人从速就地连根拔起具有泻火功能之草药——地胆草，洗净后以武火煎服，一日连饮两次便可，果然收奇效，患者隔日全然热退而愈。有关消息传开后，又有一少年竟到我投宿旅店求诊，表明是因在犹有余热的灰烬堆小解，以致阳具肿痛起来，我告知患者父母，以锅底冷却灰烬日涂患处三次则可望治愈，前来求助者依嘱照办，竟能晨敷晚来肿消痛减。有些乡民得知此事，问我收效原由，我告知乃因灰烬有清热解毒疗效之故。

我所举的第一个实例，是与使用生草药有关者，而次个病例与草药无关连。而我之所以说出以灰烬治病一事，用意在于表明凡来自民间的智慧结晶不宜轻视，须加以吸收、保存，自有派上用场之一日。



史英诗六首

■ 史英

追梦的抉择

尽管饱尝美食羽毛丰
且鸣声婉啾
双翼只能稍展姿
乏凌空
而飞的空间
笼中鸟
困守于闷气浓如迷雾
所锁住的小天地

为求得一笼安逸
以催化生命开花结果
那自由养份
去换取
形同在完璧般尊严上
划下道裂痕
既使有尘蒙之遮不去

若由我取舍
毋宁是栖于叶茂枝头
一只鸟
纵然风雨常夹袭
也情愿面对
但求生命得拥在天飞翔的

壮阔——

为追梦而作出的抉择

重新结伴去远征

生命之火一朵又一朵灭了——

曾于文化线
并肩苦战数十载
一伙人
先后赴黄泉
而今只剩下孤影一个——
那是我
既然有火不曾灭
何惧晚来疾风吹残灯
乘油未耗尽
另寻新的守护者
结伴同远征
为照明人生旅途昏暗处
而续燃不息

残烛依然在燃着

已成为一支残烛
生命烧瘦了
遇风吹
欲灭又复燃
依然坚守在黑夜一角
盼以光所发热能
为信念加温
把我那
频踩着荆棘而奋战的走向

照亮

老来避喧因彻悟

针锋相对总是杀气暗藏
一面对
便悄然走避
步入花甲之年那个我
心湖只有涟漪漾
不复见波涌
只因为

看透人生百态的错变玄机
老来时

但求见到春来花开香
秋至不因叶落纷飞而惹愁
如是度岁月

似行云飘过晴空、水流于

幽谷

多自在、泰然

脱困

从暗讽明咒形成的声浪中
悻然走出后

我步向国际诗苑
花繁草丰香气四溢的领域

望去无限的壮阔

展现在眼前

我的思维那骏马

顿苏醒

昂首奔在疾风飕飕吹响旋

律中

神采飞扬多自在

展现出

雄鹰在晴天任翱翔般英姿

新瓶装旧酒怎能创 新酿技

春秋转换数十回 味不变
虱血般难沾

纵然瓶子已换样 新颖又

醒目

围一桌而共饮欢聚者

浅尝纷停杯

主人因此面色微露愠

不知晓

技拙乏反思

犹沉醉于那旧梦陈规

酸液

怎能变甘泉 外在

虽换装

酒质过于涩 自难尝



盲眼木质雕塑家

■ 陈伦新



他是一个雕塑家。每天早晨就坐在浮脚楼木屋旁的小凳子上，用一把小小的雕刀，在一块巴掌大的硬木头上，一凿一凿的细琢。

我是公共工程局指派来的公务员，正挨家沿户核实局里档案的工程建筑图纸上呈报的抽水马桶和实际情况是否符合。一个抽水马桶每月得交三元，少报一个数量国家就少了一些收入，我没有向年轻人说明我的任务，也没有向所有户主详加解释的必要。

我出示证件，简单告诉他，要走进他屋里查看有几个抽水马桶？

他似乎不屑抬头看我一眼，直接说家人都出门了，屋里空荡荡没人，就叫我自己进屋里去查看。

我发觉他竟然是一个盲人，从我在篱笆外一路走前来，那提心吊胆的脚步，以及小心翼翼公式化的言谈举止，他凭听觉就应该可以判断我是怎么样的一个陌生人了。

我没有走得太远，只往屋后有个靠近厨房和洗手间的方向走了几步，站在露天水喉旁观望了一会儿，知道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其它的便所了。

这条街上的房屋，不是单层排屋，间中就是几座尚未被发展商收购的独立浮脚楼木屋，时候还早着呢，我不急着需要立刻离开，于是找个与他相对的一个大石头上坐下，好奇的看他拿着小刀雕凿。

他问我，不进他屋里查怎会知道我所需的答案。

不是上午的阳光炙热我的脸颊，我抱着文

件夹脸红羞涩的敷衍。

我问他是不是在雕凿木偶神像。

他摇摇头，说要雕塑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头。

他的年龄和我相仿，我读了七年的中学，失业了近两年，他也差不多学雕塑了九年。他找到他的兴趣，立志朝木雕专业艺术发展，而我这个常人至今依然一无所专长。

我向他致歉，因为打扰他工作。他反而表示，一面工作，一面和我闲聊，甚使他感到轻松愉快。虽然，小刀划伤了小指头，鲜血滴在木头上，他依然乐趣无穷。

他每雕刻手中的木头几下，就把雕刀在身边的石头上磨一磨，雕刀始终保持着锋利。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一个国家的不朽人物雕塑。我听了未免窃笑。他似乎看穿我的内心，说要相信心灵的感觉。他说，像他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尤其是双眼都无法看见的情况下，也许没有人会认真相信他会成功。但他自信，他能从一个人的言语传送来的信息，比他眼见和双手触摸到的，更能使他刻出的人物，更接近个性，更加神似。

我尊重弱者，半信半疑他的话。

那个年代，我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只在报上发表了几首诗，参加几场公开的舞台演出，上司还安排了每年一次晋级的公务员面试，但我还是收到有关方面的停职公函，不能再继续担当临时公务员了。

我失业了，而他仍在努力雕塑木头人物像。

我结婚后不久，在一次偶然的摆摊市场上遇到他。浮角楼木屋被征用了，母亲离世，妹妹也出嫁了，单身住在租用的一房式组屋里；他虽曾被海外杂志采访过，有几尊木雕艺术品还在海外参展时得过金奖。但我们的国家并不认可像他这样的艺术家，生活再清苦，也挫折不了他攀登木雕艺术高峰的决心。

从今年奥运得奖的海外人才和得残奥奖的

本地人才天地悬殊般差别的奖励，我才明白他五年所言的真实性。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第一次和我说过的一段话。

他说，他已找到了他心目中的不朽人物。

在窄小不堪的房里，他揭开黑绒布包裹的艺术品，我不禁惊讶失声地问他有没有搞错，这几近完成的人物塑像，与绰号金毛狮的政治人物十分相似。国家政要不都说他是一个口不择言的疯子，怎会是你心中的不朽人物？

他没有反驳，和蔼的微笑代替他的回答，锋利的小刀会继续在难得的黑檀木上雕琢，并说有一天会举行个人木雕展。

你触摸过他的脸面？他摇摇头。

你怎样想象他的相貌？他笑说，大会群众如雷贯耳的掌声和欢呼声告诉了我一切。

那你又如何进行修补？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公开而尖酸的控告就像一把锐利刺刀，只有勇者才无惧。

我并没有因此和他断臂失交。我和他失去联络，是因为我到中国经商。

我折翼而归，但很想知道他是否成功？我按原址去找他时，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几架高臂举重机在轰响，国家要在征用一房式组屋的土地上，兴建多房式的公寓组屋。

我要找他，是因为他促使我独立思考。同时要让他分享我最近从书本中阅读到的乐趣。我怀疑他拥有一把具有魔力的雕刻神刀……

打开今天的报纸，我不能不激动，又一个被我们和国家亏欠的先驱不告而别了。

盲眼的木刻雕塑家啊，你流落在何方？

剧本以外的“戏”

骆宾路

做母亲的到殓尸房认领儿子的遗体时，并没有号啕大哭。按常理，她应该呼天抢地痛哭才是。儿子很年轻，仅有二十二岁，又是独儿子，今年大学毕业。昨晚出事时，他还打过电话回家，说是半个钟头会回家吃晚饭。

她等了半个钟头，儿子没有回来吃晚饭。一个钟头后，警察找上门来说，她的儿子在高速公路上超速驾驶，撞车受伤。她脑门顿时轰的一声，一片空白，几乎全无知觉。

她赶到医院时，儿子因伤重，魂归天国。她脚一软，昏厥在医院。等她闻到一股刺鼻的风油味，渐渐苏醒过来，这才发现自己被丈夫紧紧搂在他的怀里。她感到人很虚弱，像是大病初愈，又像是刚做完一场剧烈的运动，浑身无力。那个搂着她的人，腕力也不见得好。

一整晚，做丈夫的都在怪责自己：“我不该买那辆车给他。我不该买那辆车给他。”

认真说来，这不关男的事。要买车是她的主意：“孩子想要车，你不就买给他，你又不是买不起。很多孩子上大学，父母都买车给自己的儿子。就让孩子高兴一下吧。”

他本来是有所顾虑，孩子年少好胜，肝火盛，就怕他开快车，闯红灯，容易出事。

“都二十二了，也考了驾驶执照，今年就

大学毕业，就让他高兴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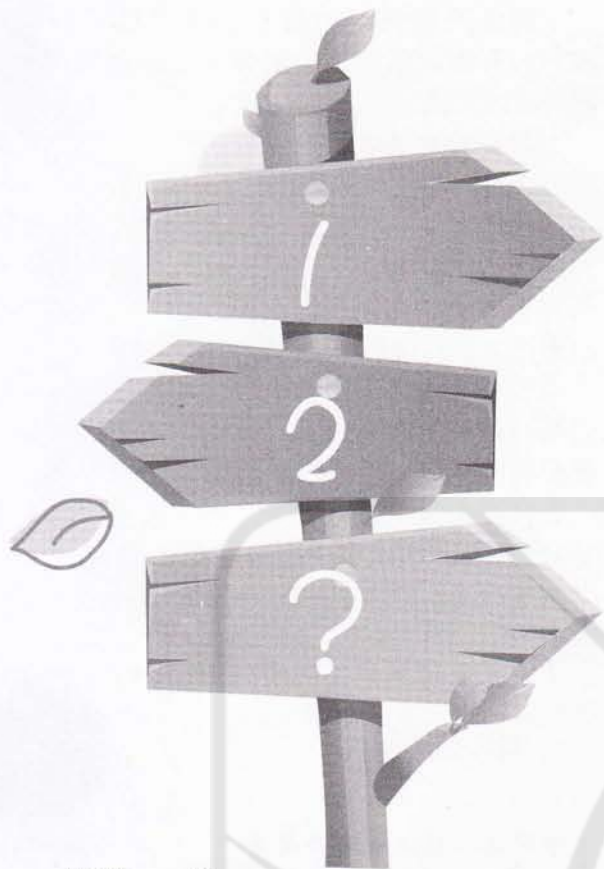
车子就这样买下来，交给儿子驾驶。

谁会想到会发生这剧本以外的“戏”？爱他，变成害了他。这是那首歌里的唱过的词？

举殡之日，做母亲的望着棺木里儿子的遗容，忍不住哭了：“很对不起，仔，妈咪不知道你这一生的剧本里会有这样的情节。如果知道，我怎么也不会叫你爹地买那辆车给你。每个来这世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带着什么脚本来，自己会扮演什么角色，正因为我们手上没有剧本可供参考依据，我们无法预知会发生什么事。故事会怎样发展，直到你走完自己的一生，这就是你演绎的剧本了。原始的，没有经过加工的剧本。这就是为什么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能先看过剧本，我们可以选择不参与演出。不幸的是，你参与了。我也参与了。我们不应该这样宠你，你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我们只有你一个儿子，没有第二个可以宠的。你没有姐，也没有妹，不宠你，宠谁？”

空气中由近而远，轻轻飘走了一句：“还是是个独生子呐，造孽！”





抉择

■ 林子

“阿广……!”

林牧师一踏出机场闸门，就听到一声似曾相识的呼唤。

随着声音的来处望去，一名半老徐娘信步走过来，她面色苍白，身材微胖，及肩的棕色发丝有些蓬乱。

林牧师怔住了！真是她，尽管数十年的无情流光已令她的身材完全走样，银铃般的嗓子依旧清脆如故。

“还认得我吗……？我是灵，你的……”

“哦……，你好……，我差点认不得你了！”

“听说你回国特地来等你……，当年……”

当年，啊！多么遥远的当年！

当年他们在一所教堂相遇，一对青年男女在膜拜与圣歌声中酝酿了甜蜜的爱情，然后彼此承诺，互托终生，愿长相厮守……

然而他有不为人知的隐忧：对待共同敬仰的神灵，他虔诚、坚定，而她却怀疑、敷衍。这矛盾仿佛是座冬眠的死火山，时刻潜伏着危机，令文广忧心忡忡，患得患失。

临结婚前他对她说：“我已辞去了工作，报读神学，希望从此远离尘嚣淡泊名利，好好

做个“神”的仆人。”

玉灵无法接受他所谓的“无私奉献”，认为辞掉工程师的理想工作去钻研神学，简直是荒谬之至！于是两人争吵不休。正如“火山”一旦爆发一发不可收拾，濒临破碎的爱情，连“主”也挽救不了！

“既然“主”比我更重要，那我们就此拉倒，你可别后悔……”最后一次摊牌，玉灵狠狠地抛下了这句话，负气离去。

在神的殿堂里，两颗无法紧密靠拢的心，勉强贴在一起也只有痛苦，不会有幸福。在爱情与信仰之间，他毅然作出了抉择，而且终身不悔。

这趟受邀前来布道，回到了阔别将近30年的祖籍国。往事如烟，岁月无痕，自负笈国外定居下来之后，教堂里事务繁忙，拯救灵魂的工作刻不容缓，他再也无暇去思索儿女私情之类的事。

此刻的林牧师心如止水，初恋情人的唐突出现，唤不起心潮的一丝涟漪，却无端地挑起了多少尘封的陈年旧事！

“……后来我结了婚，不如意，又离了……，才发觉除了你，已容不下其他男人……”咖啡座上，她泪如泉涌，细诉着悠悠往事。

“广，我好后悔……孤独……，原谅我……，让我们回到过去……，好吗……？”妇女迷茫的眼神充满了乞求、渴望。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有的抉择一生只有一次，有的抉择一次就是一生！

面对着饱受沧桑、痛苦煎熬的“陌生”女人，林牧师唯有默默地为她祈祷。可怜的靈魂，愿主保佑你！



竟有此人

■ 秀 仪

哦，说起来，这是我在还未考到驾驶执照，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在地铁上，所目睹的一幕。事到如今，事隔了近乎二十年，却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另一个沉闷、普通的下午。由于是非繁忙时间，所以列车上有许多空座位。我走到了一个就近的空车厢，拿出了一本小说来打发时间。

我完全的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耳边开始嘈杂起来，才发现车厢里不知何时又坐着一个妇女和两个孩童。妇女正操着纯正的福建话在与人通电话。一个大约是六岁的小女孩正与没大她几岁的哥哥玩闹着。

由于偌大的车厢里只有我们四人，又可能因为车厢里除了我没其他人，那妇女说话的声量并不小，孩子们的吵闹声也大。我索性收起小说，看着两个孩子玩闹。

孩子们玩着玩着，竟觉得无聊了，突然静了下来，开始聆听他们母亲在说的福建话。听着听着，他们咯咯的笑了起来。

他们的母亲终于挂了电话。男孩儿一面笑，一面问母亲，“妈妈，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说我和妹妹听不懂的话？”虽说男孩儿只简短地发问，但我却能很快的断定传进我耳朵的华语并不纯正，而且带有些福建腔。

“福建人！”妇女以带有浓浓的福建腔的华语答道。

男孩听了回答，一边哈哈的狂笑，一

边转过身与身旁的妹妹说，“妈妈说她是福建人。”

男孩儿接着又用参杂着福建的华语问：

“妈妈，妈妈，你是福建人，那爸爸是什么人呢？”

“爸爸是海南人！”

只见两个小孩在听到答案后，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似的，笑得动歪西倒。做母亲的大概是发觉到我一直盯着他们瞧，觉得不好意思，才开口制止了那两个小不点儿。

举凡有跟小孩子接触过的大人都会知道，小孩子的幽默系统似乎跟大人的很不一样。那系统一旦启动了，就很难停下来！两个孩子就这样笑了好一阵子，而做母亲的，也因为无法让孩子静下来，面露尴尬。

正当我们这两个大人被这两个小孩的笑声弄得莫名其妙的时候，小孩们的狂笑声终于渐渐停了下来。

我只听见男孩带着笑意，清晰地说，“妈妈，你和爸爸很好笑，你是福建人，爸爸是海南人！你们跟我和妹妹不一样。我们是华语人！哈哈！我和妹妹是华语人！”

在听到“华语人”这新的名词后，我像是被一记闷棍狠狠地打了一棒。是啊，曾几何时，用“华语人”和“英文人”这两个新名词来形容我们的新一代是何其的贴切呀！是的，竟有此人！现在事隔近二十多年，我想，不但还有此人，而且，唉！恐怕已比比皆是！



不喜欢 学母语的人

■ 莞尔

岛国的天空，艳阳高照，热起来令人感到无所适从。屋外热气腾腾，屋里也热烘烘，好像个大蒸笼，热得令人坐立不安……

新学年又开始了。午后两点半，我在语文中心课室里。看到学生们放学回家，吃过午饭就匆匆忙忙地赶来上华文课，心里不禁对他们又怜又爱。

忽然，我看到一个影子鬼鬼祟祟地在课室外徘徊，走出一望，是正光。

“咦？正光，你为什么不进来？”我好奇地问他。

“我……我不想上华文课，老师，我是被逼来的……”他垂头丧气地说，一脸委屈地走进课室，好像一只丧家犬。

“正光，你是不是华人啊？‘华人讲华语，合情又合理’。”我顺口念出了岛国“讲华语运动”的口号。

“我爷爷、妈妈、叔叔、姑姑和阿姨都不讲华语的。”

“正光，你年纪还小，学语文比大人来得容易，应该努力学好华文，我们应该学会母语。”

“学华文没有用，我不喜欢学华文！！！”

“正光，你爸爸是医生，医生要跟病人沟通，也要常常讲华语啊，是吗？”我补充说。

正光还是固执地说：“我以后又不是要当医生！”

听罢，我的心顿时如六月下冰雹，寒澈骨！

又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在课室里与正光

的同学狄伦的爸爸，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交谈，他那字正腔圆，还带着京味儿的华语，十分悦耳动听，听了让人感动，我忍不住由衷地赞道：“你的华语说得好棒啊！”他听了爽朗地笑了。

我瞄到正光听到金发蓝眼的美国人那铿锵有力、浑厚雄劲的华语，露出目瞪口呆的样子，就乘机对他说：“你看，人家不是华人，也说得一口漂亮的华语！”

上课了，我给同学们讲了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的故事：

法德战争时期，法国打败仗了。有一天，法国有一个学生本来还想逃课，后来还是去了。那天学校里异常寂静，他迟到了，老师韩麦尔先生见了，很温和地对他说：“快坐好，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他才注意到课室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有从前的镇长，从前的邮递员，还有些旁的人。个个看来都很忧愁。

老师韩麦尔先生又温和又严肃地对他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今天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那学生想到：“我还没学会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难道就这样算了么？我从前没好好学习，逃学去找鸟窝、去溜冰……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我这些课本啦，语法啦，历史啦，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重，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现在他明白了，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这好像告诉他，他们也



懊悔当初没学好自己的母语。他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老师叫他的名字。轮到他背书了，天啊，他不会，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他听见韩麦尔先生对他说：

“我也不责备你。大家天天都以为时间有的是，明天再学也不迟，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

那学生觉得真奇怪，那天的法文课，他全都听得懂。老师韩麦尔先生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他觉得他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

一口气讲完了这世界名篇，小东西们听了似懂非懂，打铁趁热，看来，我只好把另一个听来的故事也讲给他们听：

我说有一个新加坡青年到英国留学，上第一堂课时，大学讲师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Howareyou?”（你好吗？），对同学们说：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班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来，你们轮流在黑板上用你们自己的语文把这句话写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好吗？”

于是，黑板上有德文、韩文和西班牙文等国文字，林林总总，好不精彩。轮到一个新加坡青年，只见他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指着黑板上讲师写的那三个字，很得意地对讲师说：

“这英文也是我的语文！”讲师瞪大眼睛惊讶地问他：“你是华人，你的母语怎么会是英文？”

那青年回答：“我从小读的和写的就是英文，那是我的第一语文，跟你一样。”

讲师百思不解，立刻反驳：“那是我的母语，我的可不是你的！你不是我！”

有人说有些新加坡人是“香蕉人”，对此，我感慨万分，如何引导像正光这样的孩子们学习华文是做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希望他会明白学母语的意义。

六月天，酷热的天气好像要把人逼得灵魂出窍似的，幸好偶尔还会吹来一阵凉风，让人心里感到稍微舒畅。

“正光，你这篇作文写得很好！有进步！老师好喜欢哦！”正光真是个又聪明，记忆力又好的小男生，自从来我们中心上华文课之后，才半年光景，华文成绩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负责开车接送的爷爷还频频夸我们中心好。正光有一个同学的妈妈甚至还打电话来中心，指定要让孩子上我的班，仿佛我有一支魔法棒或“无痛配方”什么的，能帮她的孩子在“无痛苦状态下”提高华文成绩似的。其实正光的天资很好，才思敏捷，手脚利索，上课也不捣乱，所以才会看到成绩。我一个星期给他“一碗水”，积少成多，一碗水累积成一桶水，写起文章来，也就左右逢源。他在学的路途中少了荆棘，学习起来不觉得厌烦，自然就有了学习的劲头了。

呕心沥血好不容易培养了一株华文小苗，我心里也颇感欣慰。

华文在这个“很特别”的华人社会里不但得不到滋养，还备受打压，它是长在巨石底下的野草，它要排除万难，钻出头来吸收阳光和雨露，才能成长；可是有些人却把它当作大毒草，有些说孩子们花了太多时间学听写，拉垮了其他科目；有些说孩子们花太多时间背书。于是，现在推行“少教多学”，不要“死记硬背”。孩子呢？在这个西风东渐的大环境里，如果没有有心人的牵引，谆谆善诱，哪个小孩会喜欢学华文呢？





雨心散文三章

■雨心

一、碧海蓝天

一阵突如其来的小雨使到天气格外凉爽。风雨过后，天上出现微弱的阳光。吹来的风，打在窗边风铃的身上。风铃奏起美妙的音乐，仿佛为我而歌唱着。风，天上刮起了狂风，越吹越大。把大门一开，清凉的风直奔我的胸襟，站在家外的走廊，回忆起拥抱大自然的感觉，舒畅无比。

一个天气晴朗的周日，独自在沙滩上漫步，吹吹海风，欣赏海景。海风轻轻地吹，海浪潮来潮往地飘，鸟儿吱吱地歌唱。望着不远处，几个小孩子在沙滩上嬉戏。记得儿时，我喜欢在沙滩上建造沙城堡。沙城堡建得越高，越大，越好。喜欢玩水的我，便选择在非常靠近海浪的地方建造沙城堡。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建个五层楼的沙城堡。呵，别误会，不是政府组屋的五层楼，五层楼只是一个小小的沙城堡模型。万万没想到，海中央忽然一艘大船只驶过，海浪忽然冲了上岸。不会游泳的我，赶紧跑上相似斜坡的海岸，到岸上的顶端。只能眼睁睁地看到我的沙城堡被无情的海浪糟蹋，却无能为力，感叹惋惜。摸一摸海滩上的沙粒，非常柔软，却觉得有些遗憾。

望着海景，起了身，脱了鞋，把裤管拉高，慢条斯理地走向海岸线。海水，虽咸，但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射下，水面上的水波发出亮光，折射出一幅犹如金光闪闪的海图。从浅浅的海水里拿起一个贝壳，好干净，但有些已沾满了污垢。贝壳上的细纹，犹如海面上波浪层层的水波。贝壳，好多好多，看不完，拾不完。拿起一块小石，一手猛力地抛入深海之中。宁静的海面上随着小石头的碰触，渐起了小水花的涟漪。海风一样是柔美，海浪奏起了美妙的潮水之歌，加上鸟儿的和音，使到平时人烟稀少的海滩朝气蓬勃。

看见一些人在海边把各自的独木舟拉上岸。划独木舟确实是一大乐事。中学时，曾参与学生警察团的常年训练营，到乌敏岛的海岸划独木舟。当时的我，穿上了救生衣，将独木

舟推向海中，坐在舟里，拿着沉重的划桨一左一右按部就班地划向前去。有些同学的舟翻了，但我的，却驾驭得非常稳。乘风破浪的感觉真是非常刺激，越是用力划桨，独木舟越是能驶得更快。划啊！冲啊！划了一大圈，非常过瘾。到了岸上，很多同学的衣服都湿透了，而我还是和之前一样。冲浪，生平的第一次。但这是高度危险，因为我不会游泳。虽心惊胆战，但还是豁出去了。

美好的回忆，激奋的心情，述说着碧海蓝天的欢乐之声。天上的海鸥，别了。天边的太阳，下山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夕阳西下，柔情的海风轻送那无比灿烂的晚霞。

微弱的风缓缓地吹着。风铃还在飞舞着、转动着、盘旋着。望着那站在我窗前的小鸟，似乎在歇息着。我想走过去跟它打个招呼，但即将到它身边时，飞走了。飞到树上去了。瞬间，向着天空，翱翔而去。

蓝天，多么地辽阔。可惜，住在钢铁水泥的城市之中，想要接近大海，确实不容易。回到屋里，冲杯热腾腾的咖啡，品尝着浓浓的咖啡香，在文字中启奏着天籁海韵之乐。

二、心灵之窗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窗前望着那皎洁的月亮，明亮的月光，启奏着心灵之琴。组屋楼下的那几只猫划破了夜晚的宁静，或许是肚子饿了，或许是在打架，或许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或许……不管那么多了。

一只苍蝇一瞬间飞过，想着苍蝇所看到的东西是否和人一样。苍蝇眼前的事物应该是破碎迷离的。眼睛构造的不同使到看到的事物都会有所不同。我们怎么知道眼前看到的事物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就在于——脑。人脑有别于动物，人脑的脑细胞组织比较复杂，涵盖面较广泛。其中，有个典型的心理学测验，就是能够从一张图看出什么东西。图中，有些人看出是两张以侧面面对面的图案；有些人觉得是一张花瓶的图案；有些人觉得，两者都是。眼睛



所目睹之处，同样一幅图，看出的东西却人各有异。假如在黑夜中有个影子飘过，你会认为是你看走眼了，还是你真的看到东西了？

人类的敌人，往往是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事物，往往是外在的事物。所给予评价的，所批判、抨击、歌颂等等的，往往是外在的事物。至于内在的事物，我们或许得自身去体会。

回想起在一个宁静的夜晚，新年前夕一片宁静，一片冷清。从照相机的镜头望着那布满星星的夜空，烟花不再璀璨，夜空不再发光，眼前一片黑白。路边的猫仿佛熟睡着。很静，很静。当晚的鱼尾狮显得多么地沧桑，滨海湾的海浪不断咆哮着，溅起嶙峋的浪花。摄影乃是我的爱好，所拍摄的照片大多数都是风景照。一般人喜欢拍摄欢乐之影。我也是。但沧桑之感，能够为摄影带来不同的效果，突出照片的艺术特色。可惜的是，我的数码相机是一般的，只有单镜反光这类高性能专业数码相机才能够捕捉更加清晰的画面。这类相机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更换镜头和配件。没关系，继续拍，尽力而为。觉得好看就储存，否则就立即删掉。

照相机能够以多种方式折射出不同的画面与美感。黑白、彩色、淡色……眼睛，所看到的只有彩色。盲人，看到的事物才是漆黑一片。但不一定是盲人才盲。盲，爱情不知是否是盲目的。我虽不曾谈过恋爱，但倾听一些友人的心声，觉得，爱情竟然是不堪一击的。好聚好散。爱情，也许也是自私的。有些人为了要稳住爱情，竟然可以放弃身边异性朋友的友情。这里也好聚好散。为了要阻挡他人与她人插出爱的火花，亦是如此。到底爱情给人带来怎么样的眼光？心灵之窗，犹如一架数码照相机。接触爱情，变成旧款摄像机。爱情，还是以平常心看待。向往着，期盼着，只希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明白的是，爱情并非人生中的一切。

朦胧诗代表作——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诗简短精炼，意蕴深远。我相信，在有限的生命之中，在人生的彼岸，还有一限光辉让我们一同探索与发掘。

倒一杯白开水，细细品尝白开水的味道。白开水，生命的泉源，无色无味。可人生，能

够在有生之年当中，细细品味各种人生百态。我将善用我明亮的双眼，再次欣赏这七彩缤纷的世界。累时，记得心灵之窗也得休息。猫叫声似乎停了。扭开收音机，倾听柔美的钢琴乐曲，伴随入梦中。

三、点亮心灯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黑夜当空，乌云密布。雷声轰隆隆地向着，响彻云霄。一个突如其来的闪电，将家中的总电源切断了。左邻右舍都受到影响。邻居的小孩子哭着，害怕。我将家里的总电源开了，觉得，家中暗淡的情景相当浪漫。于是，就关上了。平时会将冷气机开着。当晚，免了，阴凉的天气也省了不少冷气的电费。

正在吃完餐，吃鸡排。点燃两支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享用着丰盛的晚餐。我不喝酒，便以茶代酒。我喜欢烹饪，鸡排还是我亲手做的。当然，烹饪时厨房一定得灯火通明，否则容易酿成意外。

望着蜡烛的灯火，吃着美味可口的鸡肉，香脆的薯条，松软的脆皮馒头配上番茄酱汁的黄豆，真是垂涎三尺。开着门，好让冷风吹进屋内。热腾腾的鸡排还有一缕缕烟气，烟气中散发着淡淡的鸡肉香。一手拿着食用刀，一手拿着叉，将鸡肉切成小块，在配上少许的辣椒酱，送进口里，慢慢咀嚼着嫩嫩的鸡肉。

外头照样是豪雨连绵，雷电声也交响不断。冬冬隆隆的雷声有如鼓声，闪电声有如电子吉他声，淅淅沥沥的豪雨声有如摇滚吉他声。雷、雨、电，以快速无比的节拍，为自然界奏出的音乐相似摇滚之声。大风，一样在咆哮着。一眼望去，天上在摇滚着，但心境是多么地宁静，不畏惧，不害怕。

蜡烛有烛台撑着，不会到，也不会被大风吹灭。感觉上，雨是越下越大了，夜晚的天气确实比一般没有雨的天气更加凉爽。望着微弱的烛光，一支小小的蜡烛竟然有浩大的力量。有人曾问，如果我要以最便宜的方式装满一间房，我会买什么东西来装满房屋。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蜡烛。蜡烛非常便宜，一包蜡烛才几毛钱。只要用那么一根蜡烛，就能够点亮一间房。再说，蜡烛也不大、不肥、不重。

(下转第40页)



崩溃

■日落冬

十岁的孩子，皮肤是柔软光滑的，放在鼻尖，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我给他穿上新衣，睡熟的眼角有泪水如珠。

“孩子，爸对不起你。”我吻他的额，吻去他的泪。

“我不信，天塌下来就只压着你，你不能放多一点心思放在你儿子身上？多关心他一下？”

唉，女人的心胸就是那么狭窄。

孩子是聪明的孩子，但是性格倔强，非常死心眼。数学老师错指他作弊，他过后就没开口喊过那位老师，老师向他提问，他就是不作声。

“儿子的牛脾气和你一模一样。”

死心眼、牛脾气都是贬义，我觉得自己是正直，是尽忠职守，择善固执。

我的正直、尽忠职守，赢得了上司的信任；而择善固执，却给了我很大的困扰，周围的同事都升迁了，我还常年在外面，做一个驻地工程师。

孩子熟睡的样子犹如天使。

把耳朵贴在工字铁上，我听到挡土墙背后有一种轻微而有节奏的不安的震荡。

专业上的警觉，我怀疑这临时支撑的设计可能有缺陷。

我仔细阅读和认真验算工程的设计；我仔细的检查了材料供应的证书；我测量了材料

的应用和装置的准确性；我检查了每一颗螺丝钉，每一处焊接……

一切都在安全和可以接受的范围。

检查越深入，巡视越频繁，心里那股深层的不安却越明显。

虽然找不出原因，我却仿佛看到，不安分得海泥在挡土墙外呐喊推挤，让原本安全的设计发出不安的声响。

我不止一次地向上司表达心理的不安，回答总是千篇一律：设计是安全的，数据是可靠的。

“好心你呀，你这么坐立难安，你不发神经，我先要发神经……”

唉，身边这女人越来越难沟通。

给孩子扣上纽扣，又禁不住亲了他一下。

管工阿彪告诉我：“工字铁有弯曲的现象。”

果然，中下部有数排工字铁微微向上突起。以水平尺测量，一公尺长约有一公分的隙缝。

这说明外部的压力已超过工字铁负荷强度。

上头的指示是：还在安全水平，继续观察。

谁不知道还在安全水平？难道要等到危险了才来抢救吗？

这种人的专业道德去了那里？

如果这附近有某人的行宫，相信他三更半夜都会爬过来看。

“谁像你？把生命卖给公司，时时刻刻想

(上接第39页)

其实，蜡烛也能够为人们省下不少电费。蜡烛的力量真是大极了。

蜡烛烧到一半了，烛光还是很明亮。在清一色的烛光中，想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句他所引用的名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独自享用烛光晚餐，有些许的情调，但若有位佳人的陪伴，相信会更有情趣。倘若没有雷雨，或许能够播放一些柔美的爵士音乐，或是以萨克斯管吹奏的音乐，和佳人在乐章的节奏和微弱的烛光之下翩翩起舞。

雨势逐渐转弱了，渐渐恢复了夜晚的平

静。窗外还下着稀里哗啦的小雨。水滴一滴一滴地滴在窗上。窗上的雨水犹如连珠般地顺流而下。烛光越来越弱了。烛台里铺满了刚融化的蜡。鸡排吃了七七八八了，剩下最后一口，也吃完了。继续喝还有些热的绿茶，细细品味茶叶所散发出的淡淡芳香。

烛光在底端的蜡中灭了。走到窗前，微风轻轻地吹着，雨已经停了下来。心中，却是炽热的。喝完了最后一口热茶，心情好比的舒畅。烛光虽然灭了，可是心中的烛光，依然存在。我将以我心中的烛光，将心照亮，点燃人生的光辉。



的是工地上的事。”

唉，女人……

孩子近来瘦了，裤头松松垮垮的。

对着灰蒙蒙的海面，我的心情也一样暗淡。

踟躅在沙滩上，竟然找不到一枚贝壳。

爱琴海海域的鱼儿不开口，难道爱琴海海域的贝类也不肯在这沙滩上停留吗？

这里离开工地有30公尺，深隧道就在水边，海水高涨时会淹至隧道边。

海水高涨时会淹至隧道边……

“你不要那么死心眼，人家薪水比你高，悠哉闲哉，你穷担心些什么？何必搞到自己神经衰弱？”

唉，真懒得跟这女人辩论。

为儿子剪趾甲是我一路来的工作，几天没剪，趾甲就长了。

测量师依我的指示，对海边作了测量，我则照他的报告，绘了纵切图，标明海面与岸的落差，潮汐水面与隧道的对比，做了一连串的演算……

我想我已找到设计上的疏漏，我能更具体地说明我的不安是有根据的。

紧急！

我特地放大标明，并指出：随着隧道继续的深挖，支撑结构没有进一步加强，下一个海水高潮，隧道随时会崩塌。

“只要你走远一点，崩了塌了，都没你的事。现在，你的热脸还不是贴在人家的冷屁股上？人家理睬你了没？到头来崩溃的是你。”

啊！对不起。

一激动，指甲剪太用力，剪破了孩子的脚趾头。看着他熟睡的脸，我愧疚的把脚趾头含在口里。

我试了几次，都没办法把资料发出去。

向总公司秘书询问，那女秘书娇声娇气地说：“林先生，对不起，由于行政理由您的网址暂时不能操作。”

这实在太过分了！

在顶头上司的办公室里，我毫不客气地敲打桌子。

“你知道吗？可能有多少人会因为你的官僚主义，而丧失生命？”我把辞职信扔在他桌子上：“我三番两次申请调职，你不接受；我一而再地告诉你工地的危机已在眼前，你还

置之不理，这是什么态度？你以为我神经病，没事找事来烦你？要看心理医生的是你，不是我。我不干了！”

但是，我生成就不是敲桌子的人，也从来不大声说话，我只是轻轻地把信放在上司桌上，压抑着满腔怒火，细声而毅然地说：“这是我的辞职信。”然后，转身就走，留下他惊愕的脸。

扔信的是我妻子，她气汹汹的把信扔在桌子上，说：“这是学校的信，校长要会见家长，明天你搞定了再去上班。”

孩子的事是我的事，做妈妈的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什么是正直？什么是责任？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怎样的妈妈？怎样的孩子？怎样的丈夫？怎样的爸爸？

这是怎样的人生？

谁能理解我内心的煎熬？

我给孩子穿上鞋子，绑好鞋带。

我抚摸他的脸。

大概冷气太冷，他额头有点凉，嘴唇也有点灰。

我在镜子前端详自己，把几根凌乱的头发梳平。

自从在工地上班，我好久没打领带，今天特地打上的领带，是妻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妻是个能干的女人，她不愿照顾儿子，她一定不能照顾好儿子，但是她一定能照顾自己和女儿。

妻抱着女儿，在梳妆台上对我微笑。

我拿起相片，亲吻妻，亲吻女儿，女儿的脸竟然全湿了。

对不起，爸爸没用，爸爸已经回不了头了。

眼前的影像开始模糊，我的手在颤抖，我的脸在变形，我的脑袋开始麻木，我知道，药性发作了。

三十颗安眠药。

我摸索爬上床，摸索着给孩子拉上被子，我要在自己失去知觉之前，抱住孩子。

可怜的孩子，刚才我用被子捂住他的脸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开玩笑。

我在孩子身边躺下，紧紧地搂住他，用我的体温温暖他已逐渐冰冷的身子，我可怜的孩子，爸爸会永远永远的陪伴着你。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李桂梅



其实，现实生活中令人难忘的事情又何止一件呢？有时，我会有选择性地把不开心的事情尽量从记忆里删除掉。但是，这件事却让我难忘。因为它让我懂得了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之间应该互相信任，尊重和包容。

记得这件事发生在一年前，也就是我和我的先生结婚一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我的先生经常会对我提起他在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人或一些事儿。一次，他偶然间在我的面前赞美了他的一位新女同事很有才华，特别是英文，她的文笔棒极了。我听了之后，表面上没有表露些什么，但心里却有些嫉妒，因为我小气。

我的先生喜欢摄影。一天，我的先生让我一同欣赏他刚刚拍的照片，照片上的风景的确很美。无意间，我知道了照片上的风景就是那位女同事家的附近拍的，心里有些不舒服。

记得那天中午雨下得特别大，我的先生象往常一样打电话问我吃过午餐没有，接着又随口告诉我，他也刚刚吃完午餐，是那位女同事请客。我的心里顿时不悦，但碍于我在办公室里说话不大方便，也没有多问。但是，整个下午我都没有心情工作，心里一直在胡思乱想。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终于再也忍不住了，生气地质问我的先生：“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她不要请，而偏偏却要请你吃午餐？为什么你要去她家附近拍照？为什么你要赞美她的英文好？”我的先生被我突然地质问愣了一下，双眼里充满了无辜的眼神，声音却有些激动地回答道：“她请我吃饭是因为我在工作上帮了她一个很大的忙，因而她得到了公司的奖励。她为了对我表示感谢，所以她请我吃午餐。我去她家附近拍照是因为那天刚好路过，又带了照相机，看到风景很美，所以就拍了下来。她的英文的确很好，就连我的上司都赞美她的文笔好。”我当时只顾生气，加上那段日子里总是胡思乱想，所以根本听不进去他的解释。门被我“砰”的一声关上了，然后我就气冲冲地跑下了楼。

我一个人坐在楼下的长椅上，望着满天的星斗，又看着周围高楼里的玻璃窗映出温馨

的灯光，顿时，孤独，委屈和气愤一起涌上心头，泪水不知不觉地滑落下来。我开始想念家乡的亲人，更想找人听我倾诉。胸口上仿佛压了一块石头，让我透不过气来。姐姐是我最信任和尊重的人。于是，我拨通了姐姐的国际长途电话，一边哭一边诉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当姐姐听完之后，用很平静的语气对我说：

“我和你的姐夫刚结婚的时候也总是吵架。大概是因为两个人刚在一起生活而需要一段所谓的磨合期吧！夫妻之间无论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都要心平气和的讲出来，不要偷偷地藏心里，更不要吵架。家不是讲理的地方，不是算帐的地方。很多人结婚时，对婚姻有许多期盼，期盼从中可以得到富贵、慰藉、爱情、宁静、快乐、健康。其实婚姻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空盒子。走到一起的两个人，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去给、去爱、彼此侍奉、彼此赞赏，日后，那只空盒子才会日渐丰富起来。爱一时容易，爱一生一世却不容易……”听了姐姐的一翻劝告之后，觉得压在胸口上的石头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一个人的情绪都会时而好，时而坏，更何况是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而组织起来的家庭呢？都怪我自己太小气，敏感。

有些玻璃窗的灯早已经熄灭了。时间不早了，我的先生却没有来找我，难道要我自己回家？这岂不是很没有面子？想着，想着，我已经蹭到了家门口。

当我犹豫地把钥匙掏出来的时候，门开了，是我的先生。他的眼神里多了一份焦虑，一份关心。他拉着我的手说：“很晚了，想去找你，可又怕你没有带钥匙，即使回到家又不能开门，而你的手机也总是在占线，所以我打不通。哎！我只能在家里等你回来。以后，我会尽量避免和女同事打交道，这次是我不好，以后不会再若你生气了”。其实，当时在我的心里早已装满了对他的歉意。

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时，姐姐的一翻劝告就会萦绕在我的耳旁。这件事让我懂得了家不是争吵，讲理的地方，家是个真正讲爱的地方。

这是我初为人妻的最深体会，让我毕生难忘。



旭原诗三首

■旭原

五月是牵挂的季节

(一) 五零二

五月 是诗的季节
今年 五月的诗 竟出奇的悲苦

身在福地 心却悬着 日日夜夜
摊开报章 打开网络 扭开电视
不敢观赏 只想追看

纳尔吉斯疯狂横扫 天还未亮
良田已变成尸海 缅甸西南的
良民啊 一觉醒来
亲人竟失去了踪影
此情此景
如何忍心观赏?

虽然 非亲非故
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凄苦
却 直捣心房

狂风走了 暴雨随后就到
暴雨之后 不是救援
而是 瘟神的聲音

惊恐的男女老幼 颤抖着
伸出幸存的双手
怎么也接不到 应得的救助
原来 有一堵高墙 冷冷地
把 四方八面的救援
推到 千里之外

高墙之下 无助的眼神只敢温顺
高墙之下 干瘪的皱纹只能期待
高墙之下 晒书的小手只见嶙峋

问天 高墙什么时候才会敞开大门?
问地 墙内的灾民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温饱?

注: 2008年5月2日台风纳尔吉斯横扫缅甸西南地区, 仰光和伊洛瓦底江流域灾情惨重。当时, 缅甸军人政府不但不马上展开救灾行动, 反而积极进行公投活动。世界八方善心人士积极反应, 即时自动自发筹款赈灾, 救援物资一早就送到缅甸附近。不过, 令人失望的缅甸政府却距人千里, 完全不关心人民的死活。

8/5/2008端午

(二) 五一二

五月 是诗的季节
今年 五月的诗 竟出奇的惨烈

悬在福地的心
日日夜夜
摊开报章 打开网络 扭开电视
不敢观赏 只想追看

1428 汶川的时针嘎然而止
霎时间
山崩 地裂 桥断 人亡
那被劈成两半的高山 怎么忍心观赏?
那被摔成瓦砾的楼房 怎么忍心观赏?
那被重重残垣断壁压着的生命 怎么忍心观赏?

悬在半空的心 日夜牵挂着
废墟下的生命可还有呼吸?
救援的速度能否比黄金时间还快?
若救不了 遗憾会埋多深?

揉碎的心
随着汶川的脉搏
起伏 天天
为奇迹 雀跃 欢呼
为大爱 感动 涕零

热心的救援 来自八方



灾区的悲歌 传遍世界
罹难者的鲜血
汇聚成永远的奶水
哺育着 历尽沧桑 艰苦奋斗
永远屹立不倒的新中国

注：5月12日14时28分，里氏7.8级（后来确定为8级）的特强地震猝然在中国四川汶川县爆发。灾情惨烈，罹难人数近7万人，失踪者无法估算，倒塌的建筑物不计其数，而最令人痛惜的是，失去生命的年轻人一时竟无法估计。

由于震央距地面只有10公里，因此，受灾面极广，约相等于3个台湾的面积。除了四川、汶川、北川、青川、都江堰、绵阳等乡、镇、县、城伤亡惨重，甘肃、陕西、河南及云南也有受灾。所幸中国中央政府反应迅速，马上出动军警积极救灾，一切以人为重，三天后又对外开放，接受海外各地的援助；而中国国内的志愿人士更一早就很有组织地进入重灾区，奋不顾身地伸出援手。亲眼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大灾面前勇敢地挺住，亲眼目睹了许多人牺牲自我，抢先救起眼前的受灾民众，如此大爱，令我深受感动。

浴血之樱

——悼英勇殉职的日本摄记长井健司

嗖 的一声
子弹从面前刺入胸膛
人 倒下了
手 却高高擎着
镜头 无畏地
瞄准 独裁者的罪行
把血淋淋的一幕
摊在世人的面前

伤口 还在淌血
死神 就逼在眼前
可是 那正义的双眸
却 别向一边

专注地
捕捉街头的暴行
为了给世人一个明白的交代
死 何足惜！何足畏！

樱花似雪
在九月
却染红了仰光的天
瞧！ 那红彤彤的波涛
是不平的僧袍！
看！ 那亮闪闪的金塔
竟烙上一朵浴血之樱！

2007年10月2日

浴血之樱续篇

你 长井健司 一个平凡的摄记
为了维护和平与民主
付出了不平凡的生命
当死神掐住你的那一刻
你 面对着枪手
不是惊慌逃避
而是义无反顾地抢先完成使命

这血腥的一幕
震撼了千万颗正直的心
愤怒 抗议 抗议 愤怒
滚滚热浪 自四面八方涌向
仰光的金塔

世人都看到
那摊在街头的皮囊被拖走了
而鲜血已凝成一朵
不灭的红樱

我相信 这时候
你已不在乎
那子弹是有意还是无意
我知道 你在乎的是
那伴你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的



摄像机

那肩负使命的摄像机
将魂归何处？

跨越国界

飞回祖国的怀抱

千里万里之外
已攀上富士山的雪峰
长……井……健……司……
归来吧！ 归……来……！

你的亲人
齐声召唤

你翘首东望

雪地 有仙鹤狂舞
峭壁 有清泉弹唱
枫叶 已换上红装
而只开在春天的樱
竟然 迎着你 纷纷绽放！

那深沉的声音

如风似血

铺天盖地

亲人的召唤

使你 归心似箭

热切的呼唤

感动天地

终于

就在今天

十月四日

你就要 穿透云层

2007年10月4日

注：

2007年9月缅甸爆发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示威人数至少10万人。9月27日，50岁的日本记者长井健司在仰光拍摄示威抗议过程中遇难。

我从联合早报、海峡时报及电视屏幕中看到中弹倒下的时候，不是惊慌逃避，而是抓住生命的最后几秒钟，举起摄像机捕捉珍贵的实景。那份无私无畏的敬业精神，使我仿佛看到一朵《浴血之樱》；这份感动久久挥之不去，于是写下诗篇二首。

牙买加——博尔特

■钟 晓

(一)

我生长在 牙买加
牙买加是个贫穷的 岛国
人口只有 280 万

牙买加曾沦为 西班牙殖民地

1655年 英帝国侵吞了牙买加

被外国统治了 几百年

1962年 牙买加 宣告独立
从此自己 当家 作主人
摆脱了 帝国的 侵略和蹂躏

牙买加 土地肥沃

出产甘蔗香蕉咖啡椰子……

人民自力更生 安居乐业

(二)

在我的童年 时代
国家没有像样的 体育场
只在空旷的 草地 锻炼
奔跑

即便 肢体受伤
就躺在 草地上
让按摩师为我 疗伤 治愈

之后 又重新 出发
尽管 日晒 雨淋
天天锻炼 天天成长

而今——我 博尔特
在京奥 鸟巢 创造奇迹
田径(短跑) 竞技场上 破
世界 纪录

顿时 鸟巢响起雷鸣般的
掌声

为我——博尔特 高呼：
“博尔特！博尔特！你是 牙
买加 好样的！”

我与同伴 激情地
彼此相拥 喜极而泣
鸟巢一片 欢腾
令世人 为之震撼

写于2008年9月26日
重修2008年10月5日



还乡

■ 竹石

铁鸟驮着
超重的乡愁
穿过垂帘风雨
朝刻骨铭心的
焦点飞去

仍旧是那袭青翠衣裳
茶山 五十年来
香气依然醉人

而乡亲父老
大都成了山头的点缀品
童年的玩伴
满头乌亮的发
早已褪了色

捧着老乡送过来的
一口饮尽
永不复返的青春

猿

——观赏已故画家陈文希画作

■ 凌江月

猿在他心中活跃程度逐日巨增
不只是一只一只抛上抛下把玩的兴致
神情高昂的精神密度
转移了不一样的方位
伸臂以及转动腰身的轻巧
嬉戏而至细微的姿态
尽在他眼中捕捉周详延伸笔触

引入水墨深浅糅合挥洒
随即活脱形态而上
牵动笔端灵活意象
一再浮上心头联系而出
笔尖穿梭画纸急速绘就
实现心中创意画境
定格游走而成画猿大家
可谓宋代易元吉之化身

不灭之魂

——参观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后

■ 康静城

鸦片之害
难道只有一人知晓
鸦片之毒
难道只有一人明了
满朝文武
赫赫声威
利害关头
明哲者明哲之
保身者保身之
谁愿如您
明知有火而赴之
明知有汤而蹈之
且郑重掏出自己的肺腑：
“苟利国家生死以
已因祸福避趋之”（注一）

于是虎门海滩
乃有官民齐心
销毁每一斤每一两鸦片
且准备一切
甚至大刀长矛对抗
舰坚炮利择肥而噬的
大英帝国
南方虽因若金汤
北方却遭敌人攻克……

抗战虽以失败告终（注二）
您也成了代罪羔羊
且必须充军边疆
然而
历史终有明判
如今
当年的畏战者
纷纷归尘归土

只有您壮严的塑像
堂堂挺立厅堂
挺立着铮铮傲骨
丹青的记载宣示
您是民族不屈脊
中华另一不灭之魂

注一：林则徐：（公元1785年——1850年），是福建侯官人，历任清朝巡抚，总督。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他是清朝抵抗派的代表，和主张禁烟、反对侵略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一起，对英军进行抵抗。后来被投降派诬陷，曹革职，充军新疆。晚年，被起用，派去广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病死途中。文中的这两诗句，是他所作。

注二：清道光二十年至十二年（1840——1842）英国以贩卖鸦片受到查禁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林则徐等人领导广东爱国军民坚决抵抗，但是清政府腐败无能，一再动摇妥协，在英军攻陷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兵临南京城下时，终于被迫在1842年8月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洋奴代理的 谎言

■移民

怡和轩的设立先贤馆，目的是让后辈知晓先贤关心族群、社会，热心公益，弘扬民族文化、教育的高尚情操；并从中学习先贤的可贵精神且加以发扬光大。近年来我们不断地为保留名胜古迹而作的努力，以及像对晚晴园的保留修葺，在在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不断地向前发展，借助历史经验和继承先贤的高尚精神是不能忽略的。

在二战以来的整个上世纪里，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广泛地反映在所有领域中，无论历史、文学、艺术，莫不沾上左右派思想意识形态，以致造成权贵往往以国籍、语文教育背景作为褒贬一切事物的标准依据。过往的好多不当处理历史古迹及精神领域事件，曾经使我们几乎已成为一个没有记忆的国家，而过度提倡物质奖赏的作风，也出现了连慈善机构、宗教团体领袖都会有贪赃枉法、假公济私的鄙劣行径。如果一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我们的家园将不只没有记忆，连带地也就会没有梦想。在思考问题时，没了可供借鉴

的历史经验与范例，我们的思维必然陷入刻板、狭窄、公式化的框框中去。

地震、海啸都是可怕的，这是天灾，以人类目前的科学水平，是尚无法全然提防与避免的。这几十年来，我们在民族教育、文化领域所流失的石块、泥沙，在在说明我们的精神上的高山大海已病态百出，若没采取适当的防患措施，一场旷世纪的精神地震、海啸指日可到。

有人认为，上一代的移民是自愿的，而下一代的放弃传统是无可避免的，上一代人不应责怪下一代人。这种论调似是而非，对我们的传统已在日益式微的局面只会造成更坏的后果。难道具有普世价值的传统或文化，我们不应该鼓励下一代传承下来吗？这种优良的文化或价值观为何只能在一个人的祖籍国弘扬下去呢？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或传统，难道不值得在地球每一个角落弘扬并推广吗？如果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可以把整套统治机器、文化语言、生活习惯及价值观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殖民地推广、弘扬并落地生根，为何以王道为主体精神，以和平和谐为待人接物哲学的华族文化不能教我们的下一代继承并弘扬呢？

地球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人有选择居留地的权利，不管上一代的移民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他们身上带着的传统及价值观若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他们都有责任鼓励下一代继承。所谓下一代会逐渐丧失传统是无可避免的论调，要非悲观者无知的言论，便是洋奴代理人别出有用意的谎言！

曦林5首微型诗

■曦林

(一)
汶川大地震

波及全世界
整个世界
在同一时间流泪

(二)
气球

吹出来的东西
不堪一击

(三)
自助餐

一顿饭
死了
几棵树

(四)
钉子

被锤子歪了
怪只怪
自己的骨头不够硬

(五)
小人

一个又一个面具
一个人
演几个角色



戏文

■ 柳舜

“戏文”无关戏剧，也欠缺文章的章法，乃游戏文字的“雅称”。

有人靠又肥又长的大香肠登上健力士之冠，有人破“沙漠宫殿”的世界纪录，“戏文”这一虚造词不敢存此妄想，倘后来者加以推广、美化或丑化，则幸甚矣。

(一)

菲律宾诗人支鹤写了一首短诗，题《野生植物》，寥寥数行，嚼之味苦：

有叶
却没有茎
有茎
却没有根
有根
却没有泥土

此诗移植过来，可以敷展如下：

有华语的叶
却没有华文的茎
有华文的茎
却没有民族文化的根
有民族文化的根
却没有养育的泥土

——题目：《盆栽》

稍嫌赘笔，味道并无二致。

(二)

名作家曹聚仁写道：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一时的忍受，永远的沮丧；假装的大量，变相的愤嫉。”这话说得很对。

一个能写作的报人，处在风云瞬变的动荡环境里，因不得不“忍受”而“沮丧”，时而“看破”，时而愤慨，在所难免。对别人的评弹，曹先生全认了。

现代意识笼罩下的知识份子，似乎也可以用四句话概括之：

一时的冲动
永远的幻梦

假装的进步
变相的龟缩

(三)

罗曼罗兰写过以下的隽句：

“世界上不少人醉心于他们不懂的或完全误解的东西。”

不懂，可以学到懂；问题在既喜欢那样的“东西”，又不想费劲去探索它的底蕴，接触到事物的皮毛自以为通天晓。

现代人醉心于不懂、不甚懂、甚至“完全误解”的东西，咸认成不成功比懂或不懂更加重要。久了习以为常，久了不懂也“懂”，不懂装懂。

写几篇文章的人号称作家，捐几百元给慈善团体名为慈善家，能煮三两道菜就是“名厨”，上台唠唠几句准是演说家，小学生中学生考出好成绩都是“状元”，奉行投机倒把的政客自封为政治家……

由“家”而“大师”，由地方而国际，名字响了，误解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被误导的群众也跟着越来越盲。

(四)

瓦格纳《名歌手》的序曲演奏之后，尼采批评它“像是某种最好和最坏意义上的、德国风格的东西，由许多部份组成，杂乱无章，不可穷尽……”

他认为这曲子象征德意志的灵魂，既年轻，又年老，表现了“我所看到的德国人的情况，他们属于前天和后天——他们还没有今天”。

新加坡作家笔下的作品，大多属于“前天”和“后天”，有意无意地漏掉“今天”。

不仅如此，大家着眼于世界各地，常常漏掉脚下的土地。

年纪大的一群，总在回首往事，记载或悲壮或凄惨的“前天”；年轻的，在斗室里编织幻景，一根木瓜藤想像成“后天”的大果园。

(五)

马师傅告诉马迷怎样观察一匹马的状况，说：

“所谓懂得看马，除了观察马的近况、骑师的能赖、马主的真实意图之外，还要一份运气。”



艺术界的“大老”告诉雄心勃勃的青年才俊，说：

“能不能出人头地，除了基本训练、搞搞新鲜玩意、尽量讨好媒体和制作人、且敢于牺牲XYZ之外，还要一份运气。”

(六)

墨子抨击当政者，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古时候衣食是人生两大要素，只要吃饱穿暖，其他的大可草草安顿。换了今人，民何止于三患？石油腾涨，学费增加，车资、水电、医药费、应酬费、屋租、杂用……劳者非但“不得息”，还得兼两三份工，六七十岁还得“外卖”、“贱卖”操劳。

学者熊培云认为儒家走的是上层路线，墨家属于下层。

难怪。有钱人不知道没钱的痛苦。为统治势力笼络并且发迹的儒家精英，大多“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民间疾苦”。

当下不论蓝领白领，家家户户“不得息”者多矣哉。朝九晚五已成过去式。朝八晚十的、通宵达旦的“拼搏三郎”，冷气直逼饿体，眼前公文如山，老板一旁火目金睛，谁顾得了“食”呢？

(七)

解放之前，中国一位知识份子王亚南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今天（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的哑子。

有打油诗助唱：

你是哑子
他是骗子
你苦苦忍受
他边刮边搜

切记别触摸金刚的额
万万恪守不成文规则
一沉默二沉默三要大沉默
避之则吉逆之则殒
哑和骗
是生存不可不备的鸦片

戴帽子的西西

■张秀美

我的熟人不多，大概不会超过100个，排在首位的是西西，因为她的确是百里挑一的。

其实，这不是我的排名，而是我们大家的。那次，我们被调查：谁是你最佩服的人。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我的朋友不约而同写了“西西”，我回头看了一眼西西，想，就是西西了，那还能够是谁！

这也不是说我这个人没有原则，我选西西绝对是有原因的。

原因是西西戴了一顶帽子！你也不要误会，如果戴帽子就会被人佩服，那我们也都买顶帽子天天戴着，还要买无数顶帽子呢。西西戴帽子，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戴帽子是戴了帽子，那么西西戴帽子是……怎么说呢？这样说吧，西西戴帽子好像是天生的该这样，这个原因我想不出来理由。就算她戴帽子是为了好看，我们也没有意见。的确，西西戴着帽子，很好看，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看到她的：她戴着一顶帽子，成了我们的新同学。上课的时候也是这样，老师看一眼戴着帽子的西西，从来也不叫她脱掉帽子，而是还朝她笑一下。我们觉得天经地义，西西就是应该这样戴着帽子。

但是有一次体育课的时候，吹过来一阵大风，吹翻了西西的帽子，西西的头露了出来：西西没有头发！西西追上帽子，捡起来，扣在头上，照旧和我们打着球。我们当时就傻眼了：因为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事情发生后，西西应该“啊”的一声尖叫，抱着脑袋，跑回课室，伏在桌子上哭泣不止，我们一群人围在她旁边劝解她安慰她……那些捣蛋的男生则会开始作弄她，让她永无宁日……

而结果是：这件事对西西没有任何影响，没有男生找她的麻烦，女生也无须对她表示同情，好像她就该没有头发，就该戴着帽子。因此，我们都觉得西西很了不得，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西西说为难她的倒是要经常换帽子，每过一年半载，她的脑袋就会长大一点儿，帽子就小了。我们好奇西西为什么没有头发。西西轻描淡写告诉我们，她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了命



保住了头发却没了，所以，西西从来不觉得难过，毕竟头比头发更重要不是！关于这一点，更让我们佩服了：我们想都不敢想，没有头发怎么见人？怎么活？

有一天，我看电视时，101的广告一次次撞击我的眼球，我突发奇想，打电话给西西：试试101吧，都是大明星做广告，好像很管用哩。西西说：那样的话我会不自在呢。

对呀，西西就是真实、就是自然、就是自信，足够了。再说，我们百里挑一的西西，用了101，那就是一百零一了，我们不干！西西应该第一才对！

2008年10月27日

中奖

■穆军

老父亲是个“大彩”迷，每个星期雷打不动去住家附近的彩票中心买万字票，

阿龙和阿源兄弟俩知道老父亲这个爱好，俩兄弟也没有什么意见，母亲去世早，父亲既当爹又当妈把兄弟俩拉扯大，老了，七十多岁快八十的人了，腿脚也不便利了，能够每天兴冲冲去买个彩票，怀个中奖的希望和梦想，也算老父亲有个“追求”。再说，也花不了多少钱，每次三五十块，所以，兄弟俩特别理解，没啥意见。

但是，两个妯娌就不愿意了，私下里唠叨抱怨个不少。

“一次三五十，一个月就要百多。拿这些钱去吃饭也好过买那些废纸！”老大阿龙的老婆阿莲一张刀子嘴，骂起老公爹毫不留情。

“老家伙又不赚钱，这个钱还不是孩子他爸出，给老家伙多了，给我们的家用就少了，真是生气哟！”阿源的老婆阿芳也不省油，一边摇着怀里的孩子，一边碎碎念着。

父亲的“真字”也是多年不变，四个数字来自兄弟俩的生日，阿龙是16日生的，阿源是4日

生的，就凑成1604。

也就是看父亲对兄弟俩的感情，阿龙阿源也就忍耐着老婆们的嚼舌头。想着她们是半路进的家门，哪里理解儿子对父亲的感情？

可是，父亲这么一坚持，一晃就是十多年，别说中大奖，就连个安慰奖也没中过。可是老父亲依然乐此不疲。

兄弟俩也很理解，这中奖会那么容易吗？要是那么容易中奖，父亲不中好几回了。

可是不行啊！父亲眼看着越来越老，虽说还可以撑着去彩票投注站走走，可毕竟年岁不饶人，好几次，老爸买万彩票，糊涂着找不到家门，最后让邻居送回来了。

“哥，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周围每人的时候，阿源小声对阿龙讲。

“看你，还这么见外。我是你大哥，有什么事就讲出来吧！”阿龙拍拍阿源的肩膀。豪爽地说，“该不是有外遇了？”

“哥别乱讲。我是说爸爸买万字票的事。”

“噢。这事怎么啦？虽说两个女人有意见，但那点钱我们还是出得起的嘛！有什么不妥？”

“哥，老爸一直不中奖，也不是个事，再说，他这么老了。我看……，我看，我们是不是假装让他老人家中个奖，让老人家高兴高兴？”

“这怎么行？会那么容易咩？”

“你别担心，我都想好了，首奖上百万，我们出不起，二奖也不行，太高。就三奖比较合适，我打听了，奖金一万块，怎么样？”

“哎呀，好弟弟，我怎么没想到。这是个办法，就这么办！”

“不过，这奖金得咱俩处，一人一半，5000块，怎么样？”

“我是老大，理当该多出，我8000，你2000就可以了。”

“你的生意最近不好，不要了，每人一半。就这样说定了。”

“好，每人一半，谢谢你。不过，要再等一阵子，我要慢慢筹得这笔钱。高尔夫球我不去打了。”

“不急，我了解，阿芳那边也看得紧，我也要一段日子。我先把烟戒了。”



金融海啸，经济不景，要筹5000块还真不容易。但有了“孝心”作动力，阿龙退掉多年的俱乐部会员卡；阿源忍着烟瘾，硬是戒掉了烟。两兄弟不到3个月，各自筹够了数。

从电脑里打出1604四个阿拉伯数字，找一张报纸，上面有“新加坡大彩首奖二奖三奖”字样的，然后把1604四个数字贴在“三奖”字样的旁边，找那些较薄较软的纸复印了，让他看起来像是从报纸剪下来的。就好了，前后不到半小时工夫搞定。

拜现代科技的福，原来造一张假中彩票这么容易。阿龙心里想。

接下来就好办了。按照当初的分工，由弟弟阿源来“报喜”。

“爸爸，中奖了。你中奖了！”阿源那天放工一进门，就冲着父亲跑去，父亲正坐在阳台上眯着眼睛打盹。被阿源这么一吵，醒了。

“老爸，你中奖了，是三奖，奖金一万块。”阿源再次报喜。

这下老爸听清了，“真的吗？我中奖了？”

他激动地颤巍巍地站起来，先接过阿源递过来的“报纸”，然后，从衣袋里翻出自己的彩票，再颤抖着戴上老花镜，两相对照，确认无误后，老人仰天哈哈大笑。

不到十分钟，这个“特大喜讯”就立刻传遍了两家人。

阿莲和阿芳一改过去对老公爹的一张臭脸，笑成满脸菊花样来给公爹庆贺同喜。

“哎呀，我就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嘛！爸爸这样每个星期坚持买万字票，一定会中奖的，果然被我说中了。哈哈！”阿莲高兴地说。

“就是说嘛！我们大哥和阿源的生日这四个数字凑在一起就透着吉利。这不就中奖了波？”阿芳也高兴地说。

阿龙也“适时”回家，“看你们这么高兴，发生了什么事？”他“好奇”地问道。

“老爸中奖了。奖金一万块。”几个人异口同声告诉他。

“真的吗？我看看，我看看。”阿龙急切地凑过来，看那张中奖的报纸复印件。“1，6，0，4。哎呀对呀，真的中奖了，还是三等奖，老爸你好运气啊！”

“什么时候可以领奖？”老父亲询问众人。

一听这话，俩兄弟顿时急了。不过按照事先的安排，他们立刻回答：

“爸爸你腿脚不好，我们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就可以帮你拿奖金回来。你不用去，不用去，再说蛮远的。”

“那好，就你们年轻人去吧。我把身份证这就拿给你。”

阿龙和阿源长出一口气。

第二天，“奖金”如数拿回来了。

阿龙和阿源把一万块奖金放在一个大信封里，双手郑重地交给老父亲。

“爸，这是一万块奖金，您老收好了。”

老父亲伸手接过沉甸甸的信封，双手颤巍巍地打开，一百张100块面值的钞票闪着金红色的光芒。

“哇！这么多钱啊！”阿莲阿芳看直了眼睛。

“爸爸，你数数，看够不够。你们俩走开，没你们什么事。”阿龙朝两个女人挥挥手，示意他们离开。

阿莲阿芳不情愿地撅嘴离开了。

“爸爸，如果没什么事，你数钱，我们先走了。”阿源说。

“阿龙，阿源，你们不要走。”

“爸爸，你还有什么事？”

“阿龙阿源，这里没有外人，我要给你们分钱。”老父亲异乎寻常地郑重。

“分钱？”两人睁大了眼睛。

“对，分钱。我这么老了，大半截身子都进了土，我要这些钱干什么。这样吧，你们做生意养家不容易，这些钱我一毛都不要，我全部分给你们，每人一半，5000块，来，拿着！”

“这怎么行？奖金是您应该拿的……我们不能要……”

这个结果阿龙阿源怎么也没有想到。事先没有排练，一下子乱了阵脚。

“不，你们一定都要拿着。爸爸用你们的生日当真字，不就是要给你们中奖吗？来，拿钱，每人一半。”老父亲的声音里透着威严，就像年轻时候教训两个兄弟一样，容不得他们顶嘴反抗。

“爸爸，谢谢您！”

阿龙和阿源各自拿着5000块，泪流满面。



十六的月亮

■ 连 奇

晚饭后散步。偶然抬头，身旁两座组屋之间，一轮银光四射的明月，又圆又大，乍然蹦进眼帘。不由惊叹：如此美丽的月亮，平生还没有见过。这才想起，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六。人说十六的月亮更圆，这时候，她冉冉初升，明艳照人，几乎让人看呆了。

我放慢脚步，一路走，一路赏月。身旁越过的行人，顿时显得行色匆匆。有人看样子才下班回家，肩上挂着背包，手上拎着装文件的提袋，步履沉重，俯首前行，洒在头上的清辉，他一丝也没有感觉到。我只是走了十来步，组屋就用它钢骨水泥的身躯遮挡了月亮，可是它背后有一片流光，渲染了屋顶上方的夜空。往下走的一小段路，组屋重立，美景阻隔，令人无可奈何。

到了组屋边缘，拐个弯，眼前是一条跑道。好几百米长的路，旁边斜坡上排列着高大的树木。我从树叶的缝隙看过去，寻找月儿的容光。有的地方叶片茂密，在风中裂开的微缝，清光闪现，转眼消失；有的地方，透过几个叶片构成的图案，露出婵娟的半遮面；还有的地方，叶片下横伸枝丫，似乎衬托起一片别出心裁的白玉……美以各种姿态展现，心灵以自由敞开来感受。我看得如痴如醉，不知不觉走了好远。

来到一处，路旁设有椅子，一位老人家坐在那里；几个小孩子或提着灯笼，或把蜡烛点了插在地上。他们为闪闪烛光所吸引，似乎没有注意到有人走过。我一心赏月，继续往下走，看到一棵怪树，主干上端左右分出两个枝干，成Y字形。从那分权的地方，腾起一轮耀眼的圆月。这情景，真像是一把弹弓把银丸射到了天上。这样一想象，倒是增添了一番奇趣。我不由驻足看了一阵才移步。

这时已靠近跑道尾端，旁边有游戏场。我在这里找了一张椅子坐下，举头遥望，夜空无云，一轮明月，照耀天宇。此刻，光流迸射，喷溅成光雾，弥漫霄汉，散落大地。那开阔的气象，无边的气势，以无声的磅礴震撼心灵。

我默默感受天地的伟大，为眼前的壮美赞叹。这时，一对情侣走过，勾肩搭背，交头接耳，已是目中无人。不远处传来欢笑声和叫喊声，一群少年在玩藤球，脚上踢起的圆，腾跃着另一种乐趣。而那升升落落的圆，那曾经让诗人问它什么时候来到青天、映亮千江万河、照遍千家万户的，那曾经也让诗人低头思故乡、莫使金樽空对，那亘古的月，千年的阴晴圆缺，凝聚的是悲欢离合，是一种文化的永恒的美。

我忽然想起往年的中秋联欢会、工作场所营造的佳节气氛，还有品茗尝月饼的朋友聚首，都缺少今天赏月的情怀，也许是传统精神消失后，也许是岁月的流逝、情景的变迁，也许，这是中秋后的十六的月亮。

2008年12月追忆
农历八月十六的随想

非洲的 阳光和溪流

■ 何逸敏

灰灰朦朦的天空
串串银铃打破了静寂

一个我不可能去的地方
一个太风情异域的神秘之地
一个非洲黑森林的情思圣地
一条坠入迷宫般的惘然若失的通亮之道

曾几何

一棵老树年轮的分离
盖上了木材的雅号
留下一潭一潭的泪泉
涌动人类的一个个的
索求再索求



阳光
伤感照不到了
那一圈一圈的永恒生命线

空窗轻流
溪水的潺潺
流火怀归
星洲的梦觉

望断心眼古今如梦
仿佛是断了时空的长长咏叹

如果锯倒的大树直至生命
终结还在挺立

如果炙热的太阳风风火火
热情高涨吊挂

如果夏日的残酷扑灭了心
里那个希望的苏醒

就让点点投射的辉光
常有瞬间的恢弘

驱散
你的悲哀
你的忧愁
你的遗憾
你的孤独

时间的延绵碰撞偶然

抹灭天地之间的风风雨雨
好想摇入了久远的月明风清

非洲的溪流
怎么流进了脉脉的心坎
用赤道阳光的永不降落的

热度
浇灌不了那泪雨的凄迷

是否风动绿水悠悠寒冷暮
亦语闪闪珠光晓云空?

焊花

成君
呼啸的夜风
吹不醒熟睡的人们
渐渐的细雨
沾湿了港内修船厂的铁船
舱底的焊工
要熬过分秒的时光
闪烁的焊花
照亮了腥臭的大舱房
闪烁的焊花
照透了焊工们的辛酸
夜渐入深沉
舱底焊接声习习作响
焊花满舱飞溅
焊工的衣裳
可扭出半盆的大汗

船外夜凉如洗
舱内高热升涨
一道焊花
几分悲凉
舱内潜伏的危机
随时爆响
焊工们担忧的
却是明天能否再上班
一声巨响
全舱陷入了黑暗
立即响起不停的敲打声
这是焊工们发出的暗号
急促的奔跑
鱼贯地跟随敲打声
冲出了舱口
舱外气氛紧张
另一个舱口已抬出了一具血淋淋的躯体
焊工们心里沉重
相续传达事发的经过
一道焊花
几分悲凉
高温的舱房
焊花不断地飞溅
生活的无奈
谁能顾及
随时发生的灾难

起稿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八日
完稿于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

秋 收

■何逸敏

人生，在春意绿遍的时刻
播种

人生，在秋艳绝丽的时光
收获

可是，不是春风得意不吹风
并且，还是秋风秋雨秋煞人
我，不曾问过新绿过后严
冬的降临会远吗?

我，不曾试探秋雨池旁摇
曳的荷叶会静吗?

溪水的潺潺流银流泻了悠
悠的月光

小桥的淙淙波粼波动了淡
淡的残云

陶醉于温暖的怀抱，柔情的
凉风，撩动多情的浮萍
待到露珠晶亮时，秋的脚步
款款娜娜

冬季的结尾是否寓意春的
启蒙?

我，情愿漫步在
擎手挥别的甜蜜里，做着
秋收的

古老的久远的迷离的梦
划动荷叶的轻纯，莲蓬的
哨声

动心的秋枫飘荡，我的
秋收序曲……



关于传记文学的思索与联想

——引发的火花

■ 忠 扬

近期，读了一点盛名人物传记文学和回忆之类的文字，感触颇多，浮想联翩，思絮漫飞，时有火花闪烁。有的挥之不去，流连忘返；有的一纵即逝，无影无踪，想再捕捉，已不能复得。感触并非甚么深思熟虑之见，然而却是几十年人生与读书的若干反刍。我想，与其让它们湮灭，毋宁记下自勉或与人共享，岂非更有意思？对于社会与年轻一代，也许还有点裨益吧！因而录下仍能扑捉得到的若干断想如下。

●被立传者既然把他一生的全部价值都投注于他所追求的事业上，那么，他岂能不希望为他立传的作家竭尽所能，为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使他的人生能赢得个满满当当，让自己的形象光耀千秋，让他的英名流芳百世呢？

●对于一个富有争议性的人物来说，只有在允许人们争议的客观环境中，才能还给予这个人物真实的、原来的面貌，以及公允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否则，无论立传者如何公正，如何客观，如何持平，最后都不免会“顺得哥情失嫂意”，左右制肘，吃力而不讨好。

●传记是纪实文体，不是神话传说。以往某些立传者无不为他的人物挖空心思，把他们塑造成形象高大的、超然的、宗教式的、头戴光环的圣洁神明，而由“祂”或“祂们”所衍化的出来的，无不是些类似显灵式的奇幻神迹，以致让纯真的读者不敢有丝毫的质疑，以致对这些传记中的人物奉若神明，顶礼膜拜。如果这也算是人物传记文学的话，那么作者就算不是茶毒，也是愚弄读者。

●传记是人生写照，不是英雄故事。过去某些立传者无不为他的人物搜索枯肠，把他们描绘成人格完美无缺的、伟大的、脸谱式的、

前无古人的当世人杰，而由他们的作为所演绎出来的，无不是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以致教后辈子孙肃然起敬，佩服得五体投地，对这些英雄崇拜有加，世代缅怀。如果这也是人物传记文学的话，那么作者就算不是刻意欺骗，也是误导读者。

●强势人物或自以为强势的人物，总是充满着自信地竖立起改变现状、开创新天地的雄心壮志。为了实现这些个理想和达到目标，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愿意或不愿意，他们总是喜欢玩一种叫做“自我画圈”的游戏，即以他们内心设定的理想蓝图作为准则和出发点，并由此构成了以自我“独尊”作为圆心的理念，进而建立这一圆心王国运作的机制。因此，他们在挑选追随者时，非要那些能够唯他们的“马首是瞻”、绝对驯服的信徒不可。而当他们“一将功成”的时候，如果有人仍然对他们所建立的机制或运作略有异议的话，则必定惊动他们脆弱的神经，认为建议者都是些居心叵测，无视于他或他们“独尊”地位的异己分子，甚至是恶意挑战他们“权威”的另类人物。这些建议者既被视为异己，既被视为另类，当然属于“道不同不相为谋”者了，所以必须打入另册，贴上标签，宣告于天下，并立即跟他们划清界线，拉开距离，以示“汉贼两立”。

●绝对驯服的信徒为争取贴近强势者，于是制作了一把“百分之百”准确的尺子，然后以“独尊”者为圆心，“绝对驯服”为半径，画圆成圈、以圈为界，防范“异己”和“另类”者“混水摸鱼”，进入圈内。而“凡我族类”的信徒，则按其绝对驯服程度的高低、大小、关系的亲疏，以及向心力的强弱，由圆心往外层层延套，环列成靶子似的圆环，再藉此方法把所有“异己”、“另类”等所有“非我族类”者，统统排斥于圆圈之外，以确保“圆圈”内的自己人的绝对“纯正”。

●喜欢搞“孤家寡人”，不要“五湖四海”的把戏，又被称为“自我画地为牢”。历代帝皇将相都善用此法来加强自己权力的绝对集中，巩固自己独一无二的超然地位，并由此形成一个少数人的特权阶级。现今强势人物更加深谙此术，因而运用起来，比起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此法也有其弊端，即他们一



旦发现自己和身边的少数宠臣实现美梦的时候，却早已漂离社会的大多数，陷入了民众声讨的汪洋人海之中而无法自救。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倒是真正圆了孤家寡人的心愿。

●纵观几千年的帝皇兴衰史，当“独尊”者的大业功成之后，昔日真正与之同患难、共生死的贤者能人，究竟还能剩下多少个呢？这些贤者能人不是死于曾经志同道合过的自己人手上，就是亡于独尊者的刀下；而得以紧贴独尊者这个“圆心”而团团转的绝对驯服信徒当中，却原来有为数不少的小人、盲从者、胆小鬼、马屁精、变色龙和哈吧狗。

●“距离”和“神秘感”是权力欲者最乐于玩弄的魔幻双节棍。双节棍进可攻，退可守，不进不退时则便于收藏，迷惑民众，成为保护自己和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得于金蝉脱壳的妙法。历代九五独尊的帝皇，高高在

上，或隐居深宫御苑，不就是采用这种“距离”和“神秘感”的魔幻双节棍，显示自己与民有别、高不可攀和独一无二的么？他们与那些最需要大多数民众的亲近，以及高透明度行事方式的真正强者，不知相去几远！

●强为的强势者以压制、排斥、远离持有异见的同路人而取得短暂的“胜利”和“成功”；有为的强势者以化解、接纳、亲近持有异见的对立者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有为的强势者与强为的强势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绝对的权力、无限的钱财、诱人的美色、极度的享乐是考验真否强者的四个泥潭。世上能够一往无前，顺利越过这四个泥潭的虽是绝无仅有，但你却不能不承认能越过者是真正的强者。然而，这并不保证真正的强者在功成利就之后，不会陷入这些泥潭而不能自拔。

焊花

■成君

呼啸的夜风
吹不醒熟睡的人们
渐渐的细雨
沾湿了港内修船厂的铁船

舱底的焊工
要熬过分秒的时光
闪烁的焊花
照亮了腥臭的大舱房
闪烁的焊花
照透了焊工们的辛酸

夜渐入深沉
舱底焊接声习习作响
焊花满舱飞溅
焊工的衣裳
可扭出半盆的大汗

船外夜凉如洗
舱内高热升涨
一道焊花
几分悲凉
舱内潜伏的危机
随时爆响
焊工们担忧的
却是明天能否再上班

一声巨响
全舱陷入了黑暗
立即响起不停的敲打声
这是焊工们发出的暗号
急促的奔跑
鱼贯地跟随敲打声
冲出了舱口

舱外气氛紧张

另一个舱口已抬出了
一具血淋淋的躯体
焊工们心里沉重
相续传达事发的经过

一道焊花
几分悲凉
高温的舱房
焊花不断地飞溅
生活的无奈
谁能顾及
随时发生的灾祸

起稿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八日
完稿于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四日

苏清强诗两首

■苏清强

废墟下的灵魂呐喊

痛是一种怎样的妖魔
爬过肌体钻入骨髓
进入血管流遍五脏六腑
驻扎下来一寸一寸的啃噬
着我

我雪雪呼叫
一声又一声的抗争
它一分一分的戏弄
要你力尽声歇
要你周身麻木
要你沉沉地投入它的掌控
忘记了这一身挑负的责任

挑负着背上这块灾难
千斤万吨的挤压下来
天崩地裂地伤了我每寸肌肤
鬼哭神号地损了我未曾失
去的意念

挑负着这千秋万代的苦难
千斤万吨的枷锁紧扣
系着这阴森森黑压压的地牢
动弹不得的肉体会逐渐僵化
激荡的理想要慢慢腐朽
灾星以无比冷冽的奸笑
等待我意志松懈的那一刻
虏获

当黑暗绑架了太阳
远远近近奔流着的生命呐喊
在我耳畔是滚荡的巨响
震醒我潜沉心腹的壮烈
管他脚不能走手不能动身
不能移

我心眼内升起来红红的太阳
我胸膛间燃起熊熊的烈火
我坚持醒觉着把关
我坚信清醒着等待黎明

我坚持我
等待我奋发
我要

越过茫茫的
黑暗奔向那太阳

为了抚育我成长的血脉不
能断

为了我播下的苗种要茁壮
我支撑我吟哦我睁大眼睛
好好打气

只要一线光明闯进来
我就要抬起胸膛承受生命
更大的悲壮

在苦难的巨岩下我撑起
一具民族的尊严
漫漫岁月的灾难酿造了
我血液中坚韧不拔的基因
孕育了我千古不移的信念
我竖耳凝听我倾心欢呼
地牢外凄风里的呼唤
那铿锵的碰撞中有万千的

关爱

我奋神振作睁眼期待
管它痛楚酸麻再怎样虐待
我握紧拳头咬紧牙根
我一定要挣脱这牢牢的羁绊
父老乡亲们且耐心且用心
且放心

一线光明 就是无尽的希望
一份坚持 就是痛苦中我
们肩负的

川流不息绵绵不绝的文化
根源

(2008年5月。为四川地
震灾难者祈福而写。)

弓起的力量

(外一首)

孩子，你且忍耐

像忍耐十个月
在母胎中的焦躁
你离开胎盘
你并没有离开母怀
像此刻这样
我们紧紧靠拢
让我怀里的点点温暖把你

覆盖

孩子，你不要哭泣
哭泣是千万支箭矢
在娘胸膛穿刺
孩子，你不要哭泣
娘的背脊高高弓起
娘把脊梁架成一座钢骨桥堡
撑住顶头灾难的欺压
挡住风霜严峻的凌辱
要你拥有娘不弃不离的慰抚
要你感受娘千古不易的柔肠
像母鸟，娘弓起一个窝
温慰你这窝里的新生
让娘长出隐形的翅膀
给你贴心的庇护
不管外间的妖魔怎样张爪

袭击

怎样吞噬怎样捣毁我们的
窝巢

不管这天昏地暗要霸道多久
你不要颤抖不要迷糊
你有的是娘无限的依靠
你有的是娘永远的怀抱
你要支撑着我们的信念
你要守住娘的体温活下去
你不能睡倒
你要睁大眼睛等待
走出这一片天崩地裂
苦难中一个希望的出口

戏班长的女儿

■ 黄叶时

(一)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来都不曾想过，这条简陋的，没有路肩、没有花卉的街巷还是和当年一个模样，只是容颜已显得疲惫。但它还是那样无怨无悔地躺卧在这个也是垂垂老矣的小乡镇里。忠诚地陪着每一个居民，看太阳从东边升起，又看着西边的彩霞消逝。如此的日夜转换，似乎成了天地中的一种激情了！

距离街巷的后边，大约有三十米的砂拉越河岸。岸上一座当年以木头搭的，如今已改建了的洋灰小渡头。渡头下的水波上，停泊着一艘小舢板，小舢板空荡着，自个儿在水面上摇曳。它的主人不懂去了那里，或者上街坊找朋友去了。两把木桨横放在踏板上，静静地等在等其主人和要过渡的人下来，看它的默然样子，显得有点孤单。

现在是开始涨潮的时间，一片滔滔大水，一波推着一波赶着涌上来。形成一层层的波鳞，一层一层的堆叠的水面，犹如万片千片的碎琉璃，被一忽儿的撒在河流上，立刻银光泛起，在阳光下闪闪烁烁，看了这富丽的风景，人也在当中迷醉了。

沿着低洼的河滩湿地，原有的茂密的藤萝和矮灌木。当中生长了一丛丛的，墨绿色的西莪树丛。它称霸在当中得像一座小森林似的，横霸河的两岸。风从西边吹来，把它的又长又尖的叶子，刷溜溜的白底，都呼啦呼啦地被覆盖过来，一忽儿，又呼啦呼啦地都翻转回去。那些最靠近水边的，一堆紧连着一堆，也是的绿油油的拿叮树，属棕榈科的拿东树没有枝桠，坚韧的叶子长而平扁，布带子一样地垂挂在梢头，住在附近的人们还会把那些叶子一片片割下。把它整理好，再晾干后，用来编制成背篓和簸箕。

还有另一种爱生长在水边的植物就是芦苇了。芦苇到处都有，这里的也和别处的一样。那柔弱秀气的梢头顶上，晾起一支支白芦花，犹如撑开的小雨伞，迎着风，在摇摇漾漾。那一群群爱吃芦苇米的，喳喳叫的小麻雀，今天怎么都没看见，云重风急，它们都躲开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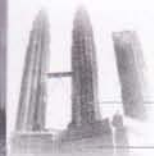
在这河岸上头，纯朴的马来棚屋，一间两间三间的，聚集成一个村落。敞开的窗门口上，飘曳着印花布帘。木栏杆下，像铅笔干一样挺直的槟榔树干上，悬挂着一把把的、椭圆形的小果子。那搭配槟榔果子来吃的佬叶藤，沿着木柱子爬。这佬叶藤的长相类似胡椒，只是它不结果子。现在，年轻一代都已不啃槟榔了，那只是种来作药物用而已。

在医药匮乏的小乡镇里，当小娃儿睡眠不稳，夜哭，就摘它一把，混着五色花朵温泡水冲凉；花朵的枝干又必须长有尖刺的。小孩泡了花澡，当夜就乖了。本地人说那因为它有神力，一般人都是这么相信。其实，那也不是什么邪门事。是因为一些植物都含有镇定药液，药液通过皮肤上的毛细孔，给不安的神经起安抚作用罢了。

犹记得，有一个老年马来女人，每天早上都会由她的儿子，划了她自家的小舢板，过了河，上街来。她提了个篮子，沿家挨户的，卖她自己作的传统糕点。现在，这个马来妈妈呢？那时候，蕾灵和大哥都会缠着母亲，要买那一角钱三块，用柴火烧得半边焦香的竹筒椰浆糯米饭。

而今，农历八月的立秋已经过去，太阳南回归了。同时，也是热带的雨季又到。

运处一脉名叫新尔的山麓，山麓被一层黛色的烟雾笼罩着，看上去一重迷蒙的，当天空里的云霾越堆越重的时候，一瞬间，山麓不见了。风越括越紧，天色哗然一变，而且变换得很快。看样子，雨水立刻就落下，在雨水还未落下来之前，蕾灵赶回到店铺前。这两排并列过去的店铺，店铺当中有美发的、卖音像的、



修理脚踏车和摩托车的、卖燕窝还兼买卖土产的、买猪肉的、面食的咖啡店。这间杂货店的木板墙，斑斑剥剥的，上头却挂着一张如真人一般大小，穿着三点游泳衣的美女仰起下巴喝汽水的广告牌。在这朴实的乡镇里看到这样的画面，显得格外突出。

而在这条老街巷中来往的行人不多。站在五角基上，只用眼睛一瞄，就可以把行人的相貌逐个看过了。背着背篓的是达雅人，提着竹篮的是华人。他们的手粗脚大。男人衬衫的钮扣脱落了，漏了扣钮也不要紧。女人头发不敷发油，脸不抹胭脂水粉，衣着朴素。她们穿的花衣裳和黑裤子，可以在大卖场内的廉价摊位上买到。他们上埠头来，目的只是来买油盐糖和一些杂粮。东西买好了，他们都匆匆赶路回家去。那农家人的勤勤恳恳的形象，对长住在城市里的蕾灵来说，还是保留着那么一份浓浓的亲切感。

在右边一间店铺前，从那一块横在门楣上的招牌，可以了解时间的流水在上面洗刷过，墨水已褪掉七七八八，字迹已模糊了。却仍然可以认出它的名号。蕾灵向店东买了两块钱，用盐巴来腌制的刺梨果。外层翠绿色的刺梨果，被盛放在一个透明的塑胶缸子内。因着记忆里的味道，那载浮载沉的，浸在盐水中的刺梨果，更使人垂涎。

这刺梨果树十分贱生，把它种到那里它就长到那里。开花结果又没有季节性，而且，那累累的果实，熟与不熟都可以摘下来吃。乡里人的园地里，住屋的后边，总少不了种上一两棵，果子就给小孩当零食。

这个店东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身材矮胖，身穿一件蓝色条文衬衫褐色长裤。剪得很短的头发，塌鼻梁、小眼睛。他的轮廓，看起来似曾相识，于是，蕾灵小心地问一句：

“这女店主人呢？有一个名叫林霁红的，她现在在店里吗？”

中年人冷漠地，横瞄了一眼，不言也不答，转过身，直往柜台走去。看来，他在防陌生人如防贼人似的！他不可能不知道林霁红是谁，为什么不能答话呢？或者有什么悲情不成？蕾灵不免多疑起来了，无语地低下头，想了想，也不好再打听下去，免得触犯了人家什么的。她提着用小纸袋裹住的刺梨果，走

开了。随着一阵风刮来，雨、很快落下来了，就急步到咖啡店去。叫了一杯黑咖啡，坐着，看檐头上的雨水淅沥沥地滴下，一滴一滴落到街路上。咖啡端上来，放在桌上，这个端咖啡过来的男人，五十多岁了，穿着鱼网背心，虽然脸上添加了许多横直交叉的纹路，也还能认得他是高年纪的阿发，以前泡咖啡是阿发的父亲，现在是阿发自己了，这间店肯定是他祖传的。他收了纸币，把找还给顾客的散钱放在杯耳边，这是个理所当然的动作。看着那在杯口上再起的一缕袅袅轻烟，又在此时此地，这风声雨滴中，不免因为感伤而沉抑起来了。

这时，那个中年人走来，和阿发老板站在店门前，用客家话交谈，他们把声腔提得很高。一会，一个老年人也加入谈话，老人的身材枯瘦、面容愁苦。横过额头的皱纹，象被抽扭成一团的黑绳索。他的脊背上，仿佛负着一大担的铅块，是生活的铅块罢。他们大概是给现今的胡椒粒，一公斤能买多少钱作评论。

“也难说了。现在，越南的政局已改变，也出口胡椒粒了。”

“他们的胡椒不及我们的胡椒香。”

“当然，因为我们这儿的地质好。”

“可是，我们这里呀，现在再来开始栽种种植，六至七年的时间后，待到胡椒成熟时，恐怕价格又跌落到低点了。”

那老年人一腔抱怨，心态几乎是悲观的。唠叨一阵后，又打住了。他翘起干瘪的下巴，眼眸无助又迷茫地，望着雨水滴落的屋檐。一会儿，他的嘴唇又在撇动，大概在骂那些可恶的，什么时事之类。

听他们说来，在附近的村庄里，也还有农户在种植胡椒。二十多年来，胡椒价格颓落，许多农家都任园地荒芜，现在的情形又更改了。可是，他们拿不准以后又会怎么样。讨论一阵子后，当然也说不出一个确定的数目。于是，把话题一换，说些别的了。

那也是蕾灵能说能听能懂的语言，却不能参与。从他们的动作和对话的内容来了解，这乡亲的情谊还是浓郁的。可是，却又都与自己无关，虽然很想有人来谈谈，说说老故事。可是，从蕾灵十六岁那年离开后，就已不是属于这儿的一员了。



(二)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虽然说不管在那一个时代，岁月永远如迢迢流水不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话是谁说的呢？对了，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这个住在大观园内的贾宝玉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根翎羽比一件绒衣更美丽迷人吗？也罢。一个人明白了，恍然大悟之后，当让自己走过来，你再也算不了什么了，那又是另一种玲珑剔透的心境。

当旭日明媚、夕阳苍茫。一个人行在路上，虽然孤零而寂寞。还好，在其中，矜贵的事物还是有的。不多，所以矜贵了！

街路上，轿车从雨帘里驶过，水花一声声哗然地，在车顶上飞散而去！

——那一年。

是一下子可以回去的时光。那一年，在一瞬间，当回首似呼又像是空渺的时光，可是只有过去的事才是一成不变的实事。

已到了中秋时节。

农历的八月初，还是炎热的晴季。在这样的晴天里，天底下的万物都是干燥的。连吹来的风也是灼热的，一团一团的，像炉灶内冒出来的火烟。傍晚，天气转凉了。大舅父已点燃了的大光灯，就吊在屋内的正中央，灯火把整间屋子照得亮煌煌。

晚饭过去好一阵子，大舅母抹干洗过碗筷的手，叫大表姐林霁红送一盅巴乐子茶去给在看戏的外婆。茶是热的，还有点烫手。她提着，往街巷的一边直走，戏台就搭在街巷的尽头一处。这儿两排的木板店屋，沿着这条河岸而建。现在，太阳已落下了山，晚霞已消散，黄昏一过去，天色很快就暗下来。夜了，各家店屋亮起了各家的灯火，这山乡小镇，一盏盏迷蒙有错的灯火，亮在寂静的街巷里。

蕾灵说陪霁红表姐走一走，也想看它这一年只一度的热闹，看台上唱戏的、也要看那些在台下看戏的。她们的脚步紧快，往前靠近了，响着的锣鼓声，犹如急雨落下，那纠缠，叫听戏的人痴了半颗心肺了吧！

“我妈妈说过，那些唱戏的，都是到处漂泊的苦命人。”

个子矮胖、塌鼻梁、小眼睛的霁红表姐一本正经地说。

蕾灵慢下脚步，看了看远处那一盏盏朦胧的灯火，再抬头看布满在漆黑夜空中的星星。眼前的很多事儿，自己实在也不懂。

戏台用木板搭起，面向着香火鼎盛的观音庙堂。柱子的木材是坚实的盐树，据说如此的盐木用上五百年也不会腐蚀、不会朽坏。台下的海柳树钉成一排排、长长的条板是坐位了。若不坐这木条子，也就自己搬自己爱坐的椅子来长板凳，也可以摆下。

当时，这小镇还没有电流通来，所以，柱子上端，吊起几盏燃亮的煤油大光灯，大光灯充足了气，十分光亮。灯的玻璃外边，一群小飞虫在飞窜。范围之内，光线还是相当足够！

体格瘦削的外婆，穿着卡巴央上衣围着一件花沙龙，头发梳成一个髻，盘在脑后。她独自坐在戏台下的最前一排。在摇摆着手中的扇子，晃动的扇子引起的一点风，也好让自己舒服一些。这戏台下，看过去，排列的长板凳大部份空荡着。这农乡小镇，懂得看戏的人毕竟也不多。而且，住在村舍的人们，出埠头来看戏，得走那些长长的、滑溜溜的泥泞小路。散场后，夜又深了，天黑地暗，提着小灯火回家，踩高踏低的，若恰巧踩上也是过路的火蚂蚁，被叮了，像一把火在脚底烧过。

上街去看热闹呀，年轻人倒喜欢，一年到头，镇上难得有这么的一个热闹。大人心里就十分不悦，手上还握着锄头，他们都是为了生活的劳碌人，于是，说活了：

“看戏，就能看饱肚子，不用吃饭啦！”作母亲的这么说。

“不要浪费时间，晴天了，明天早起割橡胶去。”父亲也是这么认为。

把看戏当成是一种浪费，唉，粗糙人呀，都是庸庸俗俗的粗糙人。他们不看戏，也一样在各自的戏台上，唱一台他们自己的戏。

外婆独个儿坐着，仰着头，入神地望着戏台。戏台上，小姐和梅香正在唱戏，霁红表姐把茶盅递给了外婆，说：

“婆婆，妈妈叫我送茶来，你喝吧！”

“呃！”

外婆接过去，揭开盖子，低头喝了几口，又合上盖子，把茶盅牢牢地握在掌中。接续看



着戏台上，甩水袖、走碎步、穿龙袍的表演。这一出在唱的戏曲，蕾灵和霁红表姐两人都听不懂，站在旁边陪外婆看一会，说要复习考试题，先回去了。

走开时，蕾灵回头一望，看见戏台的顶端横挂着的龙飞凤舞的布幔，上面用金丝线绣起戏班的名称“老一枝香”。

第二天，霁红表姐问外婆：

“外婆，昨晚唱的是什么戏呢？”

外婆斜躺在卧椅上，藤卧椅摆在店屋内的角落头，因为年长月久的被摩擦，这藤椅的把手泛起一层油光。一些脱落的藤条，就用一根布绳绑紧，免得它一再的松脱。老人家专心地在钩制花边，白线绕在指头上，钩针扣紧线的另一头，她想了想，说：

“本来，戏板上告示挂的是潮州剧曲《火烧临江楼》，却又换了戏码，

唱的是《三看御妹刘金定》。”外婆说。

“御妹是谁呀？”霁红表姐眯着小眼睛，问。

“皇帝的妹妹。”外婆说。

大舅母在店铺前打点货物，把咸菜瓮里，剩下不多的咸菜收集在一个瓷

碗内，走过来，问：

“今晚又是什么戏码呢？又是苦情戏吗？”

外婆抬起脸庞，皱起眉头，表示极度的不满，说。

“只有叫文戏或武戏，没有叫苦情戏的。”

“哦！”

大舅母表示敬佩地点点头，还做了个犹如这才明白的表情，其实，只不过为了要讨老人家高兴罢了。不管武戏还是文戏，有人说，凡是在戏台上唱的、演的，都是一台似真又似梦，也是一场喜、恨、悲、郁的，缠结难分的戏曲。而且，有人说，在戏台上演出来的人生故事，在台下也已经看过了。还说在台上唱的曲调，台下也在唱，只是故事背后的布景有所不同罢了。而且，一台同样的戏曲，可以被更换的是唱戏的人！

戏海茫茫，人，还能站在那一个角落？外婆是在看戏吗？想来不尽是，

大舅母轻声地说：

“外婆不只是看戏，她在戏台下，看戏台上唱戏的人，她在借唱戏人的手帕，抹自己的眼泪。”

(三)

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数声啼鸟怨年华，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

——邀请中国戏班来唱戏的做法，开始是在1910年代中期，石隆门金矿极繁华时候；那个时候，样样事儿都比现在的好，几乎，连白糖也是那个时候的最甜。——老人们都是这么说的。

新尧湾河边的这座小渡头，长年累月的，还是这般镇定地任由潮汐来潮汐去。当年砂劳越拉者也从这儿上岸，再骑马往三巴但、伦乐一带巡视；从中国南来的新客，也由这儿下船来、坐船去。尤其，大多数在金矿作苦工的年青人。大家都是同乡属，南来之后，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想过要回唐山去。过节过年的时候，三三两两都聚到这儿来。在这个文化单薄的小地方上，也没有什么玩意儿可共消遣。于是，几个生意人就合伙开起赌窟来了。

这个计划传到曾祖姑姑的耳里，曾祖姑姑十分担心，她抱着刚满月的娃

娃回娘家来，严肃地劝哥哥说：

“这样的不义之钱财呀，不要赚吧！”

处在事业巅峰的曾祖父，当一个人春风得意的时候，还有谁的话能让他听进耳的呢？他说：

“我不赚这个钱，别人也一样赚去。”

“别人赚钱那是别人的事呀！你就免了罢。”

“这些都是废话，你不要来跟我说！”

作哥哥的翻脸了，这个小妹妹只好低头走开去。

赌窟热闹起来了。更为了要吸引赌客，并让他们留住下来，赌窟继续下来的另一套计划，就是邀请戏班来唱戏。还说这也是传统文化，也是娱乐。当时的戏班经常在新加坡演出，把他们请过砂劳越来也是顺水而行。说是顺水而行吗？也当坐两个多星期的轮船，行过了南中国海。停泊在万福码头。还要在古晋歇

脚，再转搭小船，沿着河流而上。

沿河两岸，重重叠叠的是幽幽的树林。倒影在水波上的，是无尽的蓝天白云。当戏班搭的船来到渡头，已是午后时间。太阳还是热辣辣地晒着这片林野莽莽的大地。这真是忙碌的苦力，把一箱箱的行头扛下船。摆放在店屋前的走道上，有老板租让出店屋作为戏班的住宿处。

“戏班来了，呵，戏班来了。”

街坊的大人小孩都围过来看。

这些五采缤纷的大箱子的外部，绘着盘龙画凤的图案，还有石榴果、牡丹花和开屏的孔雀。里边装的都是戏袍、戏冠、乐器和水粉。还有绑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布景、屏风之类的大件物品。这样的大块头，是这里的人从来没见过。那一起来的女人，个个体态轻盈，走路如棉花落地无响声，讲话的声调也如燕子低鸣，清脆悦耳。这一下子可好了，大家才晓得，这个在平常的日子里，还算是极安静的街坊，有一场热闹来了。

又说戏班来自中国南方，他们唱的是潮州剧曲。是福建省罢。可是，这些地理对这里的乡里们来说，也太模糊了，实在很难说得清楚，他们的语言对这些来自广东省的客家人来说，更是陌生，似呼连听都未曾听过。“他们说的那些语言，我们不曾听过。”街坊这么相告。

“乃是潮洲语呀，我们当然不懂得了。”

稍微有一点见识的人，就作一个这么的解释。

所以，戏台就搭在赌窟内，赌局开在戏台下。那赌博的、抽鸦片的，卖鸦片的、闹哄哄的聚集在一处。同时，用自己身子换钱的女人也跟着来了。这种女人大约有两三个，一起搭船来，暂租住在店屋的后楼上。镇上的小孩什么都不懂，只注意到她们的胭脂涂抹得很艳丽，这样的打扮和他们的妈妈大不同。她们都很少说话。过一阵子，她们又都走了，据说她们赶搭轮船，回新加坡去，不久之后，又出现另几个。对于这些女人，有人厌恶她们，有人可怜她们！

果然，石隆门金矿的工人，也有一些没有工作的浪荡仔，都爱留连在这里。有从武梳小渡口，搭小火船来的，有的徒步走小路，也要

走上大半天才到来的。把辛苦挣得的薪水都花在这儿，还说花得很值得，粗鲁人说得都是粗鲁话：

“没事儿，明早下矿坑底，挖钱去。”

那说话的人下了矿坑，遇上土崩，被活埋了。

“都因他自己的嘴皮贱，作虐自己。”认为那是他自己招惹的，同事们作这样的解释也是安慰他们自己。

矿工死在矿坑底似呼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尸体从泥浆里掘起来，就在矿地附近山坡上挖个坑，两下子就埋平了。那活着的人若还有一点人情或义气的话，就到树林里，砍来半截的木头，用刀子划上死者的姓名，再往坟头一插，算了。再烧几个纸钱，或点燃一札香什么的。一段时间过去后，谁也就不会记得那人是谁了。

在赌窟内，流传的都是这类故事，大家说说就罢了，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那些倒霉事儿只会轮给别人，永运不会临到自己。然而，当落在自己头上的时候，连反省的时间也没有。

一年容易的，当一年的湿漉漉的雨天一过，又换回亮丽的晴天来到的时候，老板们又喜孜孜地请了另一团戏班来了。

这一团的戏班长是外婆的父亲，妈妈是团里的一名花旦。扮演的大都是柔软的千金小姐。他们的小女儿也当然随着父母和戏班到处跑码头。行头箱边是她小小的游嬉场。这一趟，就来到这小乡镇。这一回，一唱就唱上整个月的时间。白天没唱戏。年轻的妈妈也就带着九岁女孩走街坊，在曾祖父开的杂货店内买些吃的、喝的。也和女眷们谈谈话，虽然语言隔阂。

曾祖母眼看女孩长得秀气、灵巧。老人家十分晓得，在这个小地方里，要找个如此相貌的女孩也不容易。肚子里打了个主意，就托人说个媒，把女孩买来作童养媳。她老人家还请了一个亲戚到观音庙里求过签，也得了个圣杯。可能那作父母的看了看，想了想，就这样决定了。给女儿一个归属，而且这家人又是生意人，环境看起来也还不错，不愁住的吃的和穿的。作了这家人的媳妇，总比跟着父母到处跑码头来得好！

于是，选了好日子，送过了聘礼。女孩抱着小枕头、提着小包袱，根本不懂发生什么事，这童养媳就过了门。

两天之后，戏目也唱完毕了，收拾了行头，大伙儿都上了船，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女孩的父母带着戏班悄悄地离开了。说是悄悄也不能说是悄悄，离开总是要离开的！

悠悠的河水，日夜在流逝。

不懂那作父母的，在船上的时候，有没有回头望！望一望这个被留下的小女儿，在天底下的另一端，独自在陌生的环境里，面对一大群陌生的人，一个稚嫩的小女孩，从此要适应这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当天早上，女孩一觉醒来后，问起父母去哪里了？

“你的父母走了，不要你了呵！哈、哈。”

给答案的同时，出现的是一张张寡情的脸。那一张张的脸，外婆也就从此延续地看了一辈子。

——“你曾听说童养媳有好日子过的故事吗？”外婆经常这么说。

当提起这些揪心的往事，外婆的内心还是万分剧痛。这样沉重的事，儿孙们的阅历浅薄，实在也想不出有什么适当的话，可以说出来安慰外婆！

(四)

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

一九四二年的世界战争，日本占领砂劳越，这地方上的传统活动全都停办，同时赌窟也废弃。人们各散西东，各自以各自的办法来求生存。

那当儿，本来物质匮乏的乡镇，在这种情形之下，一般民生的物质更加短少了。

一般居民照明用的蜡烛，中国那边没有来货。曾祖父就用椰子油，自己动手制蜡烛。一粒粒椰子从海外实务遥的椰子园内，摘下后，用木船运载回来。遥长的水路，需要行上两三天时间。

剥椰子，取椰子肉，榨椰汁，要做的琐事繁多。那个把椰汁煮沸成油脂的大镬，炉灶

设在店屋后边，柴火烧得满屋子都是火烟，熏得人眼泪直流。忙起来的时候，从天黑熬到天亮。

已老年的曾祖父，这个乡镇的老侨长。他手指拈着烛芯，用麻线束成的烛芯，首先把一根根的芯蕊沾上一层椰子油后，成排成排的，吊在杆子上。待冷却了，取下来，再一层一层的加，加到成为可以点燃的蜡烛为止。

喂，说什么“蜡烛成灰泪始干。”都还不成诗意呢？

猖狂的日本宪兵已点过了曾祖父的名字了，即将捉去活埋。活埋人的土坑在石角，都掘好了。美国的原子弹往广岛投下，日本投降了——曾祖父捡回一命，所以当珍惜了！

曾祖父经常一夜忙到天亮，他说晚上天气凉，人在炉灶旁，好受一些！被晾干的一根根蜡烛，一根根都能在黑暗中点燃。这一线的亮光，能亮在每户人家里，成了曾祖父晚年的许愿！老人家还特别选了几根，用线绳系成一束，托人带给住在燕窝山的小妹妹。

——大舅母常常爱这样的，重复又重复地，把老长辈们说过的话，所做过的事，告诉小辈们。仿佛对小辈们说旧事就是她的责任了！小辈们当中，爱听的倒还听得明白，不爱听的，都认为事不关己，走开去了。

二战结束后，虽然又打起一个南北韩战争。但在东南亚这儿已和平了。土产的胡椒与橡胶价格飞涨，乡里人都欢乐起来了。在如此升平的日子里，地方上的有心人士们，都认为必需感谢养活咱们的一方水土。所以，每一年的观音诞的节日里，请戏班来唱戏酬神。同时也恢复以往的风俗和习惯。可是，每一年请来的戏班都不是同一伙。所以，外婆的父母从此不曾再回来！

每一年的戏班来了，抱着一线希望的外婆，打从心坎里、肺腑里，切切地盼望自己家人能出现。每一年、每一回，外婆来到戏台前，默默地，把唱戏人的脸庞，一张张、仔细地辨认过，可是，就是没有一张她期盼的脸。

“戏班来了，那女人又以为她的父母也来了，赶快假作看戏，往找人去了，发呆。”

那些女眷们，以及街坊上的其他女人，思想迂腐而混浊，她们把外婆的行动看在眼里，一再的讥讽和嘲笑。所以，不敢把痛苦和绝望

显露在脸上，外婆心里滴的血，只有往自己的肚子里吞。

又是一年空等待，外婆的悲楚与挂念无人能了解！

“都没有捎个信来吗？”蕾灵悄声问过大舅母。

“没有，什么信息都没有。连一个听说都没有传回来。”

大舅母的娘家住在街巷后边，一个小庄园里。父亲是华文小学校长兼老师。以年龄来推算，大舅母也未赶上那场繁华呢。好在大舅母没有一般女人的庸腐，待人看事还有一些的深度。

所以，有人闲话了，说这个女儿可能不是亲生的，若是亲生，那有这么绝情的。这些话又传进外婆的耳朵里，叫外婆更感伤。

“说话人的嘴巴只长了有两片皮，动起来不难。”

大舅母倍觉气恼地说。

雨季来了又雨季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在一声声的叹息中，就如此消逝去了！

很可能外婆的父母并没有回唐山去，也许他们辗转到了别处，泰国、槟城？越南？马六甲？印尼？可能他们病了，早已离开世界了。奈何无凭无据的，正如大舅母所说的“连一个听说都没有”所以，没有谁敢来给外婆下一个定论。

年复一年，外婆还是偷偷地引颈盼望。

(五)

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染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当日本战争结束的同时，拉者把砂拉越给了大英帝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50年代中期，也是英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

本土又发生一场动乱。因为紧急状态，这个小乡镇的居民，必须面对戒严和宵禁的威胁。装甲车、军车，在公路上呼啸、奔驰。每一天直升机就在空中打转，一份份传单从军用飞机上投下来，飘落在橡胶园里，也落到田垄上。

最叫人恐惧的是夜半听枪声，恶梦似的。邻居几个大哥哥大姐姐，都是在深夜里，和家

人不告而别，原来他们也加入地下斗争当中。

当雨天来了，下雨的时候，刮起的风把橡胶树枝桠打得呼啦呼啦响，看片片枝叶被风吹打散飘落，草木皆兵的情景萧瑟，人心更惊慌了。

“走吧，明天再戒严的话，又走不成了。”

这一辆公共汽车，搭客都是脸色深沉的年轻人，各人紧握着各人手中的布提袋，尽量不让自己露出内心的恐惧。一些人的家长，他们已在古晋市最偏僻的、潮来水涨的业答芭盖了小业答屋，其宽度仅可栖身罢了。

霁红表姐因为大舅母身体不好，不能走开。蕾铃也和年龄相仿的邻居去到古晋，打个小工友，拿一点微薄的薪水，半饱半饿地过日子。当台湾的文艺电影<意难忘>的主题曲唱得凄凉时，听的人也落泪，也不懂为谁落泪，而泪水就是这般悄然落下。

这样的纷扰连续了十多年的时间，之后，新的国家成立了。局势终于稳定了，平静了。可是，已逃离家乡的人却不想再回来。

新的社会促成新的环境，生活，一切都在与时俱进，也在转变当中，而且，变化得很快。所以，唱戏——这承办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热闹，在1950/60年之后，就从此停办。

屈指数一数，到今天，这戏曲已足足停唱了将近四十多年。

阳历2002年6月，93岁的外婆，带着无尽的期望和失望，沉默地离开了这个恼人的世界。弥留时的外婆谁都不认得了。她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把残旧的、雕花的二胡。二胡的弦已散脱，另一根弦已断，它那干枯的颜色像外婆的白发，微风吹过红毛丹树，再吹进窗口来，只有清风在切切地弹动那根断了的胡弦。

蕾灵很好奇，那把精致的二胡哪里来的？可是，什么事都知道的大舅母已逝世多年，也不懂问谁才好。想了想，凡事都可以这么无谓了吗？

——雨停了。

遗留在街道上的渍水，慢慢地往两边的沟渠流去。

在雨后潮湿的水气里，蕾灵朝着街巷的另一端慢慢走去。旁边是一所警察局，警察局是一排棚屋，屋前的旗杆上，飘拂着马来西亚国

旗和砂劳越州旗。

攀缠在篱笆上的茑萝藤，它的叶子细小如丝线，开着小红花朵，雨珠遗留在花瓣上，好标致的花朵、好细腻的雨珠，凝聚在这个小角落。原来，那间曾经是赌窟、也曾经是戏台的店屋。其实它除了曾经是赌窟，是戏台，它也曾顺着时代而至的潮流，五六十年代开始，它也自然成了放映邵氏电影的电影院。林黛主演的<翠翠>，西片<业当与夏娃>。

曾几何时，这间建筑物已完全被拆毁了。蕾灵站在这儿，看到的是一条完整的，铺上沥青的，通往河边去的行车道。行车道上，以往

的半片砖瓦也找不到！

每个人的日子都是这般辛辛苦苦、庸庸碌碌，一天挨一天过下来的。而今，有谁能说那些往事，犹如一阵风吹过，有这般简单的吗？这一回，又能问谁去呢？

雨水停了，迎面扑来的风还是湿而凉的。

当蕾灵驾驶着车子，缓缓的离开这条街巷，再沿着长长的公路行去。金黄色的夕阳，静静地斜照在山颠上的云雾里。

一台台催人的锣声、弦声、曲声和泪水。蓦然回首，可不是都已云飞烟灭了吗？

吴岸新诗三首

■ 吴 岸

一、《希望》 ——胡志明市印象

希望是清晨明媚的阳光
辉耀在晴朗的天空
希望奔腾在电单车洪流里
在紧握方向的年轻丈夫和
怀抱婴孩的后座妻子的心
中

希望招展在缤纷的越文招牌上

在汽车巴士鸣笛协奏的交响中

希望一如开门营业的小店铺

店前少女含苞待放的微笑

希望似白鸽飞出学校大门的小学生

是穗城二府天后宫里袅袅的香火

希望是侠骨柔肠的越南诗人的歌吟

是
历尽的甜酸
苦辣酿造的人间佳肴

希望是你捕捉欢乐瞬间的快门
是我们别离时难舍的拥抱

希望在高空的红星旗上飘扬

在大街中央胡志明的眼眸中闪烁……

2008年10月16日

二、《越南诗人》

五十年后
在古芝战场
我遇见这位越南战士
一位无名的战地诗人
他坐在幽静的树林里
坐在曾被战火烧焦岩石上

依
旧聚精会神地
挥动诗笔

那时候
蜂群般B52型轰炸机
正投下如雨似的炸弹
大地在燃烧
四季常青的树林
已在橙黄色毒掌下凋零
他愤怒的笔触
记下了侵略着的血腥：
山美村乡民遍野的死尸
战友的碎尸
提在一个美国士兵的手上

那时候
在地道的深处的微光里
同仇敌忾的游击队弟兄们
正在削制尖竹桩
锯开了美国炸弹制造火药
准备又一次迁灭侵入的坦

克



五十年
他已完成越南人民战斗的
诗篇

此刻在幽静树林下
正在构思祖国和平的颂歌

啊，英勇的越南诗人
五十年后的今天
我已白发苍苍
你依然风华正茂
你仿佛听见了
我们来自东南亚诗人们的

歌声

我看见了
你已在诗卷上信笔挥写了
"Viet Nam yeu thich hoa

binh

Nguoi dan Viet Nam chao
don ban"

2008年10月18日

注：越文，“越南爱好和平，越南人民欢迎你！”

三、Guillotine (注1)

—— 观虎笼 (注2)

他们妄想以这古老的
曾叫路易十四人头落地的
铡刀

阻挡越南民族解放的洪流

且伫立
在血迹残留的铁盆旁
我仿佛听见
当年我们曾经的高歌——
带镣长街行
告别众乡亲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而今他们又想以电流和毒

气

在关塔那摩的秘密监狱里
阻挡人类历史的前进
但这个声音
他们永远不能战胜：
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

我走出牢房
门外阳光
异样眩目

2008年10月16日

注 1. “Guillotine”是断头台。1792年法国大革命，国王路易十四遭此刑具处决。

2. “虎笼”是胡志明市战争遗迹纪念馆所展出之昆岛监狱仿造品。

我们如斯围坐着

■ 梁 放

我们如斯围坐着
固守着一球时而并发
小星星的
发光体

父子借它点口土烟
婆媳俩藉它编制藤篮
孩童酣梦底真
因它伸延自灿烂的太阳

那是

来不及成就化石的泪冻
凝自当年无名大树的创伤

多少年后，
本南弟兄将之掇拾
驱逐了黑暗
一经点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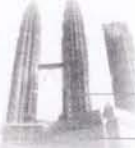
当年承受煎熬
释放的一滴滴
化成多少晶莹绽放

一经点燃

是它衔接黑夜白天
期待第一线曙光
我们如斯围坐着

1.11.2008 古晋

注：本南族是砂拉越最内陆的游居民族。



吉兰丹行脚

■ 紫梦羚

(一) 话望生

每座山
都是名画
直的
顶起千尺倦意
横的
铺满万米痛楚
树啊以高难度站姿

紧扣石缝
抗议
火车日也呜呜
夜也呜呜
载走果狸的青葱

凝视
水月宫的飞檐
萦绕六百年的香火

河中的霞光
不停地翻阅
先辈
垦荒的辛酸
淘金的血泪

(二) 布赖

两座奇峰



小娇为什么哭了?

——对写作《沉默是金》的一点说明

■ 陀 铃

我不想在这里作太多的分析，以免影响读者自我发现的乐趣。只想简单地说明写作这篇东西的目的，或说用意。那就是揭示一个单纯的善良女子，竟被一个一心追求‘性福’的伪君子骗掉了自己的一生‘幸福’。小娇真的淫荡？偷汉子？其实都是这个uncle人格的卑污、多疑的反映。小娇想望的，不过是身边有个娃儿。

有道是‘作品是作者的思想人格的折射’，若因此说我‘心术不正’，我则欣然接受。其实，这篇东西的创作灵感，仅仅来自生活中两件平常不过的小事。其一、听过一位商场得意的中年汉子劝诸友好扎输精管。其二、是一位老人居然收家中年轻女佣为继室。两者原本互不相干，而我却把它们结合了起来。倘非心术不正，似乎不可能有此成就。一察！

小说标题乃反语的运用，旨在加强刺激，读者应该不言自明。这种沉默，分明是掩藏罪恶，怎会是金子？顺此一提。

《沉默是金》刊出后，接到一位热心读者的电话，语带惊异地问我，为何一反过去的严肃态度，写出一篇这样的东西来？

由于语焉不详，一时实在摸不到他不能苟同的主要点是什么？不过，下笔前自己也曾经有点不放心，担心此作品会否被粗心的读者当作时下的色情作品来欣赏。因此，我安慰他：您请放心，我已经乐于被称为‘老顽固’，不会改变了。您不妨再细细读几遍，认真揣摩所有的字句，所有细节所隐藏的真情实事。慢慢的，您就会发现其内涵的严肃性。

景案

■ 驼 铃

凭直觉，外婆不但勤劳，而且善良，只是不擅于言辞。平日，总是显得很沉默。

她和外公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很融洽，我就听过她私下向母亲抱怨：“越老越懒，整天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一生做牛做马何苦来？”外婆显然不接受外公的人生哲学。我偶尔跟随母亲到来，表兄弟们不是说外婆到橡胶园里除草，便是说到小巴刹摆卖地瓜、辣椒之类的农产品去了。

外婆见到我的时候，往往也只微微一笑，最多加上一句“学校放假了？”并没有什么特别亲昵的言语，但我还是乐于到橡胶园里或者镇上的小巴刹去找她。我和表兄弟们的年龄虽然接近，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找不到共同的话题。我宁可陪着外婆，悄悄地看她弯着腰，一锄一锄地把草儿连根掘起；或者看她掂着尾端高高翘起的秤杆儿，卖自家耕种出来的粗粮。

在这个不上两百户人家的所谓新甲板，其实是由过去的集中营发展而成的。外婆的房子是较早建造的一所，虽然也是砖瓦建筑，但格局小又缺设计，与高大堂皇的后来者并列在马路上，一眼望去，其间的有无穷通，不言自明。但外婆家屋后面有一间小寮子，安置着一架胶较。村里的几户割胶人家，几十年来都在借用。每天下午一两点钟，人来人往的，也堪称热闹。

外婆总是在这些人走了之后，前去冲洗那水泥地上的泥沙污迹。我就曾经听外公非议过：“教他们用了，就随手清扫。我们又没收他们一个钱，为什么这样傻？”但外婆一句话也没说，始终不曾与人计较。虽然那并不是什么辛苦的工作，拿起塑胶自来水管射一射，再用竹扫把，将胶较后面的排水浅沟扫一扫便得了，前后不上五分钟，但我也和外公一样，

深为外婆感到不平。然而外婆却数十年如一日，不以被人占了便宜为意。

随着岁月的增长，竟不自觉地产生要了解外婆所以会养成这样的做人态度的缘由。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向母亲询问外婆的出身环境和早年的生活情况。然而，母亲能告诉我的并不多，除了我早已经知道的之外，一项比较重要的资料是外婆本来还有一个哥哥，不过年纪轻轻的，大概才二十出头吧，便在新加坡失去了踪影，据说是被日本人杀了。

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过去也从书本上读到一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不但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付抵抗他们的人，也为了肃清所谓反日分子而滥杀无辜百姓。外婆的哥哥，也就是我未曾谋面的舅公，到底又是为了什么被杀害。如果是因为抗日，那么他的名字便可能留存在有幸活下来的同志的记忆中，甚至载入史册。我作为后人的，岂可坐视不理，让一个为国家民族而牺牲的志士的事迹毫无声息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我必须起而追索。这是责任，即使终无所获，也对得起外婆和自己。

这舅公叫什么名字？母亲并不知道，唯一的途径是向外婆查询。但外婆的家远在百里之外的甲板新村，并非可以随时随兴造访的。我因此只能把这个愿望藏在心底，直到前年春节才跟随父母前往拜年。

那可是个要人尽显欢乐的日子，我又怎好无端挑起这早已被除人遗忘的伤心往事。日后才通过书信找答案么？但外婆没进过学堂，并不识字。表兄弟们虽然能勉强执笔，但所接受的是国民学校的教育，既不了解什么叫做民族尊严，当然也不解当年那场抗日战争的意义。我实在不愿为难外婆，要她去求他们给我写信。

在吃过年初二丰富的晚餐之后的临别之际，我再也憋不住了，便悄悄地走到外婆跟前，拉住她那枯瘦而仍然有劲的手，轻声问她：“婆婆，你告诉我吧，被日本人杀了的舅公到底叫什么名字。”

“……”外婆愕然，对我盯注了片刻，才无限疑惑地反问：“人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追查，日本人为什么杀他？”

“抗日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人家都不喜欢再提那一段历史了。”

“人家不喜欢由他去不喜欢，舅公到底是我们的，是亲人啊。我们怎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说不定，他还是为了我们的生存与自由而牺牲，正如传说的抗日。”

我虽然不知道外婆听得懂多少，但我肯定这永远是她生命中的一种伤痛。

“你要怎样去追查？都已经几十年了，除了我这个老太婆，哪里还有他同辈的人？”

外婆的目光仿佛有点茫然。

“名字，有了名字，我就会设法追查。”

“他叫百岁。”

“百岁？”

这是客家语言啊，是这两个字么？怎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希望他命长如斯？实在不无疑问。

眼看父母都坐上了车子，我不得不赶紧拔起胸前口袋上的圆珠笔，写在掌心让外婆辨认。

“外婆没读书，不识字，不知道那是怎样写的。”

外婆实话实说，怎么办？

从此以后，每当阅读有关这段历史的著述，便一直留意书中人物的名字，读音可有与‘百岁’两字相近音。

真出乎意料，近年来这类书籍的出版，竟有增无减，既有本地21世纪出版社的、策略资讯研究中心的，也有香港南岛出版社的。每出一本，我便买一本。两年下来，案头竟堆满了这类书籍。每一本都仔细拜读，就是一直不见有近似的名字。

近来，不知怎的，除了陈并口述的《我方

的历史》，对于那些旨在夸耀各自的英明伟大的所谓回忆录，竟渐渐失去了兴趣，转而寻些草野作者的有关演义来读，这类作品的反映面广，情节曲折多变，而且有情有义，正合我这种抛不开人道主义的小民的口味。

对于这类似历史小说的东西，我真的是着了迷，不但忘了要找“百岁”，也忘了要求有关的人事的真实可靠。尤其是那部描述英国人如何利用马共进行敌后的抗日工作的著作，更是令我废寝忘食。英国人居然可以把判了罪而且在服刑中的共产党人，从牢狱里释放出来。不但给以军事训练，而且提供武器装备，让他们独当一面抗日去。

马共高级干部之一的林将实，此后的遭遇更是令人读来不胜欷歔。

作者应该是梦幻岛人，甚至是治安当局的负责人之一。在他的叙述过程中，每每有“根据档案记录，此君如何如何”的字眼。他说当年的抗日浪潮，以梦幻岛一地最为汹涌澎湃。许多热血青年，纷纷从马拉诗雅各地到来参加推动工作。其中来自半岛北部的林将实，由于个子魁梧又胆识过人，最为领袖赖得所器重。他的工作任务，因此也特别多。不但搞组织也搞宣传，终日奔走联系。不久，便成了一个半公开的活跃分子。为安全计，赖得替他安排了一个不为闲人所知的陷落居处。但英殖民地政府的政治部却神通广大，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摸上了门，把他和新婚不久的同志兼爱人李锐方一起逮住了。经过两个星期的严刑盘诘，终于把他俩控上法庭。罪名是“通过破坏英国与日本的良好关系，以达致颠覆殖民地政府的目的。他深知欲加之罪，是无从抗辩的，也就借法庭作论坛，痛斥英国人的怯懦无能，竟无视日本军阀的嚣张与侵略意图，毫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而置马拉诗雅人民的安危于不顾。按照作者的描绘是：法官似乎充耳不闻，一板一眼地念：根据治安法令第一千零一条规定，本席宣判林将实和他的妻子李锐方各监禁24个月，从被扣留当天算起。

夫妻俩于是被分开关进了四派普监狱。原来锐方当时已经怀孕，六个月后竟在牢房产下

了一名男婴。由于牢房阴暗闷热，卫生情况恶劣，索性给儿子取名为‘仇硬’，明白宣示一已的心志。但她万料不到，就在这个最苦恼的时刻，殖民地的执法当局，却突然把她母子以及丈夫一齐释放了。原来，日军已经从泰国打了集打的樟伦，同时又在集兰旦的月光滩登陆，再不接受某某党的抗日要求，全境的沦陷势所难免。

双方终于达致联合抗日协议。英方随即把丹绒把莱一间背山面海的犹太人的别墅改成所谓001军事训练学院，为某党所甄选的人员，讲授军事知识以及进行射击爆破、伏击、摸营等实际的武装训练。然而，日军攻势凌厉，不到一个月，便进入首都籍弄泊。原定两个星期一班的训练课程，一再缩短时间，最终也只训练了四批人手，总计165人。

日军终于在大炮的掩护下，抢渡了柔福海峡，进入格兰芝，直逼无籍知麻。英军为了保命，司令百史华终于竖起白旗投降，一切抗日活动只好转入地下。一身干劲的林将实遂成赖得的左右手，负责交通联系。这是最容易引人注目工作任务，但他却视死如归，不避汉奸走狗的盯梢。一如过去，相信赖得为他安排的住处是绝对安全的。但一天早晨，正等出门，就被日军特高科人员拦住了。

虽然日军当局似乎并不急于提审他，但他却不因此放松心情，一直不断观察囚禁他的房子的构造，并设法从外面的边声人语了解有关地点环境。因为在被捕后的押送路上，一直是蒙头盖脑的，他实在不能确定此刻身在何处。

就在当天傍晚，林将实突然不翼而飞了。待看管者发现冲凉房窗口的玻璃不见了，才明白自己的疏忽大意，但为时已晚。

赖得见到林将实居然脱身，而且再前来见他，一时又惊又喜，握着对方的手竟不禁颤抖。但林将实始终很镇定，只要求他尽快为自己另觅藏身之处。赖得满口答应，直说：“对！对！暂时避一避。你的工作任务，我会另外派人去负责。你放心！”

三天后，赖得带着一个陌生汉子，摸黑到榜鹅一间农舍来找他。赖得闪烁着一对深陷的眼珠对他说：“为了安全计，你应该撤退到

州府去。这位同志叫阿民，他是个有经验的划船能手，他可以用舢舨渡你到对岸。你赶紧收拾一下，那里有人等着接你。”林将实有点犹豫：“接头时怎么辨认？”赖得顿了一顿说：“你不用操心，阿民认得那个人。”

舢舨离岸不及百码，左侧的红树林边，一艘快艇跟着飞驰过来，而且亮着明晃晃的探照灯。林将实见势不妙，要求阿明赶快回头，因为离开对岸还很远。然而阿民却置若罔闻，愣在那里。将实一时无计可施，只好纵身跃入那黑魆魆的水里。快艇果然是冲他而来，好象已经发现了他的踪迹，老在离舢舨不远的地方兜圈子。阿民后来对人说，当将实被捞上快艇时，已经不能动弹，而且上衣破裂，浑身鲜血，显然是被快艇引擎螺旋桨所伤。阿民也常常自鸣得意地说：“那简直是鸡蛋碰石头，我才没有那样傻。赖得呀、爷奴呀，为什么都能在宪兵部里自由走动？嘿嘿！”有人问他：“将实后来怎样啦？”他只讪讪地笑道：“谁晓得，查当年宪兵部的档案吧。”

这部小说也只写到这里，但结束了。真是天地不敏，直教人间空遗恨。大约因此觉得空虚无聊，便翻了翻书末的几条附注。其中‘林将实’条下的说明是：霹雳甲板人士，原名黄柏随。矿工出身，体格魁梧高大，皮肤黝黑，人称‘老黑’。妻李锐方，邻村实埔地人。家中尚有一童养媳，唯姓名不详。

噢，甲板人。还有，黄柏随的‘柏随’两字，在客语里不正与‘百岁’同音。他，莫非就是外婆的哥哥‘百岁’。不，不对，他姓黄，外婆姓张，根本对不上。难道外婆是那附注上所说的童养媳？这似乎也有可能，在旧社会，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继续追查么？算了吧！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阴阳两隔，是又如何，恐怕只有增加外婆的惆怅而已。再说，柏随有柏随的生命光彩，外婆也有外婆的价值。柏随轰轰烈烈地为人间正义奉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外婆却胼手胝足劳动生产，而且与人亲善相处，数十年如一日，平凡中透出教人无法蔑视的尊严。她与柏随有无关系，都不碍于我对她的敬爱。

外婆，孙儿祝您健康百岁！



琼台书院、五公祠游踪

■ 一 介

八月十八日下午，我们的旅行团，从海南岛三亚来到了海口市琼台书院。这几天气候炎热，全无雨踪，此刻却是小雨初歇，暑气顿消。

说是海口市，是照新的行政区划而言，这儿其实是琼山县的府城，为古代海南岛最高行政长官驻在地。琼台书院是清朝海南岛最高学府，当然早已停办了，但就在对面，隔着一条街，那座崭新的多层大厦，正是一间师范院校，师范学生有幸和它为邻，在精神气质方面肯定会有良好的陶冶作用！

年纪较大、看过琼剧或粤剧的读者，对琼台书院应该不会陌生，因为它除了培育英才之外，还发生过一则爱情故事，琼剧和粤剧的《搜书院》即以此为主线铺叙，著名女伶红线女就主演过粤剧《搜书院》。

建筑物已经陈旧了，它始建于清朝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此后经过数次扩建修缮。久经岁月沧桑，成了著名的文化遗产。

我们先进入后座的“讲学堂”。室内的一座石雕人像，有文字说明那是倡议建立这学堂的琼崖道尹，可惜我忘了他的姓名，连官衔也可能记错。

讲学堂外面的花圃上，一左一右立着两座铜像，趋趋前一看，却是我“认识”的，左边（面向讲学堂为准）那一位是谢宝，右边是张岳崧。

谢宝，是上述《搜书院》剧中重要角色。他是海南岛琼山人，字紫云，康熙四十七年举人，雍正二年进士，然后出任广东肇庆府教授。这里的“教授”是一个官职，官位很小，完全没有油水，很少有进士屈任此职的。谢宝一生中只当官一次，而且为期甚短，不久就辞职回海南岛教书去了。

《搜书院》的故事就发生在他当琼台书院“掌教”的时候。他有一个最喜爱的学生张日旻，因故认识了最高地方长官镇台府内的一

个丫环，一次，那位丫环被主人家欺凌，竟逃进学堂，央求日旻掩护。镇台知道后，就派重兵将学堂包围，准备内搜查拿人。风声紧急的关头，日旻只得将实情告诉谢宝，既请求他原谅，也恳求搭救该丫环。公正不阿的谢宝，并没有处罚日旻，将丫环送还镇台，却以一个介寒儒，跟地方长官分庭抗礼，周旋到底，最后把丫环藏在他专用的轿子底下，放她逃生了。

张日旻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海南文昌人，乾隆年间考中进士，出任云南省宜良县知县，后调任云南新平县知县、署路南州事。他的仕途，比老师谢宝顺利得多。

张岳崧，海南定安人，嘉庆下四年（1809年）殿试探花——即第三名进士，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称榜眼。曾任湖北省布政使。善诗文，工书法，著有《筠心草堂集》，道光年间续修《琼州府志》。

在书院的过道，有复制的大幅名人书画。

院前一块大碑石，碑文记载修建书院的经过。

参观过琼台书院，我们又去相距不无的五公祠。

五公是指唐朝李德裕，宋朝的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五人。李德裕因“牛李党争”被贬到海南岛，其余四人都是宋朝大臣，力主抵抗金国，反对议和，要收复失地，被当时的主和派如秦桧等所排斥、迫害，远谪海南岛。上述五人中，只有李纲和胡铨两人后有回到大陆，其余都在海南岛郁郁而死！

五公祠始建于明朝万历年，清朝光绪十五年重建。它是一座两层的建筑，高十余米，上悬“海南第一楼”匾额，清朝琼崖道尹朱为瀚书。楼中有历代骚人墨客之名联诗句，限于时间，无法欣赏，但其中有两联，最为精彩，值得介绍：

“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之海外。

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

这是清末文昌县名士潘存所撰并书。潘存是举人，但屡次考进士皆落第，他有落第归途题壁诗，不胜感慨，可见从前科场之困厄，令人气短！他曾经担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后回海南教书，担任“山长”（校长）。

“于东坡外，有此五贤，自唐宋迄今，公道千秋垂定论。”

处南海中，别为一郡，望烟云所聚，天涯万里见孤忠。”

这是广东提督学政徐琪所作。

最早被贬到海南岛的李德裕，唐朝河北赞皇人，宰相李吉甫的儿子。唐朝历史上有著名的“牛李党争”，牛党以牛僧孺为领袖，李党则以李德裕为首。两党在朝内对抗，各有胜负。牛僧孺当权时，李德裕被贬到蛮荒之区的海南岛，千多年前的琼崖，是怎样一番面貌？汉人不多，主要居民是未开化的黎人，日子该如何过啊？李德裕有诗讲述贬谪的苦况，仅举两首为例：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
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
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
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
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兹略述宋代“四公”籍贯和官职，各附其诗一二首，以增加读者对他们的了解：

李纲字伯纪，福建邵武人，徽宗时中进士，钦宗初年当兵部侍郎。他的《江行》诗：

“春江望不极，惨淡起层阴。

烟风蒙蒙湿，云涛渺渺深。

怀家千里意，报国一生心。

叹息知音少，空为梁父吟。”

赵鼎字无镇，山西闻喜人，崇宁年间进士，宋朝南渡后，他两度在高宗时任丞相。

“西风吹雨夜潇潇，冷烬残香共寂寥。
要作秋江莲底睡，正宜窗外有芭蕉。”

（《夜不寐》）

李光字泰发，浙江上虞人，崇宁进士，官到吏部尚书，参知政事。

“山远江深胜地藏，森森乔木间修篁。
月林不动参差影，花径常供自在香。

沈水热残金鸭冷，落花飞尽绿阴凉。
神通甚愧维摩老，聊表蛮邦作客乡。”

（《秀香堂》）

胡铨字邦衡，江西庐陵人。宋高宗时举进士。胡铨因上书乞斩主和的秦桧，王伦、孙近三人，被贬海南。他在宋孝宗时被召返，官至中书舍人兼国子祭酒，权兵部侍郎。

“海南飘荡水雪飞，黎婺山头日上迟；
千里孤身一樽酒，此情惟有故人知。”

（《寄参政李光》）

“北望长思闻喜县，南来怕入买愁村；
区区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

（《临高买愁村口占》）

祠前空地，有四座石像，是五公中的四人，一边两人，相对而立，基座各附有姓名、生卒年份和简历。既是“五公”，理应有五座石像，一查，“失踪”的是胡铨。据地陪说，以前的确有五座，全摆放室内，后来却搬到室外。五公祠和邻国交界处，围着蓝色大铁片，似正进行某项工程，地陪猜测胡铨像或被围在大草原铁片后面。

纪念宋朝大文豪苏东坡（也曾被远谪海南岛）的苏公园祠，就在五公祠侧边，不知何故大门紧锁，无从入内瞻仰。

两祠之间的“观稼堂”，旧籍中有提及，现在却成了摆卖水晶产品的摊档，出售佛像、貔貅等。

五公祠与琼台书院，似乎都没有门卫和管理人员，游人自去自来，为了古迹的安全，我想基本的保护设施是应该具备的。

四座石像放置室外，饱受日晒雨淋和风吹，会加速风化作用，宜尽快把它们搬入室内。

由于时间关系，距离不算远的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之墓，竟然失诸交臂，深感可惜，更不用说远在海南岛西部儋县的东坡书院——苏东坡谪居的遗址。离开海南，心头怏怏，颇有遗憾！



桥 与 岸

■文锦宁

这边岸
全靠
你
贯通
那边岸

一气呵成，穿过
横障在
流水
之上的
一道无形的墙壁

从此

两岸青山绿原
彼此交跳经络
互传脉搏
难得你
拨开漫天乌云
融洽了
剪贴在一片祥和
风景明朗历史的
喜悦

两臂擎起
两岸生态的和谐
澄滤透澈

春秋夏冬底变化

连贯
永久岁月的负荷
突破了
无边冷淡
与隔膜！
……

这边岸
还需
你
永连
那边岸

好一个秋

■施汉威

西风咆哮阵阵
唬得躲在树枝上的
秋
簌簌发抖

凉意渗入胸臆
细雨在窗外
欲说还休

蘸墨

拟描一抹萧索
浓墨挥溅下
竟显现
辛弃疾
漂亮的名句

生命中的绿

■亦 凡

新芽初发
眼睛触摸得到的婴儿粉嫩
玲珑剔透
新叶弹破美少年肌肤
掌掌伸出
大叶子在下面承就所托
一树层次分明

嫩绿新绿翠绿深绿

秒针千回转
时序循环
新芽转成了新叶
新叶脱成了老叶
而老叶几番风雨

斑斑满身黄

当老叶回归泥土
梢头又茁出几株新芽
绿盎然
绵绵蔓延

小诗三首

■雪 萍

合约

白纸，黑字
守成规的——
两个名字
承诺了一场信守

证券交易中心

嘀嘀嗒嗒的键盘声
忐忑忐忑的心情
十数摄氏度的空调室内
仍然有人
不住冒汗

流水帐

在资源的河流上
每日
泛舟



从窗子里看麻雀

■石 羚

除了偶尔听到外面机车驶过发出的嘈音，在这个正发展、越来越失去空间的市区，目前的工作环境可算是一处宁谧的“乐土”，宁谧的甚至可以入禅。这清静并不表示完全的沉寂，教员的讲解啦，学生的朗读啦，唱歌啦，加上几只在操场上飞上飞下的小麻雀，边跳跳蹦蹦边吱吱喳喳个不停，非但不觉烦躁，且听来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

记得小时候，家在闹市中的一条小巷内，只因为对户植有一棵小树，所以一到春天，每片翅膀有巴掌般大的彩蝶就会在门外飞舞。秋天气爽天蓝，蜻蜓满天盘旋，随时轻易捉几只，用幼线绑着牠的尾巴来玩。麻雀更是不必说了，没有季节之分。那棵越语叫做 càytrúngcá 的树将牠们养的肥肥胖胖。不过那时候对麻雀的兴趣是偷偷用自制的丫子练习自己的“神射”（那是犯了一向连养雀也不准的祖母的禁例的）。这些见惯了一点都不稀奇的小东西，跟着我无知的童年消失的几乎不复记忆，眼下却惹起我“探窥”牠们的兴趣——正如牠们正对着课室探头探脑一样。

我是透过校务处的一扇窗子来看牠们的。

每天看着这些小东西，虽然说所有的麻雀都是同样子，但我敢说牠们都各自有自己

的“面貌”，并根据其“个性”而给每只起了个绰号。就说那个子比其它大的，常爱站着顾视，俨然是长者，我叫牠做“家长”，一只与其刚好相反，个子纤细苗条的，虽然走起路来不离蹦跳，但形态居然看来像一个淑女般柔娴，“淑女”这个名字就给了牠。有“窈窕淑女”；必有“好逑君子”，我心想。因为开始时曾以为其中一只喜欢由这只面前跳到那只身边的就是“君子”，后来才发觉这只特别活跃的“老小子”——因为牠的羽色比一般来得灰白——并不“好求”，反而越看越像一个搬弄口舌的家伙！原来除了这群操场上的常客外，间中还有一群别处飞来的外客，牠们多是停在校园内唯一的瘦树上，这时候；那只“说话”最多的家伙就更加起劲了，飞上枝头去与每个“客人”寒暄一番后，又飞下来到自己的同伴前晃一晃。奇怪的是：虽经牠做了媒介关系，但这群麻雀从不与原有的混在一起，就算飞下来啄食时，都只在操场的一角吧了。

学生们没有追赶麻雀的行为，人、雀倒也相安无事，而牠们同类间却未能好好相处，这才想到：人与人之间又何尚不是互相厮轧呢？好多时；我不得不深思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了。

岁月翻飞如风——深宵听电台Phone In节目有感

■冬 梦

秋凉刚过，挥手一别，原来你早已走在天青海蓝的九月。

你曾说过，隔窗听风，不如开窗看云，其实我好想答你，云爱流浪的，你是吗？

我怕苦涩，故意多放点糖，呷一口冰冻的咖啡，离愁都浮现在杯面上，都浮现在我的脸上，我看不见，会不会浮现在你低首无语的垂睫上。

咖啡室出来，街道一片热闹，原来今天是迎月的中秋前夕，一位小女孩向我们兜售小饰

物，我拣选了一个浅蓝色的蝴蝶小发夹给你，你将发夹别在飞瀑的云发上。

“风雨中蝴蝶不会展翅而飞吧”我平静地问你。

你没有作答，缓缓而行，最后带走这个发夹，也带走了一切属于我们，曾经如诗似歌的岁月。岁月翻飞如风，是风今天将你送走的，明天呢？后天呢？以后呢？风会不会可以替我再将你送回，即使不能实实在在地在我身边，也希望能够将你吹送到我夜夜情牵意真的梦里。



寻根梦

■林燕华

我是广东省饶平县人，在越南南方的蓄臻长，现居于胡志明市。

从小父亲就怕我们忘本，常叙述有关家乡的亲人和一些事宜，同时在十分困苦的生活环境中还是坚持让我们三兄妹接受中文教育。父亲常常挂念着故国的乡土，为了不能回去而深感遗憾。他常常寄望于我两位哥哥，希望他们将来有机会时无论如何要代他回家乡祭祖，同时要给我祖母改葬。我祖母是给饿死的，没有棺材，也没有坟墓。这是我父亲一生的内疚；也是我们的内疚！

我祖父母家住饶平省井洲乡西宫社，是个临海的小乡村，祖父靠替人打渔而一家清茶淡饭糊口过活。父亲生于清朝末年，到处兵慌马乱、民不聊生。那年父亲未满三岁，于农历八月二十一日，祖父下船出海之后就不再回来，西宫社的几艘渔船都葬身海底！祖母一对小脚养不了一家五口人，小叔叔还抱在怀中，祖母只得将大姑母卖给人做童养媳，勉强熬过几年。可是生活一天天地拮据，一家度日如年，未满十五岁的父亲被生活迫得只得告别慈母姐弟、离乡别井、流落到异国他乡寻食。

没有文化、没有本钱、语言又受障碍，父亲到越南来只能靠体力劳动，生活艰苦万分，可是他时时刻刻都面向故乡、怀念亲人，的确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父亲已于1979年去世，一生都不能回到故国，这是他所不能瞑目的。他所寄望的两个儿子也不能为力，因此，这“任务”本应该落在我身上！

2000年9月，我陪着爱女杨海燕从越南胡志明市到广州暨南大学就读国际经济贸易系研究生。原想借此一程带杨海燕回家乡寻根访

祖，好让她有机会探访她父系和母系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村庄，以寻找自己的根、寻找自己的家史；寻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向上的文化底蕴，从而对自己的传统有了更多的了解、加深对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中国新貌的认识、加深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根源的认识，了解中国的昨天与今天；对中国抱有友好的感情，成为促进中越友好往来的桥梁作出微小的贡献。我相信杨海燕从寻根的活动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从中了解到一些家史和文化史的素材；更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渊源；同时也能够切身感受和体会华人的一些经历。此外，还要知道家乡的风土人情、英雄人物、语言文化、要沿着祖先生活的足印，了解先人的事迹，感受祖籍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以找回被遗忘的感情纽带。我还祈望着能写一篇关于自己家史的文章、从家族的第一代移民写起。也许那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家史。

但结果我因经济条件不允许，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带着一颗惆怅之心情返回越南——遗失了一场美梦！

然而，我仍然梦想能早日履行一个自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许下的诺言——寻根！

终于在2004年9月，在二哥的建议下，我和大哥、二哥，以及二哥的二儿子林祥德、我女儿杨海燕，一起从深圳租车直达饶平县井洲乡寻根祭祖。

那是一个风情日暖的早上，我们充满着一股热烈的心情上车。汽车经过惠阳、惠州、潮州等地，一路的风景如画，但我都没集中欣赏，一心只向往家乡——饶平，那是我父亲生长的地方、是他日夜念念不忘的家乡；是我慈善的祖母饿死之地，也是我不能忘怀的乡土，怎叫我不激动呢！



色彩文化与寺庙

■ 鍾 灵

始于什么时候呢？去拜十间庙，已是我们胡志明市里，家喻户晓的事了。不论是男女老幼，对这名词都不会陌生。亦不论是善信或是非善信，都知道拜十间庙，是怎样的一回事。是越南南方，有着一个地方，那里同时建有十间庙，让人去供拜吗？非也，原来所谓拜十间庙，是香客们，以一日时间，划定某一路段，在这一路段里的寺庙都预约好，是向上六省行，或是往西区走，都如是这样，由起行处开始，沿途一路走，每到寺庙就停车进去参拜。

越南虽不算佛国，但这块国土里寺庙之多，真的有待专人去点数！单是一个胡志明市内，只要我们大街小巷一转，就很容易见到寺和庙。十间庙只是香客一个代名词，拜起来又岂止十间呢？我参加过的，每次组织去拜十间庙，人数多则要坐满，五六辆四十五座的大巴士车，小则也三四辆大巴士车。

而寺庙从不规限是建筑规模的大庙，或路旁一间低矮的小寺门，亦不计是和尚寺或尼姑庵，香客们是很单纯的，只是对菩萨一种很习俗的尊敬！观念是神佛乃四海一家亲，无分种族；更无分释道儒。因此，入寺或进庙都是一样的和谐与共！莫问是佛祖；观音；关帝；孙悟空；五行娘；圣母娘娘；或地藏王等等……。只要有个泥塑木雕像供奉在那里，善信们都会虔诚下拜，深深顶礼！

如果以科学的角度来论，这是否很愚昧和迷信呢？但若以民间的习俗来看，这只是一纯朴的风气，亦可说是一种文化的色彩。因为这些拜神的善信，不算佛教徒或道教等。不是拜神就是佛家子弟哦，尤其是拜到这样的满天神佛！若问拜神的人，佛教的修行；参禅；打坐；经文等，这对于他们是茫然和无关的。他们参拜完全是一种简单的信念。京族同胞和我们华人同胞，敬拜祖先是一种传统。烧香点燃烛化纸钱仍风俗。拜祖先，意义是教导子孙，要懂得先辈的事迹，自身的出处，慎终追远！

拜菩萨，各人求各人所需，至于求不求得到是一回事，但，每个善信就一定能够求到个心

安和理得！

亦基于这种纯风朴俗，在我们社会上自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礼教道德观，因为深信因果循环，善恶报应，人们便自规范和约束本身的行为，家庭中如对父母不敬，将来子女亦同样对自己不恭，社会上若多行不义，必遭天谴！善信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菜市场里，小贩们作买卖，若有人贷了肉，去如黄鹤的话，他们会说：『由她，她今生不还，下世做牛马也总要还。』或者会这样想：『我破财算挡灾，骗我钱财的，就由他去承受灾祸好了。』

这听起来很玄，但就是这个玄妙，令善良的人都不会去行差踏错，而且亦化解了民间不少争执和干戈，在华人的群体中尤爱说一句话：『越南地，亚婆钱，（亚婆即庙中供奉的天后圣母）是您的就是您，不是您的贪了也无益！』我见证过一位华人大叔，岁暮时节卖年货，让客人取货到各省去卖，其中一客人，取了多次货，最后一次不再出来找数。这位大叔竟能平静的说：『他不肯还，我现在穷追他也无用，难道和他打架吗？是我的钱，菩萨会助我在别处赚回，若不就算是前生欠他的，如今还他吧！』这就是我们民间的一种信佛的因果观。另外，我亦听一位朋友如此说过：『不要贪去庙吃便宜饭，（庙里常有施斋的饭吃，是不收费的）您但见别人是越施越有，而吃便宜饭的人就越吃越穷！』

寺庙通常是慈善活动的中心，别的机构都不及寺庙收到那样多，自发性的救济品。每年七月，寺庙收到各方善信赠施的济品。例如：白米；面食；酱油；糖盐等等……。寺庙都用来分发给穷苦的同胞，七月到寺庙领米粮，是穷人的喜悦！

若逢救灾时候，赈灾行列就一定会见到和尚与尼姑，即寺庙的参与！

寺庙带给民间是喜乐和祥和。每年的神诞或庙会，不论多远，纵使登山涉水，香客们都会去到参拜，而庙会带动了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及旅游业的兴旺！例如：三月朱笃的



婆诞；正月十五平阳省土龙木的圣母出游；潘切市的关圣帝君诞；西宁省的黑婆山等等……

每到诞日，花车出游，锣鼓喧天的龙狮共舞；古乐悠扬的仙女散花；与及扮相各种神话人物造型的如：八仙过海；观音下凡等的游行。那水泄不通，万人空巷的热闹场景，给人一种盛世升平，真个普天同庆，多么的欢欣气象！人置身在如斯的盛会中，能不带出愉悦的

笑容吗？这就是寺庙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色彩缤纷！

当我们在寺庙里，双手合十，顶礼膜拜时，愿人人都怀抱一颗至真至善的心，大家齐齐祈福。一如寺庙内挂起的横经，祝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愿我们的社会，在未来的岁月，迈向一个至美的明天！



小时候常听到长辈们谈到「五代同堂」的妙论，争议中往往说短论长，当时总觉得不以为然，只当作不过是一种传统观念而已。

孰料，远在唐代，被世人誉称《百忍齐家》的张公艺，他一生正德修身，重礼重义，忍让齐家，他创立「九世同堂」的自身家族德行，其观点流传于世而不朽，所谓「九世同堂」，应该是集合家庭中所有的老少九辈者，在九代期间未曾分家析产，合家数百人同灶共炊，家道长幼有序，和睦融洽的在一起生活。

张公怎样能够把这么多的兄弟，姊妹，妯娌，姑嫂，维持得那么和谐，到底有何秘诀呢？

这种家族理论性，连皇帝唐高宗也觉得有些不妥，疑信参半，便召张公艺来问道：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你如何能够维持得那么好，井然有序的「同堂」？

张公艺只好硬着头皮呈上书面报告：忍忍忍，得再忍！

他一共写了一百个忍字，再没有别的字了。

用现代语词来讲就是「忍让」，一再互相忍让。因此后世称他为“张百忍”。

在那个庞大杂乱的家庭组织里，这一百个忍字是如何去分配均匀呢，性格柔顺的人分到多少？性格刚烈的人分到多少？性格狡猾的人又分到多少？背景强硬的人分到多少？背景软弱的人又分到多少？

很可惜，张公艺没说清楚，或者给后世有个交待，解释，就连皇帝也懒得问个究竟了。

因为，皇帝多半认为只要有人肯承受忍让，能忍则安，百忍成金，就没有问题了，后来还亲书「百忍义门」来表彰。

单是靠忍耐，请问能维持得多久，多远呢？张公艺的大家庭组织维持到那一年？又如何解体的？有谁能告诉我们？

九世同堂

■ 骆文良

遗忘

■ 余问耕

有一个承诺叫

遗忘

在我们合谱的乐章未完

成

却不得不划上

休止符之后

遗忘

答应我吧！如果
你要我幸福的话

从此

一次又一次的自欺

又一次一次的原谅
自己



孩子想告诉您

■杨迪生

此刻，二零零六年某月某日凌晨四点十一分。

爸爸，孩子想告诉您，今天是我的生日。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一个没有蜡烛和蛋糕的生日里，亲爱的爸爸，让我怎么告诉您，我应该开心还是难过的呢？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您，我的爸爸。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我许下生日愿望，愿时间能回到以前，愿劳累成疾的您多睡一会儿吧！一会儿，那怕就一小会儿！

从没有像今晚这样深切地想念您，您熟悉的声音，陪伴我多少年风风雨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生命是您给予的，没天那有地，没有地那有家，没有家那有您，没有您那有我。感谢您给予了我一切，谢谢您，我最亲爱的爸爸。

当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纠缠您的身躯时，如水的月光已化作飘逸的雪花，很快就将您的黑发染白，岁月的年轮和恶疾的魔爪已化作无情的刻刀在您的脸上留下永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您的笑容依旧，关爱依旧，不再依旧的是您那日益苍老的容颜，忘不了您健壮时早出晚归的身影，忘不了您疲惫不堪的神情，更

忘
您
生

险、在

肺炎”蔓延

的焦急眼神……

不了

冒 着

命的危

“非典性

时期到中国看望我

如那首《懂你》歌曲诉说的一样，多想伴着你，告诉你我其实多么的爱你，花静静的绽放，在我忽然想你的夜里，多想告诉你，其实你一直都是我的奇迹，一年又一年，风霜遮盖了你的笑脸，你寂寞的心有谁还能够体会，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从此不知你心中苦与乐，多想靠近你，依偎在你温暖寂寞的怀里，告诉你，我其实一直都懂你……

如今，一切已成为追忆，在您生命走到终点的那一刻，我牵着您的手，用泪水、用哭声陪伴您走完那段路。任由我声嘶力竭地呼喊，您也再不回来了！

生日快乐，我在心里默默为自己祝福着，这个世界有些人一无所有，有些人却得太多，而在曾经孕育我的那些日子里，其实您的爱一直在我心中漾溢着，所以在我有生的日子都会开心快乐地活着！！

小时候看你
是诗
读一回万花筒世界
躺在摇篮上
遐想缤纷云海

长大后是追逐
静不下来
那颗万马奔腾的心
纠缠不清
如果只为一点点痴狂

翻云覆雨时
海市蜃楼在眼前掠过
捉到的
是一脸的惘然
还有一头满怀心事的白发

走到尽头
相拥时
仍看不穿
富贵与浮云所编织的
陷阱

追云

■李伟贤



奶奶藏身岁月中

■李小东

小时候
总爱跟奶奶捉迷藏
我藏身笑声中
总被她找到

现在
是奶奶跟我捉迷藏
她藏身岁月中
怎么找得着

偶然，找到了
却是在
一醒来就消失
唤都唤不回来的
梦里

与诗对话

■小寒

(一)

我爱寂寞
寂寞爱诗
诗
爱我

说什么
忙不忙
诗不诗

是谁

(四)

成功是诗
吃苦是诗
不劳而获的
是诗吗

(二)

懒惰就懒惰嘛

(三)

诗是鱼
诗是水
我暗问自己

小诗四首

■邓佩诗

恨

难以言喻的
愤怒
换取死敌的快乐

无奈

明明是自己的功劳
偏偏留给
别人

嫉妒

绕过对方
看一次粉身碎骨的
折磨

咖啡

让自己亲自尝试
苦尽甘来
一口真正的黑

小鱼和月亮

■林佩佩

寂寞的小鱼
在夜里闲游
一片漆黑的大海
孤独的心敲上门

抬头望明月
小鱼想飞到天上去
与月亮倾诉

后记：阅读《小诗磨坊
2》一书中林焕彰老师的鱼
和月亮的图画有感而写。

树叶

■陈朝运

春天
你我还依依相偎
秋天
风把你带走
或许美好的日子
结局也总要别离
只愿你在不开心的时候
记得有一个人
为你写诗

念子牙

■伊 尹

清风绿松
环抱平湖春色
椰棕下 茅舍人家
能得几人快乐?

执杆 观湖
遥想子牙当年

立钓于渭水北岸
直线无饵 离水面三尺
只为钓到王与侯
何曾是为了千年以前
这一
小小的鱼儿

轻燕翩翩
风柳多情
欲伸手以揽雀尾
我却想化为一鱼
伴游子牙
穿越千年的伤痛

焚寄一首诗

■依 雯

记不起
是第几个重阳节了
你们的名字
旧词新诗仍在
还未删除

意识间
你们从很远的地方归来
手持火把亮过
漆黑夜空
叩窗点点鸦啼
是几张久违的脸

追忆无声
再展读你们的诗篇时
心 就会思念着
真诚说一声
你们还好吗?

“无底桶盛水”的故事

■平 常

“无底桶盛水”的故事你听说过吗?那你相信吗?

我小时候的确听过,老实说,当时真的不信,还嘘作者夸大其词,是哄小孩来的。不过也因为这么一想,这个故事的大意很自然地扫描到我的内存里去。

随着岁月的增长,日子经沙漏一天天地溜走,当心脏皱纹(女生总是爱美的,请允许我把岁月痕迹藏在心底)一条又一条地露头了,我竟越来越相信确有其事,自己还曾经陆陆续续地当上志愿“白老鼠”,以亲身经历去证明此言非虚。

无底桶固然无法盛住满桶的水,但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凭着坚忍与毅力,竟以积少成多取胜、把无底桶身上一滴滴残余的水珠存下来,熬了一个通宵,他居然成功地用无底桶把另一个有底桶给装满了。

人生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很显浅,

但不荒谬。“无底桶盛水”是可行的,不过得多费功夫,得坚持努力,得不怕气馁。其实,表面上也许我们对它不以为然时,但实际生活上,我们都乖乖地用上它了:上一代把下一代养育成人,不就是活版的“无底桶盛水”嘛;知识小舟在无涯海洋中破浪前进,当“无底桶盛水”的实证;夫妻花了一辈子的功夫去培养与维护婚姻感情,还不是靠“无底桶盛水”;知心好友要在营营役役中保持友谊永固,“无底桶盛水”居功至伟;从零做起的白手兴家者,要是没后台、没运气,舍“无底桶盛水”其谁。

心路历程是经验一点一滴地累积,用心去走的人生路,就算“无底桶盛水”,也会变得丰硕盎然!

(编者按:以上三篇作品为学明文友所组稿件,仅此致以谢意!)



阿诗玛的故乡石林

■(越南)林燕华

昆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云南省省会，属亚热带高原型季风气候，冬不严寒、夏不酷暑，常年风和日丽，四季如春；向有“春城”之称；并有“春城无处不是花”的名句。

昆明也是花的城市，出名的有八十余种名花，而以“甲天下”之誉的山茶花为最，并已被定为昆明市的市花。

云南石林，是云贵高原的奇景。据导游介绍：云贵高原以及青藏高原，在两亿年以前是一片大海，石灰岩沉积海底，后来经过地壳运动，海底隆起上升，变成了高山。而石林约在二百万年以前，由于石灰岩的溶解作用，使石柱彼此分离，又经过常年的风雨剥蚀，而形成了现在这种千百万座拔地而起、形态各异的石峰、石柱、石笋等千姿百态的石林。远远望去，丛立的石柱、石笋如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石林因此得名。于2004年，石林被列入世界地质公园名单。故此，石林景区早就给人一个奇特的映像，向往她的神秘、雄伟，所以，旅客一到昆明，就会想到石林观赏！

石林风景区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从昆明石虎关到石林约需40分钟的路程。

西南边陲的云南，下午八时太阳才落山，整日阳光高照；由于云南海拔高，太阳紫外线辐射很强，故细心的导游劝我们有伞的带伞，没伞的戴帽子。这叫做‘四季衣服齐穿戴。’

车往石林景区途中，导游小姐向我们介绍了昆明市的历史、人文、气候、花草、少数民族掌故，如云南十八怪和风俗习惯等。彝族是云南26个民族之一，大都喜欢黑色，这里的年轻姑娘都称为‘阿诗玛’，年轻的小伙子被称为‘阿黑’或‘阿黑哥’。她提议我们称她为‘阿诗玛’。——好一个年轻美貌又健谈的“阿诗玛！”

在石林，有着很多关于阿黑哥和阿诗玛的传奇故事，这些凄美动人的传说，道尽了彝族人民丰富的艺术与智慧。

据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善良的阿诗玛，与一个勇敢，诚实、勤劳的牧羊人‘阿黑’相恋。村里头目的儿子‘阿支’也爱上美丽的‘阿诗玛’。‘阿支’不惜手段追求阿诗玛，软硬兼施、承其父势力加以逼婚，但她坚持本意，坚决不从，一心一意深爱阿黑。阿支老羞成怒，鲁蛮地将她关进牢笼，阿黑得知急忙赶来相救，阿支妒火燃烧，放出凶猛的洪水吞噬这对恋人。结果，阿诗玛变成了一座美丽、端庄的石像，永驻石林。

汽车一驶进石林县境内，只见公路两旁怪石林立，车上有人惊叹，大家忙把摄像机对着车窗外猎取奇景。

阳光下的石林，呈灰白色的石岩，千姿百态、密密麻麻，无边无际；一座座的石柱、石峰、石笋、石牙参差错落，拔地而起，直刺青天，顶天立地。远望犹如一片片苍苍茫茫的森林。还有很多的象形石，如阿诗玛、象鼻山、凤凰石等。我们惊讶于岩石经过长年的变化，竟能形成如此奇特的地貌！这天开异境，给游客清新的美感和浓郁的诗意。

石林游览区大致由大石林和小石林两区组成。大石林奇峰林立，以剑峰、剑峰池、望峰亭、莲花峰等景光为最著名，登上望峰亭，远眺群山环抱，峥嵘峻峭，颇觉视野宽阔、心旷神怡，真有“无限风光在险峰”之感。来到石林广场，最瞩目的是高大的石柱上刻有“石林”两个鲜红大字，这是我们经常在画报或照片上看到的画面；还有：“南天砥柱”、“石林胜境”、“天下第一奇观”、及一些文人的题词，点缀着石林的景象更加动人。现在我们亲历其境，更感到万分兴奋、震撼。大家忙将相机闪个不停，有些旅客还把这美景录下，以此留下深刻的回忆。

小石林与险峻的大石林比较则显得幽静、淡雅，金色的阳光洒在茵茵的草地上犹如一幅多彩的油画。

在小石林中，在一个圆形水池岸上，我们

见到了传说中的阿诗玛：那是已经化成一座身材修长、端庄肃穆、背着背篓、充满活力、微微仰首挺胸，深情地遥望着远方，期盼着她心中的阿黑哥的归来！

导游笑说：“如果我们说大石林是阿黑哥，那小石林当然是阿诗玛了。”她还向我们介绍了彝族的风俗。她说彝族阿诗玛的鸡冠帽上两个角是未婚的标志，是不允许小伙子随便触摸的，身上束着的一根腰带，那是阿诗玛和阿黑搭建情结的纽带，在“火把节”上，阿黑

哥喜欢某个阿诗玛，他就会拉住她的腰带，如果阿诗玛同意，就会松开这根腰带。每年农历6月24日至25日是彝族的传统节日叫“火把节”。这是阿黑哥和阿诗玛谈情说爱的好日子。

我们一团人在阿诗玛的石像前照张集体像，可见大家对她的深情，也对她真挚的爱情深表同情与敬意。

2007年10月1日

木瓜树

■刘为安

自从后园的木鳖树老谢后，我在近处种了一株特种木瓜树。同是海绵体植物，只要水份充足，木瓜树长得很快。刚及肩，就挂满一树白黄花和绿绿的小果子。

那年初春，挚交植仁夫妇到访。游后院时，他太太见到一树木瓜果而垂涎，说做生木瓜丝吃是上品。他们辞别时，我把最大的一对摘下送给他俩。

木瓜树一天天高大，木瓜果越来越结实，有的像腿般大。称一下，都在三公斤以上。黄色肉，甜甜有点像哈密瓜，倒也可口。亲戚都吃过了，我便轮流送给朋友和附近一家小学的老师 and 保姆。有果同甘，倒也一乐。随着春夏秋冬，木瓜树已长到三米多高，树身像椰子树那般粗壮，瓜果仍然挂满身。随着日子，老干上又长出了四条分桠，桠桠也生花结果。算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木瓜树奇况。在这段时间内，采瓜果的竹梯已经矮了一节，不合用。我惟有换上工程用的铁梯子，才能采到高高在上的木瓜果。

木瓜树给我们供应了可口的果实，我的回报是更关心地施肥浇水，此事一直延续了三年。一天，突然发觉树上的果子有些不健全，有的刚结子就萎落了。细心仰眺树梢，见顶上一些嫩叶有的已枯黄。忙缚接了二张梯子爬上去看个究竟，原来树梢上的叶子已被病菌侵犯，生满了斑疹。

想挽救木瓜树寿命，我在三个月中换了几个治疗方法都无效。又怕病菌传染到其它果



树，藉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趁三儿空闲，父子两人又把两张梯子缚接了起来，爬上去把木瓜树一节又一节砍下来。

事隔一年多，我在院内再种上几株木瓜树，虽然都有花有果，但已没有砍去那株老树优越，多数一结上果就患斑疹，一个个萎落。同一些植花树专家研究，他们都说土壤出了问题，要我进行土壤改造或改种一些有强性抗病菌的果树。每天对着院角那株果子累累、枝叶葳蕤的番石榴，我决定进行土壤改造。

戊子新春过后，趁小雨初回，我把院内不合格的木瓜树都砍去，在种植园买回一大包石灰，把空出的位置进行土改。

现在，我家后院又长出几株及膝高的木瓜树了，青翠的绿叶，挺直的树干。它们会长出好的果实吗？我心中一直在盘问自己！



“三棱镜”观感

■ 念慈

“为什么女子有了家庭后，就要放弃以前的生活？就像妳，未结婚时，是多么活跃好动，每次有什么节目，都少不了妳一份。但，婚后的妳，什么活动也不见妳参加了，一天到晚都在为丈夫儿女而忙个不停，连个人的空间都没有，妳就真的甘心这样过日子吗？难道妳不感到无聊和寂寞？值得吗？”

这是几个星期前，友人玲玲到访，在闲谈间对我说的话。

我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回答她：

“也不算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年轻时也许玩够了，现在把心思放在丈夫和儿女身上，也没什么不妥呀！何况妳若不当这是一份苦差的话，其中的乐趣也不少呀！就像当辛辛苦苦煮好饭菜时，见丈夫和子女吃得津津有味，那份快慰却非金钱可买到或笔墨所能形容的，尤其妳亲眼看着儿女由呱呱坠地后，而学爬学行至健健康康长大的过程中，本身所感受到的种种滋味，更非局外人可以理解的！总之，凡事往好的方面去想，就会乐在其中，不觉得辛苦也不会抱怨啦！”

其实，世间事有如一个“三棱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会收到不同的观感。譬如婚姻，有些人觉得结了婚，个人空间没有了，整天关在屋里，做那些忙个不完的家务，与外界完全脱了节，就像被软禁，生活不是滋味。若然这样想的话，只会对婚姻产生一种对抗的心理，感觉结婚就是自挖坟墓，“茅厕里点灯，找屎（死）”，完全失去婚姻的意义。若妳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观感可能完全不同。试想：能和自己相爱的人组织一个属于两人的家

庭，当有了彼此的爱情结晶后，夫妻齐心合力的抚养他（她），直到他（她）长大成人，继而成家立室，开枝散叶，到其时老夫老妻又可弄孙为乐，不是老怀欢慰吗？虽然世事未必尽如人意，不称心的事还多哩！倘若只向坏的方面去想，那肯定是很难过日子。记得曾有人说过：

“笑又一天，哭又一天。”

既然如此，为何不欢欢喜喜过日子，对吗？

所谓：“百世修得同船渡，千世修得共枕眠。”有缘能结成夫妇，彼此就应好好珍惜，互相扶持，甘苦与共。人与人之间相处，虽不容易，也不很难，只要做什么事时，经常为对方想想（别只为自己着想，不顾他人感受），遇到难题时，应心平气和商讨应对之法，不应把问题推给对方，而自己置之不理。每个人的性格与习惯，喜恶各有不同，千万别想对方处处迁就自己，这样只会令对方反感，易生磨擦，伤害彼此的感情。单方面的忍让是有限的，只有互相迁就才可永恒。若有什么不满意应当面提出以便了解，别放在心内，使误会加深。凡事别钻牛角尖，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别斤斤计较，得过且过，尤其在吵架时所说的话别当真，某一方尽量忍让一下，就不会把事情越闹越大。事过境迁后，才心平气和再拿出来讨论，到其时，相信会有另一种说法说不定彼此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恍悟那天只为“鸡毛蒜皮小事，居然也可以大吵一场，简直无聊哩！”



抉择

■绿茵

云轩即将入闸办理手续前的一刻，双眸早就盈满泪水，我忍不住紧紧地拥着他，泪水也瞬间从眼眶内涌出，湿了面颊。

我仰头望着他，期待着暂别前的一刻眷恋。

双目也蕴含着泪光的云轩，从裤袋里拿出纸巾，深情而温柔的给我拭干脸上的眼泪，和体贴的安慰我，然后，不管爸妈正站在旁边，他和我深深的吻别……

当他的嘴唇离开我沾了泪痕的嘴唇时，他无限柔情的目光又闪现了离愁别绪。他深深的凝望了我一眼，怜爱的抚着我的脸颊说：

“珍重！”

他接过爸爸递过来的手提箱，和他们道别之后，忍不住再把我紧紧地拥了一下，才转身入闸。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泪水又如泉水般涌了出来。

离开机场回家途中，我坐在“的士”内倚着母亲身边，因为别离而波动的情绪已逐渐复下来。其实这已经是第四次送云轩的机，但可能是因为相聚少，别离多的原故，每次都忍不住离别的激动。

我不经意的转头望向妈妈，见我望过来，妈妈慈爱的笑着对我说：

“傻孩子，明年妳就可以跟云轩到美国定居，怎么还这般难舍难离？”

在妈妈旁边的爸爸接口说：

“相隔十一个月才见一个月，也难怪的；喏，今天开始，她又有十个月要牵肠挂肚的过日子啦！”

“爸，又笑我啦！”

虽然在名义上，我已经做了云轩的妻子三年，但在爸妈的身边，我仍是他俩的宝贝女儿，当我又准备向他们撒娇时，却突然间惊觉到，在车厢内稍暗的光线中，爸妈似乎都显得苍老了很多，看着他俩慈祥的容貌，宠爱的目光，我蓦然心里一阵抽搐，爸爸的说话好像在鞭打着我的心房。

的确，我只需要牵肠挂肚十一个月，就可以和云轩日夕相对，共同生活。但爸爸妈妈呢？一年之后，唯一在他们膝下承欢了二十多年的心爱女儿，从此远离他们，在地球另一个遥远的角落栖身。一年之后，是不是他们也要开始过着无尽期的牵肠挂肚的日子？

一阵阵内疚的感觉冲击着我的心窝，我感觉彷徨无主起来，眼内的爸妈的形影又开始被泪水朦胧了，我连忙转过头……

实际上，我和云轩之间的恋情发展得很平凡，里面没有什么荡气回肠的情节，也没有经历过感人肺腑的风风雨雨。

我和他是高中时的同学，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来往的。读大学时就一直顺顺利利的发展恋情。

大学毕业后，他的父母结束了在胡志明市的鞋厂生意，一家人移民到美国定居。

临走前，他和我举行了相当体面的婚礼。

从小到大，别人都认为我好像一位公主那样好运气，我不单长得美丽动人，读书成绩又一直名列前茅。家中环境好，父母又只得我这颗掌上明珠，令不少人羡慕不已。

后来和云轩相恋，他的俊朗外表，和富裕的家境，加上对我的千依百顺和专一，更令人觉得我这个“公主”实在太得天独厚了。

在等待办理移民证件的这几年中，每年云轩都回来陪我过春节。他回去之后，我就天天等着他下一次的归来，也天天等着跟他一同走的一天。

难怪做父母的总是嗟叹“女生外向”，我真的一直忽略了爸爸妈妈的感受，到了今天大局已定，我才霍然醒悟，我是否可以忍心抛下两老？

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和云轩结婚之前，就已经考虑和讨论过。只是当时并不注重吧了，加上做父母的，就算再舍不得自己的女儿，也会放弃自己“养儿防老”去成全子女的。一直当我如珠如宝的爸妈，自然更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给我增加压力。（下接84页）



老师， 让我再叫 你一声

■ 依 雯

南方解放后五年，我便当上家庭老师，虽然这个愿望并不是我的最爱，但，没办法，为了生活，为了在空间填满充实感，何况，那时期教中文是非常吃香的，20岁的我，拿起长长的藤鞭，作模作样像个老师呢？想不到，一握就握到现在，岁月流失，一眨眼又几十年了，别以为作个私家老师，没有压力，反之，责任可重大呢？

的确，教师生涯的苦与乐，毕竟难以言论，有时候，想起自己在求学时期，亦有过同样的情形，那时我们祇埋怨老师们的无理取闹，功课做不好就大骂，拿起藤鞭就打，有理解到我们的感受吗？这不是我现在的影子吗？可笑？当时，为甚么不好好了解老师们的苦心呢？

犹记得某个星期天，友人相约到一间老人院，而她们这班热心公益人仕，早已预备好了物品，这些义举，每月都十分向往，而这次偶遇，足使我暗泣自

愧，当我们一分发物品时，那双锐利目光，似曾相识，她的轮廓，怎会如此熟悉，刹那间，意识到我是认识这位老人家的，望在她床边那牌子，明明白白写上她的姓名，对了，没错了，追思故旧，她就是我小学二年级的

班主任杨老师，不觉地即使我往事涌上

心头。那年，我是二年级的插班生，〔因为小时在家叔叔教导，致没有正规上幼儿园〕，所以，学校的环境，班上各种科目表，我还未懂得叫甚么？就是开学的第三天，杨老师吩咐同学们，下午要带齐习字簿，墨盒，毛笔，如果忘记必会被罚，果然，我就是其中一个，她拿起长长的藤鞭，当着全班同学面前，重重打在我的手掌上，忍住含满的泪水，脆弱童心真的受伤了，那年我才8岁。

之后，我没有认真地叫她一声，远远看见她也转路避过，〔那不是憎恨，而是自尊与自悲的心态〕，可是，我对自己说：凡是她授教的课，我会做得更好，不使她有半句责骂，直到毕业，我也没有拿纪念册给她题字，

往后的日子，极少有机会碰上了。

眼前的杨老师，使我半喜半疑，85高龄的她，脸颊挂满了憔悴。听说：她本来有个幸福家庭，一子一女，丈夫带着他们洋帆远去，之后，天天盼，日日盼，音讯是她撑下来的希望，期待是她寄托会有奇迹，然而，岁月无情，十年前杨老师已被亲友送到老人院，至少有人照顾，望着她痴呆的面容，忧虑的神态，已显出她的伤痛，实时，我走上前，亲切地握住她的双手，哽咽的叫了声：

老师，你还认出我是谁吗？

（上接83页）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现在，这个问题终于迫近眉睫了。

“的士”在家门前停下来。

爸爸妈妈下了车，我接过司机找回的零钱才下车。当抬眼望见他俩，在铁门前开锁的背影，我的鼻子不由又酸了。

我仿佛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在他俩身旁欢愉跳跃着，等待他们把铁门打开。转眼间，小女孩变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漂亮姑娘，站在两老前面把铁门推开，他俩在后面满足而快慰的微笑等着。

我定了定神，迫使自己返回现实。我快步上前，把沉重的铁门推开。

我明白自己应该仔细的考虑，好好的安排，我不能放弃和云轩在一起生活，但亦不能让两位老人家，在往后的岁月里，亲自开关那沉重的大铁门。

但我并不是迫使自己去做一个抉择，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什么都有人安排妥当的“公主”我必须慎重和圆满地为本人，和为爱护自己的人作出妥善的安排。因为我深深地了解到，牵肠挂肚的思念，那种滋味实在太不好受了。



刘为安游记《吴哥行脚》

洞里萨湖

(吴哥行脚之一)

七时十五分，鲨鱼游艇已尽了最后一刻等待，终于拔锚载着22个旅客离开金边市河岸，沿着湄公河浊黄的水道北上。

“是男人的跟着我来！”导游不知何时已经出了船舱，朝着我们招呼，几个男人鱼贯地匍爬上船舷。唬，唬，湄公河强有力的风朝我们热情地拥吻。船头的波浪也不甘寂寞地扬起白白的浪花。

在船舷上，我们各找自己的位置坐好，几个欧洲旅客也爬出来。大家围着聊天，年轻的中亚人枕在旅行袋上看书，一个欧洲中年人则呼呼睡去。

正当游艇乘风破浪剪着上空片片云天的时候，一个风尘仆仆的女郎不知何时到来，她会说话的眼睛友善地向我们逐个招呼，手上的录像机向四周瞄啊瞄。她不断地挪动婀娜的身材，显出体态的窈窕，令我们的杨、陈二老痴痴如醉，惊为艳遇。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杨、陈二老把握机缘与女郎攀上关系了。“相逢何必曾相识”，彼此都懂得珍惜刹那的相遇，说说笑笑，给湄公河谱下一曲难忘。二老饱餐秀色，把太太传来的粽子也忘掉了。

尽管船舷上风云际会，游艇自我飞驶，湄公河两岸高高的棕榈树下和那千丛万绿的草原，中散落着一座座高脚屋。在人民集聚地方都有一课堂皇的庙宇；这是柬埔寨王国以信仰结合教育的传统特色。湄公河滋养中的人民生活是那么的纯朴安逸啊！

湄公河！湄公河！那迷茫的海岸，那窈窕的河腰。转一个弯是海域、土域，是云天的归处，转一个弯又一望无际，天水合一。

湄公河！湄公河！总有唱不完的赞歌。我真想高歌一曲，却给那无际无涯的洞里萨湖吸引得一无所有。

天无涯，海无涯，我心也无涯……。

“吴哥在望！”导游向我们说，眼前又见到绿洲了。游艇放慢了速度，驶过一艘艘鱼筏，到达越南侨民与柬埔寨人民集聚生活的水上村庄。这里的居民都以船筏来养鱼作业，也以船筏为家，世代地传承下去。

游船泊在汪汪浅滩上，十几只小汽船很快地穿梭到来。导游为我们选了一只小船，大家小心翼翼地跨下。马达发动了，小船弯弯曲曲地绕鱼筏村驶过，一家水上学校正下课，几个白衣蓝裙的女学生在安全栏内泼水嬉戏，天真无邪。

小船驶过三公里的鱼筏才到达码头。在那简陋的码头上集着拖拉机、大小汽车、机动车，不规则地等候游客的选择。

我们上岸后获接待在一辆十二个座位的“奔驰”上，闲哉、悠哉地驶向吴哥市的柏油道上。

中午十二时，车子到达吴哥星级大酒店下榻，大家又为明日“吴哥窟”的行程养足精神。

吴哥窟

(吴哥行脚之二)

“不登长城不是好汉！”这是旅游中国每人都知道的口号。旅游柬埔寨不探探“吴哥窟”算是枉游。“吴哥窟”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是人类古文明的杰作，她与埃及“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互相媲美，岂是寻常！

亚洲作家协会“第十届年会”选上中南半岛最神秘的古国“真腊”王国（现为柬埔寨王国）的暹粒省吴哥城作为聚会的地方，让大家联络感情，交换写作心得外，也想大家去窥探一千多年前高棉人民建造“雕刻出来的皇城”的壮观，回顾历史，体会丰富的雕刻艺术。

已经是中午十二时过后，我们二人急得如



热锅上的蚂蚁，真怕错过了造访“吴哥窟”的难逢机缘。焦急中团车“小奔驰”回来了，团长立即指导车夫与导游给我们赶上“吴哥窟”的行程。

经过两个检查站，绕上近二公里珍贵的古林木，“小吴哥”在坎坷的林荫中现出，渐渐扩大、接近。车子在红泥小市集停下，卖纪念品的人群都投以善意的目光，希望我们会向他们的档口青睐。

下车后，我们跟导游越过一湖泥沼（凋谢的莲塘）赶上前面一簇簇游客的行列。走过长长的广场，踏上第一道巍峨的城门时，眼前现出千年文物、鬼斧神工的印度文化、佛教艺术融合成为高棉传统艺术古建筑“吴哥窟”了。几株高瘦的棕榈树互相守望着，也许早忘了历经的岁月。

导游带我们穿过一道沉睡不醒的长廊，浏览壁上雕刻艺术。有“真腊”王国人民歌舞升平的生活写照，也有将领们骑着象带领百兽参加神圣的勤王运动和那卫国战争中冲锋陷阵英勇的士卒。这些伟大的雕刻图案，虽经千年时光的剥蚀中残缺不全；也有的是因年代与建材的不同，在重修铺上的地方，明确地让游客读出来。

经过每条通道，清风习习，我们庆幸能够沐浴到“真腊”千百年前留下的天荒灵气，钻出悠长的通道后，才见到一座宏壮如山，名符其实的“吴哥窟”现在云天之下，整座都染了古墨色，虽然经过风雨的侵蚀，岁月的抚摸已经斑驳不平了，但那精巧的雕刻艺术仍然是那么的吸引人。在那高高矗立三十多级的石台台上，四面都建成朝天的“窟”，一些年轻的游客如猿猴般在上面攀上爬下。一对西欧夫妇正在上面以背倒向退下，二人关照搀扶，夫妻之情，连理之义令人羡慕不已！

今天的阳光特别柔和，很适合游览，我们又匆匆地穿回通道，踏上一级级已被时光侵蚀与破坏的石阶（为保游客的安全，旅游当局将石级包上木板外套）。我们又见到图文并茂的壁画了，可惜上面刻的都是梵文，令我们没法回顾历史而迷失在千年的邃道中。

我们的导游是吴哥的青年卫士，他是贵族出身的，每一站的岗位都认识，他因此给了我们很多方便。游名胜，探古迹，寻旧台榭，踩

砾土，令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置身古“真腊”的玄奥天地中。

在“小吴哥”走马看花后，“奔驰”又把我们送到“大吴哥”残旧的城垣。天灾人祸把伟大的“吴哥城”破毁殆尽，眼下一堆堆破瓦乱砾，只有无知青苔趴在断垣上书下残余的历史，一只老迈的蛤蟆蹲在暗处纳吐着即将向晚的寒流。

我们爬上荒芜的台榭，四面斑驳剥落不整，只有冰冷的石阶在向我们述说那湮远的轶事。这里是否也是古战场、旧赤壁，甚至是新的长江三峡？

历史浪花，淘过多少人与事，我以时人的感伤沉思木然。

天涯若比邻

（吴哥行脚之三）

为了保证时间上的准确，旅途上安适，我们的团长特别在吴哥窟租了二部轿车，在天色开始出现鱼肚白的时候，载我们离开了吴哥星级大酒店，在一家华人的餐馆吃早点。这里的“金边粉”、“炸油条”、“咖啡奶”都相当合我们的口味，所以大家离开前还是决定回顺。

早点过后，天也放亮了。车子在吴哥城巡礼地跑一周就赶向金边四百多公里的大道奔驰。吴哥城邻近的土地比较干涸，眼下多是空旷的荒野，几只瘦瘦的黄牛在路旁吃着枯黄的茅草。另外一群则在路中心游行，二个牧童快捷地把牛赶过一旁，车子才能恢复正常的行程。

汽车向南继续风驰一段路后，我们开始见到水牛和黄色泥泞的原野了，还有田沟上生长的罗望子、猴耳环、风油树、木栓子、青竹林。家家庭前阶下都种有李子、柚子、番石榴、豆条或玉米。家禽家畜则自由放牧在菁菁的田园。这里的生态环境与越南的九龙江平原各省极为相似。其中最大的差别只是那一栋栋的高脚屋、几棵棕榈树和那映红半边公路的“红花树”而已。柬埔寨的农村是那么的朴实无华。

二部车子迅速地赶程，中午一时半到了金边市内城，刚在皇宫大酒店安顿了行李，团长



的侄儿已经打来了二部汽车，要载我们到快餐俱乐部去吃午饭。到达目的地，车子要爬上四楼才找到停泊的空间。下车后，团长叔侄带我们走快捷方式上五楼，快餐俱乐部就在这里。她比台湾的“海霸王”还大，吃、喝品种都很丰富，越、柬、寮口味都有，广菜闽菜也不缺。团长太太刚把餐券交给我们，要自己去选择合口味的，却一眼见到团长的侄儿已快捷地为我们全盘代办了。

解决了肚内雷鼓交鸣后，我们又回到皇宫大酒店来休息，同时也为当晚一个宴会作好准备。

下午四时左右，听到敲门声。打开房门，邻房的团友们都整装以待了，我赶紧换过衣服打上领带，随着各人匆匆由五楼乘电梯降到地面上。团长夫妇和他的一个朋友，早在客厅等着我们了。时间尚早，团长建议浏览金边河畔、皇宫殿广场、奥林匹克区、娱乐区等，同时也趁机欣赏金边的晚景，大家一致赞同。于是三部汽车载着我们逛在宽阔清洁的柏油道上。两旁樱花、白兰花不断地送来扑鼻的花香。

还有十五分钟就是赴约的时间，我们的车子经过外交区，两旁除了种有珍贵的花木遮荫外，处处都是樱花、白兰。这里的街区非常宽阔、清洁、安静。

车子到达一座大庭院，岗卫把二扉大门打开，三部车子徐徐驶入。虽然这时季节已入夏，这里还是满园春色。樱花、兰花、玫瑰、芍药、灯龙红、茉莉争妍斗丽。主人夫妇与管家在厅前迎着我们。互相道安后主人请我们到客厅去喝茶聊天，问候客人别后的近况。

约十五分钟，管家出来请主人与我们到餐厅去，里面早摆好了酒席。各人按自己的座位坐下，酒水任君选择，菜肴山珍海味源源送到。我们团里有上半是主人的旧交，酒逢知己千杯少，为感谢主人的热情与好客，我们惟有陪坐末座，击杯助阵。直到古井、白兰地、香槟、葡萄酒都饮尽，陈、杨二老与阮兄在腾云驾雾中由我们搀扶上了汽车。

再见吧，樱花城！

（吴哥行脚之四）

金边市是柬埔寨王国的首都，是该国的文化经济中心，也是国际商贸的集中地；街道通达、建筑划一，绿影婆娑、花香扑鼻；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各行各业自由发展，生气蓬勃。人民的生活指数很高，各类娱乐场所，大多数以美元作单位，是东南亚一个新兴的国家。

“樱花城”是金边的一个别名，这里的街道除了种有名贵的树木来遮荫外，到处都见到樱花。首次到金边，我在一位朋友的别墅中见到一株株及肩的盆栽花木，样子像“照水梅”，长出的花瓣是紫色，花蕊呈白。一撮撮花儿像麦穗。问起做外交的朋友，他说是樱花，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似曾相识。后来才想起那是去年到台湾时在北投的公路上见到的。当时问起身旁的林生，才知道是印度樱花。

金边市各街道上种的樱花与北投的樱花类似，枝干粗大，花叶藏蕤。据说柬王年轻时喜爱樱花，所以无论是官府或是民户都种上樱花。

今日的金边不像往昔，年轻的金边人大多都趋向时代潮流，除了柬埔寨语外，英语是主要沟通的语言，近年也有学习华语的，但不甚普遍。初到金边，我还以为用潮语可以沟通，怎知每次开口主人皆摊开双手作无奈状。问他懂华语吗，又见摇头。“No”“Yes”才是这一代新人的交际语言。

这次有机会到柬埔寨王国，看看金边市，探探吴哥窟，平均每个地方只逗留48小时，都是赶集的，管中窥豹而已。

我们的旅行团虽然是临时凑成的，但旧雨新知和谐相处，住宿舟车都得到团长夫妇的关照，也为我们在交际语言上解决了不少困扰。这些珍贵的友情是值得怀念的。

在金边，吴哥城，我们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招待、拨冗同游。尤其是金边市的王檀兄在吴哥城给我们的热情招待。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世华秘书长符兆祥先生、阿华协会会长吴统雄先生的关心，让我们有机会与亚洲作协的文友、作家认识，交流；也给大家一个机会去窥探“古真腊”那玄奥的千年文物。

6月份的最后一天，旭阳初升。我们在空气新爽中告别金边。再见吧，樱花城！有机会我们会再来，继续去窥探那千年潜藏的文物和一些未开掘的遗迹。

数码相机丢失记

■伟真

人到老年，最显明的特征就是健忘。我也不例外，一分钟前的事往往也会忘记。小事无所谓，若是大事就会误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就是因为健忘，糊涂麻痹大意，不幸的事就落到我的头上来。

我是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执行任务时少不了要携带照相机，因此，照相机就成了我工作的伙伴，也是我找饭吃的工具。

我有一架日本出品的“松下”数码相机，质量很不错，在执行任务时能派上用场，所以它是我得力助手，无论到何处，它总是在我身边，我很爱惜它，也喜欢用它来完成任务。它跟我游历世界东南西北，去过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汶莱、香港和中国的数十个城镇乡村，拍下了数万张精彩的英雄人物和绚丽的景色，为我的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它是我心爱的工作伴侣，没有了它，我就像断了手脚、瞎了眼睛，非常不方便。

虽然得到我的宠爱，但是有一次的疏忽，我糊里糊涂的竟把它丢失了，害得我好几天不能好好工作，甚至生活也打乱了。我意识到，是自己糊涂而造成的恶果，我忏悔得很，但是损失无可挽回。

2008年12月7日，我在雅加达西部登格冷“卡拉瓦基”大学采访校园联谊会举办的“2008乐龄合唱节”的活动，拍下了数十张精彩的相片。第一场的观摩节目刚结束，已经是夕阳西下，傍晚的晚霞已经给薄薄的乌云盖住，估计很快就会下雨；这时，刚好朋友的汽车要返回城区，我就坐了他的顺风车回城区，因为路途遥远得先上厕所方便一下，免得半路上尿急而麻烦。就是这次上洗手间，把心爱的相机搁在尿缸上而忘记带回与我永别了。

因为汽车只等我一人，因此从厕所出来，我就急急忙忙连走带跑的上朋友的汽车，一

路上谈的都是合唱节精彩的节目，兴奋的心情把什么事情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回到家，洗刷完毕，换上整齐的衣裳要到餐厅参加朋友的喜宴，喜宴归来已经很晚了，身体也倦了，因此换上睡衣上床就寝。翌日凌晨4时我便起床了，趁早晨空气新鲜精神好，我便开始我的工作，要把昨天观看乐龄合唱节的活动写下来报道给读者。往常，我先处理相片，相片要输进电脑，再把它缩小，经过筛选并说明相片内容后，才通过电脑的电子邮箱发去报社发表。

当我要把相片处理时，发觉相机“不见”了，找遍屋里的每一个角落也找不着，心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我的心脏开始卜卜跳，怎样想也想不出相机搁在哪儿了；5时许，太阳刚露出红色的笑脸，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陈春海先生，七早八早把他吵醒，他听到我的相机丢失了也很紧张，我问他相机是否留在他的汽车上，他也不知，因为他没有跟儿子同住，驾驶汽车的是他的儿子，当时他和太太还留在“卡瓦拉基”音乐厅看合唱演出没有跟我们一同回家，于是他就打电话问驾驶汽车的儿子，叫他在汽车里找一找，他儿子回电话说，找了好几遍也没有找到；后来他告知我，在我离开音乐厅后约半小时，司仪发出招领广播，说有人捡到一副老花镜和一个数码相机，叫人去认领，他也不在意；现在听我一说丢了相机，莫非就是我丢失的相机；于是早上6时左右，我急着打电话找合唱节联络部黄威贵先生，他说，有人在男厕所捡到的相机没有失主去领，叫我联系联络部负责人林升耀先生，相机可能在林先生手上。

我用电话把林先生吵醒，告诉他相机丢失的事。他问我相机的牌子和形状及特征，我一一告诉了他，他听后直截了当回答说，“没错，这就是你丢失的相机！”可是相机不在他



手里，当时交给司仪古纳万先生广播招领，但是没有人去领，就暂时由他代为保管，他安慰我说，不要紧张，他会与古纳万先生联系，要他明天把相机带到“渔家庄”酒家庆功宴时交换给我，我听后很高兴，“塞翁失马”的故事马上浮在我的脑海，非常感谢好心人拾到不贪心，“拾金不昧”的精神在华人社区高尚华夏文明的熏陶下流露出来了，我以非常愉快的心情期盼明天“庆功宴”的到来。

12月8日上午，我到达“渔家庄”参加庆功宴时，见到了联络部的负责人黄威贵与林升耀两位先生，他们对我说，“真对不起，司仪古纳万先生将相机交给他太太保管，而他太太又交给她的朋友，这位朋友今天搬家没有出席庆功宴，叫我放心，相机一定会物归原主的”。我当然亿万个放心，相机既然失而复得，再高兴不过，打从心里敬佩和感谢这些好心人！

当我等了两天，相机一直没有消息，于是我用手机发短讯询问两位联络部负责人，他们的回答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说，“相机搁在音乐厅观众席位的椅子下面，散场时忘记了，没有带回！”真是晴天霹雳！12月8日是假日，“卡拉瓦基”大学也放假，音乐厅不开门，负责人联系不上，只好再忍耐等待。

一天又过去了，相机下落仍不知情况，我再用手机短讯联系联络部负责人，回答说，相机找不到，在音乐厅里已经“不翼而飞”，我急了，联络部负责人也急，我说，“糟了，要是真的遗失了就完了！”我心里有点责怪被委托保管的人没有负起保管的责任；但是，联络部林升耀先生说，“这不要责怪被委托的人，要怪就怪你自己，为什么会丢失！”我想，说的也是，应该先怪自己糊涂，不应怪错别人！我向他解释：“相机丢失是我的错，但是好心人拾到交给筹委会负责人，筹委会通过司仪广播要失主领回去，可是，我已经回家了，结果没有人认领，司仪就代为保管；谁知，司仪交给他太太，他太太又委托朋友代保管，而这位保管人也‘健忘’，把相机留在音乐厅忘记带回家，结果真的“不见”了。相机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真是无巧不成书！事情就是这么巧妙在“作迷藏”。

这时，合唱节筹委们就谈开了。统统人对我丢失相机非常同情，主张赔给我一模一样的相机，有的争着个人掏腰包赔，总之不让我吃亏；我表示找不回来就算了，吃一次亏，长一智，当做教训，以后会更小心；但是，筹委们坚决要赔给我一架同一牌子的数码相机，庆功会结束后回到家不久，司仪古纳万打来打来电话说，相机找不回来了，他要负责这个责任，愿意赔给我同样牌子的相机，果然，天未黑，古纳万就派人送来新的“松下”数码相机，我心里非常激动，签回收条时，两手竟发抖，握不住颤抖的手。真是感谢有心人，我心想，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拾金不昧”、“互相帮助”的精神，在相机丢失的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心中很是快慰和庆幸，要是没有这些好心肠的人，相机怎么能再出现呢？

故事还没有完。当相机丢失的第三天，《千岛日报》何敦明总编辑由泗水打来长途电话问起相机丢失的事，不知他从那里听到我的相机丢失的消息，他叫我马上买回一架，我说，筹委会保证，若是相机真的丢了，他们要赔给我，再等一两天吧；但是何总说，不用再等，报社付钱马上到市场买回一架；我说，再等一两天再看；何总说，相机是办报很重要的工具，不能不备，于是我就到市场买回一架比原先丢失的品质还要好的数码相机，次日，乐龄合唱节司仪古纳万先生也派人送来一架新的相机；这样，丢失了一架，得回来两架。真让人感激流涕！

事实证明，世界上的好人比坏人更多，不论认识不认识，相机丢失这件事上，很多好心人都来同情我、爱护我、帮助我，这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雪中送炭”的高尚情操，这是人间的温暖，这是和谐真情的流露。这次相机丢失得到许多好心人的同情与帮助，这不仅是对我的关怀和重视，也是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在这里借用《千岛日报》宝贵的篇幅，向所有同情我、爱护我和帮助我的好心人致敬和致谢！愿世界上的人都有一片爱心，争执、冲突、攻击、分裂就会远离我们而营造和平与幸福！



我爱夜

■ 南海逸人

我爱夜，更爱万籁俱寂的深夜。

除下了一日的凡务，丢尽了白天为生意经而搞得满脑子错综复杂的思绪，晚上妻子儿女的熟睡、已经没有了他们为看电视或者玩电子游戏而吵吵闹闹的空间。

这时候的我，才真真正正地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解脱与欢快！我又感觉到我恢复到真我来！我轻轻松松地舒了一口气，低低地说，现在我才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

因为我能集中精神，静静地寻找我的灵感，在孤灯的陪伴下，毫无干扰地伏案进行创作！——为弘扬华夏文化而默默地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地笔耕！

啊！这时候的我，感到十分的满足与高兴！同时又感到生活的充实！比做生意赚了一笔钱更加十万倍的欢快！因为写作是我的灵魂与生命！而我不能离开他！如果没有他，生活将枯燥无味与没有意义！又如行尸走肉般——没有灵魂的生命！

而只有夜，才给予我这个机会！

所以，我爱夜，更爱万籁俱寂的深夜！

2008年10月2日夜于南海之滨

湖畔的小径

■ 郑原心

涉过湖畔的小径
走进青翠丛林里
高高围墙隔离
神秘的陵庙建立

在大千世界打滚
名利场上你争我夺
身心充满憎恨重重
慵倦地受创

在隔离大千世界间
静坐地修行中寄愿
让黑暗的阴影消逝
在明亮神光照耀中清醒

我站立在清凉的山坡
在风扑面而来的吹拂中
眺望那群山环抱
静躺的湖泊

穿着白袍的人群
鱼贯地齐步走进庙寺
在堂皇的神像面前
虔诚祈求保佑

湖畔那边的小径
在晨曦的映照中
人们精神焕发地走出
心灵上充满白色的光明回归

西马隆昆的秋天

■ 戈 婴

阵阵凉爽的秋风
掠过西马隆昆，辽阔的平原
荡漾在广阔的原野上
仿佛是一片 金光灿灿的
海洋

秋风传来
扑鼻的芬芳

辛勤的农民
早出晚归
在这里垦植

秋天一至
家家户户
忙着丰收
一片繁忙

在骄阳下的他们
副副黝黑的脸孔
显出副副幸福的脸庞
一箩一箩
成熟的稻穗
背在她们背上

夕阳西落
袅袅的炊烟
灿烂的灯光
点缀在极静的村落
找不到豪华奢侈地方

注：西马隆昆即是
SIMALUNGUN

为苏门答腊一大平原，
盛产稻米，被称为苏门答腊米
仓。

白云诗两首

■ 白 云

日 出

终日操劳而疲惫不堪的大地
沉睡在“夜神”温暖的怀
抱中

四周寂静的可怕
天空异常黑暗
偶尔夹杂着寒冷和晨风
催眠曲般轻拂着
甜睡中的大地
地球毫不停息地旋转
明亮的晨星疏疏落落
点缀着辽阔的夜空……

啊！原来是黎明前的黑暗
无非是如此阴森、可
怕……

但你无须因此而畏惧、退
缩、

躲藏、裹足不前
你要深信
长夜漫漫的尽头
必定是耀眼夺目的光明境
界！

瞧吧！
一丝光明
不折不扣出现在
海平面上
纵使碧波荡漾的海面
披上金黄色的衣裳
就在这明暗交替的时刻
一轮火球似的太阳以缓慢
而坚定的“步伐”
从东方慢慢升起……

谁也阻止不了她
她的光线是那么温暖
“温存”着寒冷的晨风
她的光临
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向我们铁一般地证明
黑暗的尽头
无疑是光明的到来！

啊！
明亮的太阳
造福人类的太阳
是你——
驱逐了可怕的黑暗
你带给人类希望
你鼓舞人类奔向光明
你激励人类
为获得光明而奋斗
你引导人类弃暗投明！

码 头

汹涌澎湃的大海
犹如慈母般敞开双臂

让码头无忧无虑
依偎在她那宽大的胸怀
当火球似的太阳
从东方慢慢升起
码头睁开惺松的“双眼”
眯着“双眼”
沐浴在暖洋洋的阳光下
开始一日忙碌的工作……

沉重的货舱
一艘揽着一艘靠岸
它们载着各种物品
身材魁梧的码头工人
熟练地搬运货物
有的搬到
排长龙的卡车
准备运到各大小城市

当夕阳西下的时刻
微兰色的天空
呈现出一片红霞
她好比化妆的少女
是那样艳丽、动人
朵朵白云穿梭其中使夕阳
显得更美……

成群的海燕
消遣自在地飞越长空
海面上金光闪闪
仿佛撒满了
耀眼夺目的钻石
是那么漂亮、可爱
令人眼花缭乱……

啊！
黄昏将临大地
纵使终日忙碌的码头
慢慢松下一口气
疲惫不堪地依偎在微波荡
漾的海边……

郑原心 新诗四首

■ 郑原心

一、圣泉池

远古时代
可恶的悲魔施法作毒
把疾病蔓延
把痛苦带给岛民

村民纷纷向神庙前
祈求保佑神拯救
神仙洒下甘露
化为一道清澈的泉水

村民向岩壁喷出的山泉
畅饮与净身
全村病痊愈
避过劫难病毒

从此，保护神庙前
岛民穿起自色的俗装
纷纷诚心地祈祷
掬取清泉净身

穿起巴厘的俗装
我也跟随队伍走进
膜拜后畅饮泉水
怀带幸福的心情回归

写于巴厘16—10—007
(巴厘迪耳达思布拉庙寺)

二、西玛岭

—多巴湖畔

寒冷的山风轻吻颊上
汽车在蜿蜒的山径缓行
一排排红色的圆叶并列
迎接我们的光临

原始的森林里
耸长在起伏的山峦间
刚削平的泥壁上
蔓延的树叶满布

在路畔的红的圆叶上
绿色的叶上点缀
许多绮丽的小花朵
添增大自然美的景致

古老参天的森林乔木
侧影投满路上
阳光从树丛的空隙间
投向地面点缀着斑驳的碎

光

我们仿佛走进森林
在微亮中缓行
在湾曲中坦现天空

俯视在绿林中的湖泊

白濛的烟雾仿如轻纱帐
覆盖著蓝色的湖泊
在青翠的群山维护下
穆静甜蜜的沉睡

曾经缠绕我日夜思念
羡慕朴素的美丽
仿如害羞的少女的容颜
在意识中泛起怀念

啊美丽的多巴湖呀
在这保护原始的自然中
我向往的春天的美丽
展现在面前

我敞开胸膛，迎接春至
舒爽的呼吸
弥漫春天的空气中
歌颂美丽的多巴湖

1/4—2008于卡罗高原

三、高高的佛塔

高高的佛塔



建立在古老的日里河畔
庄严的千手观音佛站立
凝视绵长的淌流的河水

午间的风吹拂树枝
阳光的映照下
透过叶缝的空隙间
投下斑驳不齐的碎光

突然一阵狂风扫荡
猛力地把树梢撼摇
碰击到屋檐上
发出一阵阵的声响

树叶纷纷离枝
猛风紧吹追中堕地
频动中沧桑人生中的记忆
涉过现实风雨的袭击

河边的树叶随风相碰
一阵阵的沙沙声响震醒
遂掀起湮远的记忆
曾经涉过青春的美梦

在播唱的佛曲中
一声声的鼓声敲起
回首，收敛起浑沌的妄

念

在佛音中走进虚无

在尘世间生活的磨练中
日子的碎屑中沾满苦泪
风雨凄凉的肃寂中
修心养性，驱尽罪恶的

歹念

高高的佛塔
建立在古老的日里河畔
庄严的千手观音佛站立

把爱心奉献人间

1/6—008于日里河

四、汽艇在飘荡中

汽艇在飘荡中
停泊在小塔前
船上抽下鱼饵
在微漾的海中

船舱底的玻璃板下
突然出现阵阵鱼群
从四面八方追来
纷纷争食投下的饵儿

船儿停泊在滩边
赤着脚踏上海滩

一群海龟云集等待
争吃我们投下的食料

在海岛上拍照
手抓住蝙蝠
肩披缠大蟒蛇
雄鹰站立在你的手臂上

在椰树阴下
畅饮甜甜的椰子水
享尝虾做的虾饼
以及香料的晚餐

在饱赏海岛上的珍品
在习习的海风吹拂下
我们回归
夕阳映照归艇





晨之歌



■南海逸人

我爱晨，更爱迎着朝日东升的光芒迈步前进。

晨风轻轻吹，吹到大地来，大地被风儿吹醒了，散发出它独特的泥土芳香！

晨风轻轻吹，吹到花丛里，百花被风儿吹醒了，它们为增添大自然的美丽而绽放出万紫千红，迎接清晨的到来。

晨风轻轻吹，吹醒了枝头上的鸟儿，百鸟齐鸣，唱出了悦耳动听的迎春曲。

晨风轻轻吹，吹到了勤劳的人们，人们被风吹醒了，开始了新的一页，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而忙碌起来。大地活跃起来，不再呈现

睡眠的状态。这时鱼肚白的东方升起了一轮红日，渐渐地向辽阔苍穹发出了万丈光芒来。

晨驱散了黑暗、寂寞、寒冷，带来了光明、新希望、新生命。

啊！只有早起的人才能领略得到、欣赏到早晨的美丽与可爱，懒惰贪睡者始终无法感受到。

晨风轻轻吹，吹到我脸上，吹醒了我的脸？，也驱散了我心中的忧虑，使我对现实更加有勇气和信心，对生活充满无限的新希望。

晨风轻轻吹，我迎着朝阳、挺起胸膛向前迈进。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情不自禁地吟了：“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这诗句。

我爱晨，并且深深地爱上了晨！

2008年10月5日写于南海之滨

■礁石

峇厘都尔湖

我曾经专程拜访你
当年青充满青春活力时
你却冒出一阵阵浓烟
发出愤怒的爆炸声响

涉过半世纪的年代
你曾经发出几次的咆哮
使岛民惶恐地
脱离家园逃亡

如今你已沉睡了
喷出的灰尘已化为肥料
肥沃山麓下的土地
让农民的种植大大丰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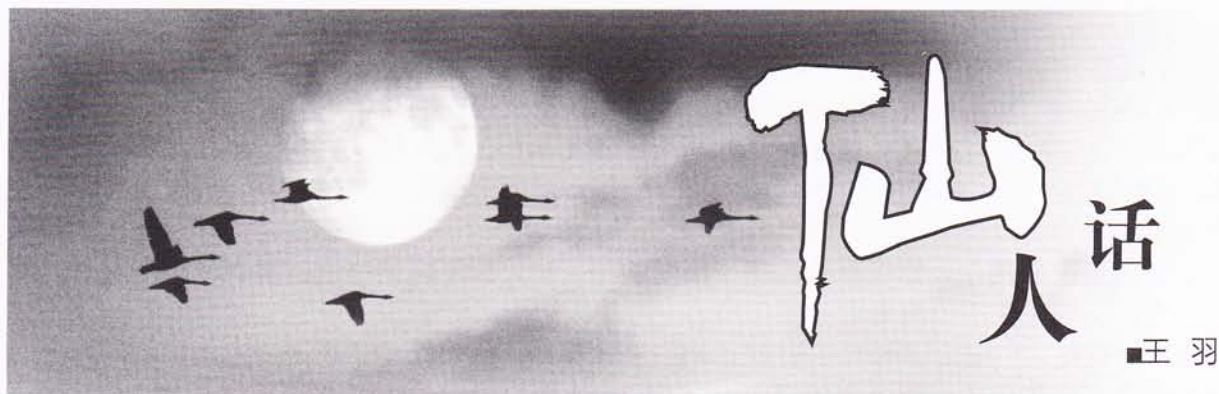
纵使我一样地热忱

专程来探望你
你却不理睬地躺住
侧影笼罩蓝色的湖泊

在阳光斜落在山后
湖面一片烟雾重重
如此穆静的幽境
使人迷惑在虚无中

山风频吻我的白发
我却痴呆在激起的幻想中
怀带著无我的心意
逐渐朝向神秘的幽境中

2007年参加先达校友会峇厘岛之旅



王羽

我在市东区一座传统市集里售婴孩服装廿多年，顾客多数为友族家庭妇女与家属。一天早晨，在泊车位锁好摩托车正准备上楼开店，脚还未跨出第一步的时刻，耳边听到招呼声：

“先生，早安！你好！我是苏佐诺。”标准而带有爪哇音的汉语，令我吃惊。我们亲切握手后，开始利用简单汉语对话。早上是这个传统市场最热闹的时刻，吵杂的来往人群脚步声与地方语言声不影响我们的友善谈话。我们不管来往人们用奇异的眼光望着，听着我们的谈话。

“佐诺兄，你好！好久不见，到哪里去？有任务吗？”不等他回答，我迫不及待再问：“你从哪儿学讲汉语？你还在教会学校工作吗？”

我们认识了十多年，中爪哇出生的佐诺兄是教会学校的司机，平时接送学校里的教师来这市集买日用品，有时也到我店里买婴孩礼物。我们一见如故，平时以印尼语会话，今天特别的日子，他用汉语招呼我，我也用汉语与他讲话，想知道他能讲多少流利汉语。

佐诺兄等我问完一连串问题后，哈哈大笑中回答：“先生，我的中文教师说MANARIN是中文，我用中文回答，说不好，请原谅！”接着他说道：“我回家乡一年多，修理房子好了才回来万隆市，老师说RENOVASI中文是修复，所以好久没有和你见面。刚才先生问我还在学校里工作吗？对！教会老师们不相信年青车长，今天轮到我带她们买东西。”

苏佐诺想了一会又说下去：“刚才先生说我从哪儿学讲汉语，老师说汉语是中文，我的中文老师是PASARKOSAMBI附近的陈老师。”（意KOSAMBI市集）。

等他讲完话后，我问他：“是不是织布厂老板娘？你跟着她学了多久？怎样学习？”苏佐诺回答道：“对！我的中文教师是老板娘BOSS，我学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一星期两次，下午放工回家后我跟她学习两个钟头。老师教我中文会话。”

“佐诺史，很好！你要努力学习！RAJINBELAJAR”我奖励他，接着问他：“老师有教你写中文字吗？”

苏佐诺说：“谢谢！老师说我要先学会话，会话有了基础后再开始写字，她害怕我不敢学。”

“还有，老师告诉我，有机会KESEMPATAN要我跟别人讲中文，所以我很高兴今天能够见到先生。ADAJODOH中文怎样说我还不知道。”

等到说完话后，我说：“ADA JODOH中文应该说有缘份。”接着我举起右手大拇指夸奖他：“佐诺史，很好！努力学习吧！”

苏佐诺回答道：“谢谢，先生。”“老师教我有机会跟人家说中文，一定有进步，ADABENARNYA中文怎样说。”我告诉他是“有道理”的意思。

接着苏佐诺谈了一些感想，他说：“不过我要告诉先生一个故事，我在家里教我的两个孩子也讲中文时，时常听到邻居的非议的话，我的邻居是西瓜原住民，不喜欢我与孩子讲中文，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说，要讲仙人话就到仙人的国家去，我们有西瓜哇话！”

我问他：“什么仙人话？”苏佐诺利用中爪哇人的幽默话说道：“仙人话是中文MANDARIN的意思！”我们两个人哈哈大笑。我心里想到，原来如此！



谈话到了一个段落，远远望见学校里的教师，苏佐诺赶忙与我道别：“先生，再见ADA JODOH再见！”

与苏佐诺分别后，我高兴地迈开脚步，迎着阳光，开始新的一天，奋斗生活的一天。

晚上在家里回味“仙人话”。使我的思潮回到八十年代，也是我今天做生意的传统市集里。有一天，我正在和四位马来西亚青年旅客谈天，以华语会话大约一个多钟头的时间里，他们宣扬天道，要我帮忙在万隆市传道。旅客道别后，我店里邻居五脚基小摊商四五位走来谈天，有一位西瓜出生摊商问我：“哥，刚才你和外国旅客讲什么话？”我回答他道：“中

文MANDARIN”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鬼哩鬼拉的话，我以为仙人话！”

回想中文的处境，真有天壤之别，士别三日（年），刮目相看。八十年代，我们西爪地方，有哪一位敢在公共地方，大声讲汉语，那时候，我和旅客利用英语会话，邻居原住民摊商夸奖我，轮到讲汉语，得到他们冷笑声。看今天，祖国强大，汉语也跟着和英语同样为世界大众所利用。不过，知识水平低的地方人士不高兴我们汉语逐渐强大，还是固步自封，赞美地方语言好！不求上进！怎样和其它国家竞争！



■ 戈 婴

讲到罗伯东，几乎半个M市的人都认识他，特别是那些年轻小伙子和少女更加熟悉。

谈起罗伯东，他皆有这么一段小档案：其实罗伯东，他是出生在一个不很有钱的家庭，自小跟老爸某早市做点小生意。由于生意不错，家庭生活也算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罢了。

罗伯东是个新时代的青年，自小结交上一些有钱佬的公子们。人家出门汽车代步，穿上名牌衣服和戴上名贵手链，颈项都戴着金灿灿的项链。俗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罗伯东自然也被他们感染到，非常羡慕他们，一心想向他们看齐。可是人家是有钱人的少爷，他却是一个小贩的儿子，他只能到路旁的摊档上，买一条白色电镀“尹民打西”的项链，戴在自己的颈上。与他们在一起，教人看了，才不会有失体

面。

由于罗伯东肯打拼，结果也让拼出一个天地来。这时他在某街租了一间店铺，开了一间茶室，茶室布置得非常堂皇，室内设“卡佬家歌厅”。一时吸引来四方八面的贵客，真是天天高朋满座，嘉宾云集，生意兴隆。

罗伯东手头宽阔后，自不是过去的罗伯东了，他真是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全身焕然一新，身上衣服全是外来货，特别显著的是他颈项那条五百克的金项链，更加引人注目，使人羡慕。

罗伯东发达了，结交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尤其是交上了一些社会名流，官场宠臣；出入舞厅，星级酒店，结交歌星舞伴，挥毫无度，庞大的开销，凭靠银行信用借贷，债台高筑，债主列队上门。他只得每日东躲西藏，最后，把拥有的财产，如店屋、汽车、家私，连戴在颈项五百克的金项链和手腕上的金边的罗列表，一一脱手，前后只是几年风光，如今，却落得倾家荡产，一身潦倒，身败名裂。

罗伯东回到过去老爸留下来的家，他坐在一把破旧藤椅上，他又想到出入汽车代步，身边一群跟班随从的好兄好弟，交往的那些名门豪客，如今是树倒猢猻散；他一时感到非常伤心，非常消极。一连串起伏不定的思潮，滚滚涌上脑海，眼前一片昏暗，当他站起来跨步向前时，在他的脚下，拌到一条用来链宠物的链子，他顺手拾起来一看，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我唯一存下来的一条项链……。



戈婴新诗

■ 戈 婴

一根扁担

爸爸说
爷爷没有留下什么遗产
只留下一根扁担
这条沾满爷爷血汗——黑得
发亮的老木
早已被爸爸珍藏起来

据说
在日里河两岸
还是一片荒芜
只听猿声到处啼叫
未闻鸡啼狗吠的时候

爷爷和一批从唐山来的年轻
小伙子
各人肩挑着行李
在这荒芜的地方落户了

这批离乡背井的唐山
人
也算是落地生根了
爷爷把一生的血汗
洒在日里河畔
洒在日里烟园
洒在荷兰东印度公司
洒在阿姆斯特丹
最后把自己的骨头也留在这
里

在盖棺论定的那一天
清查一下
爷爷的遗产
是一些不堪入目的破铜烂铁
唯有一根
黑得发亮的扁担
是从唐山带来的

注：扁担：用来挑担东西扁形的木棍。

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是日里烟草的集散地。

丹娜

诸

海

岸

■ 海 浪

风浪日夜追击
岁月的匕首猛戮刮
黝黑的面孔越变长
仿如鸟形礁岛耸立

浪在遥远海面
汇集成一条白链
仿如训练有素的军队
一排排地逐向海岸

礁石永远与浪涛相对
不后退坚决地耸立
巨浪掀起浪花
溅起雪白汹涌的浪涛

我站立在高坡上望去

松林下许多少男少女
在编织绮丽的爱梦
在海边上许诺

爱情极精灵
在杂乱中混合苦涩
在岁月的历史中
经常坦露出真空与虚伪

那溅起的浪花抖搂
给予我们宝贵的启示
生之斗争永远不息
爱情也一样在风雨中
飘荡

我凝望地颂赞
耸立坚持的礁岛
守着一个爱情的诺言
永远地期待

写于巴厘15—10—007





迟来的礼物



■ 符炎

完成了赠送“迟来的礼物”的任务后，内心如释重担，慰藉熨平了数日来系在心中的疙瘩。一天的闲情逸致，领略绿色生态环境的熏陶，真是美不胜收，教人留连忘返。无奈日已黄昏，不得不依依辞别热情好客的高速卡夫妇和一个刚三周岁的天真活泼的小天使，沐浴着夕阳的万缕金辉，怡情惬意地踏上归途……

年富力强、聪敏智慧、洒脱大方、和蔼敦厚、谦逊礼让的高速卡现年二十八岁，是我近年新交的柬埔寨好兄弟。我们的相识，真可谓邂逅投缘，一见如故，此事说来蛮有趣的。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星期天近午时分，我从实居市返金边，在距必曾市四公里处，不知怎的，机动车突然出了事故，怎么打也不着火，急得心如火燎。借问路人，都说沿途没有修理匠，得到必曾市修理，眼下无计可施，只好听天由命，硬着头皮顶着热辣辣的大火球，推着笨重的车子，累赘极了。单那猛烈的曝晒，已经够受了，再加上车子的连累，真是哑子吃黄连，有口说不出。更恼火的是，那可恶的骄阳竟幸灾乐祸，乘人逆境，耀武扬威，似乎存心向我施加压力。灼我肌肤、夺我能量、榨我汗液。处于饥、渴、热、累交迫之际，多么奢望路旁突然出现个修理匠，助我摆脱煎熬，该多好啊！然而老天不解人意，偏不做美，沿途空空如也。走了老半天还差一半的路程才抵达必曾市。

人总是这样的，置身于安逸舒适的境界，又何尝设想“万一”，骑着车子逍遥自在，怎么也感受不到推车了的滋味。如今身处窘境，才尝到了远距离推车子的辛酸苦涩。此情此景，哀声叹气，怨天尤人都无济于事，只有耐心面对才能解决问题。于是咬紧牙关，下决心使劲地拖着车子往前挪，心中只有一个意念：快点到达必曾市，除此别无他求。

正当我只顾埋头推车，蓦地，迎面传来急促的刹车声，打断了我茫然的思绪，抬头一看，只见一位神采奕奕、双眼炯炯，憨态可掬

的小伙子在我跟前歇车，微笑地向我询问：“叔叔！车子怎么啦！是不是破了车胎。”

正在被饥疲渴累折腾得上气不接下气、窘态百出的我，乍然听得关怀和慰问，精神顿时为之抖擞起来。“不是，是车子出了故障，打不着火。”我带着迫切祈望的心态回了话。

“那不打紧，我略懂得修理，只可惜没携上工具。不过没问题，我家就在你刚走过的小岔口进去不远的村子，你就趁便到我家歇歇脚，喝杯热茶消暑解渴，我帮你修理一下就行了。”说着不待我搭腔，便过来扶着我的车子诚恳地说：“叔叔！你累了，让我代劳吧！”不容分说，推着车子就往后走。

此情此景，争执就显得没有意思了，我只好推着车子缓缓随后。不一会儿，进入了村子，小伙子就在村子右边的一间小茅寮前的大树下修车。只见茅寮里走出一位端庄秀雅，手抱未满周岁男婴的年轻妇女，小伙子向我介绍：“这是拙荆，我叫高速卡。”

我也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彼此微笑着做了礼貌上的打招呼。小高跟妻子耳语几句后，略显尴尬地指着大树荫下稍微倾斜的竹床对我说：“叔叔！请将就坐一下吧！我现在就为你修车。”说着挑取工具忙碌去了。

大约过了十几分种的光景，高夫人捧着茶壶茶杯摆在竹床上，斟了一杯热腾腾、香喷喷的“极品”，盛情请我品尝。

一股浓郁的香醇味早已令我这个“茶鬼”垂涎三尺，于是客气地对高夫人说：“请一起品尝吧！”

“叔叔只管自用，我还有事，失陪了。”说着朝厨房走去。

在热呼呼的香茗面前，我再涵养也按耐不住了，就催促着：“小高！快来尝杯热茶再忙吧！”

“叔叔不必客气，请自便吧！”满头汗水的小高笑吟吟地“谢绝”我的“邀请。”

“那就不好意思了。”说着就一杯又一杯



地自斟自饮。痛快的豪饮之下，得意地自言自语。“这茶好香呀！真过瘾！”

几杯热茶过肚，渴止了。但问题也跟着来了，肚子竟叽哩咕噜地叫个不停，这是脾胃向我发出需要能源的“最后通牒。”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饿了，确实饿了。望着仍在认真地洗油瓶、擦火咀，装上拆下忙个不可开交的小高，心里委实很难为情。

过了好一阵子，就在我正出神的当儿。蓦地，哒哒哒的马达声报喜来了。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该谢我热心肠的高速卡。

小高洗净了沾满油渍的双手，拎着一张颇新的草席，眉开眼笑地走过来，把草席铺在竹床上，关切地说：“过晌午了，一定给饿坏啦，随使用一餐饭吧！”

我愕然地“哦”了一声，由于情况出乎意料，容不得做任何理由上的推辞，只好听任主人摆布。飘香的饭菜端上来了，我们对坐着享用，高夫人在一旁逗着怀里的孩子取乐。

席间，我为自己的匆猝骚扰向高夫人深表歉意。坦率诚实的高夫人笑了起来：“叔叔这样说太见外了，萍水相逢，乃是天意，何必彼此。”万万没想到一个贤慧的妇道人家，风度这么高雅脱俗，我真小视她了。

“无缘不相遇，邂逅相逢是一种缘份，应该珍惜它。”

高速卡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我忙接腔：“是的，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它。”

虽说是简简单单两菜一汤的便饭，却胜似山珍海味，因为它凝聚着一家三口人的浓情厚谊。这份特殊的真情使我享用起来倍觉美味可口。我们一边细嚼，一边东拉西扯，说古论今。兴奋之余，忽然想起刚才喝的茶，不禁又大赞特赞起来，弄得高速卡夫妇啼笑皆非，莫明其妙，难道随处可以买到的茶叶，真个值得我这么赞叹不已吗？心意灵巧的高夫人，似乎已洞察到其中的玄机 and 真谛，笑盈盈地说：“该不是茶香吧！大概是叔叔过于疲惫饥渴而导致的错觉而已。”她的语音刚落，我们都会意地大笑起来，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爽朗的笑声，萦迴于天地间，给青山绿野留下一段真挚的友谊。

时间，在我们融洽的相聚中悄悄远去。不知不觉，在情致盎然的氛围中，几乎忘了身是客。倏地！骤然来了一阵风起云涌。“啊！天要

下雨啦！”高夫人的敏感提醒了我，不由得望了一下手表，“啊！快两点啦，我该走了。”说着向小高夫妇辞行，并给小高留下住址和电话号码。小高也给我留下了工作地址和联络方法。虽然小高再三挽留，待风静云散；但我还是在乌云蔽日，狂风压城中告别了小高一家三口人。

打从那以后，我们经常互访，促膝谈心，品茗作乐，偶尔也乐圣举觞，生活添枝焕彩。一种不需更多语言表白的特殊情缘使我们心心相印，成了亲密无间的知己。在投桃报李友善往来中，不知送走了多少流光溢彩的岁月。流逝的年华凝聚着最真纯的友谊，荡漾着世俗的人间。

不知多少个清晨，我们与东升的旭日共辉煌。迎着晨光熹微，我们悠闲自在地上咖啡馆。拉拉家常，谈谈工作，放眼当前，瞻望未来，豁达情怀。我们边用早点边议事论情。在难得相处的分秒，小高从不放过学习华语的机会。不是打开小本子，写上几句，就是讲上几句华语，请我纠正发音。他对学习总是一丝不苟，认真积极，持之以恒。问起他为何如此执着地学习华语时，他总是这么简单地回答：

“为了更好地工作，为了友谊。”

又不知多少个傍晚下班后，我们沐浴夕阳余辉，挨坐在街道旁的小吃挡，伴着美丽的晚霞，酣享着柬埔寨家喻户晓的独特天然饮料——酸棕糖水。飘香的烧烤牛肉串，在清爽可口的酸棕糖水的配饮下，情调格外别致，在微微的醉意中憧憬着美好的明天。

共同的感受，博爱的情怀，共识的见解，进取的信念使我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友爱的情操跨越民族的桎梏、摒弃年龄的差距，抚慰着彼此。在与朝气蓬勃，立志向上，热爱生活的小高结识中，使我仿佛回到了从前。

小高是三年前应聘在某制衣厂工作的。厂内的指导师傅都是大陆来的，彼此语言不通，沟通得靠媒介，真使人难堪。为了工作和沟通上的需要，小高下决心以“挤”和“钻”的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华语。他非常珍惜我们每次相聚的时刻，尽量把学过的华语重说一遍，请我指点，然后再学一些新的内容。他的小本子上写得密密麻麻。他的好学精神真使我羞愧和敬佩。

工夫总是厚馈有心人。今天小高能说上一



些日常用语和工作上能与指导师傅沟通，是来之不易的。不知花了多少宝贵的时间，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小高务实勤学的的生活表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谦虚谨慎的处事态度，克己让人的高尚品德早已受到工厂负责人和指导师傅的赞赏。他以辛勤劳动，为自己开辟了一条走向未来的康庄大道。

就在半年前的一天下午，小高兴高采烈地给我拨了电话，约我傍晚到“老地方”叙叙。从来电喜形于声的语调和激动奋慨的情绪，让我不得不着意去体会和憧憬着一个急待破解的谜：小高今天怎的这么开心？

我依约提早到了“老地方”，但还是迟来了一步。只见小高满面春风，大概由于度外的兴奋，显然已平衡不了那喜悦的心态。我刚坐下，他就迫不及待地拉腔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被工厂晋级了，升为车间管理组长，真是一桩大喜事，这是与你的热情关注和耐心帮助分不开的。在此，我代表我们一家三口人向你致以亲切的谢意！”

小高和我各居一方，工作单位又各异，何来的帮助呢？这话真把我给搞糊涂了。“我帮了你什么忙，得说个明白，别让我憋在心里不好受呀！你知道无功受禄是可耻的吗？我受不起呀！”我半开玩笑地说。

“别急！喝两口再说吧！啊！差点忘了提醒你，别争呀！今天由我请客。”小高来个先发制人的招数。

“祝贺你晋升！是我做朋友的责任和义务。你晋级了！我脸上增光，该由我来做东才对呀！”

小高拗不过，也就不再争执了，尝了一口酸棕糖水，就把今天光彩的事一五一十地叙述一遍。

“这又与我何干，纯粹是出于你自己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业务勤奋钻研、精益求精；对学习专心一意，持之以恒地拼搏出来的成果，可喜可贺呀！”

“说实在的，如果无缘结识你，没有你的热情鼓舞、循循善诱、耐心指点和诚意帮助。我是不可能有信心、毅力和勇气去面对难度这么大的华语学习的。更别说把它学到手，真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我做为一个外国人，仅两年多的时间里能说上一般日常用语和工作上的沟通，这不应有你的份的功劳吗？”小高说得利落大方，言出肺腑，逼得我无言以对。

光阴苒苒，转瞬间，小高获晋级半年了。真是岁不我与啊！半年的宝贵时间，又在不知不觉中消逝了。

就在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那时凑巧我因事与朋友一起到老家去，小高给我拨了电话，说是明天(星期天)没有加班，特地邀请我到 he 家里闲聊，共渡一个快乐的星期天。这可把我难住了，我只好如实告诉他我正在老家办理一些事情。不能赴约，盼他谅解。

对于他的邀约，开始我并不在意。回金边后得知 he 华夏落成，真惋惜当时因事外出，不能与他共享欢乐，内心不安之极。为了弥补因自己缺席而导致心理上的不舒坦，我决定趁热打铁，星期天就登门拜访，补上一份“迟来的礼物”，以祈心灵底慰藉。就这样和他约定了。

这份“迟来的礼物”该买些什么呢？左思右想，猛地记起他家过去少了一个壁钟。主意已定，我就到市场选购了一个比较得体，有山水画画相衬的壁钟。经过精工包饰，成了给我得以慰藉的礼品。啊！差点忘了，那当年未滿周岁的小天使，现在该是天真活泼，逗人喜爱的三岁孩儿了，不买些糖果饼干怎能向他交待呢。

首都的星期天，热闹非凡。休假的人们，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景象一片升平。用过早点，携上礼物和糖饼，骑上当年的“老伙计”；前往那曾经给我留下永恒记忆的小村子。

八时许，“老伙计”把我送到了当年它“治疗”过的熟悉的地方。只见眼前景物焕然一新，大树下安置的已不是当年倾斜的竹床，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平坦的木床；高敞向阳的高脚瓦房淘汰了那低矮破漏的小茅寮，使我不禁为时过境迁由衷感叹。

我只顾欣赏着眼前新陈代谢的景物。小高亲切的声音把我从遥远的回忆中唤回：“叔叔！累了吧！请屋里坐。”

“哎呀！只顾着看新鲜，几乎把正经事给忘了。”说着从机动车上解下一个包装颇为精致的长方盒子交给小高，一本正经地说：“小高啊！这是祝贺你们华夏落成‘迟来的礼物’，别嫌弃呀！”

“叔叔！听夫君说您今天光临寒舍，还以为是为了游山玩水的雅兴。原来是为了‘送礼’而专程登门拜访的，我们受不起呀！”高夫人饶



有风趣地说。

“你们华夏落成，我未能前来祝贺，怕你们心里不高兴，所以今天特地登门致歉，免得心里不舒服。”我大大落落地说。

“叔叔，这是哪里话，上星期天您因事未能前来指点。事后拙荆还向我建议，找个适当的时间补偿您呢。”小高为了营造氛围打圆场。

“你们以为我真的计较吗？你们错了。实话说吧！那是逗着你们寻开心罢了。”说着大家都欢乐地笑了起来。

忽然间想起了车把上挂的糖饼，不禁喜悦地叫了起来：“哎！我真糊涂，竟把小家伙给忘了。小家伙！过来！过来！告诉爷爷你叫什么名字呀！”我笑哈哈地逗着他。

小家伙见我陌生，早已躲在母亲身后，低着头偷偷地觑着我这个从未见过的生面人。

“乖孩子，别害怕，快给爷爷请安。”高夫人催促着胆怯害臊的孩子。

在母亲的助胆下，小家伙腼腆地走过来！双手合十施礼，红着脸蛋儿细声地说：“爷爷好！我叫高达拉。”

我笑嘻嘻地搂着他，把一包糖饼塞在他的小手里：“这是爷爷买给你的，喜欢吗？”

“喜欢，谢谢爷爷！”说着兴高采烈地向母亲跑去。

我们围坐在屋下的圆桌，一边品茗，一边闲扯。忽然高夫人似乎想起了两年前的往事，“叔叔！这茶味儿怎样，算得上‘极品’吗？”心思细致的高夫人扯开了话题。

“嫂子的意思是说这茶比当年的好得多，为何没得到我的赞许，妳心里委屈是吗？”我们都会心地笑了。

在小高的热情陪伴下，我们到邻村去溜达溜达。村落的野花绿卉，芬芳四溢。绿色的生态环境赋予人们一种新鲜清雅的情调。我们漫步田间阡陌，远山吹来的阵阵清风，真是令人情意飘然，清澈见底的溪流悠闲地绕着小山丘，哼着轻快的小调潺潺远去；群成的八哥鸟在绿荫的枝杈上亮着嗓门啼唱，似乎在争着讴歌大自然的旖旎风光。置身于山黛水幽、风清野绿、鸟语花香，荡漾着诗情画意的优美境界，真有说有尽的舒怀写意。

我们来到了一个棕糖水树环抱的村子。阵阵微风送来了一股股甜腻的香味。小高告诉我，

那是乡亲们在用棕糖水熬糖蒸发的香味。片刻，我们进入了村子，只见一位老大爷在拿着一把木桨在火花四溢的大鼎里搅个不停，鼎里的糖浆欢快地跳跃着，这时香味更浓郁了。

“老人家为啥老是在鼎里搅个不停呢”，我疑惑地向小高请教。

“鼎里的糖浆很快就要凝固成棕糖了，这时候搅得越均匀越好。不但使糖在凝固后色泽光滑润白、而且质地也比较硬实。小高认真地向我解说。

“啊！原来如此，想不到熬棕糖还大有学问哩！”我开玩笑地说。

老人家很高兴我们这对不速之客的到访，热情地用自家的棕糖水款待了我们。这儿的棕糖水大有特色。甜、甜得清；香、香得醇；鲜、鲜得爽。与平日在金边市喝的大不相同。一大竹筒的棕糖水，只在刹那间，就被我们俩彻底解决了。真是豪饮而大快呀！不禁使人想起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言“酌贪泉而觉爽”之雅意。

告辞了勤劳善良的老人家，小高兴致盎然地向我大赞特赞起棕糖水。“叔叔！别小看这种的棕糖水，它虽没有绿影婆娑、没有娇姿婀娜，也没有芬芳诱人。可它全身是宝。在远去的岁月中，它伴随着我们的祖先，从原始走到文明。它的实用价值和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边走、边谈、边浏览、边观赏。少远程徒涉的我，已显得有些累了，热汗不住地往外冒，刚才喝的大半筒棕糖水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我们回到村子的时候，已是正午时分。高夫人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又备了一筒新鲜的酸棕糖水配饮。我们“大开杀戒”地吃喝着，小高今天兴致颇高。我们一杯又一杯地对饮着，在频频的“干杯”声中，我们美美地吃了两个钟头的饭。

用罢丰盛的午餐，日已过午多时。由于多喝些酸棕糖水，微有几分醉意。迷迷糊糊中不知什么时候，已在大树下的木床上舒舒适适地神游了甜蜜的梦乡。

夕照透过密织的叶缝，将道道金辉洒在我睡意阑珊的双颊，轻轻告诉我：时候不早了，该醒了。我缓缓舒张睡眠饱满的双眼，发觉日已偏西了，舒展了一下身体，心安理得地告别了客情备至的小高一家大小。



多扶一把

■ 飞翔

十年前，我在某华校教书，上四年级的常识课。

上第一节课时，铃声一响我就向课室走去。我走进课室，同学们唰的起立齐声说“老师好！”。我正要点头回礼“同学们好！”的时候，霍然发现第三排有个学生没有起立，他个子又瘦又小，很不起眼；他抬头挺胸睁大眼睛望着我，脸上发着傻笑。我奇怪，我恼火，我用眼睛逼视着他，他两眼眶都不眨一下，一幅戏谑一味的笑。我恼怒了，眼里燃烧着火，胸膛鼓胀了气；他避开我的视线，就是不站起来。

“站起来！”我运气足了气，大喝一声，课室里的空气随之抖动。

他依然不站起来，只是脸上不敢恣意的笑了。

我冲到他前面：“你为什么不站起来？”

站在他旁边的女学生怯怯地说“老师，他站了。”

“站了——这就是站了吗？”我责问，他低头不言，也不站起来。

“老师，他，脚坏了。”女学生轻声地说，生怕旁边的同学听到似的。

“哦——”我像木樨一样愣怔住了。整个容纳60个学生的课室鸦雀无声。半晌，我方回过神，弯下腰侧着头往桌子底下一瞧，只见凳子上垂下两条干瘪畸形的腿，好像两只宰了腿毛好倒悬的垂长的鸭脖子，我身子一阵抽搐，心一阵疼痛，泪水几乎从眼里溢出。

我明白了——其实更多的是我的愧疚，他抬起头来，哦，那不是一种“站”么，他脸上又露出可爱的笑容，那晃动的小脑袋多像一颗蓬勃勃的向日葵呵。

放学后，我急忙跑到课室里去找他，他不在课室里，我走到校门，看见他的姐姐来接他。他两腿瘫痪，靠双手撑地匍匐着。他姐姐左手攥紧单车车把，右手扶着车身；他双手抓住车座，动作迟缓地攀上；我几步并作一步，给他扶上去，姐妹俩同说，“谢谢老师！”

与圣火共辉煌

——为圣火耀珠峰放歌（二首）

■ 王谭

（一）

圣火晖“屋脊”，
和平撼海天；
中华展魅力，
友谊歌连篇。

（二）

雪峰焕异彩，
圣火耀五洲；
华夏赢国力，
共识奔鸿沟。

我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纯真可爱；我惭愧，当时我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呢。

六年后，我在另外一所华校上课，上中二的历史课。

上第一节历史时，铃声未响我就向楼上课室走去。在楼梯口就看见一个同学正扶着另一个同学走上阶梯。那是一个瘸腿的学生，两条腿都瘸得很厉害，站着像个括号。他的肩膀倚靠左边同学的身体，重心在左腿定住后，右脚慢慢挪上台阶；然后右手按捺扶手，身体向右倾仄，重心移到右脚，他一努力，身体向上左脚也随着跨上台阶。每上一级台阶都趑趄磕拌，扶着他的同学比她矮半个头，他的脚步正好与他的相反。

一个努力向上登攀的画面，让我想起六年前那个没有“站起来”的同学，我心里涌起波澜汹涌的感动，我跃步而上，搀着他走完楼梯，回到课室。

“你读哪个班？”我关切地问。

“中二班，老师。”他欣喜地说。

他仿佛增添了一股力量和勇气，我感觉他脚步，一步比一步快乐，一步比一步坚定。

十年来，这些灿烂的微笑、快乐脚步，攀登的背影，都成了我“多给学生扶一把”的意念。



王谭诗三首

■王谭

一、能不赞糖棕树

不在乎、
命运如何处置，
不理睬、
扎根环境优劣，
你总是开怀面对。
因为吾哥宝地的
每一寸热土，
都是你安居的沃土。

瞧！
阡陌上、
小丘旁、
山麓下、
溪涧边、
田野间、
树落外，
无数傲视蓝天，
顽强不屈，
节节向上的，
是你伟岸的身影，
奇异的特产
——糖棕树。

你——
淳朴倔强、
不祈呵护、
不求照料、
不索酬报、
不讨给养、
不图虚荣、
不贪谬赏，
只知默默奉献。
薰陶下你酣享生存的乐趣，
挺拔中你显示毅力的风采。
大自然是你繁衍的温床，
佛地是你情系的梦乡，
回馈是你崇高的理念。

不需枝桠陪衬，
不借翠叶装饰，

不劳艳彩点缀，
这里——
没有娇姿婀娜，
没有绿影婆娑，
只有——
顶天立地的豪迈。

不起眼的果，
嫩肉美味可口；
不飘香的花，
液汁清甜甘爽；
不枝桠簇拥的干，
修桥、建屋、挖凿独木舟；
掌指状的大韧叶，
编席、织帽、盖房子；
米来长的粗把柄，
扫帚、菜篮、绳索有寄托。
花、果、柄、叶、干，
神通各自有，
功勋赞古今。

你以自身之瑰宝，
慰藉勤劳智慧的儿女。
慈爱的情怀，
滋润期待的肺腑，
陶醉渴望的心扉。
叫烦琐烟消，
命疲惫遁迹，
让醉意携回甜美的梦。

啊！
不平凡的糖棕树，
你——
伴随着一个
曾经辉煌历史的民族
——吉蔑族，
历尽风风雨雨，
从原始走到文明，
从贫困步向繁荣。
能不赞美你——
糖棕树！

二、爱心的放歌

千万朵绮丽浪花，
从遥远的海峡彼岸
传颂着——
永不衰老的歌谣。

无私的德行，
凝聚诚爱的魅力，
感召善解的灵台，
信动生命底音符。

一个个纤笔战士，
为弘扬祖国文化，
为龙的香火不灭，
跨国奉献。

至高无上的、
慈爱情怀，
似甘泉雨露，
滋润渴望的心扉。

最难能可贵的、
崇尚情操，
荡漾着民族的爱心，
栽桃育李慰炎黄。

山川河岳，
穷乡僻壤，
回响着——
爱的旋律。

三、震灾无情人间有爱

风云骤变毁天府
地动山摇撼汶川，
顷刻万民罹横祸，
灾情惨绝骇人寰。
无私总理亲临阵，
断壁残垣闯险关，
抚慰灵台“国哀日”，
家园重建四海欢。



一张假钱

■ 凡 夜

记不清是哪一天下班回到住处，女友洁对我说，不知道谁找了一张假的五十元给她，在说时还把假钱捏在手里冲我摇了摇。她自己回忆说，那张假钱十有八九是早晨去买肉时，那个卖肉的大叔找给她的。她还说经常在他那里买肉，没想到他还会欺骗她，真不是东西。我在一边说俏皮话，现在这社会，就是熟人好欺负。她笑了笑，把那假钱打了个对折，放在抽屉里，并告诫我：打了折的是假钱，叫我不准拿去用。

第二天上班时我打开抽屉拿钱包，看到那张假钱，拿起来仔细看了看。确实是张假钱，没有水印，手感也不行，一上手就试出来了。女人啊真是笨，明明是张假钱，人家拿给她，她也接收了。我一边看一边想，人家都可以找给洁，我就不能给别人吗？放在钱包试试，没准真能用出去，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随手放在钱包里。

我走下楼来，也出小街上了一辆公交车，一上车我就想到假钱，尤其是看到车上人多，售票员手忙脚乱撕票找钱的忙乎乎样子。我想等会儿混水摸鱼用假钱去买票试试。可转眼一想，售票员整天和钱打交道，真钱假钱人家一上手就知道了。哪个会像猪头女友那么笨哟！算了，还是老老实实掏钱买票吧，若真用那张假钱，被个眼尖手快的售票员当场揭穿，我就得在公交车上找个洞钻出去了，要不怎么见人啊？想到这我乖乖的掏了钱买票。

下了公交车，走到广场附近，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拦着我说：“大哥哥，摸张彩票吧，一等奖奥迪，二等奖伏利欧……”我抬头看了看前面广场，好多小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全部都扎着大红绸子摆在高高的架子上，再看看面前这个小姑娘，正甜甜的对着我笑，我情不自禁问了一句：“一张多少钱！”“二块钱一张，碰碰运气吧！大哥哥。”我笑了笑，

随手拿了张彩正反面看着，心想：这是个好机会，就用这假钱来摸摸看，不中也不会心疼，摸巧了，兴许让我摸辆小汽车。当然主要的是小姑娘好哄，不像售票员天天和钱打交道，不可能分辨出真假。从那小姑娘的穿著看，是个中学生，还穿著校服呢，没准今天礼拜六是代家人出来卖的，所以不会有多少经验的，即使是发现我时收回来不就OK了嘛。

可当我掏钱要买的时候又心软了，我觉得小姑娘家肯定不富裕的，否则不会让这么小的孩子端个盒子人前人后的卖彩票，她的父母肯定是下岗员工，出来卖彩票一天才能挣多少钱呢？我想到这里，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十块钱的给她买了五张彩票。

下午，我下班后下了公交车往家走，路上小街十字路口，看卖水果杂货的小摊都摆到马路中间了。心想着洁喜欢吃榴莲，买个带回去给她吃。这时候用这张假钱，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些小贩经常短斤少两的，赚了不少黑心钱，让他们偶尔收张假钱尝尝苦头，也不算委屈他们。我来到一个卖水果的小摊前，掏出钱包假装看下钱包有没有钱，随手指了个一般大的榴莲说着：就这个吧，卖水果的是个中年妇女，她刚才看到我钱包里有不少钱，就建议：

“小兄弟，这榴莲热补的，买个大的吧，我算你便宜点。”我想了想点了下头，让她帮我挑了一个大的，她把榴莲放在秤上看了看说：

“六斤多一点，一斤八块，总共四十八块五，看你那么干脆，算四十八吧。”女人说着一边拉了个白色袋子把榴莲装上。在付钱时，我心扑通扑通跳开了，觉得这些小贩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这假钱被她识破，她再大惊小怪的嚷嚷，周围的人围上来看人辨钱，我以后还怎么在这条小街上走啊，还是算了吧。想到这里，我扒开钱包往外拿钱，先摸到那张五十的，没敢往外拉，改抽了旁边的一张一百的，卖水果



的中年妇女在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在我给她钱的时候背着我钱包对她说：“你找开吧：我需要零钱。”女人有些怀疑的接过一百块的，对着长线左看右看，摸了又摸又叫旁边的一个小贩看了看，直到确认是真钱才给我找钱。我开玩笑的对她说：看好了，不要等我走了又说是假钱，我就不认账了。那女人笑着对我说：不是我不相信你，是我不相信这钱。我找回钱往回走时，暗自庆幸没用那张假钱，否则非当场穿帮不可，现在的生意人啊，真精。

第二天，第三天……我一直把假钱放在身上，似乎找不到出手用假钱的对象了。我觉得普天下除了我那个猪头女友能上当收到假钱，再没有哪个能挣得一对大眼收下那张假钱。我

曾经想把那假钱给街头那些磕头求讨的乞丐，又担心乞丐发现是假钱后，说我假心假意欺负人。把它撕了扔掉又有点舍不得，就这样一直放在公文包里反正又不占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我都已经忘了我有一张假钱，心里早就没有了那种假钱害人的意识了。有一天女友拉开抽屉找东西时，发现假钱不见了，就问我，那张假钱呢？我才记起，看看钱包那张假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用掉了。我对着女友笑了笑，她明白我用掉了，跑过来抱着我亲了一下：还是老公厉害。

我晕倒，女人啊，这世道啊，一样的难懂。

那双冰冷的手

■ 秋笛

母亲躺在那儿，那双我几天前握过的冰冷的手安放在胸前，母亲终于歇下一生的劳碌，回天家休息去了。

母亲那双浮肿的手，是一个星期来打点滴的结果。那双浮肿的手，曾经为我们编织了多少美好的梦，也为我们铺好了幸福的前程；然而，母亲，我们却未能让您享受幸福的晚年。

母亲与父亲虽是青梅竹马，但婚后的母亲，并不曾得到婆婆的宠爱。

母亲经常含着泪告诉我们，祖母，像一般封建时代的婆婆，经常虐待她唯一的媳妇：我的母亲，和一位养女。

母亲是外公的掌上明珠，在家里要有什么，嫁为人妇时却毫无怨言地做着家事。每天清晨，她随着那位养女一起汲水、扫地、洗衣、擦地板，样样都做。父亲来菲工作，蓄了一笔钱，办了手续要让母亲来菲，祖母却一再反对、拦阻，直到有一天晚上，祖母梦见了外公、外婆，祖母终于允许母亲到菲律宾来与父亲团聚，母亲说，是外公外婆在天有知，向祖母显现。

小时候，家居唐人区，每天黄昏，父亲常带我们全家到黎刹公园，或者马尼拉湾散步、乘凉，母亲那双手就牵着我，在草地上散步，走

累了，母亲就抱着我，或者让我坐在石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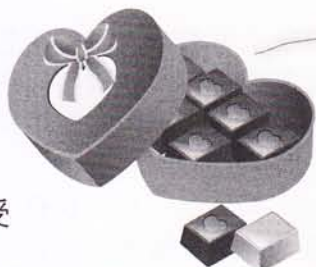
父亲白天生意忙，母亲常到Divisoria市场买布料。那年代，市场上有进口的零碎布料，以公斤卖给消费者，母亲买了一大包布料回来，一件件拿出来，哪一件布料适合哪一个，她分配好，用纸包起来。几天后，母亲就坐在缝衣机前为我们缝衣。我呢，不是坐在缝衣机旁玩，就是坐在缝衣机前的窗口上看街景。

母亲不曾上过裁缝课，却能缝出美好的衣服。看到朋友衣服的款式好看，不多久就会为我们或自己缝出同样款式的衣服。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父亲送我到一家天主教学校，我怕穿著黑袍及地的修女，哭着不肯上学，最后，我被送进一所私人的幼儿园上课。起初，我仍然哭着不肯上学，慈祥的老师允许母亲坐在大厅上等我，我终于安心地上课去了。每天早上，母亲的双手为我理发，把长长的头发编成两条辫子，佩上母亲亲手做的蝴蝶结，高高兴兴地上课去了。

坐在大厅上等待着的母亲，双手就不曾闲过，她的双手一针针地为我们织毛衣。

我结婚时衣柜里的衣服，十有九件是母亲亲手为我缝的。现在，在我的柜子里，还有母亲为我钩织的床罩。这一条床罩(下接第106页)



■心受

纪念品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收集东西，也许是“什么都放不开”的个性使然吧！什么东西都想抓住，什么东西都不愿放手让它离开。

我收集东西有一个原则——不用钱去买。用钱买回来的东西，有何价格可言？有何意义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最多你也只能在介绍它的时候说上这么一句：“我可是花上XX高价买回来的。”这有什么了不起？别人要是有钱，别人同样要得到，买得到。

自己买的东西，我会送人，而送人的东西必须是自己也喜欢，或是别人喜欢和需要的；别人送的东西，我会留着，留着的不是东西的本身，而是送东西那个人那份情谊。记得唯一转送出去的礼物只有结婚礼物，那种单纯因为应酬而送来的礼物，它没有收藏的价值，因此在别人结婚时再把它转送出去，也好保存它本来就是用来“应酬”的意义，当然前提是要用在不熟的人身上，真正朋友送来的结婚礼物，还是有“友谊”的价格在。

细数一下曾收集过的东西：

石头——路边的，海边的，大大小小，漂亮或丑陋，特别的，不起眼的，随手捡的，特意挖掘的，都值得我收藏，它记载着我走过的路。

邮票——小小的，方块的，自会用笔写信那天起就开始收集，直至今天不用笔与纸写信了，仍在收集，它已成了一种习惯，一种寄托，一种纪念。朋友说，我是念旧的，也是固执的。我承认，我是！总觉得每一小方块邮票都有着一片小天地，诉说着一个小故事。

电话卡——用过的那种，有图，有字的，硬硬的那种，最好是中文字，如果有一首小诗

(上接第105页)

我都舍不得用，那是母亲的心血钩织而成的，我不忍心弄脏，更不愿弄坏了它。

母亲的那双手也曾经鞭打过我，只因为我顽横，只因为我偷懒；但，母亲的每一鞭落在身上时，她的眼泪也随着滴下来。母亲，谢谢

的话更好，拿来当书签用，有时也可拿来开那种有一点点隙缝的门(别怀疑，不是做贼用的，是有时门不小心锁上，又忘了带钥匙，刚好门又是那种有隙缝的，便可用)，但大部份都是拿来收藏而已。

钥匙扣——串着一小串或一大串钥匙，有种掌权的感觉，特别喜欢那种有一点点小功能的钥匙扣，例如小电筒，许愿佛，小打火机，小扑克牌，小尺，小刀……等等，感觉不仅仅是钥匙扣，还有着其它的用途。

书签——必须有文字的，最好是中文，题着诗，题着词，或有一、两句好言好句，名言名句，或鼓舞人心，或益智，没字也没关系，但图片/照片得漂亮，或风景，或卡通，或特别的，不一定是纸质的，也可以是木制的，树叶制的，或者是其它特别质地制成的，都值得收藏。看不同的书，用不同的书签，是另一种有趣的享受。

生日卡——因为是朋友送的，所以有收藏的价值，但要是那种摸得到，拿得着的生日卡，电子卡就差多了，电子卡只收到了心意，然后直接打入计算机的冷宫中。真正的生日卡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少了，也更显得它的珍贵了。

信——这东西绝不能丢，试问，能坐下来，静下心，写一封信，多不简单呀！没有写过信的人，根本无法体会，也无法感受那种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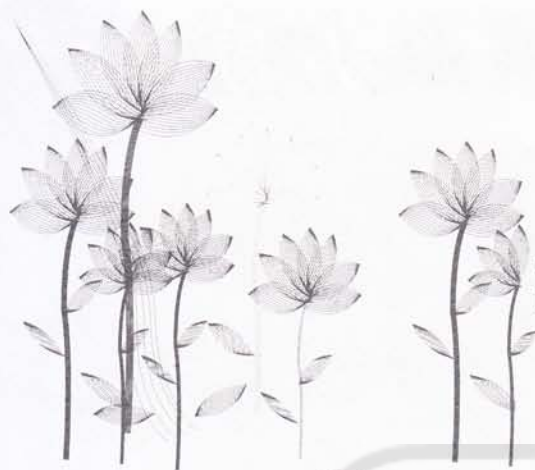
……等等，不再一一记录了。

收集着每一个小东西，也收集着每一分小感动。

您，没有您的鞭打，就没有今日的我。

母亲，您冰冷的手将伴着我走完人生的坎坷路。

母亲，安息吧。



我爱心中的椰子兰

■弄潮儿

一

尽管我对花的名字知道得少之又少，我还是喜欢种花。

尽管我对养兰的技术一窍不通，我还是试着养兰。

去年的某个夏日，吾家老大捧来了两盆不知名的兰花，问我养不养它。早就听说兰花高贵，不易栽植，且素有“王者之香”、“君子之花”之美誉，我一时脸有难色。然而反转一想，既是菲律宾兄弟所赠之物，却之不恭，于是，我决定收养它，并笑着对老大说：“今天老爸就当一回“移民局长”吧，此兰无须签证，可获永久居留！”

老大笑了，我觉得不知名的兰花也在笑。从此，我与兰花，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其实，养兰也并非难事。

记得当时老大说，要养兰，就得搭个凉棚，避免阳光曝晒，还得将兰花置于陶盆里，盆底开个洞，以防积水；又得在盆里放些木炭，以净化空气等等。阳光、空气、水，是生命之三要素，老大之言有理，但山居简陋，地方狭窄，如何搭个凉棚呢？我建议，将兰花用钉子钉在围墙边的椰子树干上，如此一来，上有如伞的椰叶遮阳，下有墙边的小路通风，只需浇水，岂不快哉！

小子认为老子的办法可行，不消片刻，便将两位“新移民”，安排到椰子国度去生活；同时，我将两位可爱的不速之客取名为“椰子兰”。

也不知为椰子兰浇过几次的水，一天早晨，忽然看到两株兰花，竟同时绽出几朵紫色的小花！且发现了她们那一条条白色的根，已向四方伸展，牢牢地扎在椰树干上，像婴孩一样紧紧地抱着母亲的腰。

面对着这些可爱的花朵，犹如面对着稚气十足、明眸闪烁的农家孩子，可以话家常、可以相逗耍，纵使你有千种心虑，万般愁肠，也早已化作清风、烟清云散……

我从未见过王者，不晓得王者之香是啥气味，我经常与君子为伍，却未曾见过君子带花的模样。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椰子兰哟，你吸的是山风，饮的是野露，自然的精气获得最多，开出来的花朵更为幽香，你俨然是一位出落得花容月貌的农村大姑娘！

四

我爱我家的椰子兰：爱她祥和和，随遇而安；爱她无意争春、心胸坦荡；爱她发于天趣、归于自然。

我爱心中的椰子兰：爱她农夫可以亲近，爱她醺人可以醉赏；爱她探长可以凝眸，爱她竹草可以为伴。

我更爱她与椰树相依为命，共荣共枯；爱她与落拓游子，结下不解之缘……

那扇开向阶梯的小窗

■ 杜鹭莺

早春漫开的杜鹃花，喋血似地染红了西班牙广场。从高处带有铜钟双塔的十六世纪法国圣三一教堂前一路倾泻下来的阶梯中间，摆着开满红杜鹃的大花盆，艳红的花簇像涓涓流淌的血泉，由上而下，流到了阶梯底下的广场，再向着广场辐射的几条街口延去。时令不到夏天，广场上没有“Made-inItaly”的时装发表会，伴着杜鹃花的是坐满石阶的游客。这个罗马城中最著名的地标广场，在春日早晨和煦的阳光下，盈满了浓郁的异国风情和一种说不出是游心荡漾亦或是情思跃动的气息。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们，敞开了胸襟，除下了身上厚重的寒衣，懒洋洋地靠坐在石阶梯上，漫不经心地望着对面广场中间那座喷泉——“陋船之泉”，除了对泊尼尼想象力之丰富感到赞叹之外，不免会将相同的疑念留在心底：这倾斜的石雕折纸陋船，泊尼尼想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西班牙广场街二十六号，紧挨着石阶梯脚下的一栋粉红色小楼，窄窄的木门边上有块门牌似的小铁牌，不惹眼地写着：“济慈、雪莱之家”。这样显赫的名字，竟那么轻易地淹没在这如潮游人的眼皮底下，没有人注意到，或者说应该说，是没有太多人愿意将珍贵的罗马浪漫之旅分一点在这种没有实惠的文化修行上。从小门通向楼上的木梯，尽管墙上挂着许多珍贵的古典插画，有些还是作者的真迹，但还是没能吸引到一墙之外的万千游客。楼外熙熙攘攘，楼内肃穆寂寥……

济慈和雪莱，十七世纪欧洲狂飙时代的一对年轻的浪漫诗人，代表着个时代两种截然不

同出生背景的热血青年，在同样饱尝了人间疾苦，最后都将生命的回响留在了意大利，留在当时这片欧洲最自由和最浪漫的土地，的确是个令人唏嘘的巧合。

济慈出身低微，是伦敦郊外一个马车夫的儿子，父亲早逝，一生贫病交加，却以超凡的天赋和过人的意志，在当时贵族当道的英国文坛崭露头角。只可惜“天嫉英才”，年轻的济慈终不能幸免于家族相染的疾病（济慈的母亲和弟弟都是死于肺病）。养病期间，济慈来到气候温和的意大利，在他生命最后的三个月里，就租住在这栋小楼上的那间和西班牙阶梯只有一墙之隔的房间里。就在那扇可眺望外面广场的木窗旁，有一张猩红色的丝绒躺椅，时年不到二十六岁的诗人济慈的灵魂，终于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舍弃了病躯，乘着泊尼尼的陋船逝去。济慈死后留下篇篇扣人心弦的诗歌去感动世人和慰藉那位他一直深爱着、却因经济和健康问题而迟迟未能迎娶的爱人芬妮。

济慈的魂魄是否去了意大利中北部的突斯卡尼海岸？去与另一位如他一样才华横溢，也一样年轻的雪莱作最后的精神交会？

比济慈年长三岁的雪莱，却是另一种绝然不同的出生背景。父亲是授勋公爵的雪莱，一路走的也是传统的贵族之路：从小进“伊顿”，长大入“牛津”。身为长子的他，原也可以继承爵位，当一辈子贵族老爷的，但从小思维活跃个性反叛的雪莱，却在学校中接触了许多当时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学人，也因发表激进文章而遭校方勒令退学，但雪莱的文学之路，也从此启开……雪莱一生追求灵魂的自主



和浪漫的爱情，是个奔放自由的恋爱者，他不顾传统世俗的爱情和反传统道德的婚姻，都不容于家族和当时的上流社会，因而长期自我放逐，游走于日内瓦和意大利之间。

一八二二年七月，也就是在济慈死后的十八个月，雪莱在一次拜访友人的归途中，于比萨附近的海面上遇到风暴，船翻身亡，享年也只有二十九岁。

多日后，友人在沙滩上找到了雪莱浮肿变形的身躯，穿戴整齐的上衣口袋中还装着济慈的一些诗稿，那是雪莱和友人准备替济慈表的遗稿。朋友在沙滩上燃起薪火，为雪莱的遗体焚化，有人说雪莱的心脏足足燃烧了三天三夜，说那是用“金子铸成”的心。

雪莱与济慈，生前虽曾短暂交会，但因彼此的社会阶级以及生活层面不同，两人未有太多正式的交集。雪莱或许从未到过罗马西班牙广场的这栋小楼，尽管如此，一八二一年，当济慈病逝的噩耗传来，感怀命运的无常和对一生坎坷短暂却才华横溢的济慈的不舍和痛惜，激发雪莱创作了他那篇著名的挽诗“阿多奈斯”（“Adonais”）（注）以哭诗人之死，以谴天理之不公。

西班牙广场街二十六号原是济慈渡过生命最后日子的地方，此次造访，事前并无计划，是个意外的收获。原只是慕名前来游览广场，却偶然地看到了楼下的那块小门牌……当我登上了顶层的那一刻，看到那几乎按着原先济慈住的样子摆设的小房间，看到那扇开向石阶的小窗，我不由自主地屏息了——仿佛能感受到当时年轻的济慈是怀着怎样寂寥的心情依在窗前，看着窗外一街的红男绿女、一广场的繁华生气，思索着生命的短促和世间的无常……那遍地红烂漫的杜鹃花也叫济慈触景惊心：

“我已熟知那血的颜色：

——它是动脉的血液

……

滴滴是我的死刑令

——我必死无疑。”（济慈）

从窗口往下看，能清楚看见广场中那座泊尼尼的“陋船”。俯瞰的船甲板十分平静，丝毫看不出船身的倾斜。在当年济慈的眼中，它（“陋船”）会是一艘渡往极乐的小艇，抑或是诗人生命中风雨飘摇的人海孤舟？而那无

形的掌舵手，又隐在何方？此时我又想到了雪莱，想到了载着雪莱归航的船和那吞噬人船的狂风恶浪。雪莱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葬送在茫茫的大海里，然而，奇妙的是，济慈却在生前已这样拟写了自己的墓志铭：此处躺着的人，其名字在水中得以显现……

西班牙广场二十六号，天才诗人济慈去世的地方，当时由一群旅居意大利的美国、英国和一些意大利作家共同发起募捐，并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英皇爱德华六世以及意大利国土因曼瑞三世的赞助，政商共襄盛举竞标买下来的。是一个集世界上保存最完美的浪漫文学书库、画作遗物收藏馆为一体“英国浪漫文学纪念馆”。“济慈、雪莱之家”里面收藏了济慈、雪莱、拜伦、白朗宁夫妇等一些英国著名的浪漫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及遗物。她除了是天才诗人济慈的最后故居，也是罗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标地。

济慈和雪莱，是诗天空中的双子星，灿烂而永恒。他们短暂而坎坷的一生更像是不真实的传奇，只有篇篇激情洋溢、浪漫悱恻的诗歌手稿和珍藏在玻璃盒中的两撮火红（济慈）、金黄（雪莱）的发丝，生生见证着一对诗坛才子曾到过这世上的痕迹……

走下楼来，刚才还是万里无云的晴空突然下起大雨来。西班牙石阶上的游人都慌然四散，空旷的广场只留下那座被雨珠弹起满池水花的喷泉；披雨的杜鹃花愈发血红……“陋船”兀自在大雨中矗立着，坦荡荡地任大雨刷打。此时乌云密布的天空忽闻春雷滚动，远处仿佛传来雪莱那如泣如诉的挽歌：

我为何多奈斯掬泪——祂已死！

呜呼，为阿多奈斯掬泪！尽管我们的泪已无能暖回已冰封的高贵头颅！

……

噢，为阿多奈斯掬泪

——祂已死！

……

注：阿多奈斯（Adonais）：希腊神话中美神阿芙萝黛蒂最钟情的美男子，亦为金星边的一颗行星。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四日写于马尼拉。

在楼台作画

■晨梦子

第一回在某楼顶作画，是今年开春的雅兴，那栋廿八层高的新建筑就在我家附近。提议去那楼层作画的人不是我，而是我的画友。后来才知道选定要作画的楼层是第廿层，那是该大厦的公共阳台，地方宽敞，还设大小泳池。从这儿鸟瞰，有惧高症者心脏可能就轻松不起来了，还好带着画架一心前来这里取景的都没犯煞。站在高楼的阳台，当我摊开画纸，才发现自己的有限。仰望了一回无垠的天际，又往下俯视了一回街景。房屋、马路、车辆、树木……在视野里变得朦胧又细小，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巨人。突然，我停下了脚步，开朗地站稳，也豁然决定了自己要作画的主题，心想，这里该是南方吧。

画友走过来说，“眼前一片辽阔，千千万万的大小楼房，你不会全都画下，那必须是有选择性的，挑几栋有特色的，自己喜欢想取景入画的，就开始画吧……”话说得好简单，画笔握在手却是万般犹豫。好几分钟溜过，一点点把心目中的高傲天空渐渐缩小版面。终于把视线落在我今天已选的画面：卓立在南方的母校九层高楼，也就是母校的大学楼。我坐定之后，第一个动作不是作画，而是仰望天空。

看着一朵又一朵的白云飘过，忍不住想起了徐志摩的那句经典白话诗：“我是一片云。”天朗气清，习习凉风吹过，即使什么事情都不做，就这么静静地瞧着天上的云朵，也是不错的闲情享受。

“趁着九点的阳光还没晒到这里来，快点挥动你的彩笔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上到这楼台来是为了

作画，而不是要和蓝天对话，或制造浪漫心情呀！

回头一瞧，当时画友不但早已打好底稿，而且在画纸上挥洒出种种惊艳的光彩。这时，天啊，我的心思还停滞在天边的云端遨游着。朝阳已穿透云层，令蓝天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我的记忆忽然飘回到中学年代的化学实验室，还有那老师的声音：“那，注意瞧喔！在菱镜下所折射出的阳光是有七种颜色：红、橙、黄、绿、青、蓝、紫……”我有些眩惑的感觉，也仿佛在寻找一个已消失的空间。瞬息，我回到现实。

我的笔，有不听使唤的意愿，画面的速度很缓慢，也知道自己画得一片糟……撕废了这一张，重新开始另一次出发……

曾经看过一篇有关“九寨沟”的报导。据说“九寨沟”的美丽风光尚未被旅游者发现为景点之前，那是一群艺术家平时郊外写生的天堂好去处，是他们彩色的笔把“九寨沟”的千万种迷人风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把山上的迷恋带回山下，从而使更多的人认识了它的庐山真面目，也令它的瑰丽多彩闻名遐迩，游人因此慕名接踵而至……大自然的绚丽有时单靠一台数码相机也未必能留着它惊艳的刹那。

如此，我眼前的违章建筑，锈色的小屋顶，碍眼的凋零景物……全都在我的彩色世界里化为乌有，也都能随意换上新装。彩色的空间有着无比的神奇，黑白可化为五颜六色，平凡亦可化为绚丽。我顿然有所悟道，这顿悟叫我快活了好一阵。

后记：该次完成的水彩素材作品题名为“南方之强”，于今年二月份参加画作联展，有幸获中正学院总校友会会长郭树垣先生所欣赏收藏。



窗外

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

寒 君

好几天了，一直想写这篇文章，只是有点忙没空去写，现在终于静下来了，脑袋却一片空白，心情不是很好，想着想着都有点想麻痹自己了，想起了那天的情景，心就不自觉的颤抖，不自觉的难过起来。

那天，天气不好，天空一直阴阴的，忘记了要去哪里，最近记忆很不好，可能是逐渐年长的关系吧！那天坐在车里，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一个小孩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些花，手轻轻的拍打着车窗，那个小孩很瘦，又黑，我忍不住专注的看着他，才发现他实在瘦得不象话，我把车窗摇下，小孩就好像看到希望一样赶忙摇着手中的花，用菲语说，请我买束花帮帮他。我有点好奇买束花可以帮到他什么，一束花也不过多少钱而已，于是我好奇的问，为什么买一束花可以帮助他。他说，因为叔叔说过花卖光了才有饭吃，卖不完的不能吃饭。那么一句话我就明白，所谓的叔叔并不是他的亲戚，而是那些控制小孩的坏人，我的心冲撞了一下，痛。看着他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似没有聚焦能力，瘦瘦的小手……看了都叫人心疼。于是我从皮包拿出了钱，抽出一张两百的拿给小孩，小孩怔怔的看着我说，钱太大张了，他没零钱找我。多么诚实的小孩，我微笑着摇摇头，给你的，不用找了去买东西吃吧！

这时候绿灯来了，车要开了，小孩想把手中的花递给我，车却开动了，小孩追着车跑大喊着，阿姨，你的花，你的花，我还没把花给你呢！我探出头向小孩摆摆手示意他别再追了，阿姨不要你的花只是想帮帮你，你回去

吧。
小孩听话的不再追逐着我们的车跑，乖乖的走回来来去去的车群中，这是很危险的，可是为了生活，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却必须每天面对来来去去的车辆，有时候还必须面对别人的脸色过活，是我都受不何况是一个小孩，这是多么残忍的事。

车越开越远，我的心越来越有感触，心痛也只能看了，我能帮到他什么呢？这到了他，下一次他还会遇到我一样愿意帮他的人吗？现实，我频频回头，却没看到有人摇下车窗买他的花，社会是残酷的也是现实的，现实到令人心疼。

了，
忍的

看罢
一次帮
一个和
现在的人现实

· 菲律宾之页 ·



音乐盒上的舞者

■紫天蝎

夕阳的余辉悄悄地映在窗前，柔和地淌过我的每一寸肌肤，透过指缝注视阳光，此刻，它并不刺眼，但却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晚风踏着轻盈的舞步，轻轻地拂过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悬在屋内的风铃随之摇曳，清脆的风铃声，就像悠扬的生命乐章；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都是心灵深处对生命的聆听，对生活的感悟，我又再次想起《在落差中感受人生》这篇文章。

人生就像一盘棋，子子相连；人生又像一场戏，丝丝相扣，尽在其中；而我觉得，人生就像一个橘子，因为品味人生、感受人生就如同细细咀嚼橘子，唯有细腻品尝，才能领悟其中的真谛，就像文章中的主人公，在记者对自己的专访播出后，许多朋友来电安慰，替他这位双目失明的人感伤时，他反而不再那么执着对“光明”的渴望，而从中体会到另一种人生的况味。多么懂得感触人生，享受人生的一个人啊！这时我不禁想起我与“音乐盒舞者”的一段不解之缘……

多年以前，我还是个刚上中学的学生，与众多青春期的女孩子一样，流连于小说至圣的情节里。也不知从何时起，我便成了学校附近“紫梦坊”（书店名）的常客。店面不大，可整间屋子里却弥漫着书香。每天下午四点半，我一定准时光顾；渐渐地，“紫梦坊”角落的那张书桌成了我的私人专署阅读处。喜欢这个地方，原因很简单，店主是个和我一样爱书的女孩；而喜欢在角落里看书则是因为里靠窗，近窗的那盆向日葵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就如娃娃般朝气蓬勃，夕阳把整间屋子都披上了金装，从这个角度看，一眼就可以看到店主书桌上的那个旋转音乐盒，上面的舞者伴着悦耳的乐声摆弄着飞天般的舞姿。宁静的十几平方米，加上那优雅的乐趣，整个书坊更是雅气十足，整个世界似乎都已停却，是那般纯洁，那般梦幻。从我第一天光顾到成为常客，店主从

未离开过她那张书桌，音乐盒上的舞者也从未停止起舞。终于有一天，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决定探个清楚，到底那音乐盒有多特别。一走近，我失望极了，这个音乐盒上的舞者的右手早就已经残缺，已不再完美。

店主抬头见我一脸的疑惑，开口了，“很惊讶吗？”这是我与店主交谈的第一句话。

“嗯。”我尴尬地答道。

“不要用庸俗的眼光来评价它！你是第一个注意到它存在的顾客。”店主轻松地说。

“我是第一个？”我问。

店主笑了，又接着说，“对！你不觉得它如同我们一个人吗？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被上帝“咬”了一口。人无完人，生命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你有你的缺陷，我有我的弱点，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它，如何在这落差里感受人生，探索人生。就像这音乐盒上的舞者，即使她失去右臂，当音乐声响起时，她仍勇敢地舞出自己，你能说那不是飞天的舞姿吗？因为她敢于舞出自己，那种认真的美，往往就足以让人们忘记她的残缺，而沉醉于她优美的舞姿！”

我没有答话，内心却是澎湃不已。是啊，曾几何时，我们都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以庸俗的眼光去贬评一切的不完整不够完美。然而，我们都忽略了上苍给予我们的天赋。既然，世界上不具备完美，那么，我们又何必执着地戴着“完美枷锁”苦苦追求呢？只要我们扬长避短，用最美好的一面，帮助别人，爱自己也爱别人；学习向日葵，太阳在哪里，就随性自由地摆动自己的方向，寻找那份温暖信心的光芒，展现不够完美的最美的自己，我们亦能活得悠悠然，不是吗？

“铃——唧——铛”……风铃在晚风的吹拂下，又一次响了。啊！夜幕降临了，抬头便可望见夜空中那轮残缺的月亮。瞬间，我觉得它和音乐盒上那残缺右臂的舞者一样，都是世界上无可媲美、独一无二的不完整的美！



太陽的味道

■ 宁 冷



八月中旬过后，连着两个星期都因台风外环气流而有持续性的豪雨倾泄而下，气候潮得连墙壁和地板似乎都要沁出水来，使得原来打算在大女儿远游后收起部份床被组的计划只得暂时拦置。

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太阳公公终于大刺刺地露了脸……！观望过第一个艳阳天后，估量好天气肯定能延续个二、三天，于是，赶在隔天早上出门送小女儿上学前，便一古脑将女儿房里的薄被、床单、床罩、枕头套……全套丢进洗衣机里，就等回来后能立即晾在足以刺得人灼痛的阳光下曝晒；那天下午三时许，收起晒得热乎乎的床被组，并顺手铺上女儿的床；那天傍晚，小女儿回家后，我跟进她的房间，只听得她惊呼出声，欣喜地说：“有太阳的味道喔！”

只知道太阳会带来亮度和热度，压根儿没想到太阳也会有味道！……直到去年的有一天，也是八、九月阴雨方歇的有一天早上，大女儿起床后见着黄晃晃的阳光映在窗玻璃上，便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夹着正忙着做便当的我，我说：“妈妈，今天帮我们洗被子，好吗？我喜欢闻那种太阳的味道。”我转头瞪大眼：“太阳的味道？太阳怎么会有味道？”“哦！妈妈！就是被子洗过晒过后，那种香香暖暖的味道呀！”大女儿说。

那天下午，在收起洗晒过的床被组时，我顺势凑上鼻子深吸了一口气……果然，是有那么一股好似东西煮熟了的香暖气息！

在地球暖化还不太严重的年代里，台北的冬天向来又湿又冷。记忆里，小时候盖在身上

的棉被虽然厚重，却总是要好久才感觉得到暖和，惟有在母亲晒过棉被的头三天，盖在身上的被子不但因为晒得蓬松显得轻盈许多，连被子里的棉絮也懂得把握机会，善解人意地私藏了阳光的热度，一下子就让人进入暖烘烘的睡梦里……！那个时候，轻盈的棉被和被窝里的暖意透着母亲细心呵护的那种幸福感就足以教人无比陶醉，怎可能“心有旁骛”地体会到另一层的幸福——太阳的味道？！

移居位处热带的千岛之国以后的第六个月，家人组团来菲探视兼旅游，母亲趁便带来六床冷气房用得上的薄被，母亲说：“这个地方用不到棉被，多的两床薄被留着有客人来的时候用吧！”从此，被子是轻了，被窝里的暖意也显得无足轻重了，而忙碌的异乡生活却让我无暇也无意去品味其它！

现在，大女儿也像我当年离乡背井般地远去一个纬度更高、艳阳天更少的地方；在那里，女儿得自己去挑买被子；在那里，女儿将随风入俗地把被子送出去清洗、烘干；在那里，女儿将领会到被窝里那股暖意所带来的舒适感，但不知，那股暖意会否让她想起太阳的味道？

走过半个世纪，当时空似乎又回到从前的时候，“太阳的味道”牵引了心灵深处的那份孺慕之情，也想起了那个线的这一头还抓在手上却高飞在视线外的风筝，尤其是在这个月圆人圆的中秋节前夕……



班黎沙情结

飘零

这几天不知怎地特别想吃“班黎沙”（注），自从投到计顺市来，几乎有两年多没吃“班黎沙”了，以往住在市区内，每天一大早就可到面包店买热腾腾、烤得微焦的“班黎沙”来吃，和着一杯热咖啡，涂上一些花生酱或果酱、奶油什么的，也可算是一顿美味早餐。但这两年多来就不同了，市郊外虽有不少面包店，却都离家较远，为要上班有时也没来得及吃早餐，更没时间去买了。而敏儿总是买长条面包回家，特别是麦片面包，而我确实不喜欢那口味，可是为了“健康”还是得吃。

前天一大早跟着老二到市区去，看到不少人手中拎着一包“班黎沙”，因袋子是透明的，里面一个个微焦的“班黎沙”看得清清楚楚的，实在太诱人了。就对老二说我要吃某家的“班黎沙”，老二告诉我那家的并不怎么好吃，并说回家时他会到PDM买给我吃，而我当时却坚持要吃那微焦的“班黎沙”；他拗不过，也只得绕了一大圈子去买，岂知买回来的竟是白白的小“班黎沙”！我问他为什么是白的，他回说大“班黎沙”没零售要买就得买一大包，而我又吃不完，只好买小的。我生气地把它丢在一边不吃，老二说了一句“妈妈，你今天是怎么啦！为这一点小事发脾气，这完全不是你嘛，那“班黎沙”真有那么重要吗？”听了这句话，也觉得自己有些反常，太过份了，发这么大脾气，究竟是为了什么？但他不知道，我思念它，我对它情有独钟，只是从未提起，当年他们年纪小，对此事一定毫无印象，当然是不明白。

那年小姑们学成之后，婆婆认为他们已可独当一面，便借口把先夫撵走了，自此他便从事推销工作，但开始时总是入不敷出，当出现赤字时，家中没米可煮时，他就会告诉孩子们今晚不吃饭，我们买“班黎沙”和咖啡吃。孩子们一听说有咖啡可喝，都高兴得要命，根

本就不会去在意一向禁止喝咖啡的老爸，今晚怎会以“班黎沙”当晚餐。以前目达仁那街有家“五星面包店”，每晚都有热腾腾的“班黎沙”出售，因为每天经过那里，店员大多熟悉，故每次去买时，他们都会捡较大的给我们，五毛钱就可买二十个“班黎沙”，一顿晚餐就解决了。它成了我们穷困时的正餐。

现在每次手中拿着“班黎沙”时，那一家子聚在一起边吃“班黎沙”边喝咖啡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那时虽苦，一家人都团聚在一起，有说有笑，那温馨的画面挥之不去。如今虽不用再找借口要孩子以“班黎沙”当晚餐，三餐虽不是山珍海味，但足够温饱，而往日那温馨画面已不复再有，故我对“班黎沙”特别怀念。

爸爸在时，常告诫我们姐妹，现代的丈夫虽已不是当年女人的天，但至少他们可为我们遮风挡雨，总要我们懂得去体恤丈夫的辛苦，有了他才有个温馨的家，也不会受人欺负。当时我并不怎么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他这么说丈夫还不是我们的天？如今想想，他们纵不是我们的天，却是我们的伞，不能遮雨也能挡风，有了他，我们的背脊确实是硬了些，人家想踩，也得先思虑一下，会不会不小心踩到石板、铁板，不至于一下子就踩上来。没有了他，除非有足够的财富，看在铜板上，客气些，否则就得成为人家脚底下的蚂蚁，高兴怎么踩就怎么踩，不会有人为你说句公道话，只有当软豆腐的份。“班黎沙”虽小，但总比豆腐结实得多，也没法让人一揉就烂掉，但如今“班黎沙”已离我太遥远了，我只能在梦中拥有它。

注：班黎沙(Pandesal)是一种面包的名称。



父女

■野风



他和妻子离婚后，独自一人抚养着女儿。他在一间小公司担任会计，因为经济能力关系，

父女俩只租了一间只有一厅一房的老房子。为了多赚些钱，他经常把公司的账簿拿回家加班，每晚都工作到很晚才就寝。所幸的是，只有七岁的女儿因为天资聪颖，一直领取奖学金，而且接连两次跳级之后，现在已经在上小学四年级了。

一天晚饭后，他正忙着计算账目，女儿拿着数学笔记走过来拉了拉他的衣服，说：“爸，这题我不会，教教我……”

“我正在忙，你自己想。”他头也没回地答。

“可是我真的不会，而且明天要考试。”女儿再说。

“明天要考试，你今天怎不去问老师和同学？自己不动动脑想又怎么学得会呢？”他正因计算器故障而不耐烦。

“喔。”女儿应了一声之后就不再说话。

他放下手中的笔，转头对女儿说：“宝贝，我知道你很聪明，你会答得出来的。”他边说边把女儿抱起来。

他抱着女儿进房，把她抱到床上，说：“早点睡，如果想不出答案，明天早点去学校问老师或同学。”

女儿拉着他的衣角，说：“爸陪我睡

嘛。”

“我不是告诉过了你我很忙吗？你怎么听不懂呢？”他开始有点不耐烦。

“爸，如果我明天考满分你能不能陪我一起睡？”

“好，好，那你要拿满分喔。”

隔晚饭后，女儿便兴冲冲地拿了一张数学满分的试卷给他看，说：“爸，我考满分喔！”他摸了摸女儿的头，说：“你那题不会的有去问老师或同学吗？”

女儿摇了摇头。

他抱起女儿，边往房里走边说：“我就说了你一定会自己答得出来，多动动脑去想，下次不要一不懂就跑去问人了，知道吗？”

“爸，今晚要一起睡喔！”女儿笑着说。

“今晚不行，爸还有好多事要做。”

“明天早上再做嘛……”女儿继续要求，而且一副快要哭的脸。

“你怎么变得这么任性了，你不知道爸工作有多忙吗？”

“喔……”女儿泪汪汪地点了点头。

“爸，真的很忙，下次再陪你好吗？”他不忍心看着女儿失望，而哄哄女儿的说。

“那……今晚可以早点来睡吗？”女儿再问。

“好，我做完就来陪你。”说完帮女儿盖了被子就离开房间。

他来到客厅，正要开始工作，却发现抽屉里多了一部新的计算器。正在纳闷时，他转头拿起女儿用来存钱的钱罐摇了摇，发现里面已经空了。这时，他不禁为女儿的孝心和体贴所感动。他眼角噙泪，面带微笑正要翻开账簿，他又被眼前的事情所感动。只见账簿上已经工工整整地写满了数字，而只有在右边留下了几行空白，上面有她女儿稚气未脱的字迹，写着：“爸，我这题真的想不出来怎么算，早点休息。”



一票微型小说 两则

■ 一票

一、勇气

(一)

她摊开空白的信纸,心中的深情汹涌澎湃,正欲下笔,好友秀芳的话,却在耳边响起:

“妳疯了?满脸的皱纹,大妳整整十八岁的老男人,关于他满城的风言风语,这个男人真的值得妳爱吗?”

值得爱吗?深夜,她扪心自问了一遍又一遍,然后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

当她开始惦念他孤独的身影,他深情的眼神,她才发现到,心中的怜悯,不知何时竟已“昇华”为爱情。

何况,她既未婚,他亦未娶,如今已是二十一世纪,谁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感情吧?

她不再犹疑,提起笔,写下了第一行字。

(二)

她摊开空白的信纸,心中的深情汹涌澎湃,正欲下笔,好友秀芳的话却在耳边响起:

“妳疯了?妳可知道妳爱上的对象可是有妇之夫,有妇之夫,就像一条毒鱼,吃下去的结果,就会毒发身亡。想想看这个人值得妳爱吗?”

值得爱吗?深夜,她扪心自问了一遍又一遍,然后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

纵使他是有妇之夫又如何?爱情有时是不讲道理,也不讲逻辑的,来得既莫明又奇妙。

面对着空白的信纸,久久,她竟无法下笔。

她虽未嫁,他却已娶,虽然如今已是二十一世纪……

泪,缓缓落在空白的信纸上。

二、友情

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内心的挣扎,拨打了李亨通的电话。

接电话的正是李亨通本人。

可能心情太紧张吧,他竟一时舌结。

“喂!如果你再不说话,我就要挂电话了!我很忙……”李亨通不耐烦的声音传过来。

“我…我是陈达胜!”他结结巴巴报上自己的名字。

“陈达胜?”李亨通唸一遍他的名字,彷彿在记忆里搜寻什么。

“是啊!我们曾是高中同窗,你忘了吗?有一次你不小心失足跌入河中,我把你救起来。”他並不是刻意提起这一件事,只不过希望唤起他的记忆。

“原来是你呀!大头。”李亨通停顿了一下,然后才彷彿想起来兴奋的喊出他的绰号。“好久没联络了,近况如何?”

近况如何?唉!该如何启齿呢?

“如果有困难,不妨坦白说吧!大头,我们情同兄弟啊!”这句话从千万富翁李亨通的咀巴说出来,让陈达胜感动的几乎要掉下眼泪。

“我的业务遇上财政困难,希望能向你借笔钱週转……”他的声音仍然不免带有一丝嗫嚅。

“没问题,没问题……”李亨通一叠声的答应。

“喏!这是二十万,拿去应急吧!赚了钱后才还回给我吧!”李亨通亲自把支票交给他。

“可是,借据……”他不胜感激的泪水盈眶。

“还需要什么借据呢?你的人格,我还不了解吗?”李亨通紧握他的手。

XXX

“喂!我是陈达胜,请问你是那一位?”把最后一口香槟饮完,对方的默不作声让陈达胜的声音提高了些。

“我…我是李亨通……”对方嗫嚅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

“嘿!原来是你,老李,近况如何?”李亨通的这通电话他心中刹那有数,最近商场上频频流传李亨通面临破产的不利传言。

“我能不能向你借一笔钱週转?我的业务遇到困难……”

不待李亨通说话,他就立刻打断他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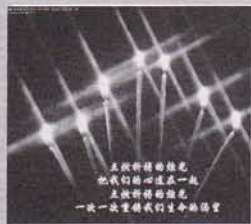
“当然可以!我有困难时你扶我一把,做人应该感恩图报,是不?”

陈达胜的话让李亨通几乎掉下眼泪,呵,他並沒有白交这个朋友。

“喏!这是五十万。”陈达胜把支票交给李亨通,然后把一张纸放在他眼前,把笔递给他:“老李,麻烦你在这借据上签个字……”

梁友情诗两首

■ 梁友情



一、奥运嘉年华夜

中国邀请你 北京欢迎你
圣火点亮神州大地
今夜鸟巢 震撼世界目光
一夜读遍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大鸟巢 凤凰窝
发英雄帖 广邀天下
铁鸟四面八方来朝
赶赴梦的今夜 世纪嘉年华盛会

首长领导 队员昂扬
列队 展示势力
无硝烟战役 蓄势待发

二〇四国 族海飘扬
展示国家尊严
逾万健儿 挑战极限
抢金夺银争铜

二〇〇八北京 和谐奥运
鸟巢身客乃大 圣火见证公平
争锦标 寸步必争
重友谊 掌声鼓励

中国的奥运 世界的奥运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政治小丑收敛 干执他国自取

其辱
祝愿北京奥运 成功揭幕圆满
落幕

二、神州大浩劫

中国天灾 连年浩劫
水灾风灾雪灾肆虐 惊魂甫定
四川大地震接踵灭门
摇动亚洲 震撼世界

午后汶川平静 时钟指正两点半
秒钟滴答滴答 急躁不安
地低两百五颗原子弹威力 随时引爆
居民后知后觉

算命佬 铁咀判凶吉
不知大祸临头
风水师 堪舆凶吉
不知身处煞位
阿婆求得上签 急忙回家报喜

突如其来 惊天动大地震
山崩地裂路陷桥断物毁
房屋学校塌陷 市镇顿成废墟
四川号滔大哭

地狱煎熬 恐怖惊魂

学童惊恐哀号喊爹喊娘喊回家
地低呼救声逐渐声嘶力竭
倖存亲友呼天喊地 抢救无门

温总理 身先士卒鞠躬尽瘁
冒险赶赴灾区指挥 参与抢救灾黎
坚持不放弃 一线希望一百倍
努力营救
可歌可泣场面 有惊心有惊喜
感动中华儿女心

数万人罹难失踪 百万人失去家园
神州浩劫 惨绝人寰
国难日 中华儿女齐心救国
国殇日 中华儿女放声同哭

附注：

(1)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等地发生超强地震，灾区顿成废墟数万人罹难失踪，百万人失去家园。神州大浩劫，各国纷纷施予援手，慰问悼念。

(2)及至作者十六日截稿，适逢胡锦涛主席拨冗赶往灾区部署指挥营救灾黎。虽过黄金救命时辰，相信会有更多生还奇迹，更多感人场面。



立足唐诗放眼天下

——读丘启枫《明月千里》感言

■ 一 凡

《处处无家处处家》，是返归汶莱的资深汶莱作家及著名新闻人丘启枫近期发表在《五属文苑》的鸿文。此文很能引起汶莱特殊国情下的产物——汶莱出生的无国际人士的深深共鸣。说的虽是他个人的境遇，却是与他同样处境的汶莱华人的心声。

没想到渐行渐远的他，有回归的一天。他的出现为汶华文坛注入了一股新血。有了像他，傅文成这样优秀的作家，我们大可不必被中心及边陲的问题困扰。台湾诗人痖弦说得好：“海外华人无须在拥抱与出走之间徘徊；无须堕入中心与边陲，主流与支流的迷思，只要与中华母体文学，有充分的对话与交流就足够了。谁写得好，谁就是中心；搞得不好，支流也变成巨流；搞得不好，主流也变成细流，甚至不流。……地球村已形成，家与根的观念也在改变……，只要我们心中有孔子、孟子；有李白、杜甫，故乡就在我心中。海外华人，不再是飘零的花果、失根的兰花。”相对而言，汶华文坛也许是一片荒野，汶华文学虽处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道陲地带，但荒野也会有盛开灿烂的奇葩。丘启枫、傅文成、林岸松等，都是这片荒野上破土而出的奇葩，站在世界华文文学之林，他们绝对可以不必自惭。

二十五载的漂泊生涯，二十五年的沧桑岁月，虽然加深了脸上的岁月刻痕，但亦增添了其生命的厚度。家可以是安乐窝亦可以是桎梏，处处无家处处家的丘启枫，虽有漂泊的无奈与惆怅，但却练就一颗自由的心灵。他不受制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受不同意识形态的役使。正如他在“处处无家处处家”一文中所云：“唐诗才是我的身份，我的故乡……”他，再也不必叩问乡关何处了。

世间万物没有绝对的好坏。丘启枫如果没有纵横四海、闯荡江湖的人生历练，也许就没有

如此宽阔的视野，独具的慧眼，以及坦荡的胸襟来评点江山，数说风云人物了。

《明月千里》是丘启枫的第一本书，但却能以一当百。

从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鑑铨，星洲媒体集团副董事经理兼总编辑萧依钊，亚洲週刊总编辑邱立本写的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不同凡响。我们以有他这样的文化人为荣。

《明月千里》中的许多篇章，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历史画面。昔日的风云变幻，已成历史。丘启枫以他独特的视角，切入历史的富有代表性的片段，给我们的何止是史实的重现，更重要的是他对史实的独特解读。

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忠于史实，忠于事实真相。精确的史实解读，就是呈现给后人的信史。《明月千里》体现了新闻从业员的良知与睿智。丘启枫不愧是台湾师大历史系的英才、出色的新闻人及汶华文坛的老大。

老大，欢迎你回归！

天若有情天亦老

——四川地震感言——

■ 一 凡

五月十六日四川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远在广州的文友王大潮律师发电邮询问：汶莱看得到中国地震的有关信息吗？我马上回了如下几行字给他：

“自地震发生后，我们天天都收看CCTV4（中央四台）及凤凰台的报导。为天灾丧生者同声一哭。中国领导人的高效率领导赈灾工作，让人赞叹不已！”

资讯的发达，让世界缩小了。中国的灾难，我们感同身受。全世界对中国地震的关注，让我们感受到地球人之间的互助互爱已超越国籍、民族、政治、宗教等的藩篱。

抗震救灾人员的无私奉献让我们深受感动。”



接下来几天全世界的媒体都把目光投向这场大浩劫。受伤的巨龙牵动着全世界人民的心,尤其是炎黄子孙的心。大家纷纷行动起来,给灾区人民送温情。地球人之间的互助互爱此刻已超越了一切。

人间有大爱

灾难现场发生许多动人心弦,赚人热泪的故事:

老师为了保护学生,以血肉之躯,挡住快要倾倒的危墙。学生得救了,自己却牺牲了。

救援队伍中的一个医护人员,自己的孩子已被埋在坍塌的校舍废墟中,却咬紧牙根拼命救人!

现场几个失去双亲,嗷嗷待哺的婴儿,却安安静静地吮吮着同一个妇女的乳汁,而这位母亲却把自己六个月大的婴儿交给家人喂哺奶粉。

废墟中一个已经没有了气息的母亲,弓身护卫着怀中仅有几个月大的婴儿。临死前,在手机留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这一幕幕感人的画面,向世人展现了人间的大爱,人性的光辉!

爱的力量·生命的礼赞

正如冰心所云:爱就是一切。爱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救援队克服了重重困难险阻,挑战人的极限,化不可能为可能。

灾场中发生的奇迹,展示了人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求生的意志,使不少人在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下,活下来了。活着多美好!这是所有浴火重生灾民的共同心声。是的,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了。

救灾过程中,展现了中国人民及领导人对生命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不但身先士卒,第一时间亲临现场指挥救援。他还一再强调:“救人是任务中重中之重,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用上百倍的努力”。

为了拯救一个个受困的垂危生命,许多救援人员忘了自身的安危,既胆大又心细,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从随时都可能再坍塌的废墟中,把人救出来。

这是一场大浩劫,也是一场灵魂的洗礼。对

灾民、受伤者、受困者、救援队及国家领导人来说,都是一场性灵与思想的洗礼。灾难使人的思想感情升华,使至善的人性回归。

天若有情天亦老

美丽的家园,在一瞬间化为乌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府之国满目疮痍,如人间炼狱。揪人心肺的号哭声,此起彼落。神州在哭泣。天若有情天亦老。

然而,路还是要走下去。在国家的关怀与扶持下,在世界人民的温情支援下,我们坚信历经劫难的四川人民,一定会重新站立起来。

巨龙将以更英勇的姿态腾空!

■ 柳浪

是真?
是幻?

天大的舞台 揭幕了

北京城

换上新装 迎接客人

新的国际机场 看了无不WOW 声连连

刚落成的国家剧院 设计令人惊叹

水立方 真是现代,超常

古老文明的首都 吸引了

四十余万的旅客 盛赞

中国的成就

华夏民族的伟大

当盛夏的骄阳消失在黑暗中时

鸟巢大放光明 烟花奔放 争颜斗丽

八十余国的国家元首

二零四国的运动员团队

00万观众 见证

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彩演出

欣赏了

中华文化艺术 典籍哲理

官经兵法 武术汉字……终于听到了

“我与你”的嘹亮动听的歌声

惊醒了有些人 嘟噜地说

“原来我是沉睡在梦中

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场景

不可能发生在东亚病夫的家里”

· 汶莱之页 ·

2008年8月16日星期六



一粟詩兩首

■ 一 粟

一、家，在奥运...

请忘了我
你最熟悉的电话号码
在八月八日夜晚八时这一刻开始
当七彩缤纷的烟火
在中国北京的夜空
绽放开一朵
含苞了漫漫十年
最灿烂、最壮丽奥运的世花
——虽然只仅仅绽放十七天

请忘了我
你最熟悉的电话号码
在八月八日夜晚八时这一刻开始
当悠久而精博
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表演
拉开了深藏漫漫十年
一场又一场
最精彩最壮观
奥运的序幕

请忘了我
你最熟悉的电话号码
在八月八日夜晚八时这一刻开始
家，在奥运的观众席上
整颗心与魂哪
摔，跳，踢，游，拍，骑，
奔，掷
——都被每一个奥运的顶兴健将

出神入化超技牢牢锁摄
甦醒了每一颗沉睡的运动细胞
跟着一起参与
在奥运的每一个运动场上

请忘了我
你最熟悉电话号码
在八月八日夜晚八时这一刻开始
每一面金牌
都是人生
一个金灿灿的梦
却又像一尾难于捉摸滑溜的鱼
游走在荣耀与失落之间
每一个颈项
都冀渴着
等待佩戴的那一刻

得之，我陪着他们一起欢呼
失之，我陪着他们一起落泪

请忘了我
你最熟悉的电话号码
在八月八日夜晚八时这一刻开始
即使，此刻
地震，突然凶猛的暴动
海啸，突然疯狂的咆哮

二、永远的怀念

——四川地震有感而作

粉笔才在黑板上写下
人生，两字
老师，您，还来不及解释
沉睡的地牛，蓦然甦醒，
一个摇天撼地的翻转，
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震动了全世界
散飞了万千的魂魄
汹涌的乌云，顷俄
迅速密佈了整个生命的天空
老师，您用生命
奋力地为我们拨开
那被蒙遮着的
绚烂，初升青春的旭日
不让凶猛的地牛坍塌
我们才刚筑起来的
年轻的梦城

当生命的天空再度蔚蓝
年轻的梦城重新牢牢屹立
老师，您用生命
破云而出的那轮
青春的旭日依旧绚烂
此刻，却又如斯悲凉地
映照，您，冰冷的躯体
含着泪，我们终于明白
敬爱的老师呵
您来不及解释意义的
人生
原来是
爱



中国正应付两场战争

■ 丘启枫

这是命令!

第一时间赶到四川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温家宝,在电话中听到救援队伍见危畏缩时,不禁怒斥:“我只要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摔了电话,又对身边的干部撂下狠话:“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是温家宝在抗震救灾战场地下达的死亡命令,救民水火,军令如山,中国人都被爱民如子的战地总指挥的魄力震慑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战争爆发了,主战场在四川,次战场在邻近8个省市,战区却是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而且不分前线与后方,一方有难,八方支持,全球华人也风起云涌的响应。

不足一天,至少两万部队已经空运到灾区;到18日中午,11万3千大军入川,解放军由各大军区、海军、空军、二炮、武警、海军陆战队、空降兵等20多个兵种参与抗震救灾,外加公安特警、消防特勤、边防、医疗、志愿人员和平民百姓迅速挺进灾区,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战争。

飞机不能降的废墟,伞兵从天而降;乱石阻隔?徒步攀山越岭急行军,陆空挺进的总体战,敌人只有一个:死神。

举国之殇,全国同咽,然而,中华民族化悲恸为力量,军警和医护为主的千千万万救援人员在余震不断、山体滑坡的威胁中前进,大地一震便躲到巨石后。这些挑战死神抢救生命的大军,令人不期而然的想起诺曼底登陆战役,想起欧洲战场勇往直前的“巴顿第三集团军”,所有迈向川震的救援成员,不管战斗部队、平民百姓还是志愿大军,都是那么坚强的贯彻总指挥的明确指令:抢救生命!

地震发生18分钟,统帅胡锦涛便下达军令,不惜一切代价救人!之前几分钟,成都军

区的先遣队已经动身了。重灾区的道路和所有桥梁都毁了,一个军长指挥70人急行军7小时进入死神的地盘,抢救了三百多人;灾区传出不少感人的故事:母亲为孩子而死、教师牺牲生命抢救学生,救援人员不休不眠救死扶伤。气壮山河的13亿人民总动员,有人不顾地动山摇,冲到灾区,一心一意要去救人;有人开车载了救灾物资偏向虎山行,那些四面八方关山万里涌向蜀道的群众,导致途为之塞。面对灾难的老百姓,人溺己溺的情怀感动万千普罗大众,有人倾注所有踊跃捐助,有人放弃出国留学经费捐助灾区人民,有人照顾孤儿、收容孤儿,10万人争相申请认养孤儿、不断鼓舞更多的华夏儿女投身救灾行列,13亿人都变成汶川人;地球村的许多村民也变成四川人。

军民都和时间赛跑,超越体能极限,置生死于度外,海外华人和国际救援队伍也参与战役,中华青史未曾有,人类史上也仅见。从先进的北美欧洲到第三世界,从未有过如此壮阔的抢险救灾壮举:科技设备派不上场,救援器材不足,救援人员徒手刨开土石,大部份废墟中救出的生命,都是科技和器材派不上用场的乱石断墙中用人力和血汗换来的。到29日中午,从废墟中挖掘出来的生还者共6,541人,紧急转移安置1千500多万人,这实在是生命的奇迹!

陆空大规模转运重伤病患,20个省市共接收四川伤患七千多人,又是一次俐落的军事行动!汶川地震,又怎动摇中国呢?

四川大地震发生在北京奥运倒数第88天,5天后,我辗转香港北京到天津出席“第二届10+3媒体合作研讨会”。19日研讨会开幕,当天下午2时28分,我和13国的新闻工作者参与13亿中国人民的3分钟哀悼仪式,全国所有汽车轮船汽笛齐鸣,这是中国第一次为了哀悼普罗大



众的死亡而下半旗，这也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国殇。

我问出席研讨会的北京第29届奥运组织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蒋效愚教授，四川地震对北京奥运有没有影响，他脱口而出：“多难兴邦”，认为这是对奥组委的考验。身兼北京副市长和青年行政学院院长的蒋效愚随后引述郭沫若的《满江红》：“沧海横流，方见英雄本色！”

中国的另一场战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到北京奥运村看场地、听演示文稿，才真正体会到百闻不如一见，北京奥运确实可以震惊世界。这是一场科技、环保和人文的总体战，节能环保的理念带来一个总体规划非常协调的奥运村，村里的公共交通是电动巴士，照明来自太阳能，奥运史上，选手将首次以太阳能光热提供的热水来洗浴，跟科技奥运有关的国内外专利申请已经超过320项，所有场馆都是无障碍的、方便残疾人的人性化设计。从奥组委的运作来看，这是另外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战争。

川震已经稳住局面，世人现现在看到一个心灵受到洗涤的新中华民族；奥运火炬已经征服珠穆朗玛峰，奥组委还要大显英雄本色，世人可以期待一个史无前例的精彩奥运，国际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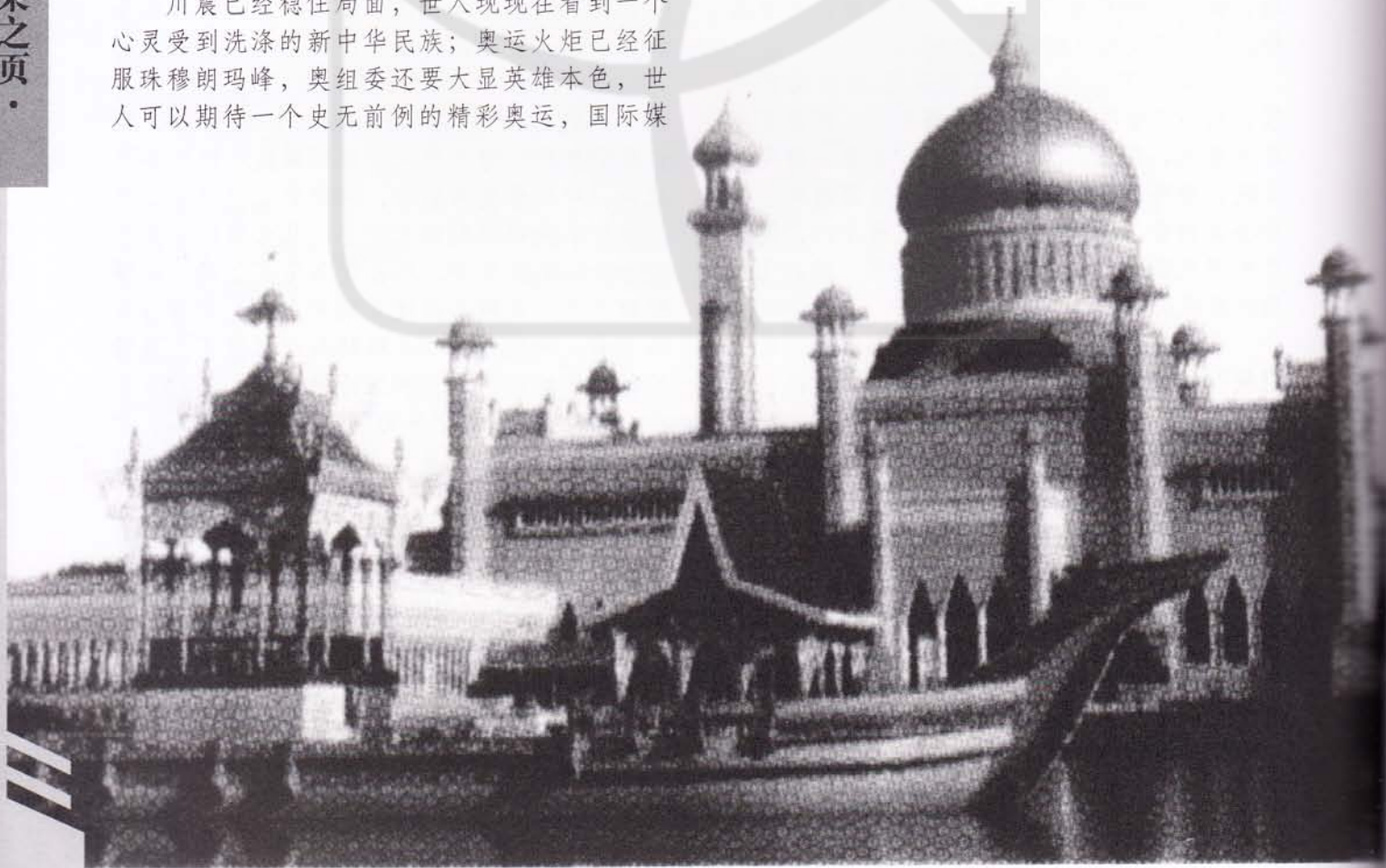
体再也不能批评中国科技落后了。

中国正在应付两场战争：关怀从残破的家园中折射出人性的光辉，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将中国带往新的视野。中国与时间赛跑，中国与灾难赛跑，这两场战争正在型塑中国的心灵新地图，人与人之间紧紧相靠，迎战天灾；人与人之间相互激励，迎接奥运。

两场战争，打破藩篱，海峡对岸的台湾出钱出力；因为有爱，不再争执，爱心和人道是社会进步最大的动力。

两场战争之中，政府与人民共同绘制，充满人性光辉的大中华新希望的彩虹地图诞生了，共赴时艰的中华儿女正携手合作，重新出发，绕道四川而走向新世纪的康庄大道。

编者按：本文曾在星洲日报《星期笔汇》刊登





永别

■ 阡陌

从雷雨声中醒来，窗外大雨呼啸，打开门窗，风中的大雨狂乱的飘洒着，风吹乱着我的发丝，纷乱的心，像那狂乱摇曳的树，被雨冲刷着。我倚着窗，盼那漫天漫地的烟雨，能洗尽我那千缕万缕的哀思，和无尽的追悔。

光阴流逝着，时间没有冲淡对你离去的思念和不舍，你悄然离世，是我们最无法磨灭的伤痛，那悲沧的泪水，挥不去的哀伤，依然窒溺着我的心田，每当寂静的夜里，你的影子便翩然而至，那熟悉的话语，深深的触动着我的心河。岁月飘零，却没有飘走对你一丝一毫的挂念。

是我们没有感受你忧郁的世界，带走你的哀愁，是我们没有聆听你软弱的叹息，带走你的惆怅。你的期待永远落空，你付出生命的光辉，最后却只能独自舔舐伤口，折磨自己，徘徊无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你的冷静是那么的坚决，你的叮咛却又那么牵挂。当你将要放下生命时，孤寂寥落的心，纠缠在决别的苦痛中。当你将要了断自己时，自我摧残的勇气和折磨，又是多么的凄厉悲凉。我无法想象，当你放开自己，真正的面对死亡那一刻时，是否后悔挣扎过，你的勇气，是否真的了断了你一切的一切？

你走前一天深夜，电话里和我谈了很多，关切一如往常，但我却怎么也没有料到，怎么也捉摸不到你欲言又止，依依不舍的叮咛，是为我做最后的告别，如果我能多一点悉心的关怀！想象！探试！你的意图是否会改变？我们伤痛的永隔，是否能避免？当听到电话声里传来妹妹的哭泣，你走了！那晴天霹雳可怕地消息。我的心撕裂着僵硬的缩卷在床上，一次又一次回想你那千言万语，蕴藏着多少依恋和

牵挂，言犹在耳，你却走了！！！走得那么坚决！！

我带着痛彻的心和决堤的泪水在机场为你买了一束鲜花，空荡的脑海望着窗外蓝蓝的长空，仿佛看见你悲戚的望着我，不舍的向我挥别，孑然的永隔音尘，离我们而去。

灵前安放的是床头最美，我们最爱的那张照片，笑靥依然，而你却残忍冰冷的躺在那儿，你那不动的身躯，一簇一簇的花篮，谁将你的名字挂在触目的挽联上？模糊的泪水淹没了残酷的事实，眼前的一切，多么希望你只是安静的睡着，而我只是徘徊在噩梦中尚未醒来。

可是，你终究挥别了我们，挥别了尘世的爱恨情仇，孤独的走了，你留下撩乱决绝的信这样写：我走得很愉快，不要太伤心！请好好照顾妈妈。

自从母亲几次医院进出，你无微的照料，担心害怕，心神劳累，为母亲流了多少泪，承担了多少的负荷，然而你却为什么舍得放弃生命，放下妈妈？

你包容着每一个家人，人生的道路上，我徘徊在低谷和失败中，是你在精神物质上帮助我，使我有力量重新起步，妹妹婚后创业，你资助安顿他们，多次危机，在你的照料下，从容度过，弟弟结婚你张罗一切，照顾他们，使他们在事业上安然跨过转折的危艰。童年的时光，我们在嬉笑中度过，每遇到阻难，你总是顽强面对，不让我们受欺凌和委屈，成长的岁月，遇到挫折困顿，你总是挺身而出，帮助我们走出阴霾，你永远是黑暗海上的灯塔，指引，照亮迷途的我们，我们却把挫折和磨难都加诸于你，把生命的苦与愁给了你，让你在颠

簸中失去生命的爱和乐，让你淡漠对生命的追求和梦想。

当你迷失在忧郁的泥沼里时，我们以为坚强的你一定不会屈服，一定可以顽强的抗拒，走过内心的磨难，我们没有理解，体会你的伤愁，把你孤独的留在忧郁的河流。你强烈的自尊心，使你更孤傲的封闭自己漠视生命。

我曾告诉我，看不到生命的跃动和喜悦，感受不到生命的光芒，你觉得没有前进的力量和方向，你失去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你对生活无所求也无所好。

是我没有好好的和你对话，走进你的伤怀的世界，是我强迫你武装，强迫你勇敢和坚强起来，我们不允许你生病和软弱，我的不在意和疏忽，深深的伤害了你，使你迷失在亲情的淡薄和人情的冷暖中间。你执着于情义之间，找不到平衡和交集，你失去了爱的支持，更失去爱的力量，你深陷痛苦里不能自拔。

我们跌到迷失时，你是多么的箭弩拔张的保护我们，但当你在黑暗中不能自拔时，我们却愚昧自私，没有窥探到你痛不欲生软弱无助的一面。

你给妈妈的信说：我最心疼最心爱的妈妈，不孝女先走一步，到天上帮你准备一切，姐！可怜的妈妈愿意看到你，用这样的方法帮他准备什么吗？可怜的妈妈知道你就这么走了，她能接受你的孝心和好意吗？

你的宽容和善良，自小感受妈妈的操劳，所以你担待了大半的母职，最后你却留下姐夫孑然孤寡一人，那天你刻意安排姐夫从国外赶回，却狠心的让他只看到盖着白布的脸，你给姐夫的信说：他们都在忙，我要低调，请简单帮我办理后事。字里行间透露了辛酸和无奈，孤决的泣语，让我们都痛哭欲绝，好心痛！好心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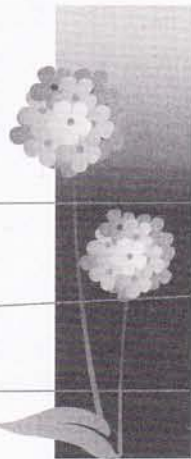
骄傲的你，对我们的冷淡漠视，感到不屑和失望，却在千言万语化作的支语片字中，不愿留下任何的指责和埋怨。你的倔强，你的自尊，告诉我们，即使是化为灰烬，都不愿委屈的被怜悯和

援助，你的心灰，你的了然，不愿假求于人，只求一个简单终了，姐啊！我们辜负了你一生的宠爱，给了你一个不堪回首的无情的世界。

也许你真的保佑了妈妈，她比以前健康，有些失忆，所以她不再计较谁回家的次数，记忆总是凌乱乱片片絮絮，只是静默的听着，看着，望着，忧愁和喜悦也是淡淡的，所以我们决定将你的一切永远隐瞒着。因为妈妈实在没有力量承受这样的苦，谁也没有勇气，也不忍心提起关于你的一切。

新房子芳草如茵，满庭花香，妈妈喜欢这里的平静祥和，每天在小园香径，享受鸟语花香，你住的房子摆设如常，只是庭空客散，终日寂静，珠帘闲不卷，没有了欢笑。而我去了几次，擦拭你着留下的斑斑血迹和泪痕，惦念着你那一颦一笑每个话语的神情，思念每个角落里你游动的身影，心痛悲伤的泪水总是一次一次湿了又干凉了又湿，那从此不再出现在我们面前，与我们一起的记忆，点滴，都随着你离开了这个世界。

多么希望你只是安详睡着，会再醒来，多么希望你了然摆脱了世间的牵绊，不再依恋。多么希望你真的快乐的走了，永远脱离苦海，多么希望你能常到我的梦里，让我梦中重享温馨，纵情的欢乐。



我的世界里 雨还在下

■梦凌

南洋热带国家的七月，雨，一直的下着，是雨季嘛，本来就下雨，我喜欢雨，喜欢雨滴的声音，喜欢雨的潇洒。

外面的雨刷刷地下着，我趴在窗户边，睁眼看着外面的世界。雨，下得很大，白茫茫雾一片，雨点打在地面上，溅起一串串雨花，敲打着生命跳动的心符。我喜欢雨滴中的小花，晶莹，飞溅，跌下去又弹起来，细细看，细细听，雨滴都是很有节奏的在挥舞，我在雨中看到了生机。非得如此的敲打，非得如此的飞溅，生命中才会有火花，与地面摩擦的瞬间，那是生命永恒的奋斗。我喜欢这样整半天的瞪着眼看下雨，小小的脑袋里千思万绪，不知从哪儿涌现出那么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念头。

我喜欢下雨，下雨的时候让我想起你。很久很久以前，我一点都不喜欢雨，因为下雨时出门不方便，道路上满是泥泞，一洼一洼的，当汽车擦身而过沾溅整洁的衣服时，我会嘀咕的诅咒那些没良心的开车汉。然而有一次，又在下雨时，我没有雨伞躲在车站里，你悄然地跑到我面前，手捧着一片白里透青的荷花叶，你把荷叶高高的举在我的头上，牵着我的手，往回家的路上跑。雨点还是淋湿了我们，我们的脸上都是雨花，但我们都开心的笑了，我依偎在你的怀里，听到你心跳的声音，就好象外面的雨滴一样有节奏而响亮，从此我爱上了雨滴。平静的生活偶尔的插入一些小动作，制造一点情趣，即使为心爱的人系系耳边的发髻。

那天被雨淋了，我病倒了，你歉意地守在我身边，为我擦身，喂药，细心的呵护我，那时我好感动，蒙在被子下偷偷的开心的哭了。我爱上了下雨的季节，我俩总会在雨中共撑一把伞，肩挨肩，手牵手的享受着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美妙动听的音乐。如今我还依然的爱着雨花，下雨时会让我想起你，还有你的爱。

雨，还在下，我孤独地看着大雨刷刷地下着，没有你的人影，也许你会在天堂上看着

我，也许雨滴是你的眼泪。我孤独地在雨中跌倒又爬起来，又曾经在雨中默默的哭泣，再没有人用荷叶为我遮风挡雨，我孤零零地品尝着被雨淋的滋味。

我的世界里雨还在下，雨打在地面上，溅起一串串雨花……

一丝春愁待酒烧

■王家丁

南国，是一片雨梦空灵的天塬，雨雾萦紫悲寂寥，廉内帐空，廉内忧伤。又逢梅雨季节，悄然的末春还在依稀惻叹，落花也随着他的拂袖而水东去，痴情自当无情老，把酒向天问何归，纵然春舞蝶招，终究方很红颜易老。对镜梳妆，那还堪得青鸟杜鹃枝啼叫，年年岁岁，几番春秋冬下，流水有意，落花无言，秋月丹桂，岁月开始漫涨，是人老还是心老？

想来过去的南国轩窗下，冰肌玉容不胜娇羞，还有门前的车水马龙，昂然倜傥和玉树临风，一掷千金只为博君一笑，当年事只在今夜萦绕，不想那流光容易把人丢，只悔当初浮浪轻狂，错，恼！

此来偏偏又是一春，他人爱这春的妖，春的媚，春的娇，只叹今日飞絮，又来把春闹。明日依旧，楼台亭阁仿然还若昨宵，莺燕婀娜，纤纤细腰，弱影禁风，扶不起这月下娇柳，只是，昨夜的绿已落，花已醉，人已老。

好酒当台，但是，饮进去的是酒，饮尽的却是抹不掉的千秋哀怨，三五行热泪，只是花容寂寥，煮不尽的一壶悲凉，好酒有，与谁共饮？心在此，堪不来玉皆之凉，只盼芭蕉温梦，樱桃照，滚落秋滴，映烦恼。

此去经年，谁还等执子之手，与予偕老？双袖捧锺恼人醉，千行珠泪春事了，此生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但昔日庭院，只盼得，无法共，奢求何能耳？

只愿卿心似我心，共印千古，方能勘此明月玉块，春水一江滔滔东流，试问何时西归可？明载今日，有的是一岁春。又是一壶春愁，他日若能逢君，只求酒一瓢，来烧尽这烧不尽的愁和恼。

谈小诗情景 “零距离”

■曾 心

写诗，尤其写抒情诗，其中一个创造“意境”的巧妙艺术手法，就是“景为情用，寓情于景”。

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里，“明月”是“景”，“思故乡”是“情”。通过一“举头”，一“低头”，使景与情，“妙合无垠”。此诗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的美妙境界。

这种手法的特点：“情”与“景”开始是分开的，之间是有个位置“距离”。由于作者的“七情，应物斯感”，寻找到一种“景”作为“载体”——“寓情于景”，才渐渐地“情景交融”。

写小诗，其行数受到有限的约制，如写六行以内的小诗，能否一开始就消除“情”与“景”的距离呢？

先举一首拙作的《浪花》：

跳出母亲的怀抱
追风逐雨

咯咯的笑声
突然撞到山脚
碎了
洒下尽是泪

诗中的情与景，一开始就是“零距离”，都同在一休中。“浪花”既是自然界的，也是作者本身的。在这里通过“浪花”本身的行为和表现，来表达在特定环境中寻找自由的心绪、追逐欢乐的情感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受到挫折的血泪。

再举一首《油条》：

本来软绵绵
熬煎后
赤裸裸

紧紧相抱

不管外界多热闹
此时，只有我俩

请大家想想，这首诗，最后两个字，是写“他俩”好，还是“我俩”好？如果写“他俩”，作者是站在“煎油条”之外，是“旁观者”。属“有距离”。如果是写“我俩”，作者本身也是油条。故食物中的“油条”，与情感的“油条”融为一体，之间是“零距离”。对《油条》的领悟，实际主义者可能认为：那只是一根普通煎炸的油条在自言自语。浪漫主义者可能认为：这不是一根普通煎炸的油条，它是通过油条“在议人生”，“在谈爱情”。

（吕进语）。

写诗，尤其写小诗的抒情诗，可凭个人的喜爱和熟练表达技巧，选择有距离“寓情于景”书写；也可选用情景“零距离”书写。

也许由于我个人偏爱，喜用“零距离”书写。我喜欢把眼前的“死景”看成“活景”，注入有意识的生命，把无情“景物”转化为有情“景物”，甚至把自己钻到“景物”中去，变成“景物”的主人翁。这样写“景物”，就容易摆脱所谓“自然物外部形貌声色的复制”，而变成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人化的自然”（马克思语）。如写石，我就是石，石就是我，我有什么心绪、情感和思想，石也有什么心绪、感情和思想。因此，我笔下的石，往往有心绪、情感和思想，有喜怒哀乐，还能唱歌跳舞呢！

这种情景“零距离”的艺术手法，我觉得对写小诗爱好者是很值得研究的。因为写小诗，尤其写六行以内的小诗，字数不多，行数受到制约。如果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必须写“景”的外表形状，引起作者“情”的共鸣。之间须有一段文字“距离”的“搭桥”，如遣词造句不精妙，或文字用得经济，往往写到“情景交融”时，字数已太多，行数已超过。而采用情景“零距离”手法，没有“情景名为二”，“情”即“景”；“景”即“情”。“情景”在同一景物中。在写景物呈现的同时，也都把“情”流露出来了。这样写，往往就会觉得写小诗，尤其写六行以内的小诗，所承载的内涵，“一样可以做到无限宽广而又深邃”。（林焕彰语）

我们静静 叙述青春

(外一首)



如春风泊过绿野
清新怡然，并日益张扬
胖墩墩的金辉，揣满白昼
是为接续晨晓春畅
胖墩墩的星辰缀满夜空，只因
不愿明天怅惘
过往的鸟儿留下四季音讯
很多很多梦里的故事正随鸟飞翔
可四季的梦，正聚敛一个强音——
爱你若狂，东方！



蒹葭荷逸的湖畔
君仪的蜜蜂穿梭来往
爱这份万里遨游般的忙碌，更将
美与甜蜜收入行囊
但愿春天的故事长驻涟漪
也愿如蜜蜂般插上翅膀
爱于无声处才尽恬美，仅缘
学无涯而思无竭。更惬意——
习习春风撩动万千梦想



南国椰影婆娑，若
君子翩翩然气宇轩昂
像遥守相思的怨娥

懈怠而执着地，候着百年悲壮
喵喵犬吠唤来人间烟火
可我更钟爱秀色韶光
常驻梦乡，慢待了朝阳
帮我报晓的鸟儿呀！
老是躲在叶荫下窃眠
师法我入梦的酣畅

《梦向逍遥》

人在途中
梦向逍遥
弥漫四季的逐趺
正悠然地——
——听雨潇潇

■晶莹

趁夜朦胧
与心相邀，可推开哪扇窗
可聆听你欣陈心曲呢？
心神矜然莫相知
更何况——
路漫漫，水迢迢

沐春的记忆依然
浴秋的信函，已缀满林梢
不敢羨一树金黄秋实
但唯求桃艳李妖娆
牧风牧雨牧寒暑
轮替间，也牧心牧脑

聪慧早汇入大海
曾想把愚钝抛向云霄
只因不勘大脑空白
遂守愚钝及老

容颜落寞
闻风呼号
痴情不改
赏雪飘飘，我已然
敞开心扉牧日月，
并探寻你的心动，
但却声微音渺。

■今石

一、思想

●●●●●

一匹马在天上穷跑
最后吐着白沫回到地面
地面有一棵树
它靠在树下打着响鼻
地面上长着一大片草
它大口大口地吃草

二、话

●●●●●

宴席上，两忙的嘴
吐出的话钻进酒菜里
溜到另一只肚子里
潜伏经年，消化
随一个饱嗝打出
竟是一粒粒子弹

三、道德

●●●●●

黑夜的床褥扭结着
两条光赤露体的蛆
搬到太阳下
嘴角都挂着一粒粒残屑
镊到显微镜下
竟是少头缺腿的道德

四、湄南河

●●●●●

唱着自己的歌
走着自己的路，一任
岸上的喧哗
水下的暗礁
拽着岁月，载着轮船
也载着写诗的我

今石小诗8首

· 泰国之页 ·

五、洗碗

洗去仇恨的唾沫
抹净恩怨的痕迹
以崭新的面貌
开阔的胸怀
盛下春天
温馨的笑

六、牵牛花

不多安喇叭
谁知我在高处？

总得聘请吹奏者吧
蜜蜂一听酬金黑了脸
跑到荔枝树那儿去了
蝴蝶张嘴一百条裙子不能少

七、腰疼

这个世界
肾亏了
直不起腰

额下
一只只红灯闪闪
在说：我要，我要，我要……

八、看

与你在巷尾
邂逅
只能单身过的道
我便坐上了墙头

终日看树
满眼皆花

博夫新诗
六首

■博夫

1. 原想

原想送你一枝玫瑰
不经意变成了一个花园

原想送你一棵小树
没想到长成了一片森林

原想送你一把小伞
谁知撑开竟成一个温馨的家园

原想给你一个轻轻的吻
孰知将我的一生从此交给了你

2. 安置思念

把思念静静地挂在星星上
即使在漆黑的夜晚
也能让爱的人看见

把思念尽情地洒在空气里
纵然在天涯海角
爱的人也能嗅到

3. 彩色的涟漪

我把梦点燃
细心地读你

把黑读白
把白读出色彩

静静地、平平淡淡地
读你一生的涟漪

4. 泰北的秋天

泰北的秋天
苍穹像一位宝石蓝的少妇
两团雪白透亮的云层
尤如她胸前的一对丰乳
蕴涵了滋养整个民族的乳汁
挑逗着归雁赴死的欲念

5. 寻找感觉

秋天的情韵
缠绵着我的思绪
我把爱的节拍藏在心里
揣着情的旋律
寻找昨日的感觉

6. 故乡的路

车轮
一圈一圈地
碾碎了那些忧愁的
日子

一双
缝了又补的布鞋
却走着
不知是轻松
还是艰辛的
一条条
雨后的
疙疙瘩瘩的
路

苦觉小诗8首

■苦觉

1、新闻

城市的立交桥下
一只流浪狗
咬伤了一位流浪汉

一路叹息的风
还要一路叹息

2、柳

站在湖边
传统地梳着心事

燕子春风细雨和三月
都是你的青梅你的竹马

风来了，在湖面上
你就忙着写情书写婚约

3、黑闪电

八月十五
一年的乡思熟透了
月光轻轻地一碰
愁绪就落了满地

只留下一树树的枝丫
一树树的黑闪电

4、伞

晴天
任秃头呼应太阳

雨天，伞下
我必须戴上假发

提防那行，歇后语
算计我

5、鸭

破了水暖春江的处女
你就“呱呱”地，
随处吹嘘

忘了
雁是你的最初

6、食物

初一
夜把月亮吃了
尚未吃完就饱了

十五
月亮把夜吃了
一点都不剩

7、出门

今天出门
我忘了洗脸
满脸泪痕竟没人发现

人们习惯了
习惯了注意我的衣裤
以及衣裤上的口袋

8、忙

即使失业了的人
梦里，都有工作做
梦里的工作是不固定的
三百六十行之外
还有三百六十行

马桶是休息的椅子

蓝焰小诗8首

■蓝焰

1、沧海一瞥

我生气了小螺
拾贝的比基尼少女踏浪轻歌
你就探着头看个发呆
可为何一见到我就躲进沙子里
在美丽的海滩
留下一道疤痕？

2、猫与老鼠

猫与老鼠在同一条路上邂逅
老鼠躲进洞里静静的
猫守在洞外静静的
它们都在想着
想什么？好象没什么

局面的静静

3、莲

以往我不认识你
因为你生活在污泥里面

如今我认识你
因为你一直生活在
污泥里面

你是我的偶像

4、路灯

星星就寝了
你还没睡
古化了的肌肤刻着风雨的岁月
对夜的不信任

岭南人小诗8首

■ 岭南人

1、回到童年

梦里，又回到故乡——

与一群小童，一身赤裸裸
在河中打水战
水花飞溅……

淋湿了喧闹声

2、共伞

风雨中，两只手
撑起一把雨伞
并肩
同行——

伞外，有雨
伞内，无雨

3、山

一左
一右
两座小山——
把中间那山峰
如轿拱起，矗入云天

一只苍鹰，擦身飞过——

4、一片枫叶

风过处，夕照中
一片枫叶，乘着秋风
飘飘扬扬，飘回大地

天空，悠然飘过
飘逸的身影

5、香港脚

痒，自脚趾起

抓也不是
不抓也不是

不抓，是一种难忍的痒
抓，是一种刀割的痛

犹如爱情

6、寄

听说，你那里
已经下雪了

我这里，风还是三月的风
阳光还是三月的阳光

夹在厚厚的信封里
捎给你一片佛国的阳光

7、古老的秋千

古老的秋千场，矗起
一架新的千秋

荡起一道又新又旧的风景
引来千万惊喜的眼睛

看谁？在起起落落的飘荡中
留下千秋的身影

8、灵感

二月，樱花灿烂
一树春光春色
一只黄莺，跳跃在花间
灵光一闪
快如闪电
飞走了——

你默默无语
守护着夜归

5、茶

度量之后
我决定
人生的风景
一半给酒
一半予你

6、火柴

风啊！别玩弄我了
我知道，我的生命只有一次
我一直保持我的耐心与沉默
是在等待着那个小女孩
别忘了
我的祖先是石

7、鱿鱼悲歌

你没有骨
我同情你的软弱

我远离你
是因为你没有血

8、自然

有山有水有舟有桥
有烟有雾有花有鸟

画家说，那是画
诗人说，那是诗

杨玲小诗8首

曾心小诗8首

■杨玲

一、神七

我愿做一颗小行星
随着神七遨游太空
看望早起的太阳
亲临广寒宫做客
让浩瀚的宇宙
圆我一个梦

二、磨坊

在磨坊
我不停地推磨

磨出的字
催我不停地走

走过的足迹
却成了诗

三、夜幕

沉重的夜幕

曙光
用了整夜的时间
才把它打开

四、老友

——至香港晓华世兄

老朋友
似一壶陈年的酒
越久越醇香

闻一下
就能醉倒

五、钟表三针

秒针活泼轻巧
滴答滴答奔走

分针稳重沉着
按部就班运转

时针老练庄重
一步一个脚印

六、筷子

精诚团结
同心协力

一起品尝
人间百味

七、小舟

搁浅在沙滩的小舟
被不期的潮汛
冲下大海

随波逐流
身不由己
飘向远方

八、拍照

留住了笑声
青春能永驻
记住曾经的欢乐

咔嚓

让时间定格

■曾心

描红

走进书法启蒙
规规矩矩
不敢越雷池一步

八年专注
描了四个大字
——北京奥运

老椅子

百年，还在老地方

不愿走动
不想开口

站直——我的个性
承受压力——我的品格

猫眼

偷得日月之光
嵌入深邃的蓝眼

白天窥都市的喧闹
黑夜瞄农村的静谧

今夜，不捉老鼠
专伏在床头捕捉我在梦里写的诗句

树的轮回

活在蓝天底下
日月是我的父母
星辰是我的兄弟

风雨最了解我

我永久的家
在什么地方？

局勢

洪灾之后
给大地留下无数的沉渣

我追问青天：
如何把它打扫干净？

天无语
顿时下着倾盆大雨

跳水

从云端跳下

在半空中，出现
惊险翻滚的“？”号
一个“！”号垂落

点碎湛蓝的水面

月亮日记

深更半夜，
月亮从窗口爬进来
坐在我椅的上

喜滋滋地伏案疾挥：
与“神七”对话的日记
——1、2、3则

诗外：2008年9月25日神舟
七号上天，飞行68个多小时，
运行45圈，于28日安然飞回中
国大地。

花语

由于芬芳
惹得人人爱
由于丽质
讨得人人喜欢

假果我张口说话
必会招来八方的忌妒





千情万种湄公河

■ (广州) 花金苓



我喜爱在老挝的湄公河边散步，只要有空我会很积极的去；天气凉快的时候，常常带着书、带着水果，一坐就是半天。湄公河河水自北向南静静的流淌，清瘦的河水把岸上椰子树的倒影清晰留驻。偶尔有一只小船划过水面，涟漪的波纹慢慢散开，然后又是一片寂静。雨季的湄公河汪洋一片，水势浩淼；旱季的湄公河，水落石出，呈现出一片片沙滩。河边沙滩上，不少孩子雀跃玩耍，戏水作乐。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没有海，在孩子们眼中，大抵这也就是海了。朝朝暮暮，年年岁岁，湄公河景致各异。夕阳下的湄公河，红红落日沉浸在水面上，几个渔夫张网捕鱼，简直就是一副美丽的画卷。湄公河堤上，有许多摊点摆卖，许多外国人，或坐着喝啤酒、喝椰子水，或在堤上散步。无论是蓝眼睛、黄头发，还是黑眼睛、黑头发；无论是白皮肤，还是黑皮肤，大家见面一声“沙罢地”（你好）！河堤上三、五个、一队队、一群群，外国人也接踵而至。湄公河好似“情种”把外国人也吸引到自己的身旁。

一条湄公河，全长四千二百公里，为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从中国的澜沧江，经云南，流呀流，流经缅甸、泰国、老挝、（老挝自北向南，完全包括在湄公河流域之内）柬埔寨再经越南，流向大海。六个国家，世代代，生养繁衍，都依恋着这条河。这湄公河啊，真是千情万种！……我被这景色陶醉了，那时，我有个愿望：什么时候，能乘小船，在湄公河里自由游弋，该是多好啊！

有时，我觉得老挝人有点笨呐，多少游客想游览湄公河，怎么就不能叫人如愿以偿呢？有钱也不会去赚？但……过后又想，不行、不

行，这边是老挝，对岸是泰国，船划到对岸怎么算？我真是太聪明了。有时，我又觉得老挝人太老实了，一河之隔又怎么不到泰国？守着穷日子过呢！坐在湄公河边，常常想找老挝人问问，“喂，你们怎么不到泰国过好日子？”可是，苦于语言不通，只好冥思苦想。终于有一天，上语文课，讲“《宽容》序言”这一课，我找了一个机会，出了一个问答调查：“老挝生活好吗？为什么不去泰国？”没想到同学们几乎清一色说：“老挝生活很好，我家就在老挝，为什么要去泰国？泰国又挤又塞车、又辛苦、竞争又那么厉害，我才不去呢！”……老挝人祖祖辈辈生活在湄公河的西边，他们没有过高的要求，也没有豪华的奢望，生活安定，日子舒服就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森林、吃树叶。你要是去菜场走一趟，发现老挝蔬菜并不是很多，其中不少倒是树叶。据说有一些老挝人是不种菜的，到晚上天气凉快了，爬上树，摘些树叶，明天午餐的菜就解决了。平时，糯米饭加“打木柴”（春木瓜），席地而坐，手抓一团糯米饭，捏一捏紧，和着春好的木瓜一起，往嘴里送，能吃上一、两个小时。……他们不仅吃饭慢，做事也慢，恐怕老挝是世界上节奏最慢的国家了。

他们有自己的房子住，有自己的车开，再穷也有摩托车。常常是手里拿着两部手机：一部用来打国内、一部用泰国网络、打国外。不时还有在外国的亲友寄点美金，真是乐融融哉！有人告诉我说，老挝根本没有穷人，有自己的房子、车子，有自己的地种，有饭，有菜吃，还穷吗？我们有一个亲戚，在湄公河东面的泰国“廊开”（一河之隔）有一栋房，可她不愿住，说那里竞争厉害，太辛苦，不如老挝生活舒服。住在老挝，东西便宜，想干就干，



想休息就休息，很自在呢！她在“大拉扫”（早街市）开一档口，自由自在的做生意，赚钱多少无所谓。中国人嘛很勤奋，除了够吃够用，总想再赚点，再存点；老挝人观念不这样，他们悠哉悠哉，万事不急不慢。

人们常说，你要是去哪个部门办事，可得要有耐心，说8点上班，9点办起事来就不错了。朋友说一个故事给我听：有个外资公司，招聘了许多老挝职员，这间外资公司要求很严，每天打卡记录迟到、早退、矿工的名单。到月底发工资，扣了违反纪律人的工资。下月首日，被扣工资的人、甚至连同其他人也不来上班了。他们既不争、也不吵，静静地离开。说起来，老挝人挺善良的，讲话的声音不高又很柔和。在老挝，你要是星期六、星期日到街上去买东西就麻烦了，很多店休息、关门，你是买不到东西的。新年元旦上午，我们到街上走走，觉得太冷清了，店家大凡都休息、打伴。老挝人就是这样，祖祖辈辈悠然自得的生活在湄公河边，湄公河是老挝人的生命之河！

二

终于，有一天，游览湄公河的愿望实现了。不是在万象，而是在老挝的“奎勃拉邦”（又称“奎勃邦”）省。“奎勃邦”是老挝最古的圣都，他的文化氛围浓过首都万象，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我早就向往着那个神圣的地方，不过老人们说，无事最好不要到那里，一路太危险了，要翻山越岭。但那圣地太有魅力了，我总是念念不忘。一过中国年，我和先生带着女儿，一起去了奎勃邦。沿着湄公河汽车往北而驰。慢慢要进入山地了，不少汽车停歇下来，要拜山神，口中念念有词：山神呀山神，借个道，有得罪了，保佑我们安全通过！有的汽车不能停下，则鸣笛三声。……虽然，一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心里够紧张的，但是，那种险峻也是一种美呢！芦苇在阳光下，金灿灿红红火火，向你招手致意。我总想拍下来，可惜汽车一直开个不停，停下时，又不在芦苇处，嗨，真没办法！到达目的地，此时，天已黑下来。我们挑选一处湄公河畔的酒店住下，随时都可看湄公河的风光。

第二天清晨，我们漫步在湄公河边，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水面上雾气升腾。对面万重

山，层层叠叠，延绵不断，山清水秀。我们乘坐“嘟嘟”车，行程36公里，经一小时颠簸，来到“达光溪”瀑布。因为来得早，此时，还没有人。司机兼导游说：“前阵子塌方，倒下一大片石头和树木。”“是的呢！”我看着大堆乱石、壮着胆子，小心翼翼走到瀑布下面。其实那石头大着呢，虽是塌方，一块石头都有几吨重，纹丝不动。仔细看两挂瀑布，一挂水较阔，有四、五丈高，从山顶直泻而下。另一挂，由四叠组合而成，水流层层泻下，壮观非常。虽不敢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也有一番景致。我去看过庐山瀑布，由于时代的变迁，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的景致，已经所剩无几。这里的瀑布，一层层，如水帘；一丝丝，如密雨。导游说，我带你们寻源。跟着导游，蹬几十级台阶，终于爬上山顶，怎么也走不过去了。据导游说，瀑布的源头，是距其3公里的一个泉湖，为一天然的地下泉，在旱季是可溯至源头。这泉水流呀流，流到底凹处，就成为一个潭，再往下流又是一个小瀑布。水尤清冽、清澈见底。我们顺其而下，一湾湾泉水，令人想起中国四川的九寨沟。俗话说“九寨沟回来不看水，”但这里的水我怎么也看不够。

回到城里，瞻仰了大皇宫。又见“奎勃邦”城中有王室图书馆一所，珍藏着写于黑树叶上之古代文存，以及泰文与梵文之夕日典籍。在王城四周，湄公河沿岸一带，寺院佛塔，触目皆是。城内小山之巅，建有王陵，庄严宏大，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全城，王宫即建于山麓。著名伟大的富士寺，却与王宫相贴近，中间只隔一座石桥。寺中供奉金佛一尊，据说是十五世纪，锡兰所造，用478公斤之黄金铸成。老挝人相信此金佛，说是能保护国王及国都之神，金佛若不幸陷于敌手，则王国将会趋于沦亡。从山顶眺望全城，湄公河似一条银色要带，镶嵌在城市之中。城市里树木之多，堪称一绝、真是城市森林。

奎勃邦地，正值湄公河及其支流南康河交流之处，有山有水，风景宜人。湄公河流经奎勃邦境内，可以在河里自由往来。记得那天，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我们在船家引领之下，开始游览。坐在一米来宽，四米来长的机动小船里，又是激动、又是惊心。河面有两、三百米



三

之阔，（雨季时有300——400米使宽）虽说是旱季，比万象境内湄公河的水势大得多，经过山地，蜿蜒而上。行没多久，船家把船泊下，领着我们来到造纸村。这里的纸，都是手工制造的工艺纸。吸水性很好，可以用签字笔及毛笔，写字、画画，也可用来做像册。我们买了好几本，船家挺高兴的，（大概他可以拿点回扣）又领着我们去看造纸的全过程。来到一家几代人经营的纸品店，主人给我们表演：他拿着一铁筐范（长方形），底面是沙网，放置水中。把已经泡好的纸浆铺平，放上几朵鲜花、绿叶，提出水面，凉干即成。这种纸用来做封面的、或做纸灯；不放鲜花、绿叶，则可以做本子的芯。……很有趣，终于忍不住，又买了几本。还看几家手工织布，印着大象图案的窗帘、床单，各种围巾，花色品种样样齐全。

时间有限“忍痛割爱”，我们还要去陶器村。此时，小船折回向南进发。我们坐回小船时，才感觉船家有带我们来购物之嫌。购物就购物吧，购物也是一种享受呢！我把手伸进水里，尽情的让河水冲洗着……。小船穿碧波、跃浪花，顺流而下，箭一般的飞行。不久，小船泊在一个小码头边。不少妇女在河边洗澡，用“沙龙”（圆筒裙）遮着身体，又能尽情的洗涤。上岸后，用“沙龙”罩着身体，换上干净衣服。……还有不少孩子、男人，在河中戏耍，尽情享受湄公河给他们带来的欢乐！

我们拾级而上，到了陶器村。家家户户基本上是“高脚屋”，其下层一般用来做陶器，储存各种制陶原料、工具、半成品或成品。下层没有门，只几根柱子撑着，也不会有人偷东西，上面一层住人。都是一家一户、个体手工生产陶器。最常见的是花盆、舂木瓜的盆、昙昙罐罐，偶尔见到一些人物之类，古朴大方，但并不精美。几个孩子拿着一些小人之类的陶制品，实在不是什么上乘品，给了他们一点零钱，也不买了。天渐渐暗下来，本来船家还想带我们看看湄公河边的一个什么山洞的，说是很好看，但见时间晚了便说，明天吧！……我们乘船而回，又见大皇宫，金灿灿的塔身，掩映在万绿树丛中，宏伟壮观。回岸岸边山麓起伏，夕阳西下，她的余辉给山麓镶嵌了一道金边。我依依不舍，暂时告别这湄公河，走上岸，多么希望天色不要再沉寂下去……

湄公河流入老挝境内，平时宽度即达三、四百公尺。奎勃邦与万象，即为澜河两大城市，河流经过山地区，蜿蜒而下，其间曲折复杂。从上游奎勃邦到万象，河水浩淼，急流巨大（雨季）；奔向一条为森林所遮蔽两岸之峻险的湛深山谷里，水流湍急；从万象到苏旺，超出六百公尺一段，水面宽度在300——800米之间，河水不甚汹涌，平时小型汽船畅行无阻。在洪汛时，万吨大船也能航行。再往下150公里，有一小段，岩石突兀嶙峋，航道狭窄，急流兴风作浪。洪汛时，越过是很困难的，洪退时，只有独木舟才可以渡过。……

湄公河流经老挝境内就是这样蜿蜒崎岖。老挝一年只有两季，旱季（12月至来年4月）、雨季（5月至11月）。现正值旱季，万象这一段湄公河，河面不胜宽广，河中出现了大块大块的浮滩。所谓的浮滩，即是干涸的沙滩。过去老挝人常常用这沙地，种几个月的西瓜和花生什么的。大概现在生活也好了，不要再辛苦种地，现在沙滩见不到蔬菜，却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夕阳西下，人们喜欢散步到河边沙滩上，赤着脚、慢步着。走到水边，已经是湄公河雨季时的河中心了。再看对面泰国，房屋、树木尽收眼底。此时此地，水面只有百米左右吧。沙滩的面积远远超过了河宽，人们在上面打排球、踢球、堆沙人（似堆雪人）、追逐、嬉戏……。年轻人把摩托、汽车都开下去玩耍，这里不是海滩，胜似海滩。

雨季的湄公河别有一番风情，河水浩瀚无际、甚是壮观。站在河边，总是流连忘返。我先生说：“找找童年生活的地方！”一语提醒了我。先生出生在寮国，找找先生的出生地，也是我们的愿望。可是，偌大一条湄公河，到哪里找？他只模糊记得什么“哈朵盖尔”，在湄公河边。问了几个人，都不清楚。……有位老同学林电全先生很是帮忙，驾着车、一路问；开过来、看过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离万象18公里处的“哈朵盖尔”。此处，河水更宽阔。乡亲说，对面是泰国的“塔坡”。你的家，在河边水中那几棵椰子树后面，已经淹没了（他指着离开岸边50米处）。先生说：“是的，记得小时候，常与小



伙伴们在水边嬉戏！几十年前，此地水没有这么大，那边原是有房屋的。”“没错，你家是酿酒的，靠河边很方便。你家父还买了我家的房子呢！”老乡说。先生拿出家父的玉照，给老乡们看。一个年长者指着几个人中的一位瘦瘦的老人说：“就是这位陈伯，现在……？”他们没好意思再问下去。当老乡们听到我先生说，陈伯现在在香港，90多岁了，身体健康、方能自理时，他们很是诧异说：“我们觉得陈伯年纪大了，却不知他健在。他过去对我们很好，是好人，真是有福气呢！”

“看见你们的住房这么漂亮，生活这么安定，也是有福气呢！”我先生说。乡亲说：“自己两个儿子去年从美国回来，花了两万美金，给我们盖了这两层楼房。”细看这两层楼房很是漂亮，白墙、红色屋顶，楼梯是在外面、由外面上去楼，是主人的卧室。楼下有厨房、饭厅、客厅，并用一半做生意。女主人正半躺着，伸着脚，有一位女工在给她修脚指甲。真是悠闲自得呢！老同学说，你们要是见到一座座新的小洋楼，大凡都是儿女们从国外回来，帮助家人盖的。1975年以后，几乎家家都有人到外国去，年复一年，他们有钱寄点回来了，寄点美金，够一家人吃一年的了。现在老挝成了“外汇国”，邮局天天忙着收外汇。到现在我们方才明白，不少老挝人为什么对工作“无所谓”，星期天做不做生意也无所谓……

四

湄公河最热闹的时间，要数龙舟节了。老挝的龙舟节是10月22日。可是，龙舟节前十天就开始热闹起来，各个区都要赛龙舟。老同学约我们去“记乃木”（译音）他的家，说他们区今天赛龙舟。还说，今天他要做生意，没空陪我们，到时间回来吃饭。我说：“不了，我们玩到哪吃到哪，很自由呢！”……我欣然走上湄公河堤岸，简直是吓了我一跳：河堤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也许，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平时在老挝的大地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走在马路上。有时，整整一条街，都见不到一人在马路上走。此时，不知是从哪里冒出这么多人？老挝人常常很自豪的说，我们国家地多人少，我们的地方是新加坡的30倍，我们的人和新加坡一样多。……

河堤上摆卖也很有特色，卖“烤篮”（竹筒里面放糯米，再放椰子，放在火上烤）的，还有烤鸡、烤鸡翼、烤鸡、鸭内脏、烤鱿鱼、烤番薯、烤玉米、烤香蕉等，最有趣的是烤鱼。烤鱼，烤香蕉，我都没有见过。一条活鱼从水里捞起，用盐抹一层，就放在火上烤，熟了即可吃。更有趣的是：把“忘鸡蛋”和“忘鸭蛋”串起来烤着卖。何谓“忘鸡蛋”、“忘鸭蛋”？（当地的华人叫它鸡崽蛋、鸭崽蛋）即是没有浮出来的鸡或鸭子的蛋，称之忘记出来的蛋，叫“忘鸡蛋”、“忘鸭蛋”，听说是从越南来的。我的家乡南京有很多卖的，不过是煮着卖的，不是串起来烤着卖。（此地，多数也是煮熟吃）除了卖烧烤之类的，还有莲蓬和老挝特有的水果卖……

卖东西的怕顾客不上门，把音响也拉来，大声的播放着泰国歌曲（老挝人喜欢听泰国的歌曲），招徕顾客，夹杂着人群，本来没有噪音的老挝，此时特热闹非凡。河堤上里三层、外三层，无处下脚。我们找到一处最高点——和尚庙的鼓楼，刚站住，先生心细问一下和尚：“可以上来吗？”和尚说：“可以。女人不可以，因为楼下有和尚，女人不可以高过和尚。”“哇，赶紧下来。”老挝是一个佛教国家，和尚是至高无上、受人尊敬的。坐公共汽车，和尚上车，马上就有人让坐，还要让最好的位呢！

我们走到主席台边，大概别人见我们是外国人，还让我们坐下来看。湄公河上骄阳似火，河水不甚清澈。（雨季、几乎天天下雨，所以水浑）见远远有两条金光闪闪的“龙”，蠕动着，好像很慢、很慢……，其实是河面太宽、船太远了。慢慢的、慢慢的……靠近我们了。才看清是两条龙舟，四、五十人，齐心协力，奋力前进！一条龙舟上运动员，身着橙色银光衣服，似橘红的“龙”金光闪闪；一条龙舟运动员身着绿色银光衣服，全然是一条银光闪闪的“龙”。呐喊声、锣鼓声、喇叭声……响彻云天。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终于决出了胜负，优胜者将参加万象市的决赛。

终于，到了龙舟节的正日。首都万象，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人们喜气洋洋。骄阳似火，人流如潮。还没有到湄公河，已经戒严了。凡带小包的都要主动打开，接受检查。然后女士



走一边、男士走另一边，有礼貌的把你的身体从上到下摸一遍。“哇，这么严格？”我在一位老挝人的陪同下，来到河边。方才知悉，主席台上坐的都是老挝政府要员，他们的车整齐的排列在庙前，一般老百姓不可以接近，有专人看管。

岸边人头攒动，扶老携幼，站在树阴下，等着龙舟开赛。一边，有几个寮人吹打着老挝的乐器，清脆悦耳；一边，几个寮人穿着民族盛装载歌载舞，赏心悦目。……直到12时许，龙舟开赛了，一组两条龙舟，并不那么激烈。但岸上的人们欣喜若狂，好像谁胜谁负都是很重要似的，对我们来说真是无所谓了。太阳当头，烈日炎炎，站在树阴下，也汗流浹背。陪我看赛龙舟的女孩子，拉着我去逛街，也许街市对她太有吸引力呢，这街市平时是没有的。她一个劲的说着什么，大概说这衣服怎么、怎么漂亮吧？我只是笑、点头，这时她才意识到我听不懂她的话。没逛一会，我们便回来了。亲友告诉我，晚上龙舟节才好看呢！

于是，我又等着傍晚的来临。晚上天黑沉沉的，似要下雨，我们选择靠河边的一处酒吧坐下。水上有一只彩灯花船，靠岸也有几只小船，不少人下去放“水灯”。那“水灯”好似荷花灯，用芭蕉叶子编织成底座，插上荷花、万寿菊、玫瑰等各种各样的花，再插上两只香、一支蜡烛，点燃后，许上一个心愿，把它放到水里，让它顺水漂向南方。一盏“水灯”就是一个心愿，一盏“水灯”就是一个愿望，“水灯”渐渐多起来了，漂呀漂，带着这些年轻人的夙愿，漂到南面，流进大海！我猜想着这年轻人的愿望该是什么呢？他们不象老一辈的寮人那样，只满足于现状，没有过高的要求。他们中不少人，想象有的上辈人那样，远走高飞、出国留学，因为他们是有这个条件的。不仅他们各家有人在国外，更主要的是有机会。老挝是小国、穷国（其实真的不甚穷），国际科教文组织，每年要给老挝上百名中学生，到中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免费上大学。……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心愿呢？也不可不知。

五

湄公河自万象向南流，流到“百细”，又

名“占巴塞”。“占巴塞”省，“百细”是其首府。她位于老挝的极南方，有其“历市”与柬埔寨接壤。沿公路西行可抵达曼谷，南下可达金边和西贡。处于湄公河东岸，河中岛屿星罗棋布，有“千岛”省份之称。从“百细”再往南约130公里，有一个号称东南亚第一大瀑布——“孔瀑布”（KHONPHAPHENG）。到孔瀑布时，顺道我们先去离开“百细”46多公里的“瓦普”（WATPHOU）。“瓦”是“庙”，直译叫“普庙”。不要小看了这些断垣残墙的遗址，在当时与柬埔寨的“吴哥”齐名呢！她也被称之为“吴哥”雄伟的王城，今天，她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地。（老挝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还有上面讲到的“銓勃邦”城）

乍看“瓦普”没觉有什么，第一印象有点像中国的“圆明园”。当然，不能相比，也绝没有“圆明园”辉煌。据说，“瓦普”是一位有钱大户，受柬埔寨“吴哥”影响，建筑的。此地，依山傍水，风景宜人。从山下望上去，宏伟壮丽。进门，石块铺地，两排石柱，一直排到山前。左面，有一似四方庙宇，（未建成）

右面则是我们常见的“瓦普”一排石头房子，部分倒塌，这便是著名的“瓦普”。并选用巨石，铺成阶梯，虽然陡峭，但攀登上去并非吃力，因为此处是一天然的氧吧。再往上，即是一座庙，见不少善男信女，虔诚的拜佛。蹬上山顶，眺望山下、气势非凡。近处，有男湖、女湖镶嵌。上山拜佛，一定要分别在男、女湖洗澡，然后方能上山。山下绿树葱浓，景色迷人，湄公河蜿蜒如带，历历在目，尽受眼底。

传说，这个有钱的大户，并没有将这所“瓦普”建好。有说，与他同建的还有一座女庙，结果，女庙先建成了，他自觉丢人，怎么还干不过女的？一气之下自杀了。这就给后人留下许多遗憾、许多迷惑……。柬埔寨建“吴哥隆”倾注了全国所有的才力、物力，最后因建“吴哥隆”而亡国。当然，今天又靠其发财了。所以，建这么大的庙，仅一人之力决非能成的。是资金不够、还是见女庙建的比自己的好？（我们并没有见到女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们是从无从知晓了。



告别了“瓦普”，我们继续向南，看看这个“千岛”中的最大的一滩“孔瀑布”。据说这一段有著名激流三滩：最近者为禹门滩，距“坤埠”为1500米，水势澎湃，令人心悸。再进为白象滩，水势稍缓。最后为马甲滩，可能即是今天要去的号称东南亚第一瀑的“孔瀑布”。

我带着女儿来“孔瀑布”，已是第二次了。因为临时决定没有包上车，居然乘“嘟嘟”车，行程130多公里，两个多小时到了目的地。一路颠簸自不必说，腰酸背痛也无处“申述”，自己愿意的吗！“嘟嘟”车本身就嘟嘟响，人还没靠近瀑布，早已听到瀑布“哗哗”巨大的水声，似海啸？似雷鸣？似地动？……有称“这是老挝最后一声吼！”想来想去，蛮有道理，蛮有味道！“孔瀑布”是老挝最南端，又是最后一声巨响。接下去，就到金边和西贡了。靠近“孔瀑布”，水声震耳欲聋，惊心动魄，景观非凡。水阔2公里，落差70米，水流湍急，溅起千堆雪。此处怪石嶙峋，飞珠溅玉，水雾蒙蒙，清澈见石。无孔不入的白色浪花，从黑色石头罅隙里蹿出，伴随着巨大轰鸣声，真叫你胆战心惊。但，人是喜欢这种恐惧美的，越恐怖，越好奇，越想观。于是，我们战战兢兢的登上岩石，耸立在近瀑布的岩石上，任水从岩石底下恣意流淌，大胆拍照留恋，留下这最珍贵的时刻！欣赏了“孔瀑布”已是午间一时许了，看看我们的“嘟嘟”车，还在，还没付钱呢！当然在。回顾一下停车场，有一、二十辆汽车，唯有我们一辆“嘟

嘟”车。想起又后怕，还有回去130多公里的路程，怎么熬呢？好在这“嘟嘟”车是新车，司机又是“占巴塞”人，路熟人也熟。只是，我们又要做“苦行僧”了，不管那么多了，先美美的吃一顿吧！要了一条湄公河的鲜鱼，一盘“舂木瓜”，再喝“椰子水”，吃点糯米饭……，坐着小憩一会儿。

回去路程，司机开得更快。有几位老者要达我们的顺便车，他们没有赶上前一辆车，落了班。天快黑了，有了他们陪着，我们心里塌实了许多。走到半路，几位老者喊起来，吓我一惊。原来是我们的车，赶上他们没有上到的那辆车，见不少人还“挂”在车上。他们挺高兴的，我的头发都让风吹竖起来，俨然已经不是我的头发了。我累极了，女儿说：“妈妈，以后不要陪人来了，太辛苦！”“没什么，平平安安就行！”我心里想，老挝人还真的蛮老实的，不会乱来。我又想到那“最后一声吼”上来了。

这“最后一声吼”真是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湄公河在寮国境内最后的、然而又是最美的、最雄壮的“一声吼”！其实，老挝人才不会“吼”呢！他们淳朴、善良、忠厚，讲话都是轻声慢语的。他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聚集在湄公河的身旁，亲吻着她，爱慕着她，依恋着她！

湄公河，老挝人的母亲河！东南亚人的母亲河！





泼水节

——老挝新年札记

■ (广州) 花金苓

泼水节，是老挝的佛历新年。老挝人奉行佛教，以释迦牟尼诞生日为纪元，据说其时早于耶稣五百四十三年。每年四月间，约在农历清明节后十天，便是老挝的泼水节——新年，（4月14日——4月16日）泰国要早一天。官民们要休息3、4天，以示庆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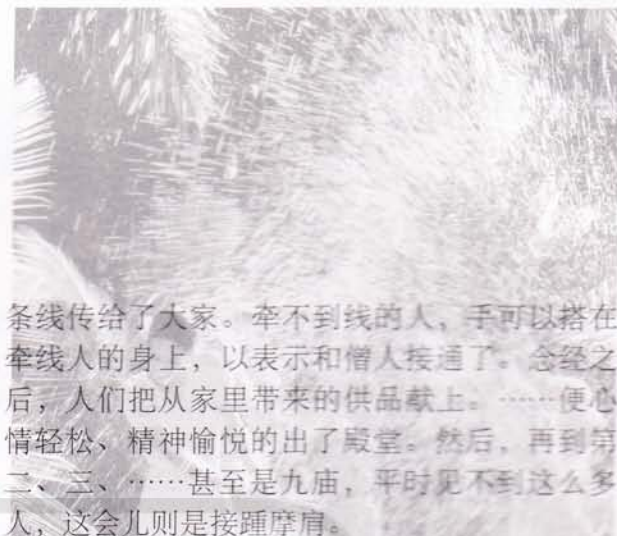


祈福

佛历元旦，老挝人有放生之规矩。当天，善男信女，纷纷购买龟、鱼、雀鸟等动物，放生于湄公河里或郊外。各家各户多诵经念佛，弄饭制饼，准备布施过路化斋之僧人。黄昏时，许多人往园子里采摘鲜花串成花环，系于寺院，以表敬佛之诚。这是过去了，现在各家生活之好，常常是买制作好的鲜花环，买鲜花，自己配制“香水”去“九庙”淋佛，拜佛，祈福！

何谓“香水”？一般是女孩子用一只银盆，倒进清洁之水，放进“万寿菊”、“玫瑰”、“鸡蛋花”等鲜花花瓣，加柠檬汁、姜、香水等；何以要去九个庙？这也是老挝人的风俗，“九个”是泛指数，九、七、五座庙都可，是个吉祥数吧。此时，庙里请出大、小佛像，供人们参拜。人们兴高采烈，带着香水去庙里。他们见佛就拜，非常虔诚！然后，用一束鲜花，蘸上香水洒在佛身上，这叫“洗佛”。“洗佛”之后，再接佛身上的“圣水”，将其拍到自己的头上，乞求新的一年，佛给自己带来好运。还将“圣水”带回家里，洒在各处，祈佛保佑全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之后，善男信女们到寺院的主殿，请和尚念经，和尚撒水向人们祝福。大家跪在地上，手牵着一根纱线，那头系在一盆鲜花上；和尚手中也牵着一根纱线，那头也系在鲜花上，大约表示和尚念经，会给大家带来好运，通过这



条线传给了大家。牵不到线的人，手可以搭在牵线人的身上，以表示和僧人接通了。念经之后，人们把从家里带来的供品献上。……便心情轻松、精神愉悦的出了殿堂。然后，再到第二、三、……甚至是九庙，平时见不到这么多人，这会儿则是接踵摩肩。

回到家之后，再把家里的佛请出，同样用香水洒在佛身上算是洗佛，晚辈们向长辈祝福，拜年，长辈们给一些“利市”。

祝福

祝福的方式，基本以家庭为单位。请和尚或会念经的长者，来家里，全部家人到齐，也邀请亲朋好友。僧人或长者念经诵佛，大家时常应和，声音协调、轻松愉快。虽然，我们听不懂念经，就听他们的应和，恐怕也是一大享受呢！念经结束，开始互相祝福。大家把插好的一盆花上的白纱线（或其他彩色线）取下来，系在别人的手腕上，一边系、一边祝福：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发财、添寿之类。……（通常是系三个结）一般是晚辈先给长辈祝福，给“利市”封……。晚宴是非常丰富，有些人甚至是大吃大喝，老挝人喝酒是出了名的，喝了酒再开车，这就乐极生悲了。每年新年交通事故也是很多，老挝没有报道，泰国报纸上说，新年这一天之内，交通事故有千余起，死亡近500人。有人就说，没有拜好佛，佛没有保佑他……。

晚宴之后，不少家庭举行歌舞会，家庭主妇带头跳起舞来。全部宾主载歌载舞，连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都兴高采烈地跳起来，充满了快乐的节日气氛。

最有名的、最盛行的祝福方式——“泼水”！在这几天中谁都有泼水的自由，谁也有被泼水的可能。有人事先就“友情”提醒，不要带照相机出去，不要穿好衣服，衣服湿了也



不要换。……还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穿起雨衣、戴上雨帽可以防御？泼水者可以把你包围起来，从头部、颈部将水倾倒下来，故意捉弄你，你还不可发怒。因为泼水是向你祝福，泼的水越多，这一年你的运气就越好。谁不愿一年好运呢？但我心里总嘀咕，也怪了，没有东西好玩？玩水？把身上都弄湿了，还怎么过年？……

我没有听劝告，还是带着照相机，去捕捉“泼水节”的好镜头。其实，泼水以青年男女居多，他们在路上、在车子上、在自己家门口，随便阻拦过往的行人（老挝很少有人在路上走）、行车（都是开摩托、人货两用汽车）。男子专向女子泼水，女子专向男子报复。有人说，“泼水节”是女子“欺负”男子的好时机。他们彼此嬉笑无愠色，而且，有的人还是心甘情愿的，摩托骑到泼水的人面前，自动停下来，笑嘻嘻的让人家泼水。还有的人，化妆的奇型怪状，招引别人向他泼水。有一“女子”很大胆，上身只戴文胸，下穿裙子，站在马路上向来往的车上人泼水。我惊奇老挝有这样大胆女子？朋友笑弯了腰说，那是男子化妆的。

站在家门口，专向别人泼水，很开心，殊不知他们也同样有“危险”呢！有一些青年人，开了人货两用车，货车上坐了许多人，早已备好了水，用小塑料袋装好，专向家门口泼水的那些人投去，打在身上还真痛呢。真是打水仗一般，很象中国北方人“打雪仗”似的。

好在我很注意，没有让别人把大盆大盆的水，浇在身上，他们只是友情的、象征性的泼点水，照相机也没有受损。大概老挝人对外国人客气一点，大概见我们年龄大，对我们不感兴趣。泼水是青年男女，借此机会谈情说爱的一种方式呢！因为肯向你泼水的异性，至少是觉得你有兴趣。他们互相感兴趣时，才主动出击的。另外，那一帮“童子军”，他们战斗力极强，无论什么人，无论是男是女，（除了警察、和尚）都泼你一盆水，向你“祝福”！



三天“泼水节”老挝人玩的很痛快，很尽兴，他们觉得拜了佛，“福”已“祈”到了，

又互相“祝”了“福”，所以自己是很幸福的。这与他们“信佛”不无关系，他们知足常乐，很满足自己的生活。我的50几个老挝学生中，几乎都说自己很幸福、生活很好，不愿去邻国，他们还讨厌别人看不起他们。

有一位同学，汉语学的不错，我鼓励她说，好好学，将来我推荐你去泰国华侨学校，教汉语。她给了我一个“白眼”说：“我才不去呢！”“哇，我真自作多情呢！”也许他们真的很满足、也许他们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也许他们早已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总之，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呢！

老挝新年之所以用“泼水”的方式，还因为四月份是老挝最热的时候。（老挝一年只有两季：旱季和雨季。旱季，从12月到翌年4月；雨季，自5月到11月。）老挝的热是干热，骄阳似火，灼热着大地，树叶早已打着卷儿，枝条早已无精打采。门窗、桌椅热得不能靠（坐），傍晚回家开门，门锁都是热的。因为炎热，才用水泼，就象广东人热了就“冲凉”一样，降降温罢了。泼水节时，水泼上身，奇怪，很凉快，一会就干。实在太热之时，老挝的学校是要放热假的，通常是下午不上课。……老挝人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就用“泼水”来降温。

“泼水节”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宋（送）干节”。这“宋干节”一过，非常灵验，即“春雷一声震天响”似的，乌云滚滚、大风陡起，倾盆大雨接着泻下，凉快之极！就这样，老挝是热几天，就一场雨。大雨送去干热的天气，所以叫“送干节”了。人们已习惯了老挝的热，只是热几天，就会下雨、就会凉快了。……

老挝人是知足常乐的，是快乐的、是幸福的！



编后话

亚细安十国的华文文学，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所遭受到的不同程度的人为摧残，以及全球文学都面临着五光十色的、低层次的、奇形怪状的消费文化的冲击的现状，使我们在创办《新世纪文艺》此刊物时，不敢对它的销路和前景抱有太大的希望。然而，《新世纪文艺》创刊号一面市，反应之热烈，销路之顺畅，令我们为之兴奋，为之欢叫。人类到底还是需要真正具有文化底蕴的文学来充实人生的，我们因此对《文艺》这份纯粹的文学杂志更具信心了。

这一期的《文艺》的总体水平较上期的更高，内容更为充实，栏目更为多样化，各国的地方色彩更为鲜明！

就各国作家投来的作品的质量看来，体裁更多样化，表现技巧也大有进境。从个别国家来说，越南的作家反应最为积极，除了冬梦兄依然勤力地、有条理地为我们组稿外，越南作家有从胡志明市传稿过来的，有自美国电邮作品过来的，这其中有创作，也有翻译越南文的作品，让我们能较全面地了解了越南的文坛状况；我们欢迎各国的作家翻译所在国的国语文学作品，这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该国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柬埔寨作家首次露面，就给我们带来不少惊喜，那几篇诗文约略可让我们有管中窥豹之乐；马、泰、寮、印、菲、汶，依然稿源不绝，可惜印尼的稿件来源较狭窄，水平还可再提高，我们期待印尼的文友大力支持这刊物。

“亚细安文坛透视”依然报道各国文坛的动态，“晨曦点染新世纪文艺”则是新栏目，是对上一期一些作品的点评，点评者都是中国作者，这是我们想藉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构想；“南洋华文文学奖”的两三篇文章则是新华文坛今年的一大盛事的报道和评述。

不少中国作家通过网络传来他们的大作，这很教我们感动。但我们想申明的是，《文艺》是一份区域性文学半年刊，侧重于推动亚细安各国的华文文学，目的是希望这区域的作家能以生花妙笔反映这区域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对中国作家，我们欢迎他们通过对《文艺》上所刊登的作品作出评论，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本身的不足。

总的来说，这一期的《文艺》，抒情诗文所占比重还是高了些，这并不是坏事，但却是个偏差。我们期待，亚细安的作家们能给我们提供更多深入反映现实，或刻画风土民情的佳作，让这份刊物成为我们理想中的促进亚细安各国人民加强交流了解的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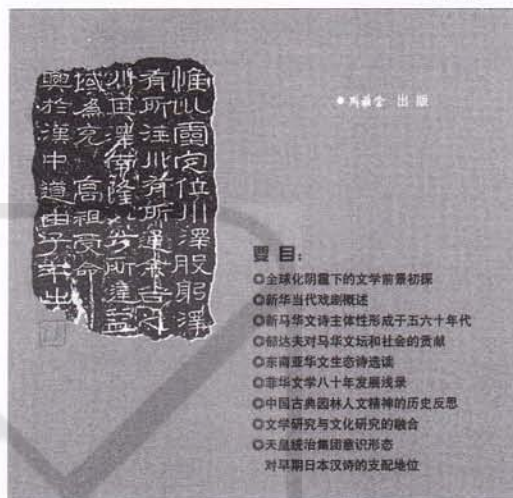
新加坡斯雅舍 理论刊物
创作刊物



新世纪文艺

New Century Journal

第八期



要目:

- ◎全球化阴霾下的文学前景初探
- ◎新华当代戏剧概述
- ◎新马华文诗主体性形成于五六十年代
- ◎郁达夫对马华文坛和社会的贡献
- ◎东南亚华文生态诗选读
- ◎菲华文学八十年发展浅录
- ◎中国古典园林人文精神的历史反思
-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融合
- ◎天皇统治集团意识形态
- 对早期日本汉诗的支配地位

新加坡斯雅舍新世纪世华文学书列

新世纪世华文学书列之四

新华七人诗选集

文裕、陈河、陈沙雁
陈奇、陈地勤、陈楚
陈国雄。

新加坡七位诗人合集。

定价: S\$20元



汶莱著名作家王昭
英著中国评论家钦
鸿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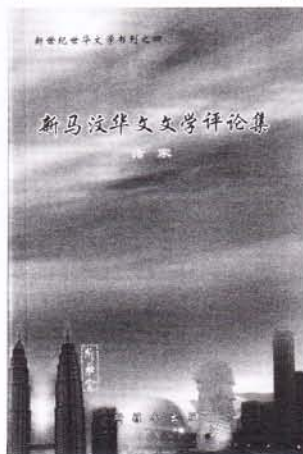
定价: S\$12元

新世纪世华文学书列之四

新马汶华文文学评论集

新加坡、马来西亚、汶
莱、日本、中国等国家
的评论家,评论新马汶
华文文学合集。

定价: S\$20元



新马、中国等国
家二十多位作
家、评论家研究
风沙雁作品的论
文合集。

定价: S\$16元



廖宝强篆刻

山林引兴长



佛情长寿



自然



得失有心知



保延寿而宜子孙



寿而康



矜而不争



逸风



谁家见月能闲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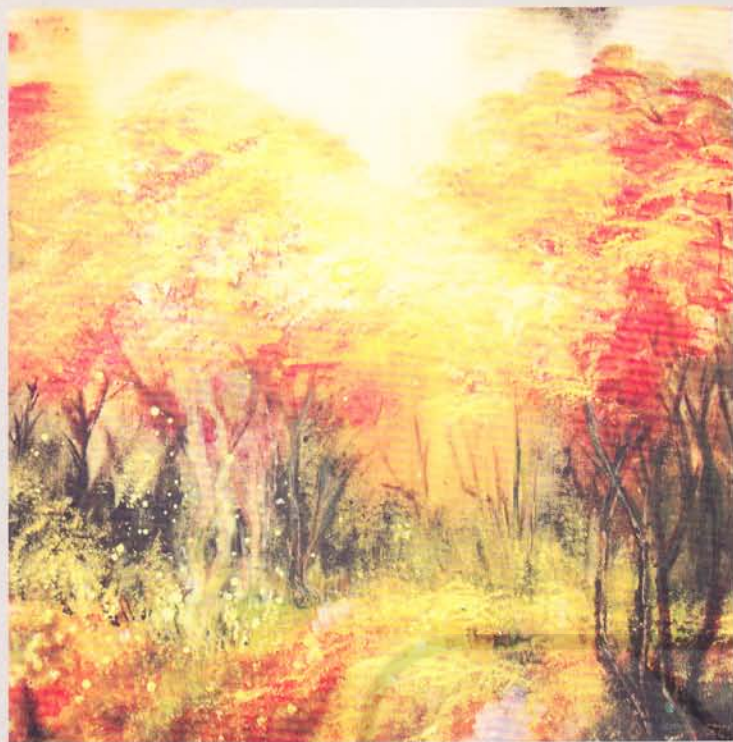


怡闻



廖宝强篆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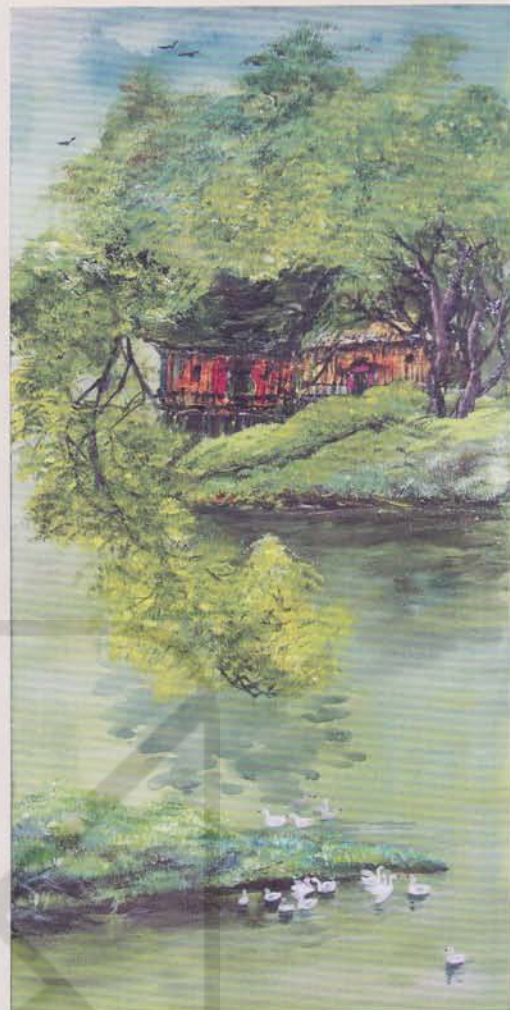


迟来的秋霞



飞向寂远

何逸敏画作选刊



绿梦



何逸敏，新加坡澳洲学校中学教师、更生美术研究会永久会员、协和传播与顾问公司总监。通过诗歌、散文、文学评论、油画和中国画的创作，领悟更深、更广、更自由的人生体验。



情深



玻璃荷花心透透

售价：S\$ 6.00

外埠：US\$ 5.00 (不含邮费)